

國家圖書館



004636799



畢爾文采夫著 · 白寒譯

言式火東

內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55

著者號 911

登錄號 0219

畢爾文采夫著

(Арк. Первенцев)

白 寒譯

試煉

(ИСПЫТАНИЕ)



上海

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九四五年



0.51
3636
C.2

謝維林
(Е. Северин)

描寫英雄後方的小說

蘇維埃人民對他們的死敵進行的酷烈苦難的戰爭已經進入第三年了。蘇維埃國家變成了統一的陣營了，它緊張地抵抗敵人，向他們施行打擊。前綫和後方的蘇維埃人表現了空前的耐力和從未見過的英勇，他們熬受從未有過的試煉，他們增強起來，在戰爭和勞動的奇蹟中鍛煉出他們勝利的意志。他們知道，不戰勝敵人，就要滅亡和做悠久歲月的奴隸。

從戰爭開始的時候起，蘇維埃作家和詩人在真實的描寫和動人的演說中，在詩歌和散文中，就反映着英雄的事業和充滿着憎恨敵人的神聖怒火的人民的思想 and 情感。

和政治論文，素描，短篇小說的同時，開始出現巨大的問題作品了。作家們轉向到一般化，典型化和戰時巨大問題的解決上去。這在散文，詩歌，戲曲各方面都如此。因此出現了潘菲洛夫(Панферов)的中篇小說『真情實錄』(“Своими глазами” 本文現已開始在『時代』

國家圖書館



004636799

上連載)，西蒙諾夫（Симонов）的劇本『俄羅斯人』（“Русские люди”本劇已發表於本刊第二期）葛洛斯曼（Вас. Гроссман）的中篇小說『人民不死』（“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本文已連續發表於本刊第三，四，五期中），柯爾納楚克（А. Корнейчук）的劇本『前綫』（“Фронт”），季霍諾夫（Тихонов），特伐爾陀夫斯基（Твардовский），斯維特洛夫（М. Светлов）等的長詩等。在這些作品中，阿爾卡琪·畢爾文采夫（Аркадий Первенцев）新著的長篇小說『試煉』（“Испытание”）也將佔據一個顯要的地位。

這部長篇小說描述的是衛國戰爭的初期（一九四三年六月至十二月），它主要是獻給產業人員的領導者和工人們的緊張的英雄工作的，那時他們的肩上降落了一個繁複的任務：發展軍火生產和同時撤退工廠到東方去。

這件工作在規模上是龐大非凡的，它需要廣大人羣的自我犧牲。這件工作祇有在成千成萬產業工人，鐵路工人，技師，工程師經營者和從前沒有參加過生產的廣大階層的人民忘我地獻身祖國之下才能完成。這件工作祇有在全體人民峻嚴地和確實地決定不惜以任何代價來從進迫中的敵人手裏拯救國家的財富以及炸毀，燒毀和消滅他們勞動的果實，但是不讓它們遺留給可惡的敵人之下才能完成。必需熬受近乎非人的勞動，個人的飢寒和損失，漫漫長途的跋涉，不能安睡的夜晚。必需熬受敵人轟炸的致命的危險。這蘇維埃人民已經熬受了。他們從敵人手裏拯救出了他們的龐大工業，把他們搬到新的地方去工作了。敵人碰見的是空空如也的廠屋和棧房，他們走在荒蕪的土地上。蘇維埃人就這樣地從敵人手裏奪下他們力量的根源，持久打擊和在死戰中擊敗敵人的可能性。

關於這種歷史上未之前見的人民共同奇蹟也描寫於畢爾文采夫的這一部小說中。

單獨描寫後方的好圖畫，和描寫前方的好畫一樣，是頗多的（像卡普華亦娃〔А. Караваева〕，革拉特珂夫〔Ф. Гладков〕，莎吉嬭〔М. Шагинян〕，尼古林〔Л. Никулин〕等的作品）。第一次企圖把（以一所飛機工廠做典型的例子）那受到威脅的領土內的工業和運輸所擔當的龐大和順利處置的那種意義普遍化的榮譽是屬於畢爾文采夫的。

作者向我們解釋他給這長篇小說題上的名字的義意。這種試煉既屬於紅軍的，同時也是屬於產業工人的。這是經濟系統組織性的檢閱，如果沒有這種組織性，就不能把那龐大的企業搬到遙遠的後方去準時生產。所以第一，這種試煉是給蘇維埃人的。

『難苦駭人的試煉落在我們的身上了，但是反抗沒有被摧毀，父親軍隊的士氣沒有挫折，』尼古拉·特盧諾夫少將說。『這樣的軍隊是無法征服的。』

來了一個電報，通知需要把工廠逐漸毀壞和準備搬到烏拉爾去。『大家都料到這點，不過現在……他們明白了，命運給他們佈置下了怎樣的試煉。』

關於撤退工廠的廠長寶格唐·杜賓珂，畢爾文采夫寫道：『兩個月從烏克蘭到烏拉爾，從毀壞到復興！這兩個月磨折着他，並且像嚴重的警告和像試煉似地留在他的腦子裏。』

『不是死亡，就是勝利！在這兒深遠的後方也是這樣的理解那降於人們肩頭的新的試煉的，』作者在小說的結尾這樣寫道。

畢爾文采夫給我們指出一個大家庭，起先是一家航空工廠的總工程師，後來是該廠廠長的寶格唐·杜賓珂的家庭的命運。這是真正的蘇維埃人，愛國者和辛勞者的家庭。這種人的努力創造了歷次史大林五年計劃的豐功偉蹟，他們的思想與情感表現出人民鍛煉英雄的精神力量，他們的意志成爲像戰鬥機工廠所出的裝甲那樣堅不可摧的屏障。

降在這一箇大家庭身上的一切是和組成這一個家庭的那些人的形象一樣的典型的。

寶格唐·杜賓珂領導撤退工廠，他在新地方順利的工作。他是一個經驗宏富的工程師和共產黨員。他的妻子華麗亞，當祖國需要的時候，輕易地把太平時代充滿文化氣息的生活，改變成苦力的苦工，改做醫院裏的工作。

寶格唐的父親彼得·杜賓珂是一個功勳的熟練工人。和他的兒子一樣，他是內戰的參加者，他以自己的血購到了自由的勞動生活。他不肯去毀壞那精良的壓榨機，他是在這機器旁邊工作和像待親生的孩子的樣的待他的。他的頑強和他化在撤退這一架寶貴的和貼近他的勞動的心的

機器的巨大的勞動是不言而喻的。

和他們一同組成了髣髴一個由共同的災難和勞動結合成的民族的蘇維埃家庭的是還有那些工廠的負責領袖——中委的黨的組織員賴莫丹及廠長，黑海空軍指揮員雪夫柯普里亞斯，紅軍的優秀戰士，杜賓珂家的老朋友——特盧諾夫家的人：老人馬克西姆，內戰的英雄，才幹的將軍尼古拉·馬克西梅奇及在前綫通過整個充滿辛苦的道路退出烏克蘭的他的弟弟季米雪少尉。

在該小說的過程中，所有這些忠實的，真正的蘇維埃人感受着可怕的戰爭給蘇維埃祖國帶來的一切：猛烈的戰事和野蠻的轟炸，生離死別，離開故鄉，爲自己的人擔心不安，兢兢業業地不知倦怠的勞作。但是他們滿懷着眷愛祖國的情緒和信念。這畢爾文采夫都表現得很真切和樸實。這也就是這部小說的美點。

作者在他的主人公們的個性和事實中努力表現他們的生活的當兒，他描寫了不少真實的生活場景和插曲，不過可惜他有點越過性格的界限。譬如，賓格唐·杜賓珂的戀愛的糾紛，他和那碧眼女子麗莎的偶然和有點莫明其妙的邂逅以及對她的回憶，還有和那金髮女子維克朵麗亞的相會等等之不必要和內容的空虛使人感到有點遺憾。在小說中，賓格唐是真正愛他的妻子「華留恩加」的。這種愛阻止了要推翻它的誘惑。但是這些個人的小試煉是微細的，偶然的，沒有多大根據的。他們多多少少要阻礙讀者對於那些質樸的心的生活的注意的。

另外一面，在基本的結構大綱中還空出一部份來描寫內戰的老戰士——馬克西姆·特盧諾夫及謝米杜勃的英雄。這是小說中最好的地方，這是用活的傳奇的濃郁而富有詩意的文字寫成的，它造成了旅長柯朱貝這一個魅人的形象，造成了畢爾文采夫的創造的成功。這裏說出了一個關於光榮的戰鬥傳統的深刻的思想，這種傳統的連鎖把紅軍的現在的英雄和他們的父老結合在一起了。不過這在主題上說起來是佔着第二個位置的。這部長篇小說描寫的是英雄的後方，工廠，勞苦工作的人們。所以這些閃過的光彩的書頁祇好讓位給基本的主題。讓位的是在題材上的看法，但是在藝術的質素上，在感動性上，在作者思想的豪放和深刻上看來，這是非常傑出的，因此產生了作品之嚴重的結構的不調和以及工

作沒有完成的印象。讀者是難和馬克西姆·特盧諾夫及謝米杜勃的形象在小說的中途分手的，他們很想知道他們在敵後的游擊鬥爭。

馬克西姆和做了將軍的兒子談話之中說出了非常動人的話：

『在德國人面前是不能畏縮的。你祇要剛剛背心向他，他就像狗追兔子似的向你撲來了。我們打過德國人，打過兩次。我知道他們的一切習性，一切的脾氣。他們成羣結隊的時候是很強勁的，祇要隊伍一被擊碎，那立即就一切都完了。我們一個弟兄——却會愈打愈厲害。可是德國人單獨的時候——就成了麻雀了。德國人看見背就趕，但是却看見胸就倒……懂嗎，小鴿兒，應該以胸膛來迎他。』

當他向兒子提議在德國人後方發展游擊運動的時候，兒子回答說：『游擊運動不需要，但是如果游擊戰爭倒不壞。』讀者也明白，這裏並不是咬文嚼字的爭論，白髮老英雄馬克西姆·特盧諾夫在他內戰的經驗方面有些地方已經不合時宜了。

馬克西姆·特盧諾夫叫那現在在趕牲口到後方去的他的老戰友謝米杜勃去參加游擊隊。

『謝米杜勃整理好之後，從一個肩頭到一個肩頭看看，拉緊了破舊的皮帶，把骯髒的帽推得歪在一邊。他身上過去的謙遜態度已經一點沒有留下了。他的步態也變成另外一種樣子了。』英勇果敢的氣概變更了一個人的姿態。

在這一個動人的好小說中有許多地方是沒有工作完全的：單獨的形象，輪廓，結構，語言，有時濃郁而鮮明，有時貧乏而無力，鬚鬚是一個新作家寫的。但是這整部長篇小說是能找到它的數量衆多的讀者的，他們的理知和心是獻給那控住現代俄羅斯人的思想和情感的。這在下面的話中這樣的表現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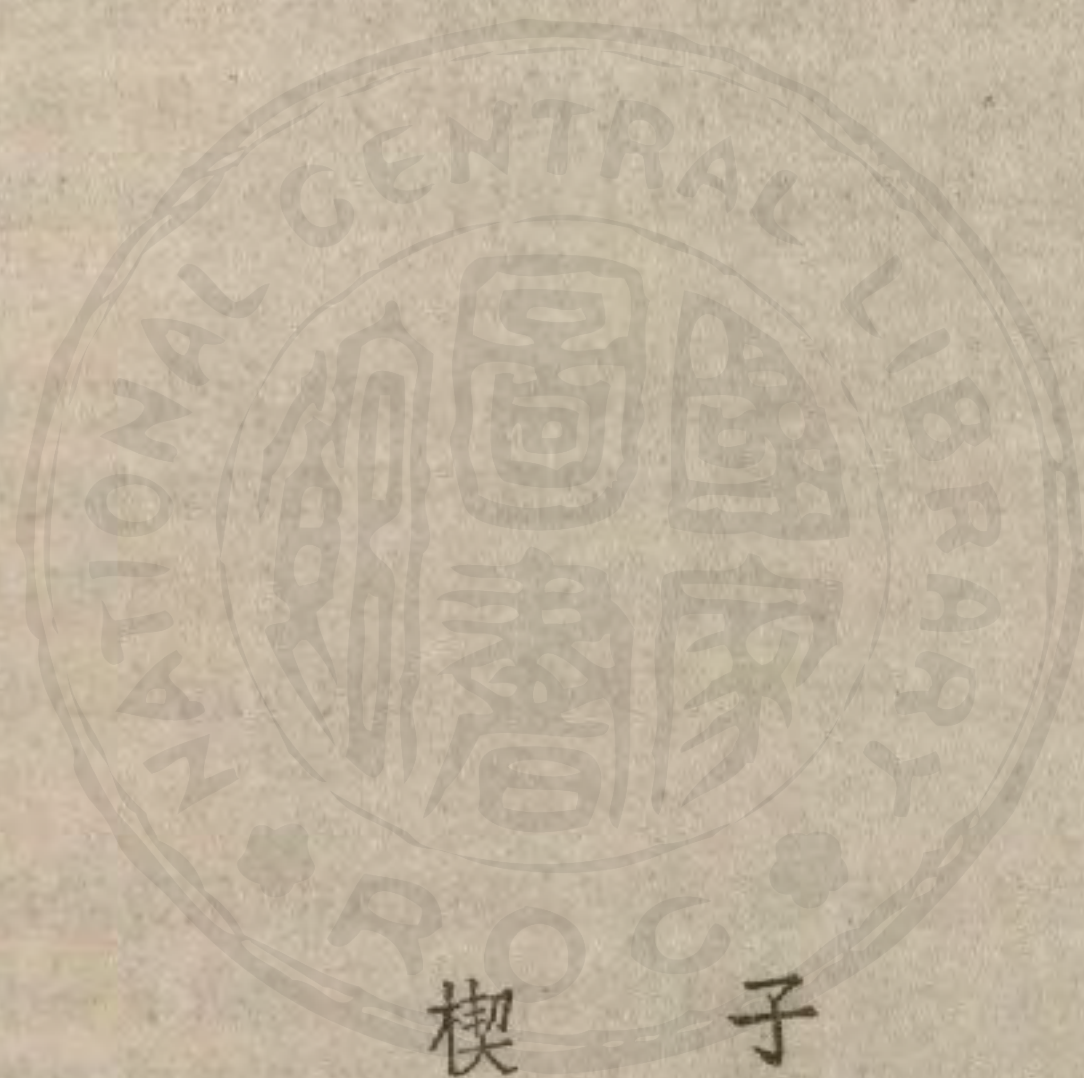
『後方的人們像兵士們堅強和犧牲地作戰……』

這部長篇小說的結尾的一章叫『並不是最後的』。最後的一章應該是描述蘇維埃領土的解放。這是很明顯的。全部小說也將和這最後的一章一同完成。



畢爾文采夫像

煉 試



早上，南方某航空工廠總工程師寶格唐·杜賓珂（Богдан Дубенко）奉召到莫斯科（Москва）去，夜裏，在三點十五分的時候，他和人民委員長一同爲人民委員長蘇維埃主席所接見。談話繼續了十五分鐘。

杜賓珂從史大林（Сталин）的辦公室裏出來時，他後面跟着又進去了兩個人。杜賓珂認識他們：這是黑金屬「王」和鋁「王」。在等候挨次進謁的還有三個人：他們是對國家負責自動式軍器，炸藥和煤的。

非常有力的『派卡特』●載着杜賓珂在京都的各街道上馳騁，後來在步哨跟前停了一會兒，輪胎在中央飛行場的新鮮的草地上悉悉率率地馳去。『陶格拉斯』●寬大地展開着翅翼。乘客們更稠密地擠進去，大家用棉花塞住了耳朵。羅勃(Лоб)少校使飛機上了航路之後，把駕駛的職務轉交給第二個駕駛員，抽煙斗去了。羅勃少校認為他在民用航空界的工作是暫時的。

到哈科夫(Харьков)的時候，少校問杜賓珂說：『風聲緊急嗎？』杜賓珂喝了一小杯伏特加，狡黠地向少校望了一眼。少校揮了揮手，給自己的忠誠不易的小煙斗裝上了煙。『我不過是安德萊·羅勃(Андрей Лоб)少校而已，但是近來使我擔心不安的是巴爾幹(Балканы)，還有不知道爲什麼是克里特島(Крит)，』他用傷風的嗓子說，『而且，老實說，在這一個班陀拉●上也待厭了。』他是這樣叫『陶格拉斯』的。

他們飛過彎彎曲曲的高加索山脈，降落在特皮里西(Тбилиси)。少校吞下了五十個叉燒羊肉，把他的『班陀拉』從外高加索(Закавказье)開走了，臨走的時候，他得到了杜賓珂一封保舉他調到工廠航空部隊裏去的信，在那地方他可以比較接近他心中所企慕的實際事業。

樹木上撒滿着金蓮花。杜賓珂在明澈的山泉旁邊停下，躺下身去，喝飽了水。汽車夫是一個年輕的喬治亞人。他折下一小枝給賓格唐。『石榴花，』他說。『開得多美。』山谷裏佈滿着建設者的帳幕。羣山爲爆炸震動得顫抖着。在山脈的支嶺裏建造着地雷爆炸所及不到的格納庫。他們在結束建造巨大的工廠軀殼——這是杜賓珂所接收的。預備工廠——這是這一類相同的東西的名稱。這些軀殼暫時荒廢着，空空洞洞的，不久以前在山裏鑿出來的灰色的石頭上還沒有堆積生產的煙灰。

他沿着那一條石榴花的路回到那四周鑲着山脈的山谷。這裏流着放射性水的溫泉。古裏古怪地叫做『坐骨神經痛』的病，像杜賓珂所想，

● (Paccard) 一種美國汽車的牌號。

● (Douglas) 一種美國飛機的牌號。

● (бандура)，烏克蘭一種多絃的彈樂器，半球形，闊頸。

這是老年人生的疾病，它絆倒了他整整一個星期了。礦泉沒有多大幫助，但是需要前進。

在緊貼於懸崖上的一個小站上，有一個瘦弱的碧眼女子爲他送行。他是有一次回旅館去的時候，在棕櫚樹旁邊和她結識的。這女子幫他踏着階級上去，——那時他正痛得很厲害，後來她又服侍他。在告別的時候，她把自己的嘴唇向他湊上去。杜賓珂吻了吻她，等到已經坐在那奔馳於山巖和交錯雜長的南方樹木之間的車廂裏的時候，他才惋惜此次的邂逅竟這樣的匆遽短暫。到了特皮里西，他打了一個情意纏綿的電報給他的妻子，明朗可愛的華麗亞（Валя），至於那碧眼女子，他也寫了兩行給她，並且在信封裏放了些石榴花的花瓣。五月——這終究是戀愛和百花盛開的月份。

在某一個區裏，他碰見了一個瘦弱的人，烏黑而鬢曲的頭髮，堅決的眼睛。這是冶金工之一，——杜賓珂在克里姆林宮（Кремль）的時候曾經碰見過他。他是和一大隊塞滿了人和材料的汽車一同來的。這位瘦弱的人說，他將用那些撒在腳底下的微紅的石子來熔煉金屬。那些石子上徘徊着許多正在摘草吃的綿羊和山羊，不相信光彩奪人的輕金屬會讓大自然這樣漫不經意的四散着。人們從汽車裏跳出來，張下了帳幕。轟然發出了第一聲爆炸，因此嚇得羊羣狼奔豕突起來。微紅的石子被那蒸氣掘鑿機的杓斗掬起來，轟隆隆的撒在載重許多噸的『雅洛斯拉夫』地方製造的汽車上去。

『您踏在金屬上走呀，杜賓珂同志，』這位鬢髮的人說。『明礬石我們剛好需要。』

在帳幕裏，他拿出羊乳乾酪，拔去塞頭，開了一瓶酒，邀請了杜賓珂。他們談的祇是關於金屬的事。

杜賓珂從巴庫（Баку）發了一封信。這是寄到克里姆林宮去的。在巴庫，他又碰見了那瘦弱的人。他正在把定貨分裝在幾條載油的駁船上，以便轉運卡拉-布迦茲（Кара-Бугаз）的天然鹽水。有軍事意義的金屬——鋁和磁鐵——的工廠，他把它們建立在比較接近動力根據地的地方，因爲熔煉一噸鋁要吞食數量大得不可思議的動力。

錫一樣的海浪鬍鬚滾到列車的輪子上來了。到處豎立着掘油機，由

於石油的關係，土地潮濕和呈着黑色。在那些給從阿富汗飛來的燥風所毀壞的支嶺上露出許多矗入天空的長柱的大砲。杜賓珂看見一架飛下降陸的飛機。這是他廠裏出的新飛機。它已經趕到了裏海（Каспий），雖然這一型的飛機還剛剛開始。

「新牌子，」坦克隊上校望着窗外說，「好能幹的飛機建築師。」在瑪哈奇-卡拉（Махач-Кала），杜賓珂接到了碧眼女子一個電報。她關懷着他的健康。上校歪斜着眼睛看了看簽名，瞬將眼睛說：「嘖，好美麗的姑娘在達吉斯坦（Дагестан）追求您呀。我看見她在舞台上——是一個不行的女演員，但是是一個「綠寶石」般的女人。」杜賓珂撕掉了那電報，扼腕地把碎紙一片一片散放在陽光煦和的風裏迴旋飄舞。他沒有什麼可以責備這女人，但是火車裏的電報——這似乎有點冒昧。雖然，也許是質樸純潔的情感。

車廂裏坐下了一位紡織工業的重要工作人員。他來自草原，皮膚晒得黝黑，混身撒着沙和灰塵。有幾個頭戴高加索皮帽，足登山羊皮長統靴的人送他。他們讓他坐在庫貝^①裏之後，乘着兩輛破舊的「瓦斯車」走了。這位紡織工已經能够使大軍穿起棉衣了，但是這還不能滿足他。他這樣不安地說起毛和羊皮，髻鬚已經冬天來到，咆哮着風雪，必需要快一點鑽進皮襖，氈製的長統靴和山羊皮製的耳罩裏去了。

在庫貝裏和食堂裏，大家在談五穀，談肉類，罐頭蔬菜，談乾水菓，談馬的補充和馬鞍，刀鋒及輕馬勒的製造。

人們高談闊論着各種熱列的事，打發密電和急電，不安地睡覺，在下車和乘「陶格拉斯」或汽車飛走的時侯，謾怨着長期的移動奔波。

在米聶拉爾納亦·伏台（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杜賓珂遇見了他小時候的老朋友——尼古拉·特盧諾夫（Николай Трунов）。這位騎兵將軍是到烏克蘭（Украина）去。在羅斯托夫（Ростов）的時侯，特盧諾夫轉入杜賓珂的庫貝，一直到尼古拉下車的地方羅淑伐亞（Лозовая），他們交談了許許多多事。

頓巴斯（Донбасс）的鎔礦爐和焦煤化學工廠融融熾熱着。冶金

①（coupe）歐洲火車中僅供乘客數人（通常為四人）乘坐之車室。

的煙在許多巨大的高墩上捲起來。髡鬚斯基夫人^①的首領們的墓塚線繞着祭品的燎火的煙。頓巴斯是以金屬和燃料供給杜賓珂的工廠的。

朋友倆在潮濕的月台上踱了幾分鐘。最後的鈴聲響了。賓格唐在雄糾糾氣昂昂的將軍身上看見了從前的騎兵偵察員柯里加^②。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們互相接吻作別，和從前在出發去幹危險事業之前的情形一樣。『我們現在非但是武裝同志，而且是親戚了，』特盧諾夫開玩笑說，『季米雪（Тимиш）很稱讚您的塔紐哈（Танюха）呢。』

『你過基輔（Киев）的時候，』杜賓珂說，『到基亞諾夫巷（Кияновский переулочок）去一趟。望望姪女。不過當心你的將軍椅子。……』

華麗亞來接賓格唐。她向他撲去，她又清新，又美麗，像平常的那樣。他把她擁在手裏，吻那晒得黝黑的面頰。兒子等在汽車旁邊。阿廖沙（Алеша）吊在他的頸上不放。他就這樣地把兒子帶進汽車。『莫斯科有電話來，』華麗亞說，『這是信件，』她交出了一束信，『不過……回頭看吧，賓格唐。又埋頭工作了，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

『明天，奉召到莫斯科去報告，』賓格唐說，『你不知道羅勃少校已經在廠裏工作了嗎？』

『羅勃少校在工場裏工作了，』華麗亞消沉地說。

『親愛的華留恩加^③！愈到後來，愈多憂勞，我有時候真想回復到學生時代去……』

第一章

杜賓珂醒來，把手從被窩底下拿出放到外面來。窗打開着，房間裏

- （Скиф）紀元前數世紀游牧於黑海沿岸及其附近區域各草原民族之總稱，據說這些民族源出於波斯。
- （Колька）尼古拉的小名。
- （Валюнька）華麗亞的愛稱。

飛進來了一隻蜜蜂，營營作響地撞着玻璃窗。陽光落在地板上的亞蘇油布上。陽光裏飛舞着塵埃，——這大概是被輕風從蕎麥和向日葵的田裏送來的。蜜蜂營營地響了一下飛走了。一瞬間，閃動了一下它那透明的小翅膀。

今天脚痛得好一點了。杜賓珂睡足了。身體不舒服的感覺和轟轟的耳鳴都消除了。無論怎麼樣，要在六天之內飛到莫斯科（Москва），烏拉爾（Урал），然後回來。他在外高加索接收的那些工廠軀殼裏應該容納進新的驅逐機工廠，它們的重機器勢必要在比較接近重原料的烏拉爾重復設立起來。目前那邊差不多還什麼也沒有——有幾所中央煉炭工廠的沒有造好的建築，山岳，大森林和長着小松林及堆插着殘枝的不怎麼大的田野。在這樣美好的清晨，這種事是否值得想想呢？

『華麗加^①！』他打開自己身上的被窩叫起來。

『好呀！』華麗亞從床上跳下來，向他撲去。『我已經用一隻眼睛留心你有半個鐘頭了。你躺得臉都看不見。你醒了還睡着……我想了又想……』

『你用枕頭扔我，就馬上可以斷定了。』

『我怕呀。最近我有點怕你了。你是這樣的忙，又兇，又陰鬱。而且又是像煞有介事的。你是在幹國家大事呀！』

『華留恩加！快些給我毛巾，我要離開這兒到湖裏去。游游水，潑潑水。』

『什麼澡也不能洗，』華麗亞用一隻手指威嚇了一下。『醫生絕對禁止，而且託我監視。』

『寬放一下吧，——我永遠不忘記就是。』

『請求也沒有用。』

『唉，你，我的保鏢，』他把她擁在自己身邊，抬頭吻那半開半闔地笑着的嘴，『那末，我是完全踏入小老頭兒的階段了。不能洗澡！誰？我，游泳家，從前的選手。』

『選手是不能洗澡的。』

她溜到床上，拉被窩蓋在自己身上。

①（Валька）華麗亞的愛稱。

『起來，起來，華留恩加。』

他呵癢挑逗她。她一面跳，一面哈哈大笑。

『得了，寶格害。我完全不慣你那一個世界了。』

她躺着說話。栗色的頭髮撒在枕上，把他的頭和臉擦得癢起來。他覺得挨近她的頭髮和冰冷的肩膀是很舒服的。他們共同生活了十年了，他們的情感到現在還沒有衰退。這一切當然完全是由於她的緣故。她發現有幾條皺紋在他的額上出現，她就吻它們，直到它們又消失為止。

『我不願你同我在一起的時候憂愁，寶格唐。你應該休息休息。今天你應該拋開你頭裏的那些飛機。我要爲你跟這些飛機吃醋了。』

『我同意。今天我在我自己的家庭圈子裏過一天。可惜爸爸不在，要不然我們同他好好兒的喝兩杯卡爾迦尼夫卡^①。』

『我可以同你喝卡爾迦尼夫卡。』

『哦，這我一點也不懷疑……』

『那末你的太太是酒鬼了嗎？』

『像是酒鬼，哦，別生氣。假使不愛喝一點酒，還成什麼太太呢？在喬治亞（Грузия）的時候，我碰見一個女人，她的眼睛碧碧綠，頭髮像葉綏寧（Есенин）^②那樣的，滾圓的肩膀……』

『請求你別對我描寫你的情人了吧！』

華麗亞玩笑地打他，用她的小手掩住他的嘴。

『她又不是情人，華留恩加。不過是一個碧眼女子吧了。不過主要的是：她從來沒有醉過。有一次她當着我的面喝了兩杯很兇很兇的喬治亞的佳佳^{③④}，竟若無其事。』

『大概是滾圓的肩膀幫她的吧……』

『華麗加，不過別生氣。我簡直手指也沒有碰過。』

『我不生氣。這我簡直想也不願想……我們起來吧！』

他們迅速穿着起來。陽光裏的塵埃在房間裏飛舞，沿大路，在別莊

①（калганивка）高加索出的一種酒。

② 俄羅斯詩人。他的頭髮是金黃色的。他自己常說：『我的燕麥似的頭髮（овсяные волосы）。』

③④（чача）一種燒酒。

前，飛馳過一輛汽車，濺起許多碎石子。

「大清早，什麼人給鬼帶來了，——也讓我休息休息才是呀！」寶格唐說。

下面傳來一陣騷擾的人聲。寶格唐聽出是母親的聲音。她竭力說得輕，顯而易見，她怕驚醒兒子。但是工程師土爾迦葉夫（Тургаев）的嚴厲的低沉的嗓子高過了她的輕微的聲音。

杜賓珂揮了揮手。

「廠裏又有了什麼事了。」

「總是這樣，每星期日這樣，」華麗亞不快地說。

樓梯上鞋根的的篤篤地響着，房間裏進來了土爾迦葉夫，他穿着藏青裝，佩着一顆「紅星」勳章。他後面站着母親，沒有睡醒的受驚的阿廖沙看着，家務女工克拉華（Клава）的驚奇的臉望着他。

「發生了什麼事？」杜賓珂問。「廠裏嗎？」

「我們和德國打仗了，」土爾迦葉夫忍住不安的情緒說。

「打仗？」寶格唐重複問了一遍。「已經打了嗎？」

「德國人今天在四點鐘的時候，轟炸基輔，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齊托米爾（Житомир）……他們進攻了。」

大家覺得又冷又難受。戰爭開始了！大家臉上露出不安之色，誰也不想隱瞞。偉大的血的試煉開始了。寶格唐知道戰爭是什麼，——戰爭這一個字髣髴又催醒了他的少年時代。

「您準備好了嗎，阿列克賽·菲奧朵洛維奇（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寶格唐問。

「準備好了。」

「過十分鐘我們動身。我嗽洗一下，請您把車子從車間裏開出來。我給汽車夫休假了，媽，拿車間和車子的鑰匙給阿列克賽·菲奧朵洛維奇……」

「還是吃了早飯吧，寶格唐。一切都預備好了。」

「趕快一點是可以吃的。」

母親和土爾迦葉夫走了。寶格唐把必需的文件塞滿了皮包，格搭一聲關上了鎖。華麗亞抱着阿廖沙站在窗口。陽光落在她身上，但是她沒

有注意到它。阿廖沙眯着眼，也看着父親。他們兩人都不安着，他們第一次碰到這種駭人的現象，這一個短短的字：戰爭。賓格唐走到他們跟前，把向他挨近前來的這些親愛的臉吻了好久。孩子的眼睛裏被這種非常的撫愛激動得淌出熱淚來了，一大滴一大滴地在面頰上和小襯衫上滾。

「你哭什麼，阿廖沙？」

「姑媽塔孃（Таня）和臘蘿奇卡（Ларочка）在基輔。基輔給德國人炸了。」

十歲的孩子第一次說出這種可怕的話：「給德國人炸了。」它們發出的聲音毫不稚氣地嚴肅和鄭重。難道他的兒子也逢到了他在童年時代所感受到的苦難的命運了嗎？爲了使孩子們幸福，他把一身獻給建造應該保衛他祖國的戰鬥飛機……他把它們從工廠裏直放到國防前綫去。現在它們在那裏作戰了……

第二章

到城裏去的大路兩邊羅列着別莊和溝渠。杜賓珂把舵輪轉過來，輪胎吱吱的響着，於是汽車開到一個池旁邊去。岸邊莞叢旁站着許多鸕鶿，幾隻鴨子鑽在水裏游。有一個披紅披肩的留着鬚的老老在一條平底木船上釣魚。在「石砌的水橋」旁邊站着一個女人。她身上穿着假日的盛裝，裹着一幅鮮豔的帕巾。看樣子，她是剛剛從那邊那所小屋子裏跑出來想洗衣服的。兩個穿着羽紗的襯衫和上裝的青年走近糧食店，失望地止步了。店屋的百葉窗下垂着。這是平常的星期日。

「開始了，」土爾迦葉夫用眼睛指着小樹林旁邊的地方說。

紅軍戰鬥員們在裝置高射砲——挖掘塹壕，斬劈掩護用的小樹。有兩個戰鬥員從卡車上卸下烙着印的黃箱子，抬在肩上，搬到矮樹林中去。一個青年少尉穿着擦得敞亮的靴子在測量什麼東西。他闊步的踱着，靴子的統上閃耀着反映的陽光。在那遼闊的青天中浮動着不大的小雲。汽車循着那給橡皮輪子滾得殺光的滑的堅固的公路上飛去。這就是城郊

• 許多巨大的汽油池散佈在白揚和阿刺伯樹膠木的天幕之間，離開不遠的地方有一長列載重三噸的卡車。紅軍戰鬥員們穿着簇新的軍裝，手裏握着半自動式的來復槍，這一看就明白是剛從倉庫裏發出來的，他們唱着歌。卡車隊旁邊，指揮員們來來往往的走動着，他們在安放轉輪手槍的皮袋。那些皮袋大概也是剛剛發出來的，所以還很不方便，不能服服貼貼的放在腰裏。靴子也是沒有穿過的，袴子和上裝膨脹隆起着，鋼盔側在一邊，似乎還發出油漆的味兒。

城裏街上的人比平時多。人羣擁擠在到處貼着的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的演辭的地方。杜賓珂煞住了車子，走到人行道上讀這一篇歷史性的演說。他身邊站着華麗亞和阿廖沙，汽車裏坐着安娜·安德萊葉芙娜(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他們和他一同到城裏的寓所裏去。現在他特別覺得需要接近這些自己人。德國侵犯的消息使他心裏充滿了關懷家庭的不安。

「爸爸，那末真的是戰爭嗎？」阿廖沙問。

「真的，」他一面回答，一面安頓他坐在車子裏。

「祖母，真的是戰爭嗎？」阿廖沙說着，捫緊了變得慘白的嘴唇。但是城市在外貌上還是和從前一樣的過活。清道夫用刷子敲擊着，行駛着無軌電車和公共汽車，叮叮噹噹地響着電車，司閘們向人行道灌着水，孩子們在沙裏挖掘。商店門口排着隊。

杜賓珂把家裏的人安頓在市寓所裏之後，駕車到廠裏去。速度計迅速地躍到了十二基羅米突。他在門口做了個信號。門丁是非常熟悉自己的總工程師的，他仔仔細細的檢查了通行證，後來把手放在無舌制帽旁邊說：「有一輛摩托自行車上您那兒去了。大概你們錯過了。廠長同志請您去見他。」

廠長伊凡·伊凡諾維奇·雪夫柯普里亞斯(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Шевкопляс)剛剛向廠裏各工場的主任訓話之後，把他們放走。他從他的下垂的眉毛底下看了看杜賓珂。

「這樣就開始了，賓格唐·彼得洛維奇(Петрович)。」

「戰爭。」

「是呀。」

「哦？」

「我們要打……土爾迦葉夫是同你一起來的嗎？」

「是的。」

「他現在可得要努力一點了。我們看看德國人那邊發明些什麼新技術。就創造相等的東西！現在要開始設計方面的大戰了……是嗎？」

「有什麼話說，我們施展全身來努力吧，」杜賓珂說。

「西伐斯托波爾被炸了，狗養的。狗！難道那邊弟兄們放過了嗎？黑海軍的弟兄們？」

雪夫柯普里亞斯在海洋裏漂流過二十多年。最近他指揮過一團重轟炸機隊。他自己祇在一九三三年的時候才開始飛行，實在說來，這以後才開始了他的空中的「守衛」，却又是在親熱的黑海上。黑海艦隊他總把它縮短了叫做「黑海軍」，他難分難解地熱愛着它。甚而至於現在在廠裏工作的時候，他還是公然優待海軍水兵的代表，而且總是堅持地要求首先滿足自己的黑海軍的供應。陸軍方面的軍事代表對雪夫柯普里亞斯很不高興，但是對他很尊敬，因為他總究是公正的。祇要有隨便他那一個心愛的水兵一犯過失，他是毫不寬恕的。「如果我尊敬黑海軍，」他把那犯了過失的人叫來說，「那並不是意思就是說，我尊敬黑海軍裏的任何人！嗯！如果你要侮辱我，那末到別處去侮辱，但是不要在我的廠裏。嗯！你並不直屬於我，孩子！嗯。不過我要強制你用鼻子啄穀，你就要啄的●●。懂嗎？」

雖然雪夫柯普里亞斯又暴躁又潑辣，大家却並不對他起反感。工人們叫他做「我們的上校」。雪夫柯普里亞斯是能拚命工作的。有時候他能夠幾個星期不走出辦公室，但是看起來他還是這樣的雄壯和靈活。不過他總是想回到黑海軍裏去。今天賓格唐碰見他穿着整潔的夏季海軍裝，胸上佩着勳章，這意思是「愁念海軍」。

「老實說，賓格唐，」雪夫柯普里亞斯站在杜賓珂面前，「德國人是強敵。而且消息靈通。瞧，他們是怎樣鑽入戰爭的——他們鑽入了我們新舊交替的隙縫。我們完結了「老太婆」式的機器，剛剛轉過來出新型的東西，他們就鑽進來了。是嗎？」

●●意思是說：「命令你做什麼，你就要做什麼。」

「不過我們總究已經充實了第一綫，伊凡·伊凡諾維奇。暫時還有東西可以打打。慢慢兒我們補充。」

「第一綫是很窘迫的，寶格唐。懂嗎？突然進攻——這是德國估計之中的勝利的第一個因素，它這樣做到了，懂嗎？不過在俄羅斯人身上也許會撲個空。噫。」

雪夫柯普里亞斯走到窗口，分開遮陽簾子。陽光在地毯上，在那些裝着座脚的新飛機模型上，在親愛地排偶陳列於榛木櫥裏的那些書的金脊上閃爍起來。

廠長望着那些工廠的軀殼，那些格納庫，那些草地，庫房，運油車，救火車等的峻嚴的綫條。測候所上「飄浮着香腸似的細長的偵察氣球」，它一會兒收縮，一會兒在風的吹括之下膨脹起來，一隊紅軍戰鬥員帶着兩個銀色的防空氣球，大門裏馳進來了一尊裝在曳引車上的高射砲，開到飛機場那一邊，小林子那兒去了。有一架「Y-2」飛機降落，尾纜揚起一帶灰塵。這小飛機大家把它却做「消防隊」。平時當半製工業品繁多得「無法應付」的時候，就派它到各軍需承辦工廠去。一輛曳引機從最後銲接工場裏載出一架飛機。和這架飛機一比，「Y-2」竟髣髴是一隻蒼蠅了。

「這一切對心貼得多緊密，」雪夫柯普里亞斯說，「每一個止轉螺絲都是人製成的。把這裏的人帶走，一星期中一切都會生長出來的。是嗎？你飛去選擇地方，以便……在或種場合。寶格唐？難道德國人這裏也飛得到嗎？襲擊過基輔，西伐斯托波爾！這又不是利物浦（Ливерпуль）或者伯明罕（Бирмингам），而是基輔和西伐斯托波爾。是嗎？」雪夫柯普里亞斯坐在安樂椅上。「今天我前前後後地想過——戰爭給我們善良的人民帶來的災厄多大。我經歷過兩次戰爭了——我知道。法西斯蒂驚人地佔領了全歐洲……現在我們各工場裏要開會了。賴莫丹（Рамодан）把你分配到機械部份去。我們要施出全部力量來打擊德國人。如果祇要大家無畏地向他們迎上前去……噫……工作日增大了。也許有一部份人我們要放到軍營裏去。有些人被徵到軍隊裏去。必需改組，以便供給更多的飛機……多兩三倍。人民委員長已經打來過電話，懂嗎？不怕嗎，寶格唐？」

『我們要做到，伊凡·伊凡諾維奇。』

『不是祇憑一時的熱情嗎？』

『不是祇憑一時的熱情。』

『哦，謝謝，兄弟，也許你自己還要回來。』

『這爲什麼呢？』

『叫我怎麼呢，憑過去的紀念，難道不給我帶一小團弟兄嗎？』

『這就蠢了，伊凡·伊凡諾維奇。這裏人是需要的呀……』

『是蠢，我知道。但是血躍動了……手掌癢呀……』

『駕駛一架飛機去翻上翻下的翱翔飛騰一兩個鐘頭。把手掌在操縱舵上抓抓就得了。』

『不是這麼說，寶格唐·走吧，已經是時候了……』

第三章

德軍的裝甲浪潮向東滾去。六月二十三日知道意大利（Италия）
，羅馬尼亞（Румыния）和芬蘭（Финляндия）宣戰了。夜裏廣播
邱吉爾的演說，杜賓珂，雪夫柯普里亞斯，聯共（布）中委的黨的組織
員賴莫丹，工廠委員會主席克魯興斯基（Крушинский）和土爾迦葉
夫等聚集在辦公室裏緊張激動地聽這演辭。英國（Англия）聲明準備
支援蘇聯（СССР）。

早晨，從前綫飛來的羅勃少校在廠裏的飛行場上降陸了。那飛機會
經墮入過血戰中。幾架扭住它不放的德國『密塞斯米特』^{⊕⊗}開機關槍
排槍擊穿了翼和打斷了鋼絲。羅勃少校一面繞着那受傷的飛機走，一面
罵。救護飛機的紅十字竟不能防患於未然。少校用有點沙啞的聲音叫漆
匠們用噴漆器把飛機塗上迷彩，當漆匠們拒絕立刻做這件事的時候，他
罵了好久。

幾輛救護車開來接飛機上的傷兵。那些首先迎受德國人突擊的邊防

⊕ ⊗ (мессершмитт) 德國飛機的牌子。

兵躺在滲透着這戰爭第一次流的血的担架上走了。杜賓珂乘着汽車來，跳下車子。

「您好啊，羅勃同志。」

「您好，寶格唐·彼得洛維奇，」羅勃親熱地招呼，「不要這樣不高興地看着。我們也要把他們做成肉漿。」

「事情怎麼樣？」

羅勃看看杜賓珂，只見他嘴唇角上抖動了一下。

「暫時什麼也還不能弄明白。」他攤了攤手。「一片混沌……基輔像受到海盜攻擊一樣的被炸了，「蓉克斯」^{④④}上，卑鄙的傢伙，塗上了紅星。他們可不像我們的這些漆匠。我叫他們，你們把飛機艙漆上迷彩——就躊躇不肯了……那邊他們在抬一個小鴿兒^{④④}，這是一位奇異的上校。半條腿折斷了，可是還是指揮着，祇是要求送到司令部去。」

担架上躺着一個佩着黑色的參謀人員半領章的上校。他年紀不到三十二歲。臉色由於大出血而變得死一樣慘白。頭包紮着。腿上蓋着一件染着血跡的藏青厚羅紗大衣，鈕釦光可鑑人。手伸出在大衣上面，緊緊地按在椅子的條紋上。鬍鬚，上校取着「立正」的姿勢。他一隻手裏執拗地緊握着一張破碎的地圖，圖上劃着紅藍色的綫。當杜賓珂俯身向他的時候，他睜開眼睛，幾乎牙齒也沒有張開，用命令的口吻說：

「到司令部去。報告去。」

「我們送您到醫院裏去，上校同志，」接傷兵的那個年青女醫生撫慰地說，「我們到那邊去把您醫好。」

上校又睜開眼睛，微微的橫着眼，清晰地說：

「我命令送我到司令部去。我命令，軍醫同志……」

「您命令送您到司令部去，」那女醫生喃喃地說。

「嗯。」

上校闔上眼睛，杜賓珂和羅勃親自把担架搬進救護車，上校感謝地點點頭。手裏仍舊像剛才那樣緊握着一塊濺着凝結的血跡的地圖。他被送到司令部去了。

④④ (юнкерс) 德國飛機的牌子。

④④ 俄語對人親熱的稱呼。

『看見這鷹^①嗎？』少校稱讚地說，『英雄的漢子。——你瞧這「密塞斯米特」。它們這樣啄我的老太婆。過柯朗美亞(Коломыя)，我給他們追住了。像狗一樣的趕。避開這些乳臭未乾的小子祇有施用狡計。我一直削到特聶泊(Днепр)，從一個山峽溜入一個山峽。』

少校爬到翼上去，用煤炭在有彈痕的地方劃一個小十字。

『六十五處。好吧，汽油箱沒有測中，要不然就給他們安排下火葬場了。』

麗亞打電話來。說接到了基輔塔孃打來的電報：『均安。季米雪已走。擬來尊處。』

杜賓珂銜了煙斗，坐着沉思了好久。季米雪·特盧諾夫，這一個又和善又有點懶惰的烏克蘭青年，嗓子美好，靈魂溫柔，難道他迎戰去了嗎？塔孃嫁給季米雪有一年多了。他們是在雅爾塔(Ялта)結識的，那時季米雪正在那裏製作一部描寫一九一八年德國侵佔烏克蘭的電影。他們兩人都是善良而忠厚的人。塔孃和季米雪，他們相互愛上了，通通信，經驗過別離的苦味，最後成爲夫婦了。他們住在基輔的一條幽靜的小巷裏，說不出地幸福。不久以前，他們生了一個女兒。他們到基輔的各店鋪子裏去購買物件，他們買了一張小床。季米雪夢幻着想獨立幹電影工作，可是現在……步兵少尉季莫菲(Тимофей)·特盧諾夫投軍了。照他的性格，他是不大適合於戰爭的……

寶格唐想起了父親。第二天沒有見了。父親照着他老人的固執脾氣，在工作方面對待兒子祇是像對待上司一樣。他自己從來不隨便去噲噲說話——祇談事務上的問題。

寶格唐把通話機接通「預備壓榨工場」，電視機的銀幕上顯出一個這樣親切的鬍子的臉。父親沒有看見他。寶格唐微笑地觀察他父親在同一個人說話，撚着鬚，對着話筒鄭重地說：

『「預備壓榨工場」值班工頭彼得(Петр)·杜賓珂。』

『我馬上到你這兒來，爸。』

『有什麼事？』父親不安地問。

『放心。塔紐莎打來了一個電報，她預備到我們這兒來。季米雪打

① 俄人對英勇果敢的人的稱呼。

仗去了。』

父親抽出一塊手帕，用一隻手抖了一抖，擦了擦額角，面頰，抹過下巴。

『完了嗎？』

『像是完了，父親。』

『那末您爲什麼要到我們工場裏來呢，彼得洛維奇？還是催自動手車來的好。因爲遮暗的關係，大家全不願到工場裏來。爲了使大門不打開和不漏光出去。助手工人迫得要曲着背，在小車上運毛坯的製品……在某種場合可以吩咐放一點藍色的光。運的又不是針……』

『好吧……』

賓格唐闖上了『壓榨工場』，銀幕上消失了影像。

進來了技術監督部部長達尼林（Данилин）。他鬍鬚請求許可似的用眼睛指指安樂椅，坐了下去。

『我聽您說話，安東·尼古拉葉維奇（Антон Николаевич），』杜賓珂一面說，一面銳利地注視達尼林的蒼老而冷淡的臉。

『您聽嗎？』

『我聽，安東·尼古拉葉維奇。』

作爲技術監督部部長的達尼林是嚴格和精密得近乎拘泥迂腐的。杜賓珂不愛和技術監督部各部長妥協，而這却是他工作上的同志們平時所犯的毛病。一切的態度精確和每一件製品的技術的完美是確保鎔裝飛機的不斷性的。達尼林監督生產是綿密而多疑的，這很不合雪夫柯普里亞斯的口味，他有時愛眩誇那由於製造的技術上的拙劣和不完善而得到的過額生產。杜賓珂一直庇護着達尼林，直到雪夫柯普里亞斯撒手不管地說：『您帶了您自己的顯微鏡一同到天堂裏去吧⊕⊕。』

『您從前曾經注意過歐洲工業潛在的和實際的力量嗎，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達尼林閉上眼睛，把那雙乾枯俊美的手互相攔着。賓格唐發現，也許起初他好像沒有注意到，達尼林左手小指上有一隻戒指。一顆鑲着銀邊的煙色大寶石。『好像，這是「月長寶石」吧？』杜賓珂想。

⊕⊕『滾蛋』的比較客氣的說法。

「歐洲的工業嗎？」他重複又問，把話拖長着，感觸地觀察着對方臉上的每一條皺紋。

「您可以不必緊張記憶力，賓格唐·彼得洛維奇，——現在屬於希特勒（Гитлер）的歐洲工業是一個龐大的經濟機構，它給所謂國家社會黨轉向於戰爭方面去了。其中有捷克斯洛伐克（Чехо-Словакия），匈牙利（Венгрия），奧地利（Австрия），意大利（Италия），南斯拉夫（Югославия），保加利亞（Болгария），希臘（Греция），挪威（Норвегия），比利時（Бельгия），荷蘭（Голландия），法蘭西（Франция），羅馬尼亞（Румыния）等國的工業，」達尼林屈着指頭，重新又從那光澤黯淡地閃爍着「月長寶石」的小指開始數到法蘭西。「我不說波蘭（Польша），丹麥（Дания），西班牙（Испания）……六月二十二日，這一切完全投到我們身上來了。祇投到我們身上……任何歷史上同類的事可以安慰政治家，但是不能安慰我們這種現實的產業工作者。開始了機器的戰爭，我們所有的機器比較少，要少得多……拿破崙（Наполеон）沒有摩托師團，他甚至於是乘了雪橇，乘了俄羅斯的雪橇逃走的。希特勒却把自己的軍隊優越地武裝了摩托。不出今明天，我們頭頂上就要出現這些摩托了——它們將帶來爆炸物……扔下來掉在我們身上……扔下來，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您已經怕了嗎？」

達尼林突然跳起來，震抖着拳頭。

「那末您不怕嗎？第一天您就把自己的家從別莊搬走了。一旦有事，您還要把家搬得更遠，更遠……但是我的家還在別莊上……我不知道我的家怎麼樣……可是你們已經第二天不放我離廠了。我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

「誰不放您出去？爲什麼不放？」

「廠長。雪夫柯普里亞斯。還祇是戰爭的第二天！過一個月將怎麼樣呀？」

杜賓珂望着達尼林沉默了一會兒。這是什麼？神經衰弱發作還是鄭重地想好的反對國家現在的一切組織機構呢？他想打電話給雪夫柯普里

亞斯，但是又打消了這意思。雪夫柯普里亞斯是很暴躁的，他會採取斷然的手段。可是也許採取斷然的手段還並不適當。他細看那坐在他面前的工程師，他像一件武器忽然開始拒絕工作——發生了阻塞了。

達尼林坐着，用手抓住了頭，呼吸困難。他那又窄又黃的前額在指縫之間透露出來。寶格唐輕輕地說：

「您可以走了，安東·尼古拉葉維奇。」

達尼林跳起來，像振翼似地揮了揮手，又落在安樂椅中。

「你可以把部交出來，達尼林同志。」

「我……完全……交出來……走嗎？」

「您請求的呀。我是實行您的請求。我們將沒有您而對歐洲的工業鬥爭。也許，會有些結果。」

「我來您這兒是把您當作一個懂事的人。我想說出我反復考慮過的一切，我跟您說是把您當作一個工程師，一個分析家，一個人，可是您……馬上叫我退職。」

寶格唐趨近達尼林，舉起他那有力的手把他抬起來，放在自己對面。

「您受不了嗎，安東·尼古拉葉維奇？您不知道怎麼辦嗎？投在我們身上的力量使您吃驚了嗎？」

「嗯……嗯……嗯……」

「這種力量也使我吃驚。但是我知道和相信我們會打勝德國人…」

「您相信嗎？」

「我相信，」寶格唐肯定地說，「今天我接到了妹夫的電報。明天我還要接到許多到前綫去的自己人和家裏人的幾十個電報。如果不相信勝利的話，就該永遠和那些親近的戰士分手，因為他們挺身面迎這樣威脅您的力量去了。如果不相信勝利，就該扔下工作，跑到巴西（Бразилия）去，譬如說，到那邊去跳跳琪迦^{①②}，媽的……您是俄羅斯人嗎？」

「是的。」

「我是烏克蘭人。據說，我們的祖先是查寶洛寨哥薩克^{③④}。這也

①②（джига）一種急速的舞蹈。

可能。但是即使並不如此——我也永遠不會在患難的日子扔下祖國。這不是子孫所爲的。這是壞透的。今天是俄羅斯——這一個造飛機的工廠。我們應該保衛的俄羅斯的一部份……變成一個懦夫是很容易的，墮落比了奮起容易。我在十六點鐘②③的時候派一輛汽車給您，您把家搬到城裏來。』

達尼林企圖說什麼話來辯護，但是他說得語無倫次。賓格唐把車夫叫來，於是那車夫把達尼林送走了。杜賓珂坐下來，腿上又痛得要命……他依着從前當騎兵時的習性，大聲咒罵起來，——鬍鬚輕鬆了一些。

他熄滅了辦公室裏的燈，打開遮陽簾子，走到陽台上去。幾條白楊樹的林蔭路好像標出了工場的正面部份，林蔭路後面隱隱約約可以望見黑黝黝的遠處的城市。那些工廠的軀殼均勻地呼吸着。這是他親眼看見和差不多是他親手製造的。建設是繁重的，但是它的聲音鬍鬚是青春的延續，所以是可貴而親近的。他的父親在那邊工作，這是一個淳樸的人，他毫無怨言地把新的劫難担在自己身上，那邊還有他的朋友們，他和他們對那工廠結合着千千萬萬的情絲。頭頂上掠過一架驅逐機——他聽了馬達的聲音，辨別出這是架老牌子的飛機。滑來滑去地照着探照燈。它們互相交叉成十字，像祖先們的刀劍，接着又立刻墮落在黑暗中了。

第四章

夜裏，杜賓珂給高射砲聲驚醒了。枯燥而尖銳的射擊聲。玻璃震動作聲。頭頂上飛機隆隆地響。賓格唐一面穿衣服，一面傾聽馬達的聲音，辨別出是自己的飛機。今天要舉行檢閱高射砲隊密射和火層的演習警報。但是德國人也可能飛來空襲。戰爭中一切意外的事都可能。華麗亞

②③ (запорожец)十五——十七世紀時查賓洛寨哥薩克軍(Запорожье 或 Запорожская Сечь)的後裔，當時的主要營地是在特聶泊河急流(Днепровские пороги)。

④⑤ 即下午四點鐘。

已經穿了皮襖，手裏拿着一隻放着錢和文件的小皮包，阿廖沙站在她身邊打呼欠，還沒有完全醒。玻璃又給射擊震動得響起來，阿廖沙停止打呼欠，看看父親。他愛父親，雖然對他的態度也很抑自克制。父親對於孩子是有權威的。杜賓珂對兒子伸伸舌頭，阿廖沙稚氣地唇角上露出微笑；他發現父親對他閃閃眼睛，指指那正在揉搓惺忪倦眼的克拉華，他完全樂起來了。華麗亞放開了他的手，他走到那穿着長統白氈鞋和圍着披巾進來的祖母身邊去。

「祖母，這不是真的，」阿廖沙說。

「難道是演習嗎？」安娜·安德萊葉芙娜問兒子。

「哦，當然。」

「但是爲什麼飛飛機呢？」華麗亞問。

「飛的是我們的飛機。爲了演習的緣故。」

「但是你起來了，穿好衣服了。」

「總要看看是怎麼回事呀。」

「你別到街上去，寶格唐。」華麗亞一面請求，一面走到他身邊，緊緊地偎倚着他的肩。

寶格唐撫摩着她的頭髮。

「正就是爲了這緣故，所以兵士不帶老婆去打仗。阿廖沙，跟我來！」

街上，有幾個門丁和當值的救火隊員戴着防毒面具站着。他們仔細看看，認出是杜賓珂，和他問了聲好。高射砲開放一排一排疾風似的砲火。探索彈在墨黑的夜色中勾出紅綠色的點綫。這使阿廖沙狂喜起來。他用手指指着，拖住了父親叫着說：「爸爸，爸爸，爸爸，看呀，看呀！」

「現在該躲在屋簷下了，」門丁說，於是大家都擁擠在階沿上。

瀝青上和屋頂上嘩嘩卜卜的響起來。掉下砲彈的碎片。對於空防的各種演習，居民們在太平時候已經習慣了。是的，那時沒有像阿廖沙所說的那樣「真正」射擊。寶格唐又在街上站了一會兒，到樓上去了。華麗亞穿着衣服躺在牀上，她旁邊坐着母親，窗口的小地毯上坐着克拉華。

「是演習嗎？」華麗亞問。

『讓阿廖沙發言吧，』賓格唐脫下了大氅和便帽。

『媽，祖母，那是什麼子彈……爸爸，爸爸，這子彈叫什麼名字？』

『探索彈，阿廖興加●●。』

『探索彈……火一團一團地飛向空中……好看極了……』

『塔紐沙那邊怎麼樣，』安娜·安德萊葉芙娜滯留在門口說。『她來得及離開基輔來嗎？』

她的聲音中帶着母親的悲傷的不安。賓格唐吻了吻母親的乾癟多皺的面頰，送到她房門口。

『睡吧，媽，一切都會好的。』

『我也這樣想，孩子……』

她利用左右沒有人的機會，擁住了兒子，笨拙地吻了吻他，急匆匆地到自己的房裏去了……

戰報祇在第一天是由紅軍總司令部發的。後來就由情報局做了。賓格唐不安地翻開報紙。

蘇聯情報局報告關於我軍放棄勃萊斯特(Брест)羅姆查，(Ломжа)和科夫諾(Ковно)以及關於擊毀三百輛德國坦克和五十六架飛機的消息。德軍指揮部依據了他們心愛的戰略——閃電突擊，向蘇維埃聯邦(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突進。德國人不顧損失地謀求達到戰略的成就。暫時他們做到了很多。

舉行徵兵了，各條街上，被動員的人背上背着背包，脚步齊整地走着。市外軍事委員會徵兵站的新的柵欄旁邊坐坐立立的有數千婦女，他們望着柵欄那一邊。有許多還帶着孩子。柵欄那一邊，他們的丈夫，弟兄和父親們正在給編成隊伍，『按着號數的次序』點名。

大門口，被動員的人中有幾個穿着便服當步哨。還剛剛是今天發給他們的來復槍好像有點不配他們的斯文裝束——微帶灰色的上衣和長褲子，裝着子彈匣的皮帶束在上衣上。

車站上開過一個狙擊團。杜賓珂認出了那團長，他臉上帶着一種鄭重的樣子，高傲地抬起了頭走在前面。這一團是防軍，算是精銳部隊。一連一連的兵着着實實地，齊整地踏着剛剛發出來的新靴子，唱着歌走

●●(Алешенька)阿廖沙的愛稱。

過。年青的虎虎有生氣的臉。優良的武裝，背包，捲成馬蹄形的大衣，整齊地搖動着軍器，背和掘壕工具。寶格唐走出汽車，當飄颻的團旗過去的時候，他把手放到無舌制帽旁邊。對於這些臉色在軍旅生活中晒成紫銅色的漢子們的深深感激的情緒控住了他。其中有許多也許是最後一次在這土地上行走了。戰爭的苦鬥將要開始，制服將在太陽裏晒得褪色，給汗流得發暗，骯髒起來。神色將變得峻嚴，牙齒雪白的嘴邊將露出堅定的皺紋。

坦克列成三排開過。在掀開的裝甲艙口也站着那樣愉快的頭戴黑盔的漢子。坦克手們充滿着固有的威容，當一羣少女向一輛坦克投擲花朵的時候，那坦克手微微一笑，對他的同志說了些什麼話，那一個人年青地挺了挺肩，甚至於把鋼盔微微地推向一邊。

『好英俊的車夫，』有人在旁邊說，『這是裝甲騎兵。』

寶格唐回過身去。他旁邊站着駐在他們廠裏的聯共（布）中委的黨的組織員。

『你好呀，賴莫丹，』杜賓珂問好地說。

賴莫丹微笑了一下，握了握手，繼續望着那坦克縱隊。他在用眼找尋什麼人，他看見了，於是緊緊地握住寶格唐的臂肘，使他注意，他喊着說：

『再見，彼奇加（Петька）！』

賴莫丹拉下頭上的便帽，拖住了杜賓珂，穿過人羣擠過去，又叫起來：

『彼奇加！好吧，好吧……』

那瘦小的青年站在坦克的塔上，微微地做了一個問好的姿勢而臉紅耳赤了。

『我的孩子，彼奇加，』賴莫丹戴上便帽說，『他怕指揮員。看見了，甚至什麼話也不說。是一個拘謹的漢子……家裏也不敢來跑一趟……今天讀到：希特勒三百輛坦克給毀了。那是誰打的呢？——就是這些彼奇加。到廠裏去嗎？』

『嗯。』

『送我去吧。我讓我的車夫告了假向家裏辭行去了。祇好學你的樣

子——自己開車了。』

他們沿着優美的公路向廠裏馳去，公路上標識着路標，並且到處散佈着供行人歇息的『菌形』小亭子。那些載工人到廠裏去的藍色公共站車競相走逐。時時遇到民團——他們有的步行，有的乘摩托自行車。民團都武裝着來復槍，仔細觀察着人和汽車的號碼。

賴莫丹坐在寶格唐旁邊。他深埋在座位裏，閉上了眼。杜賓珂看看他那好像立刻變得蒼老了似的臉，他覺得無限地可憐這一個人，他平時看慣了祇把他當做黨的組織員。從前似乎沒有看到過工作之外的他，更說不上站在做父親的地位的他了。

『不要緊，賴莫丹……兒子一切都會好的。』

賴莫丹震動了一下，行動迅速地用手掌揩揩面頰。

『當然不要緊。你以為我怎麼了？今天射擊得多厲害。我們不慣這種嘈雜的音樂……我的彼佳●●……』賴莫丹頓止了，回過身去，抽出手帕，『哦，這樣趕路，杜賓珂。總有時候，頭也要給扭掉……眼睛也要給吹瞎呢……』

第五章

廠裏從莫斯科飛來了一位名設計家，他和土爾迦葉夫及杜賓珂工作了兩天。需要修改幾種飛機基本模型的圖樣。這位設計師很忙，他的腦子填滿了前綫所需要的他關於飛機近代化方面的新意見，他是受不下反對的意見的。杜賓珂祇好強自抑制着同意修改那些已經列入戰伍的飛機，需要裝甲『腹部』，但是這樣使設計困難起來，爲了減輕重量，必需卸去武裝部份。但是這位設計師却強化了武裝，而且照他的估計，飛機除了喪失不多的速度之外，是不會喪失基本的戰略質素的。德軍的突擊坦克部隊裝滿着高射武器和自動軍械，這提出了一種新的要求——要創造火力裝置強大的戰鬥機。期限縮短了。盛平時勢大概要拖延一個月的

●●彼佳(Петя)和彼奇加都是彼得(Петр)的小名。

事現在要在幾天之中精確地做到。這位設計師從前是一個相當遲緩的人，忽然變得特別敏捷和嚴格了。一切有關修改圖樣的工業生產過程上的修改由杜賓珂領導的工程師與工業生產專家的工作團在一夜中擬成了。早上，賓格唐召集了廠裏各工場的主任。他們拿了藍色的圖樣紙看了一遍，沒有什麼異議地帶到工場裏去了。大家都懂得——應該像在前綫上樣的工作。

「我再往前飛去，」設計師告辭時說，「希望在您身上，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不用向我勸說了。我希望一切都做到。有點使我不安的是德國人的迅速的推進。如果他們這樣進逼，那我們必需要加速工作了。我們要生產更多的飛機來阻止希特勒。我們做得到嗎？」

「我們不會失望的，賓格唐·彼得洛維奇，」設計師說着，趕到飛行場上去了。還有別的許多工場在等候他呢。

晚上，杜賓珂先到醫院裏去。痛沒有停止，他恐怕在這種時候，他爲了一種愚蠢的毛病而不能工作。

那位並不年輕的教授喝完了一杯檸檬茶，默不出聲地聽病人說話。他用小錘子敲敲腿，又用一樣尖的什麼東西在好幾處地方戳了一下。然後使他跪在椅子上，因此賓格唐看見的祇是青色的牆，他用小錘子敲敲脚跟踵部的關節。

「嗯，」教授皺了皺眉。把檸檬連皮吃了，喃喃地說，「您怎麼，年輕人。不要醫生嗎？」

「爲什麼不要？」賓格唐一面回答，一面感覺到一種好久以前所有的學生的羞怯之感。「我是愛醫生的。」

「您耽誤了，杜賓珂同志。」

「開始了不久，」賓格唐想辯護。

「噯，我的爹，對於您那些飛機，我當然弄不清楚，但是這裏……祇好躺在醫院裏。」

「您怎麼說！」賓格唐叫起來。

「大概沒有空吧？」教授把眼鏡抬到額上。「沒有時間嗎？不過要是您失掉了腿，誰會挨罵？您嗎？一點也不會。我……」

『不能，不能。我要工作……前綫在移動……』

『您要醫治嗎？』教授嚴厲地說。

『要的。』

『從明天起要循規蹈矩地醫治。行光綫療法和按摩。我們試試看。少激動，多安靜，』他伸手，『就這樣……』

『謝謝。』

『噯，爹，謝也用不着。您要是多動多走，那反正我是醫不好的……』他沉默了一下。逼視了賓格唐一眼，看看他那佩着幾顆勳章的胸，問：『爲什麼我們後退，年輕人，啊？』

『德國人。力量強大……』

『但是從前這我們不知道，』他用一個手指敲敲賓格唐的勳章。

『知道的。但是當這樣強大的力量突然壓上來的時候……』

『一切我都從報紙上知道了，』他像吵架似的打斷了。

『您的大號和父名是？』

『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您想，拿坡崙也是在星期日越過邊境的，不過是在六月二十四日，但是實在說起來，這是在一天。』

『偶然巧合而已，教授同志。』

『不打緊。俄羅斯是抵擋得住的。甚至於拿坡崙也不能佔領它……明天確確實實地來做手術，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杜賓珂走出醫院的時候，碰見了擔任廠裏的運輸部部長的黨委貝朗（Белан）。貝朗駕了一輛『錫佛蘭』^{●●}跑車馳近醫院，他像平時那樣的情緒非常愉快。他從前是出差汽車夫，由於他的孜孜不倦的工作能力和進取心而在廠裏陞遷了。貝朗在雪夫柯普里亞斯那兒算是很好的，但是杜賓珂不歡喜。他身上從混身十萬八千個『毛孔』裏透出來的活力，喧噪，同時還有對上司的諂媚等等太多了。是的，這種諂媚掩飾着無限的統統子弟的舉止，但是這真討厭。所以這時，雖然貝朗一面親熱地搖動他的手，一面慇懃地微笑着詢問『我們親愛的賓格唐·彼得洛維奇』的健康狀態，杜賓珂却淡淡地微笑了一下，想走過去。

●●（Шевроле）一種汽車牌號。

貝朗把他挽住在臂肘之下，並肩走去，竭力支持他。杜賓珂却推開。

「你別以爲我無力到這樣了，貝朗同志。」

「噯呀，得了吧。健康——這最要緊，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您失掉了健康，誰也不會道謝的。我用生命担保！」

他站在他面前黑黑的像一個甲蟲，褐色的發光的眼睛和鬢曲的頭髮從超等的英國便帽底下透露出來。他微笑的時候，露出潔白齊整的牙齒。里加（Riga）運來的白鑲黃的夏季皮鞋，也是從里加來的縫製得很好的衣服，敞開了大領不打領帶的綢襯衫。有着很多的筋肉的力和動物的精力，照賓格唐惡意地想，這顯然是完全出於無意識的，然而這也就是這一個人的精華所在。「難道我羨慕他的健康，他的無憂無慮嗎，」賓格唐想。「這多蠢呀。」

杜賓珂決定不得罪這一個人，他更慇懃地和他告別。快樂起來的貝朗打開汽車的小門，使杜賓珂坐好。

「一路平安，賓格唐·彼得洛維奇，請代向您親愛的華蓮芹娜·謝爾蓋葉芙娜（Валентина Сергеевна）●●請安，吻您的阿廖沙，媽媽……」

「謝謝。請代向您太太……問好。」

「克莘妮亞·羅曼諾芙娜（Ксения Романовна）……」

「請向克莘妮亞·羅曼諾芙娜問好。」

「可憐的她在擔心呢，賓格唐·彼得洛維奇，」他半個身子爬進杜賓珂的車子說。「我正當是在服兵役的年齡。是的，我算是特別的，國防企業，但是這一個鐵石心腸的賴莫丹會以黨的動員的順序把我塞到前綫去的。」貝朗利時身上露出一種厚顏的執拗氣息，他把賓格唐的手詭媚地握住在他的寬闊的手裏，微露驕氣的秀麗的眼睛盯視着繼續說。「我能够上前綫去，不過我在這兒那一方面會少有用處呢？國防企業。差不多我們全部運輸業給動員起來了。您可以相信。一切我都會調整好的。我可以出言保證！」

「難道賴莫丹已經對您說起過動員的事了嗎？」

●●華蓮芹娜是華麗亞的全名。

「沒有……沒有……不過他是會說的。」

「賴莫丹是一個非常好的人，而且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

「我並不想衝撞賴莫丹。對不起……不過，我請求您別對他說什麼話。您聽到消息嗎？據可靠方面的消息：我們佔領了華沙（Варшава），克尼斯堡（Кенигсберг）●●和布哈萊斯特（Бухарест）●●了。東普魯士像蕪草一樣的在燒。我戰前曾經到過邊疆。那邊這樣年輕的孩子坐在飛機裏，真要死呀。」

「誰告訴您這些……消息的？」

「來源很可靠。情報局沒有報告。政策如此呀！不能揭露我們的戰略突擊的祕密，」貝朗特別高興地把最後那一句話重複說了一遍，這顯然是從什麼地方竊聽來的，他閃了閃眼，把手貼在無舌制帽旁邊。當汽車向前突進的時候，他揮了揮軍帽。

城市裏充滿了謠言。貝朗所報告的消息是無關緊要的。但是想聽好消息的希望都大呀！而且事實上——爲什麼不佔領華沙和克尼斯堡呢！爲什麼我們南方的軍隊不攻入布哈萊斯特呢！童年時代的朋友和「內戰時頑皮惡作劇的」戰友尼古拉·特盧諾夫現在顯然在南方作戰。難道像尼古拉曾經這樣高傲地給他看過的那些精銳師團會退走的嗎？難道他各師團裏那些給德國「蓉克斯」的炸彈轟散的騎兵和綵箋大的戰馬會餒氣的嗎？責任重大的尼古拉——領導着數萬信服他的意志的健兒去作戰的他，他是怎樣處理的呢？

木匠們用木板釘在商店的鏡子玻璃的周圍，理髮店和飯店的窗裏堆滿着沙袋。這城市大家曾經愛護地服侍過，曾經密切注意過牆的色彩，廣告和招牌的調和，現在它漸漸地瞎了。工兵們用噴漆器噴那軍管區司令部的優雅的房子。城市籠罩着戰爭。戰爭的日子開始了。

寶格唐把大衣扔在前廳裏之後，走到餐室裏去。妹妹已經來了，她背向他坐着。

「塔紐莎！」

妹妹撲到他的頸上號哭起來。抱在華麗亞手裏的女孩子看見母親哭

●●東普魯士的首府。

●●羅馬尼亞的京城。

也預備哭了。

「塔紐莎，你怎麼了？」

「季馬（Тима）●●……他已經上前綫去了……」

寶格唐在自己的手上感覺到了妹妹的眼淚，她不久以前是一個又愉快又樂天的女郎，他發見她穿着在路上壓皺和沾染着灰塵的黑色服裝，頭髮好久沒有梳了，扣着髮束的帶子也髒了。塔孃（Таня）●●消瘦了，臉龐拉長着，眼險現着紅色，頸上露出皺紋。她想強顏為笑，她扭泥地把襁褓遮掩着，以乳房餵孩子吃奶。安娜·安德萊葉芙娜撫着她的肩。

妹妹是剛從車站上來的。因為火車不照時刻表行駛，所以誰也不能去接她。她總算擠上了公共汽車，華麗亞偶然在站上看見她，就把皮箱帶到寓所裏去。

「才剛剛來了一會兒，」母親說。「她臉也還沒來得及洗呢。」

「別看着我吧，達尼亞（Дания）●●，」塔紐莎說。「我又骯髒又沒有梳洗過。從基輔來行了四天四夜。苦極了……季馬第一天就給徵去，立即坐了兵車給送走了。據說——到畢列美雪里（Перемышль）或者里伏夫（Львов）去。那兒目前有戰事……」

「好呀，」阿廖沙說，「季馬姑夫要打仗了。」

塔紐莎咬住了嘴唇。

「運氣不大好，阿廖興加，」塔紐莎苦笑了一下。「掉進了火爐子。」

妹妹很難過。他們剛剛開始處理自己的生活，就來了這個……希特勒。他的不祥的影子在國家的頭上浮動。

塔孃訴述着。

基輔已經運到了傷兵。他們在路上遇到過轟炸。差不多所有一切到前綫去的兵車都受到過轟炸，運載那些追蹤到西烏克蘭（Западна Украина）去的疲動員者的列車也在內。邊疆各州的難民塞滿了基輔。城市擠得水洩不通。學生們幫着很大的忙。塔紐莎懷着深深的感謝回

●●季米雪及季馬均為季莫菲的愛稱。

●●塔紐莎，塔孃均為塔姬婀娜（Татьяна）的愛稱。

●●寶格唐的愛稱。

憶他們的動人的關心。有幾個學生，年紀從十三歲到十五歲，在火車站上走到她面前去，把東西搬出來，領她到月台上，安頓她坐到車廂裏去。一切帶領孩子的女人都是在這些小愛國者的扶助之下就坐的。而在這時却空襲警報的信號吼叫了。有許多少女趕到前方去。要是沒有臘蘿奇加的話，她也到前方去了。妹妹現在眼睛已經乾了，她說大家應該到前方去，假使男男女女大家都從事國防，那敵人是會被阻止和擊破的。她怕的祇是一件事——大家並不全明白向我們迫來的危險。

寶格唐懂了：二十歲女子的妹妹的身上掉到了第一滴戰爭的灰燼了。她已經開始了苦難，而且這還要生長下去呢。對於她，一切的希望集中在一點上，祇在一點上：要戰勝。到那時她才能回到離開乾草市場（Сенный базар）^{●●}不遠的基揚諾夫巷，她將回到她已經愛上的基輔去，那時她那心愛的季米雪將回來，他將施展他的清潤的嗓子唱他曾經以之盡惑過她的心的歌。親愛美麗的塔紐莎！想長久地把她擁在自己的懷裏，撫愛她和安慰她。一切都將像她願望的那樣。寶格唐祇能做到這一點：走到她面前和相當抑制地說：『一切都會好的。』

她覺得了他的抑制：她的感覺現在大大地敏銳了——她忍住眼睛裏湧出來的眼淚，回答說：『生活在大體上結果是要換一個樣子了。』

父親最後在『全夜警戒』之後，回家探視，他走近前去擁住了女兒接吻，拍拍背心。

『大概那銀白色的特聶泊給你加過水了吧^{●●}，塔紐莎？』

『是給我加過了，爸爸，』塔紐莎親愛地望着父親說。

『好，女兒。讓他們將來嚐些厲害，可是我們……』他回過頭去對寶格唐閃閃眼睛。『哦，兒子，這裏我可能夠對你發命令了，你把上好的燒酒拿出來放在桌子上。應該為我們的戰士們乾杯。』

『當然，應該乾杯，』安娜·安德萊葉芙娜忙碌起來了，她更換了盆子。克拉莎（Клаша）^{●●}拿來了青菜，鱈魚，一盤熱氣騰騰的馬鈴

●● 基輔的一個有名的市集，起初本來祇做乾草賣買，但是後來擴大了，名字却一直沒有改變。

●● 是『哭過』的意思。

●● 克拉華，克拉莎都是克拉芙琪亞（Клавдия）的愛稱。

薯——這是照老人的胃口煮的。

寶格唐開了一瓶酒，從冰箱裏拿出伏特加來。

老人倒了一小杯——小酒盅他是不要的，他在裏面放下了一絲紅椒，把它攪和得使伏特加成爲紅色了。他看了看光，捋了一下鬚，使它在做如此重要的大事的時候不至於有妨礙，於是同大家碰了碰杯，喝下去。

「這那末是祝我們的季米雪的……你倒呀，寶格唐，還有許多好漢，是可以爲他們乾杯的。第二杯是祝柯里加·特盧諾夫——祝將軍，怎麼，寶格唐，我猜着嗎？」

「猜着了，父親。我也想爲他乾杯。」

「他好像在特聶斯特（Днестр）河畔，」塔紐莎說，「我在車站上看見一個尼古拉軍團的傷兵。我們偶然談起——他說，現在那邊防綫還守住着。」

「哦，既然防綫還守住着，那無論如何是兜不過尼古拉的。我們來乾杯吧……」

「你已經有點搖搖欲倒了，」安娜·安德萊葉芙娜說，「這樣快要掉到桌子底下去的。」

「大家都到桌子底下去相見吧，」老人開玩笑說，「喝酒是不妨礙工人的。在廠裏苦了一個星期。這樣，寶格唐。這一個就是成形的裝甲片祇好要做模型了。如果讓這些銅匠，鉛皮匠去做——那是糟糕的。」

「你怎樣把它做模型呢，父親？」

「這是我的事。我到那邊去同人商量一下。明天我們開始，不過要給我們準備。」

「且慢，父親，如果我們這樣做……」他拿出一支鉛筆，又拿了一張紙，劃了兩條平行綫。父親斜着眼看看那張紙頭和兒子的手，揮了揮手。「暫時別談吧，寶格唐。我們的事對於女人們是氣悶的。可不是嗎，華留恩加？」

「大概是的吧，爸爸，」華麗亞親愛地望着他回答。

「別看着，我今天臉修得不光。所以我才回家來呀……」

「您永遠是很好的，爸爸。」

『別取笑老頭子了！還是來乾杯吧……我有一句話，應該為我們的游擊員，為馬克西姆·特盧諾夫（Максим Трунов）乾杯。他培育了許多好漢。說什麼。他一個人留在庫班。在這種時候，馬克西姆大概很悶的吧。』

父親變得不同了。寶格唐愛他在丟開了熟練匠人鄭重其事的不安的態度而變成這樣的怪人的時候。這好像是很怪的，命運把這樣一位草原裏的『老爹』扔到了大城裏來，而且又到了一所石頭房子的四層樓上。似乎是不能使這一個人脫離銳角的牛，貨車，向日葵的田野和烏克蘭的張開着手的守望者——姆萊●●的。

『塔紐莎，我們的季米雪是會活下去的，』寶格唐擁住了妹妹的肩膀說，『心一向是對我預言真話的。』

『我相信你，』塔紐莎感激地回答，她的眼睛燃燒着女人對幸福所懷有的偉大的希望，『相信你，達尼亞。』

『我們現在要住在一起了，』華麗亞手裏抱着塔孃的女孩子說，『我們將一同度過戰爭，將來我們上你們那兒基輔去做客。』

『難道將來我們什麼時候會上基輔去嗎？』

『會去的，女兒，』父親回答說，『我們不能到基輔去這種事是不會有的。我們來為基輔乾杯……』

父親乾了一滿杯，然後他把頭放在他兩個像鐵一樣強健的手掌之間沉思起來。顯然，老人覺得很難過，雖然他裝出快樂的樣子來掩飾情感。

寶格唐坐到他身邊去輕輕地說道：

『爸，』他像他在小時候喚叫那樣的叫他，『我們要活下去的。』

父親從下垂的眉毛下看了看兒子。這一看中有着偉大的人類的溫情。

『你明白我，兒呀，』他輕輕地說，『並沒有白白把你抬得這樣高……謝謝……』

第六章

●●（МЛЫН）烏克蘭語：『風車磨坊』。

不知疲倦的羅勃少校飛到前綫又飛回來。少校斷然拒絕了救護飛機上的工作，換乘了一架「陶格拉斯」運輸機，他在飛機上照自己的方法裝上了幾挺機關槍，使得非但可以从上面而且也可以從側面發射槍火。他在機關槍旁安頓了一個有經驗的無線電通訊員兼射手。少校是從廠裏運送預備物品的，但是每次飛行總要運載宣傳品，報紙，通訊記者，電影攝影師，彈藥，藥品，輸血供給者的血。

他現在把他的「陶格拉斯」叫做「百貨老店」。他回來時，大膽地降陸，把「韃靼男給」機械士和技士之後，到吃食店裏去。

杜賓珂有時溜到見習飛行員的房間裏去聽聽前綫的消息。那邊通常，用航海者的話說，大家「鬆放」一下，不過在聊天談笑和互相取笑之間，飛行員們也嚴肅地探究戰爭和前綫局勢的真相。

少校從前綫來，一次一次的變得更陰鬱，更少說話了。

「悶嗎，少校？」杜賓珂問。

「悶，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事情怎麼樣呀？」

「什麼地方的事情？」

「那邊。」

少校把自己那雙飽經風塵的手看了好久。

「鬼知道它，手攔在這樣的鬼東西上，」他一面說，一面握緊毛茸茸的拳頭，「褲子也快要不好意思穿了。」

「爲什麼這樣陰鬱，少校？」

「許多城市燒着，」少校用拳把桌子敲擊得瓶和杯子都跳起來了，「許多村莊燒着。低削飛行的時候，就要打噴嚏。好像在篝火之上一樣。燒的是誰的城市和村莊？媽的，是我們的……還有路上發生的是什麼事！人民擁擠着，趕着牲口，孩子們慢慢地走着，女人……「出埃及記」，「利未記」，「申命計」^{①②}！聖經！而他們頭頂上是德國人！在這種地方飛行，空中臭氣熏天……」

「呈一個報告書吧，少校，」有兩顆武功勳章的見習生羅曼吉諾克

^{①②} 舊約中的三卷，都是講以色列人受法老王迫害，從埃及出亡的苦難情形的。

（Романченко）說。

『有報告書的。但是對報告書沒有答覆。』

『想不懂……』羅曼吉諾克說。

『我想這樣，下一次去的時候，帶二十來個碎片彈，在什麼地方對他們的軍隊弄一下才甘心。』

『地上的柴嫌少。你想把「陶格拉斯」加上去嗎？』

少校憂悶着。最近一次，他載來一批飛行員，他們要當地接收了材料，帶了上前綫去。

幾位前綫的飛行員態度很嚴肅，他們充滿了對敵人的仇恨，同時而且很難爲情。他們去作戰過，暫時還沒有以功勳顯姓揚名，所以不願意參加談話。這些飛行員迴避着人，他們催促準備和修理飛機，拒絕出席廠裏各工場的集會。大家都明白迫臨祖國的危險。

賈格唐把三個也是那樣不說話的飛行員硬拉到自己寓所裏去。他們看看錶，大家在自己之間交換交換間短的事務上的話，看樣子，叫他們『作客』，對他們款待得很好，把他們認爲英雄，這種種都使他們感到很苦。當華麗亞提到他們家的時候，他們幾乎同時掬入軍裝的口袋裏去抽出了妻子兒女的照片。

『他們留在那邊，』飛行員中有一個說，他是上尉，臉瘦削，眼窩黑暗，『在德個人佔領的區域裏。』

『大概他們已經不在了，』第二個說，他眼睛注視着照片上，一個面目姣好的女子和一個拿着洋娃娃的女孩子。

『難道會寬恕的嗎，』第三個一面把照片藏起來，』一面說，『哦，不打緊，我們將更仇恨……』

他眼睛裏閃現着吝嗇的眼淚，戰士好漢的眼淚。

早上，他們的飛機離開大地，踏上航程——往西去了。飛行場上在他們奔過的綫上降下一陣長圓形的雲霧似的灰塵。

『幸運兒，幹事去了，』羅勃少校嘆了口氣說，『向這種人是沒有辦法討好賄賂的。』

貝朗進來了。他換去西裝，穿了一套茶褐色薄斜紋嗶嘰的半軍裝。腳上穿着低統的羊皮靴，茶褐色的保護色的制帽上有一顆不大的星。

「您難道被徵入伍了嗎？」杜賓珂打量着貝朗問。

「哦，那裏，」貝朗緊緊地搖動少校和杜賓珂的手回答說，「完全意外，我差不多是殘廢了。心愛的事業完完全全毀了。那兒有一種什麼血管。您可記得，寶格唐·彼得洛維奇，上次在醫院裏嗎？我受了一次檢查，好麻煩——認爲病重非凡……不是開玩笑……殘廢了……」

「這種殘廢的人田也可以耕呢，」羅勃望望他周身，陰鬱地開玩笑說。

「開玩笑，開玩笑……空中老狼^{●●}取笑的老脾氣。」

「但是您穿着軍裝呀，」杜賓珂說，「我從來沒有看見您穿過軍裝，貝朗同志。」

「不如此是不可能做事的，寶格唐·彼得洛維奇。祇好像一個罪人那樣的奔波呀，您想。昨天又動員了十輛載重三噸的車子。現在你別到車站上去。第一，要挨次序站着，第二他們在可疑地談話。我要向您說一句話，寶格唐·彼得洛維奇。」

「我聽着，」杜賓珂一面說，一面對離他們而去的少校揮揮手。

貝朗四面看看，微露羞澀地問：

「您想塔什干（Ташкент）怎麼樣？」

「我不明白。」

「是明白的時候了，寶格唐·彼得洛維奇。應該找一個不妨礙降陸的好好兒的小城市才好。」

「我又不明白。」

「哦，您怎麼這樣兇！我想像同一個有理性的人那樣地同您談談。哦，就讓我們男人工作，打仗吧，但是家庭呢？…我以為，難以找到比塔什干更好的小地方了。不過要趕快了。要是大家都衝向那邊去的時候…」

「貝朗，您是共產黨員嗎？」

「寶格唐·彼得洛維奇，」貝朗暴躁地打斷他，「什麼共產黨員？我自己的孩子不是在糞裏找來的……」

「走開，貝朗，」杜賓珂握緊拳頭說，「走開。要是您不馬上離開我

●●西洋人通常稱老於航海者爲「狼」，以其精明強幹也。此地所謂「空中老狼」云者，其義略同，僅易航海爲航空而已。

「我就打您的狗頭。」貝朗大驚失色地看了杜賓珂一眼，後退了幾步。

「請您原諒寶格唐·彼得洛維奇……我沒有想到……您可以告訴賴莫丹。不過關於狗頭……」

他在門裏突然隱沒了。「這樣混賬的東西，」寶格唐厭惡地想，「這樣子……狗養的。」寶格唐看看自己的拳頭，他放開拳頭，把手垂下。

「你以為貝朗怎麼樣？」杜賓珂問雪夫柯普里亞斯。廠長有點驚異地看看寶格唐。

「你怎麼忽然無緣無故地這樣？」

「我不歡喜他，伊凡·伊凡諾維奇。」

「別讓這些微細的事情去麻煩頭腦吧，寶格唐·彼得洛維奇。他今天也對我談過一些話。塔什干在他像是心神不安的中心。是嗎？對於戰爭，許多人會有一個中心。譬如達尼林，他跑來計算歐洲供給希特勒多少飛機，」雪夫柯普里亞斯更迫近和露出一種戲謔地譴責的狡黠樣子看看寶格唐。「是嗎？哦，就讓他去算吧，隨他去吧。祇要他好好兒的在國防上工作就是了。顯微鏡……是嗎？」

「大概是這樣，」寶格唐同意了。

「貝朗是一個不壞的漢子，又熱心，又敏捷。可是敏捷在我們這兒就完全不夠。我們時常遲鈍緩慢。如果我對貝朗說——「給我找一個生角的鬼」——他是會找到的。是嗎？我們背上，瞧，背的是怎麼樣的大担子，寶格唐。一所大工廠！飛機是像餅皮子那樣的馬上要在十隻油煎鍋上烘焙的。我需要敏捷的人……要像陀螺那樣的靈活。你別想貝朗了吧。不用你關心——我們最好還是來決定我們怎樣的來調整鑄煉的事，就來詳詳細細談談這些事。」

「不過鑄煉是別人給我們做的……」

那邊我已經打不通電話。恐怕敵人是會迫近那裏的。大概要把工廠搬走。你算算看，一所工廠失掉了，但是需要工作的……現在我們在這兒動動腦筋。回頭我們到工場裏去。那邊有些事需要更改……」

他整天去清算鑄煉成形的製品的「低落」的事。他們自己想出了一些辦法，打電話給鄰接的各工廠，和工匠們商量了一下。他們談好了。但是將來猜想起來大概要更糟。產生他們的飛機的工廠的根是受烏克蘭

西南各區的汁的養育的，那些區域裏有許多專門的工廠和以材料供給他們的承辦工廠。德國空軍已經達到了幾家承辦工廠。但是如果陸軍迫近他們的話呢？如果敵人佔領的話呢？那祇好在生產方面做許多變動，找尋新的承辦工廠了。

晚上杜賓珂受了市委員會的委託，出席全市知識份子大會。大廳裏坐着許多作家，畫家，演員，學術家，醫生，教員，幾百隻眼睛希望地注視着軍器的直接創造者的杜賓珂，期待着工程師的他的勝利的精確公式，對於那些使他們痛苦的懷疑的答案。

杜賓珂站在圍着紅絲絨的講壇旁邊望着緊張的大廳說話。『低落！』——這就是使他痛苦和磨折他的腦子的事。這一個字當然是為大多數坐在這所大廳裏的人所不懂的。『低落』。但是他爲了受着他工作上嚴格的祕密性的束縛，所以糊模地談到剛剛今天國家現實地面對的問題。他們貪慾地聽他，但是懂得很少。前綫需要飛機，但是他在生產上開始了『低落』。可怕的問題降在他的肩上，降在雪夫柯普里亞斯，賴莫丹……等等的肩上。國家和人民信託他們創造軍器，也就要惟他們是問的。他慢慢地說，有些人知道他從前是一個很好的演說家，都奇怪起來，他們和旁邊的人互相不安地切切私語着。他的銳利到極點的聽覺聽見了一切，但是他不能強制自己說得迅速一點和火熾一點。他一面說，同時一面在說話的過程中解決怎樣處理那窒息了他的腦子的可怕的話。歡送他的熱烈情形比歡迎的時係差。當他在第一排上坐下來想有禮地聽那演奏會的長節目的時候，騷擾不安的切切私語聲沒有停止。演奏會中表演的是戰前的舊曲子，不大快樂的趣劇，舊書中的冗長的斷片——至今還沒有人想出什麼新的東西，——但是需要他們想的……疼痛又侵入腓脛，後來擴展得更高，當杜賓珂在閉幕之後想起身的時候，他幾乎痛得呻吟起來。坐在他旁邊的士爾迦葉夫把他扶起來攙着他，把他安頓在汽車裏，送回家裏去……

『教授勸告要少激動，多安靜，』賓格唐苦笑着說。

『應該聽教授的話，』士爾迦葉夫嚴厲地說，

『我也這樣想，阿列克賽·菲奧朵洛維奇……您說，這些聽衆中有誰明白我呢？』

「現在就是不說話人們也是明白的，寶格唐·彼得洛維奇。看了眼睛……您的眼睛很有表現力……」

「很憂鬱嗎？」

「也有點憂鬱。低落的事我們是能處理好的，寶格唐·彼得洛維奇。」

「怎麼處理呢？」

「應該把眼睛轉過去，憂鬱就會消逝了。」

「轉向什麼地方呢？」

土爾迦葉夫默然了。他們沿着城裏各黑暗的街道馳去，那些懸崖似地垂掛着的陰沉沉的巨屋大廈，民團用來調節行動的朦朧的燈光，落着雨的荒涼的瀝青馬路，這一切他們覺得都很不慣。髒髒，車子在一條黑河裏飛馳，河上有時有路標的信號的火光一亮一熄地閃耀着。

杜賓珂碰了碰土爾迦葉夫的大衣的皮袖，把問題又重複提出。

「到東方，寶格唐·彼得洛維奇。應該轉向東方，那末一切都會好了。」

「有許多工廠是從那兒取得供給的。東方是不能餵養一切的。」

「不過，我以為是能夠餵養的。」

「我想不……不過——也許能夠。」

「東方的原料多得了不得。」

「戰前我曾經和一個黑金屬的重要工作人員一同乘火車旅行。他斷然決然地說服我，他說損失南方冶金區域就等於打敗仗。」

「哦，虧他想得出，」土爾迦葉夫笑起來，「真的，虧他想得出。」

「您怎麼說？」

「虧他想得出。」

「說得好聽。好快樂……」

「當然，應當快樂些看生活才是。俄羅斯人這尤其是特有的。您，寶格唐·彼得洛維奇，曾經是一個快樂的人。難道低落吞沒了您的歡笑了嗎？」

「那裏是什麼低落……是坐骨神經痛……多麼討厭的字。」

「那末要是坐骨神經痛低落了的話呢，啊？」

『那就好極了……那我就復活了……』杜賓珂微微地笑了一笑。

他們馳近了杜賓珂住的大廈。從前，有時候他們寓所的窗是慇懃地亮着的。賓格唐能够毫無錯誤地猜到——他的華麗亞和母親是不是在等他，但是現在正像雪夫柯普里亞斯所說，一切都『關得緊緊的』，沒有一絲燈光透露到街上來。大門口有人值班警戒。門丁是一個矮矮的漢子，他很熟悉杜賓珂，但還是正直地檢查了他的夜間通行證，而且同樣鄭重注意地檢查了土爾葉迦夫的通行證。兩個帶着防毒面具的女子走到他們面前，杜賓珂覺得好像輪到他們來檢查那門人是不是精密地執行自己值班長的責任。

『哦，不是奸細吧？』土爾葉迦夫開玩笑說。

『您的大衣是皮的。您像一個傘兵，』門丁學着他的口吻回答說。『我們來抽煙捲兒吧……不，不！』他猛然省悟。『這兒不能抽煙。我到走廊裏去抽吧：要是在這兒劃火柴，這些婆娘就馬上要停人家的生意了……』（本章完，全書未完）



ИЗ ЗАВОДСКОГО ЗАВЕРШЕНИЯ РАБОТЫ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С. Т. Д. Я. И. И.

蘇聯某飛機製造廠裝配部工作情形



第七章

前綫迫近了。各工廠從右岸搬走。有許多軍用列車駛過城市。從那處亂地堆積着機器，鑄成塊的有色金屬以及其他的材料和設備等的無蓋的運貨火車上跳下渾身灰塵，皮膚炙得黝黑和形容消瘦的人們。

火車拖着許多機關車，這些車子是編入一個已經給德國人佔領的車站的車庫的。這些逃難的機關車拖着數百節車輛，有時候兩輛接在一起，它們拖着一切向東而去。

機關車司機們用蔬絮揩拭着疲乏而鬍鬚受了委曲似的臉，他們不願意回答問話。他們吃着麵包，這還是在遺棄給德國人的爐子上烘焙和用他們從小就喝的水煮煉的，所以這麵包的味兒很苦……但是誰也不出怨言……人們變得峻嚴起來和鎖閉在自己的情感之中了。

「我們還要回來的……」

「不會統治得長久的……」

「廠來得及搬出嗎，還祇是亂七八糟地搬出了些什麼呢？」

「直到止旋螺絲，一切都搬走的，」工人們回答說。

「那末那廠房，牆呢？」

「牆有什麼道理……有什麼道理——炸了……」

「自己炸的嗎？」

「要不然去請別人嗎？」

「那倒很可惜。」

「唉……說什麼……應該要懂得……」

廠裏沒有完全想像到那直接危險的威脅。

莫斯科來了第一個警告。這是國防委員會發出的。什麼東西也不該留給敵人，在不得已迫得要退走的當兒，應該把一切都搬走。不能移動的原動受動聯合機應該毀掉。

廠工作得很緊張。他們日日夜夜在配合製成飛機，把它們試飛，補充編成飛行團，派到前綫去。

難道一切都要連根拔出，扔在無蓋的運貨火車上，運到不知什麼地方去嗎？黨組織在夜裏集合開會。共產黨員們來自廠裏的各工場——他們聽取了雪夫柯普里亞斯，賴莫丹和杜賓珂的報告之後，又回到工場裏去了。

工頭霍敏珂（Хоменко），一個身高和背曲的人，眼睛聰明而憔悴，他滯留下來：

「但是我可不離開自己的廠，」他說。

「你要留在德國人那兒嗎？」雪夫柯普里亞斯問。

「我不離開廠，」他確切地重複說。

霍敏珂也不向誰望地走了。

「阻止他，賴莫丹。黨證在桌子上！」雪夫柯普里亞斯激動起來。

「交給我辦，」賴莫丹蹙着眉說，「我去跟霍敏珂談談……這樣，那末警告是明白的了。應該準備工人。」

「工人全搬走嗎？」貝朗問。

「幹部工人全搬走，」杜賓珂回答。

「我們辦不了，」貝朗無望地揮了揮手說，「困難。」

「困難，這還並不是沒有可能。」

「我是運輸從業員，我明白，把全體抬走需要多少車子。大概每一

個人是要帶着自己的家，帶着老老小小，破舊的東西走的。」

「全體搬走。家我們不拋棄。」

撤退工廠需要近千節火車。有一架壓榨機是不久以前從國外得來的，這是老人杜賓珂的精華和驕傲所在，它需要四十節無蓋的運貨火車。拆卸這架壓榨機必需要從前已經運到莫斯科去的那幾架強大的起重機。現在在廠裏的那幾架動臂起重機力量很小。杜賓珂提議把這架壓榨機算做不能移動的原動受動聯合機，就是說，在退走的時候要炸毀的東西。賴莫丹嚴厲地看了他一眼而把這問題延擱到局勢明確的時候再說。賴莫丹要把一切搬走，「直到止旋螺絲」——這成了現在這一件工作的特徵。夜裏，他們和莫斯科通話，請示關於拆卸壓榨機的事。起重機不能送來。他們建議如果不可能運走的話，就把它炸毀。賓格唐決定不把採取的決定告訴父親，但是父親從別人方面探聽到了這件事。

「決定砍去廠的手臂，」他看見賓格唐的時候說，「不要搬走大家預備好了許許多多的箱子，還是把壓榨機拖走的好。亂七八糟……」

「我們拆下來，運不到，就毀了它。」

「我們也拆得下來，也運得到，也不會毀的。」

「你幹嗎，父親？」

「我幹，」老人應允下來，「爲什麼不幹……難道已經糟到這步田地了嗎，賓格唐？」老人把嗓子壓低到耳語地說。

「預防呀。」

「你們比較看得清楚……」

父親走了，賓格唐發覺他露出一種悲傷的神氣，正像他看見霍敏珂所有的，對於工人是難受和不慣的。他們是慣於創造而不能和破壞妥協的。

在參戰車輛的數量上是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坦克戰在國境舊界上發生了。數千輛坦克互相往來衝突，轟射，鋼甲鎔化成塊塊，人們唱着「國際歌」(“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和扔着手榴彈，砲塔被塞沒，齒輪破裂。鐵在烏克蘭(Украина)和白俄羅斯(Белоруссия)的沸燙的原野裏軋軋作聲。賴莫丹的兒子也在那兒作戰。賴莫丹等候戰事結束，

● 蘇聯國歌。

輾轉痛苦着，從諾伏格勒—伏倫斯克（Новоград-Волынск）運來了傷兵。敵人的坦克潰敗了，但是勝利是以重大的代價購到的。受傷的坦克手們長上了一層污垢和火藥的煙的皮，他們咬緊了牙齒輕輕地講這一次戰鬥。包紮的紗布上滲透出血來，肉體的痛苦給精神的痛苦所加重了。

那時候還沒有人知道這一次戰鬥的意義比了大勝更重要，數千輛被毀的坦克的意義比了我們放棄那給金屬毀得不像樣的焦土更重大。

給坦克手們包紮好，給他們喝了牛奶和水菓汁，給他們吃了熟櫻桃，然後又向前運走。

賴莫丹向他們打聽到了關於他的彼奇加的消息。他打得很勇敢，受了重傷，好像，他已經給運出來了……有一位兩腿受傷的少尉知道彼得·賴莫丹，他吝嗇地稱讚了他一下而睡着了。

賴莫丹跨着堅強的步伐走出醫院，坐上汽車，馳到杜賓珂家裏去。賴莫丹現在完全孤獨了。妻子和小兒子在戰前不久到邊疆去探望姊姊，他們也失蹤了。

「我的彼奇加……我跟他差不多告別也沒有告別，」賴莫丹對華麗亞說，「這樣一個又小又瘦的漢子。他從前喉嚨老是有病。後來徵入軍隊醫好了……現在受了傷……受了重傷……」

「受了傷——是會醫好的，」華麗亞安慰着，「會送進醫院的。」

「當然會醫好的，華麗亞。我想難道會醫不好嗎？妻子也失蹤了，一點訊息也沒有。」

「她大概是在什麼地方趕路，來不及告訴。」

「當然她在什麼地方趕路，她是不會留在德國人那兒的。」

賴莫丹喝着茶，吃着櫻桃凝乳餅，這餅安娜·安德萊葉芙娜做得多好吃，但是忽然他放下杯子，墮入有點空洞的沉思中去，眼睛凝視着一點。後來他搖動着身子，扣上軍裝的鈕扣，旋轉着頭微笑起來。

「所以她也是人的頭腦，裏面爬進了一切用不着的念頭。季米雪那兒寫些什麼？」

塔紐莎連忙拿出幾封用紅帶子紮着的信，她從一個蓋着戰時檢查的印和軍隊番號的信封裏拿出最近的一封信來讀。有幾句話她跳過，這時她臉紅起來——這些話祇關涉到她。

「塔紐莎，」她念道，「敵人很強大和危險。我恐怕有許多人不明白這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們退走是並不可恥的——因為我們是且戰且退的，這種戰事当然是想像不到的。現代的戰爭是很響的。它是由爆炸聲，噓噓聲和機關槍射擊聲組成的，那種機關槍聲響響要在一分鐘內把軍中所貯存的彈藥全部放掉一樣……這還是在戰爭的第一天，那時我們的兵車正開近前綫，周圍是原野和小林子，我聽見遠處傳來模糊的砲聲。好像這和烏克蘭六月的優美的大自然是不相關的。我們行着，還不懂得戰爭是怎麼一回事。你是知道你自己的軍人的。但是後來我們懂得戰爭了。祇在今天，我們頭頂上就飛過了十四架德國轟炸機。它們向我們的縱隊投下了一百多個炸彈。它們到處橫衝直撞，而最主要的是我們退後，但是毫無辦法。後來空中出現了一架我們的驅逐機。我們想，一架驅逐機抵抗在我們頭頂上飛行和開着機關槍和砲的十四架可怕的黑飛機，這會有什麼成就呢。但是那架驅逐機却像一隻年青的雄雞似的向它們衝去，它馬上把一架打中燒起來，後來又打傷了另外一架，餘下的四散逃走了。那隻小鷹飛在整個天空中追逐它們，不到用完汽油不歇。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位飛行員，後來我們知道——這是英雄史吉邦·蘇普龍（Степан Супрун）。我們舉起來復槍，向他致敬。但是他是難以看到我們的欣喜雀躍的情形的，雖然在告別的當兒，他在我們頭頂上飛過，幌了幌翼子……我們在雪崩似的砲火下退走，塔紐莎，大概，我好像是裝了鐵甲一樣——竟沒有東西能制服我，也許，子彈知道我是有着你和一個好女兒的吧，祝你們健康……」——以下是對我說的了，」塔紐莎說，她由於激動和對於她丈夫的驕矜而臉紅耳赤起來。

「那兒他沒有寫到坦克手嗎？」賴莫丹問。

「沒有……什麼也沒有……」

「大概他沒有碰見坦克手，要不然也會寫到他們的，像寫到史吉邦·蘇普龍一樣……怎麼，我是知道蘇普龍的，一個戰士……說什麼呢……」

「他寫到他和弟兄，和尼古拉碰見的情形。」

「哦，把這一次碰見的情形念出來聽聽，」賴莫丹輕輕地表示合意了。

「最近我看見了我們的尼古拉。他也率領着自己的軍團退走。應該說，當我決定和將軍接吻時候，我覺得有點不自在。去他的吧，他是我的弟兄。但是現在我不過是少尉，而他是多麼大的長官。而且他乾乾淨淨，可是我骯髒不堪，竟像一個稻草人。尼古拉穿着全副戎裝工作。他的騎兵唱着歌行走。我在各團裏看見有樂隊。尼古拉一切都有，甚至坦克也有……」

「他到底看見了坦克了！」賴莫丹喊起來。「流浪漢。」

「那兒不會有彼佳的，」華麗亞說。

「我知道不會有，——但是坦克終看見了。這好呀。」

「應該說，我們自由自在地透了口氣，我們看看那些騎兵，有點高興了。甚至於我們立正了，也唱出歌來了。你知道唱的是什麼？就是我和你在伊爾平（Ирпен）唱的那個：「喔，你，迦里亞！」（“Ой ты, Галя！”）結果很好……讓希特勒要什麼就想什麼吧。但是我們唱着歌，像在伊爾平一樣……「迦里亞，迦里亞。」」

「他們唱的好歌，」賴莫丹說，「這樣說來，他們並不覺得怎樣可怕。不要緊，他們會慣的，會鍛煉好，完全熟諳，將來一切都會順利起來的……必需要瞭解人民……有些人還搖幌不定……」

第八章

城裏和廠裏有許許多多人不相信空襲的可能。前綫很遠，到前綫的地方綿延着一個強大的防空網，它以集中的圈子包括着烏克蘭各龐大的工業中心。

有數百高射砲，機關槍，聽音機瞄準着天空。探照燈探索每一個掠過城市上空的點已經有個把星期了，它們祇把那些點作了相當的認識，就把它們放走了。每一所屋子門口有居民和門丁站崗。民團團員們接到了鋼盔，防毒面具和來復槍。防空隊的當值人員還在玩笑地評測他們將來撲滅該城火災的拯救者的工作。青年們出來站崗，他們利用黑暗切切

私語着，有時響亮的接吻聲驚動着隨便那一個檢查自己崗位的負責的值班者的心。

羅勃少校警告大家說，天空海洋是廣大的，而空軍——這是最難捉摸的一種武器，認爲敵人不企圖把他們的轟炸機大隊投到這供養前綫的城市來，這種想法是愚蠢的。

『如果我們現在使工人們相信，空襲是不可能的，』他說，『可是到將來向我們身上撒下橘子的時候，他們就要說了——你們怎麼胡說八道呀……』

羅勃少校勸告在離開稍遠的地方用三夾板做幾座偽裝的廠房，準確些說，在地上放幾個屋頂，裝些煙囪，甚至在有些地方放些光。他從城市裏帶來了幾個偽裝專家，杜賓珂分出一個一百五十人的工作隊，迅速地在離開真的工廠五公里的地方造了一個假的。少校企圖用一種新的計謀，他在別一處地方，河岸邊，運去了十五噸重油廢料，用過的蘆絮抹布和其他易於着火的廢物。他不對任何人洩露他的計謀的意思，不過賴莫丹當然知道這一位還在迫不得已期待他的真正的空中事業的戰士羅勃少校的企圖是什麼。

廠裏的院子裏和飛機場上設了深壕，壕上鋪了兩層防禦彈片的木頭，上面又掩了一層一米厚的黏土。

按照計劃，預定要建造鋼骨水泥的避彈所，但是水門汀不夠，因此避彈所的建設擱置了。而且廠需要不顧空襲而工作的，祇在有直接危險的時候，才有一部份工人要避出工場。

杜賓珂第一次從事防空的準備工作，所以他想像不出，如果開始空襲的話，工人怎麼能夠工作呢。他們不會逃走嗎？決定在警報時不停止工作會不會引起失魂落膽的情緒和甚至於慌亂呢？共產黨人們在各工場進行工作，工人們完全鎮靜地接受向他們提出的那些要求。他們嚴肅地對付事情和真正地習慣戰爭，並不多餘地騷擾。

賓格唐差不多不到家了。改裝飛機武裝的工作將近完竣。需要用來包裝戰鬥機的鋼板在砲兵射擊場作試煉。德國的穿甲彈在鋼板上祇遺下一個白泛泛的痕跡，勞需用粉筆在金屬上戳了一下。德國的自動高射砲彈是德軍坦克師的防空掩護摩托縱隊的主要武裝，這種砲彈在鋼板上打

了些不大的凹痕，這是可以用不十分大的熱力輕而易舉地修好的。因為戰鬥機總要遭受不少這樣的打擊，爲了便於修理，他們想法用特別的鎖裝接鋼板。當然砲也不拆去。一切都照原樣留下，祇添上了一種可畏的新武器，關於它廠裏大家正在切切私語地談論。工作以急速的速度進行着，像工人們把不換班的工作所喚叫的「全能的」工作成爲平常的現象了。廠裏可以看見一堆堆分散睡着的工人，他們蓋着家裏帶來的被窩或者飛機和馬達的套子。他們打一會兒瞌睡，跳起來，奔去洗一下蓮蓬浴，又開始工作了。妻子們，尤其是分佈在河邊的個人住宅的工人村裏的妻子們給她們的丈夫和弟兄們帶來食物，這種食物那時在烏克蘭這樣的多。那時在烏克蘭是神話似的豐年，而且據傳說——全聯邦都如此。

從市黨委員會主席團裏來的雪夫柯普里亞斯對賈格唐說，烏克蘭穀物收獲的平均數字等於二十六生的納[●]，甜菜等於二百五十生的納。但是這種豐收會不會收割呢？

在真廠屋之南三公里的地方通過的那條幹路大道上已經第三天沒有降落雲層似的灰塵了。當風從南方吹來的時候，灰塵向廠那兒括去，於是一切都遮上了灰色的掩蔽物。大路上駛過難民的車輛已經是第三天了。這是第一批從特聶泊河右岸，也許是從貝薩拉比亞（Бессарабия）和西烏克蘭各州趕到此地的運貨車隊。工人們到路旁去沉默地看這移民。如果起初馳過的祇是汽車隊，通常總是乘着不適於前綫之用的搖搖幌幌的舊汽車，那末現在是騎着馬，牛，甚而至於乘着母牛而行了。貨車上載着各式各樣的傢具，傢具上坐着渾身是灰塵的孩子和老太婆，他們用帕巾和破手帕遮去臉上的太陽和灰塵。有許多人用長的枯樹枝趕着母牛，驅着羸弱乏力的小牛，趕着綿羊，山羊。人們飽受磨折的臉上顯出一種悲慘的漠然的神氣，祇有在談話中，在簡短的字句中和在那隱藏在染滿灰塵的眉毛之下的眼睛的光彩中可以臆測到仇恨。

運着受傷的人——孩子，老人，婦女。他們抬起了包紮着爛帶的頭，講述侵入的敵人的暴行。德國人從空中掃射退走的難民車。有許多母親已經失掉了孩子，現在他們低下了頭走着，或者用手捧住了頭，坐在貨車上。無盡止的悲傷在那些給戰爭的風括出來的人的頭頂上漂浮……

●（Центнер）等於五十公斤。

但是在悲傷之上，人民的仇恨伸展着它的強大的翅翼……

向前綫那方面却行駛着摩托化軍隊。運貨汽車一輛一輛的馳過，這些車輛平常已經不是新的，而是普通的，破舊的，在運輸汽車動員的程序中得到的。卡車上互相緊擠地坐着紅軍戰鬥員，刺刀或者自動槍的精緻的槍柄怒髮冲冠般的林立着。他們看着難民，他們看見了這些和他們親密的人，人人在那些傷心人的身上認出了自己的母親，父親，孩子。紅軍戰鬥員們不唱歌，他們祇是望着公路的左面，那邊沿着灰塵的運貨大路流着無家可歸之流。在短暫的停步休息的時候，戰士們走近那些難民，女人們在這些漢子的胸中哭訴着自己的苦處。紅軍戰鬥員們立誓要向敵人復仇，但是他們做得很吝嗇，不說多餘的話：

「等着瞧吧，下流胚……」

戰士們咬緊了牙齒，跳到汽車上去，敲擊着車廂：「快一點……靈活一點……」車夫們並不需要同志們的督促，他們也咬緊了牙齒，開足速力衝去。在這種艱苦的時候，給祖國號召去抗戰的青年們的臉上現出了多少皺紋，多少斑白的鬢髮！這是獻身給祖國的子民們的高貴的白髮，這是榮譽的皺紋……

杜賓珂和雪夫柯里亞斯一同在觀察這大移民的景象，他也想到自己的家。他的母親也將那樣的坐着，懶洋洋地要睡的頭低垂在包裹上，咳着嗽，用手掌的邊緣擦拭那滿是裂紋的嘴唇。他的妻子將在貨車旁邊走，她面前除了那咿咿啞啞地走在前面的車輪和被輪子壓出來的轍跡之外，什麼也看不見。也許她將號哭，正像那邊那一個坐在一輛高高的貨車上的女人，她失掉了兒子，她的兒子在特聶泊河渡口被德國驅逐機射死了……她將一面撞着那些塞滿了破布和其他的家當的桶，一面號淘大哭……至於他的兒子呢！……

賈格唐輕輕地對雪夫柯普里亞斯說：

「我想到家裏去一趟，伊凡·伊凡諾維奇。」

雪夫柯普里亞斯看看杜賓珂，點了點頭：

「在家裏過夜吧，賈格唐·彼得洛維奇。我們今天夜裏會不用你安睡過去的。今天剛剛是賴莫丹值班，我們同他聊聊天過這一夜吧……」

杜賓珂請車夫開得快一些，那車夫是愛「風馳電掣」般飛馳的，刹

那間把他送到了家。寶格唐不理會腿上的病痛，急急忙忙沿着扶梯跑上去敲鈴。他覺得好像他不會再看見他家裏的人了，當他看見了妻子的微笑的臉，他吻了她好久。

「你怎麼了？」當他把她從懷抱中放出來的時候，華麗亞說。

「我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覺得好像進了一所空屋子，好像你們中間我一個人也碰不到了，你們踏着灰塵，趕着貨車，慢慢兒地向那邊什麼地方去了……」

「你得到了什麼消息嗎，寶格唐？」

「噢，不……我看見了可怕的事。路上流浪着難民……烏克蘭來的難民。這多難受呀，華留恩卡？阿廖沙在那兒？媽在家嗎？塔紐莎怎麼樣？」

「一切都好。阿廖沙在街上奔跑，媽輪着打瞌睡。塔紐莎在寫信給季米雪。這是她唯一的安慰。你要吃飯嗎？」

「我想是要吃的。雖然我剛才不多一會兒在廠裏吃過了……這樣，華留恩卡，我們要討論一些家庭問題……」

寶格唐倚在沙發上，採了一個舒適的姿勢，想使腳安定下來，他把一隻手攔在頭的後面。房間裏又舒服又涼快。沉重的帷簾差不多完全遮掩着，所以街市上的喧鬧聲達不到他的聽覺，而且也沒有光的妨礙。太陽和燙熱的灰塵迫害了他，祇到現在才放鬆了。他面前坐着他愛戀的女人，他和她同甘共苦了已經有十年了。他知道，他一到家裏，總可以找到支持和瞭解，如果需要，而且還可以找到慰藉。有多少騷擾不安的事曾經和他一同進入這所屋子，但是它們總是在家裏消散了，他離開這裏出去的時候，總是勇氣百倍，能更進一步的工作了。

「如果你們大家都不得已要離城的話，這你看怎麼辦，華麗亞？」

她看了看他，抑住突然爆發的不安，問着說：

「那末你一個人留下嗎？」

「我一個人留下。」

「你怎麼能一個人留下呢，你的腿……」

「我會醫的……哦，將來會醫好的，不會永遠如此的呀……」

華麗亞搖搖頭。



「你不會醫的，賓格唐。你施過多少次手術了？我看
次吧……」

「三次。不過有一次我沒有遇到那要給我施透熱醫療的護士小姐。」

「難道局勢無望到如此了嗎？」她一面問，一面用她那想徒然遏止不安的情緒的悒鬱的黑眼睛研究他。

「局勢並非無望，但是應該預先出走。城裏已經在撤退婦孺了。今天開出了第一次兵車……」

「但是我們可以在任何時候坐了汽車走的呀。」

「不。」

「爲什麼？」

「我不能在任何時候護送你們，而且我們不知道，到那時有沒有坐汽車出走的可能，德國人掃射汽車，掃射和轟炸公路，大道……」

「我不離開你，賓格唐。」

「不，你應該走……」

「我不把你一個人丟下。」

「但是現在很危險呀。」

「也一樣。我不把你一個人丟下。」

她的固執開始把賓格唐激怒起來。怒氣已經要轉成神經性的爆發了，但是他努力用意志的力量克制自己，他把她那燕瘦苗條的嬌軀偎倚在身邊。她把臉鑽在他的懷裏號哭起來。賓格唐沒有料到會這樣，他撫摸着她那抖動的肩膀，說着含含糊糊不明不白的話，正像平常這種時候的情形一樣。

她舉起哭得紅腫的眼睛，咬着嘴唇，竭力想笑，但是後來又哭了。

「你怎麼了，華留恩卡？」

「我怕失掉你，賓格唐……我怕……這種時候，是不能分散的。一分散，就……完全分離了。我不願失掉你……我現在不看見你，多麼難過。你甚至於禁止我打電話來驚動你……你在這兒就離開我們很遠，但是假使我們分散走開的時候……」

「但是留在城裏是危險的呀。」

「我要和你同嘗危險。反正沒有你，我也就沒有命。要是我失掉了

你……」

「那末阿廖沙怎麼辦呢？空襲警報，空襲要開始了。」

「我將和阿廖沙一同到避彈所去。我們大家全去：媽，塔紐莎跟她的女孩子……全去……我們甚至於開始同媽在縫製那種蒲團，以便帶了它們到避彈所去……」

「如果你今天看見了難民的話，你就不會這樣考慮了，華留莎（Валюша）^①。」

她有點詫異地看看他：

「但是你想使我們做難民嗎？」

「你這就是婦人之見。」

「爲什麼是婦人之見呢？」華麗亞擦擦眼睛，她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你看飽了難民，就也想使我們做難民，爲什麼我們要走？你是共產黨員呀……」

「不加考慮，這決不是共產黨員的特色。不過……實在說……隨便你……」

「我們留下，我們留下！」

華麗亞跳起來，在房間裏團團轉。

「媽，塔紐莎，我們留下！」

他們闔家一同吃晚飯，說了許多話，當然第一是關於戰爭。塔紐莎哭了起來——不過說起來，她是贊成撤退的。她經驗過空襲，她努力儘可能想帶了她自己的孩子遠離戰爭的恐怖。但是她把自己的意見說得很小心，並不想干涉華麗亞斷然採取的決定。城市籠罩着優美的夏晚。迷漫於街上的暮色流到房間裏來。大家的臉色變得蒼白，悵鬱起來了。他們決定點火，但是要點火就必需要放下遮掩火光的簾子。然而那是很悶的。他們撩開帷簾，打開窗，走出來到那蔓長着兔絲子和放置着花的陽台上去。下面街市哄哄地鬧着，孩子們喊叫着，其中叫得特別響的是阿廖沙的聲音。父親彎身俯過陽台欄杆，對兒子叫了一聲，兒子看見了父親，向入口的門口衝去，過了一分鐘，他已經飛也似地跳到寶格唐的膝上，把他的興奮熱烈的臉倚着他。

① 華麗亞的愛稱。

家裏這樣的美好和熟悉。一切都照舊，在遙遠的什麼地方進行的血戰好像完全觸不到他們的家似的……

第九章

空襲警報在十點鐘的時候吼叫起來了。幾千隻揚聲器重複發出的討厭的聲音立刻把那些不必受敵人轟炸機打擊的人全部掃出屋子和街道。

賴莫丹打電話給賓格唐——汽車已經派出，他必需到廠裏去。賓格唐把家眷領到那用他們家裏的平常的地室做成的避彈室裏去。那地室預先用撐住鋼骨水泥室頂的粗大木柱加強了防禦設備，設置了預備的出口，外面的半窗和通風口釘上了木板和堆塞了沙袋。沿牆的玻璃窗之間放着板床，入口的地方橫七豎八地攤着鐵桿，鶴嘴鋤，鏟子和斧頭。當賓格唐在安頓母親和阿廖沙的時候，有一個頭戴套着白套子的內河航輪制帽的值班站崗的人雷聲似地告訴大家說，如果「給炸彈毀壞」和地室倒塌的時候，遭難的人就用這些傢伙「挖掘出去」。這位站崗者的話是用威脅而又相當悲傷的聲調說的，這使許多女人起了恐懼，他們開始不大樂觀地注視地室，撫摸木柱，看看灰色的頂，切切私語起來。地室裏笑着下來了幾個穿白袴子和翻領襯衫的年青人，那站崗的人叱責他們的歡笑，並且說，「如果掉在他們的目的物上的炸彈比預料時多的話，」他要叫他們援助的。來了幾個老太婆，她們隨身帶來了枕頭，麵包，黃瓜和裝在幾個瓶裏的水。好像她們是一輩子躲在避彈所裏似的，她們的行徑多麼細心鄭重。杜賓珂家的那張板床上坐下一個年青小伙子，他不戴制帽，不束皮帶，穿着軍需技士的制服。他向什麼人都不看，樣子有點扭泥不安，他安頓一個姿容嬌好的金髮女子坐在他身邊。杜賓珂知道她，她是在某托辣斯工作的，住在他們的屋子裏，高一層樓，歷次和賓格唐見面的時候，她總對他投射招呼的目光。那位軍需技士顯然是訪她去的，但是他被警報所阻，才下地室來的。他坐着，捧住了臉頰，明顯地裝出牙齒劇痛的樣子，——他不肯爬到屋頂上去在這一所與他無關的屋

子裏對燒夷彈作鬥爭。那少女招呼地打量了寶格唐一眼。寶格唐是常常發覺女人們對他投射的坦率的目光的，今天他對此却另眼相看：生活在過去，誰也不能阻止它的不變的法則。他問好地向那金髮女子點了點頭，像對一個熟人一樣，她臉紅耳赤得直到頭髮根，含含糊糊地低聲說：「您好，杜賓珂同志。」

「保重你自己，」華麗亞在告別的時候對他說。

「別着急，」寶格唐安慰着。

他不願放下家，但是廠裏在等他。母親坐着，外貌安靜，手裏抱着睡着的外孫女。阿廖沙橫臥在祖母身邊。塔紐莎不安着，但是竭力想不露出她的不安。這一點她像母親。

杜賓珂踏着潮濕的石梯上去，出來到院子裏。值班的人們帶着防毒面具和防水布手套站在崗位上，臉上顯出聚精會神和一本正經的樣子。值班的那個內河航輪職員脫去了制帽上的白套子，把它塞在口袋裏。大家都望着天空，空中浮動着稀少的幾朵雲，羣星閃爍着，遠遠裏什麼地方忽明忽熄地爆發着冷冷的火星——駐紮在城外的高射砲在轟擊，遠處轟隆隆的聲音已經飛到了聽覺所及的範圍。這是所謂城市和平居民對敵人空襲進行偉大勇毅的鬥爭的開始。站在黑暗的牆旁邊和望着空中的人們，站在黑色的屋頂上兩手抱住煙囪的人們，帶着柁架橫在各處門口的救護員們，他們從此以後直接參加戰爭了，不過暫時還沒有自覺到這一點。大家覺得，好像就要發解除警報了，他們將由於疲憊和夜裏的濕氣而伸着懶腰，四散回家去，以便早上跑去做本來的工作……

杜賓珂走出大門，汽車沒有。他看了看錶。從發出警報的時刻起一共過了十分鐘。砲聲漸近。分散在全城和城郊的新砲台也加入了。尖銳的高射砲聲和砲彈的爆炸聲不停地響着。杜賓珂側耳傾聽，聽到了漸漸迫近的馬達聲。他的富有經驗的耳朵聽了聲音確定這是些效能良好的非常強大的馬達的聲音。「蓉克斯」向城市飛來了。

高射砲把天空蓋滿了一卷卷爆炸的砲彈和閃耀的火光。火疊成好幾層。劈靄是完全不可能穿過這一個火的旋風似的。但是馬達却頑強地響着。爆發了探照燈的光。它們切過黑暗，鑽入空中，在每一朵烏雲裏摸索。光會合起來，兩三道一起的在空中奔跑，後來熄滅了，又在各處閃

亮起來。在不遠的地方，屋頂上有一尊自動砲響起來了。最後，許多探索彈向空中飛去，向那漸漸加強的馬達聲迎去，留下紅綫的痕跡，機關槍也開始工作了。傳來一陣呼呼聲，劈劈是巨大的鋼鞭揮舞的聲音，後來轟然一聲爆發了一道向上衝去的輝煌的皇冠似的水柱。賓格唐被推了一下，給一陣括過整條街的猛烈的爆發的浪衝倒了。他倒在人行道上。玻璃像射擊似的砰然一聲破裂了，碎片像子彈似的飛下來。賓格唐本能地用手掌遮住了臉，昏暈了一會兒，站立起來。他把手放下，看見手上有尖銳的割傷的創口和血。高射砲火和炸彈的爆炸似乎把屋子從地基到屋頂都撼動了。前面隔壁那所黑黝黝的大廈後面濃烈地衝起急速的浪潮似的煙，從那給後面的火光勾出了輪廓的屋頂後面跳躍出尖銳的火舌頭。許多小粒的焦灰墮到臉上。馬上亮了起來。左面酒精廠所在的區域裏就這樣又快又廣地燒起來。喉嚨裏作着嘔。院子裏有一個站崗的人用啞啞的聲音叫着說：『用鐵鉗子鉗它……把它放在水裏……用沙……』

像拍岸的海浪似地穿過砲聲的嘈雜的人聲鬧得他震耳欲聾。傳來一陣陣斷斷續續的喊叫聲：『別走近去！』『要當頭轟來的，』『用鉗子……拿它……』『抓住它的尾巴……』『燒着，濺着，媽的。』

杜賓珂倚着屋子門側的柱子，有三個少女帶着担架跑到他跟前來。其中有一個，他突然認出就是那金髮女子。

『您沒有受傷嗎？』少女們合唱似地問。

『沒有，』賓格唐回答，『謝謝你們。』

『關於我們的避彈所，你可以不必擔心，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那金髮女子說，『那邊甚而至於聲音也聽不見。祇有點震動而已。』

隔壁一條小巷裏，有一個民團團員呼籥地吹起警笛來。少女們鞋跟的的篤篤地擊着瀝青，向那邊跑去了。

『爲什麼沒有車子？』杜賓珂氣憤地想。他又看了看錶。玻璃上塗着血，他用袖把它拭去。自從發出警報的時候起一共過了二十七分鐘。杜賓珂站在飛簷近旁，他身邊時常掉下碎片。街上馳過消防隊和兩個背上背着自動槍的摩托自由車兵，走過一小隊撲救隊。大門裏走出門丁和那戴着內河航輪制帽的值班者。他們興奮地繼續在作沒有完的談話。

『我對你喊：用沙掩它，用沙，用鉗子，放到水裏去。可是你在旁

邊團團轉，」值班者以上司譴責的口吻說。

「無法馬上走上前去，要當頭轟來的，」那門丁辯護着，但是却並不氣急，而是帶着尊嚴的感覺。

「應該用鉗子鉗它到水裏去。就會嗤嗤的響起來，勃勃的滾起來，別怕呀。」

「我又不是怕。我要到後來才用鉗子鉗這可惡的東西。勃勃的滾和嗤嗤的響，畜生……不過爲什麼我不馬上把它扔在水裏呢——並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扔在水裏的呀。」

「那末用沙。」

「有的用沙行，有的用沙不行。」

「隨便什麼東西，用沙都行。他們是一樣的。」

「這我不同意。投一樣的炸彈這有什麼意思呢。德國人也是很狡猾的。他們全歐洲都打到了……這在我們是第一遭……」門丁走近杜賓珂，看了一看，認了出來，「這是我們的，賓格唐·彼得洛維奇。他有全夜的通行證，等車子嗎，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是等車子。」

「也許不來了。看看整個情形，他們到處在投彈。瞧，媽的，又在轟轟地鬧了……要鬧到雞啼天亮的時候才歇嗎……」

車子開到了，車夫頗爲支離破碎地開始對杜賓珂解釋遲到的原因。給遲到激怒了的杜賓珂把車夫推到右面的座位上，他不用喇叭和燈的向廠馳去。有幾個巡邏兵跟在後面對他喊說叫着廢話，但是他不停；在出城的地方，當他飛馳過通行證檢查處的時候，他給一個摩托自由車中士追着了，他阻止了他們，檢查了通行證，當杜賓珂衝動地向中士證明了急忙的原因之後，才放行。

給大火的霞光照得通明的城市遺在後面了。杜賓珂面前躺着那周圍種着年青白楊樹的磨得精光的滑的公路綫。賓格唐看見遮風玻璃上閃耀着紅光，他什麼地方也不要看，祇是看着這在他面前飛馳的像刀鋒一樣的狹帶似的公路。他飛過鐵路橋，河橋，這時他才舉起眼睛。廠在燒。火在很大的面積上燒起來，黑煙高高地豎在空中，在這地方的上空——他的聽覺非常敏銳——德國轟炸機發出它們特有的吼聲飛着。

「溝，杜賓珂同志！」車夫叫起來。

車子給扔開去，震動得使賓格唐撞在車廂的邊緣上，但是僵硬的手巧妙地握住的舵輪卻沒有脫出來。杜賓珂向前飛去。每一分鐘迫近的霞光燒掉了意識中的任何汽車慘禍危險的念頭。臉色變得灰白的車夫每一秒鐘想把杜賓珂手裏的舵輪奪過來，但是每一次他的手祇捉了個空。杜賓珂馳出公路，沿那種着蕪藤和甜菜的田野直飛而去。矮樹彈打着車身，在橡皮車胎底下嗤嗤作聲，一球球蕪藤飛到車篷頂上去，但是立刻給風吹括得飛開去了。

又是路了。工人村！許多白色的小住宅，捲縮的樹木，電話綫，又尖又密的鹿柴柵……車子越出村子，飛近小河旁邊去。煞車軋軋地響起來……賓格唐跳到外面，車夫才總算抓住了沸燙的舵輪。

賓格唐跳過高長的雜草，穿過矮樹林，來到岸旁。給一點一點的小火星照得通明的黑色的河在他的腳旁邊流。燒在那一邊，炸彈也爆炸在那一邊。賓格唐汲了些水，潑在自己的臉上。水流貫到領後，流在沸燙的身上。他回頭看了一眼。是的……這是工人村……所謂「白舍村」……在它的東北方應該是廠。而燒却是燒在村子的西南方。德國轟炸機這樣狂暴地轟炸的是什麼目標呢？賓格唐回到汽車那裏，推推車夫，叫他仍坐在他的位子上，但是車夫不動。於是賓格唐兜過車子，坐在他並排。

「那邊燒的是什麼？」他脫下便帽問，「什麼？」

「一切沒有用的廢物，杜賓珂同志。」

「怎麼這是沒有用的廢物？」杜賓珂激怒起來，以為車夫在挪揄他。

「我們也是到今天什麼也還不知道。原來是羅勃少校和我們的書記賴莫丹的計謀勝過了德國人……」

「您在胡言亂語些什麼？」

「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難道您不知道嗎……那邊燒的是重油，舊廠架……第一個德國人一投炸彈，立刻就燒起來了。後來所有的德國人全到那兒火上去，把炸彈一個一個的丟下……上這兒來的時候，他們投彈，離開這兒的時候，他們投彈。飛機分成五層浪潮飛過。大概有半百來架，少不了多少……」

「那末我們上這兒來的時候，這您全知道的嗎？」

「怎麼不呀。」

「那末幹麼您什麼也不告訴我呢？」

「我想說……但是您難道會聽嗎？您佔住了舵輪就闖……難道您是在開車嗎？真的，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那末說來，廠完整無損嗎？」

「完整無損。」

賓格唐把身子向後挨在坐位的靠背上，輕輕地說：

「那末開到廠裏去吧……」

第十章

羅勃少校的計謀成功了。杜賓珂，雪夫柯普里亞斯，賴莫丹，士爾迦葉夫到失火的地方去，一數有八十六個給各種口徑的炸彈所炸出的彈穴。羅勃跳到那些彈穴裏去，在裏面喊着說：「拿梯子來，我爬出機械工場」，或者「拿梯子來，我怎麼也爬不出這個銲接、水力和飛機台工場！」大家都明白少校在這種無傷大雅的玩笑之下的意思，要是這些禮物掉在廠裏的話，現在大概也就不必擔心迫切的撤退了。

早上，有一架「亨克爾」（Хейнкель）^①偵察機向城市飛來，它給我們的驅逐機擊落了。第二批兩架偵察機是給高射砲火打下來的。和第一夜空襲中擊落的五架「蓉克斯」一起，高射砲手們已經打下了七架飛機了。在德軍指揮部的戰報裏說，南方有一家出產他們所懼怕的戰鬥機的廠毀了。過了兩天，城市又重複受到空襲，不過工廠區沒有被炸。爲了澈底使敵人相信，賴莫丹遵照中央的建議，做下了工廠「被毀」的迷彩。在工廠上空飛過的我們的偵察機帶來了幾幀照片，照上顯出燒焦的廠房的牆，給彈穴毀蝕盡淨的飛行場和像是燒掉的黑色的住宅。

家眷撤退勢在必行了。但是有許多人不肯走。拋棄長住之所，丟下

① 德國飛機的牌子。

男人而投奔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這是可怕而陌生的。有時祇好強迫撤退。

平時載送住在城裏的工人的公共汽車開近到住宅區來，停在各處門口。孩子們興高采烈地坐上公共汽車，女人們却很悲傷。她們隨身帶着塞在箱子裏和包在包裹裏的傢具。有些人未雨綢繆地拿了暖熱的圍巾，氈鞋和皮衣。這種人不多。誰想在別人的地方過冬呢……但是大路上仍舊飛揚着灰塵。非但整個右岸的烏克蘭在飛出惶惶不安的巢穴，而且左岸各州也已經開始搭上車輛了。

然而假使說鼓動那些住在國家寓所裏的家族並不怎樣困難，那末推動那些白舍裏的家族却難得多了。有一千多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家住在河邊那些好像在畫中一樣的小屋裏。這村子是杜賓珂的孩子。杜賓珂訪過了美國「陶格拉斯」，「寇蒂斯·萊特」及「康索里台特」等各工廠之後，從那兒帶來了這新奇的東西。

村子在短時期中成長了。由於這些住宅的興建才開始了工人永久的泊宿之所。人們經營他們的菜圃，牲畜，花園，葡萄園，他們固定在企業上。有些家庭是有三四個人是在廠裏工作的。平時早上，撒着沙的石子路活躍起來，沿着翠綠年青的白楊樹旁邊和蔥蘢、蕎麥及向日葵的田野旁邊馳過許多汽車、摩托自由車和自由車。它們互相追逐着，人們放肆地喊叫，鬍鬚互相在驕傲自己的富裕和美滿的生活。通常這總是些史達哈諾夫者，模範的工匠，幹練的工程師。他們的忘我的勞動受到很好的酬報，正像賴莫丹所說，對於工人階級已經開始了他們生活的黃金時代。當需要鼓動人來完成隨便那一件要緊的任務的時候，第一批總可以指望在白舍的居民們的身上。他們愛自己的廠，他們不肯讓隨便什麼東西來侮辱它的榮譽。

現在來了可怕的時期了，白舍的居民們不肯扔開自己的家。居民們默示反抗的主持人却原來是霍敏珂。賴莫丹把霍敏珂叫來，和他談了不止兩個鐘頭。從黨委員會裏出來的時候，他們兩人的眼臉都脹得焮紅。

「我沒有辦法對付霍敏珂，」賴莫丹對雪夫柯普里亞斯說，「他是我們的人，真正的……」

「可是他引起了多大的騷擾？」雪夫柯普里亞斯生氣起來。「經過

你的這一個真正的人，所有的個人主義者全不肯動了。就是用猛烈的炸藥炸他們也不成，是嗎？要是德國人近來的時候，叫我把他們怎麼辦呢？啊？我要救的是廠，而不是他們的傢具，懂嗎？要把霍敏珂逐出黨，這樣……趕他出去。啊？」

「不，並不如此，」賴莫丹說，「現在每一個戰士都有用。驅逐出霍敏珂是最容易不過的。但是這就損失了一個共產黨員，戰士，我們的人……」

「鬼知道它，」雪夫柯普里亞斯揮揮手，「真莫明其妙。霍敏珂不肯走——不好，而這一個貝朗老是咬着我的耳朵說——要溜到塔什干去。也不好。啊？」

「「溜」到塔什干去？你怎麼拿他去和霍敏珂比呢？」

「也許，我們會和廠一同給搬到塔什干去呢？你那裏知道呀。」

「我們已經在烏拉爾選好了預備替用的地點。杜賓珂還是在戰前把它選擇好的。」

「地點杜賓珂也在喬治亞選好的，可是那邊却搬去了許多別的代替者。」雪夫柯普里亞斯扣上了夏季海軍裝的所有的鈕扣。「暫時有事，賴莫丹，我們且到飛行場去看看。今天把這些新砲試過了。鬼知道它們，裝了這樣的妖怪。我怕我們的飛機也要一陣煙地給化成灰燼了……」

飛機的最後的檢閱和試飛現在並不像從前那樣的在總飛機場上舉行，而是在分散在相互之間距離約摸十五——二十公里地方的三個後備飛機場上舉行了。在那邊張在小林子裏的天幕中，前綫的飛行員和軍事代表在等候飛機。他們要把飛機直驅上他們進行戰鬥試煉的前綫去。

在試驗者的天幕裏，雪夫柯普里亞斯遇見了杜賓珂。他坐在飛行員們中間喝啤酒。在那放在天幕中央的小木檯上有一大碗大蝦。有兩個少女侍者乘着運輸汽車而來，她們從熱水瓶裏倒出來端上烏克蘭的菜湯和鮮櫻桃製的蜜餞。飛行員們和那兩個少女開玩笑，邀她們坐到桌子前去，她們紅着臉拒絕，她們取了用髒的碗盞，像岸邊的野鼠似的到另外一個飛機場上去了，那邊也在等候她們。雪夫柯普里亞斯和賴莫丹受到試驗者們親熱的歡迎。談話談的是關於試驗現代化飛機的事。雪夫柯普里亞斯明白，杜賓珂要在友誼的環境中向飛行員們探聽徹底完成製造飛機

所必需的一切。杜賓珂，除了官式的行動之外，他也信賴於飛行員們的直覺，再說，他們差不多全是空中的老狼，所以對於他們的意見也是應該聽取的。

「我以為，」飛行員羅曼吉諾克中校說，「飛機是上等的。我起初也覺得蓋上鋼板會使構造困難，老實說，坐在裏面是有點担心的。不過還有什麼鬼東西沒有用來攻打過它呢。真是堡壘！我小小心心地開着走……」

「我們知道羅曼吉諾克的呀，」雪夫柯普里亞斯一面倒啤酒，一面說。「看來，你家老爹運送酸乳到市場上去，要使它不潑出來。」

「不光是老爹，」羅曼吉諾克微微地笑了一笑，「父親也運送的，他怕車子咿咿呀呀的響聲，而兒子却坐在你的轟隆隆地大鬧的飛機上飛行，雪夫柯普里亞斯……」

「哦，哦，說呀……說下去呀……」

「我小小心心地開着走。它很聽話，加上一排氣——還好……我做了一個不大的急轉灣——我就熟悉了。向下——它也聽話……但是，當我低飛削去的時候，我告訴你們，我自己也開始為德國人害怕起來。聞來這樣一個怪物，滿載着火的車子，飛到砲兵射擊場，就向那些坦克模型轟去，幾乎把它們轟出綫路之外去，下面祇看見煙霧瀰漫。完全轟得不像樣了……如果把這樣沉着的飛機派二千來架到前綫去……」羅曼吉諾克開始對付那些蝦，他竭力啜吸螯腳，巧妙地分開那頸。

「如果二千架，」雪夫柯普里亞斯眨眨眼睛，「那會怎麼樣呢？」

「不會派去的呀！」羅曼吉諾克說。

「那末要是我們派去的話呢？」

「哦，那還用說。那些德國裝甲坦克軍的將領就要驚慌失措了……」

「那末飛機不會失敗嗎？」杜賓珂問。

「在喪失速力的時候嗎？」

「嗯。」

「您想想看，覺也不覺得。這樣轟隆隆大鬧的飛機，設計得好極了……」

「哦，滿意嗎，廠長？」

雪夫柯普里亞斯拍拍羅曼吉諾克的肩膀。

「這一切我知道得比你早，親愛的……啊？」

「所以你才是廠長呀——一切比我們知道得早。誰告訴你的呀？」

「莫斯科寄來了從德國報上剪下來的消息。」

走出天幕。他們面前橫着一片田野，田野上的小麥還是在不久以前收割的。現在，那還沒有成熟的小麥收割成了禾束，田野凡輾平機輾壓着，但是要使得從空中望下來看不大清楚。小樹林前的空地上停着三架以楓樹枝遮掩着的飛機。飛機旁邊有些技師和機械士在工作。

敵人是要給阻止，擊潰和驅逐的。這種必需性的感覺非但以一種肉體的動力緊壓着賓格唐，而且也緊壓着雪夫柯普里亞斯，賴莫丹和全體工人。

第十一章

昨天這裏還漂亮地顯露着「白舍村」。今年這裏要第一次採割從馬克西姆·特盧諾夫的庫班(Кубань)菓樹園裏運來的蘋果和南方的白李。有幾個穿着油布胸帷的女人在澆草地和花壇，她們認出了杜賓珂，問候地向他揮舞手帕。孩子們在演布爾雪維克和法西斯蒂，他們攻擊那長在柵欄旁邊的黃色的阿刺伯樹膠木和酸栗的矮樹。但是祇有那些在院子裏挖掘的隙縫上面的黃色粘土的小丘才使人想到戰爭……然而今天……

杜賓珂看着這一幅空前的破壞的景象。用那些白粉刷得雪白和蓋着五彩瓦的舍宇有的燒光了，有的給爆炸的浪潮毀了一半。有三架德國俯衝轟炸機給高射砲火擊出了作戰的行程，它們飛過村子上空……它們在拂曉的時候就已經進攻，它們出清了兩側的燒夷彈箱和扔了爆炸彈之後，就進行第二個回合，它們用機關槍和砲掃射跳出屋子和各處地方的人。這兒是什麼錯誤他不會有的……希特勒黨徒毀滅和平居民。他們要想恫嚇和壓倒抗戰的意志。

醫生和救護員的衣衫染着血污和塗着燒掉的住宅的臭煤。救護汽車

把死傷的人運到城裏去。

穿着甲冑般綳硬和潮濕的特殊服裝的救火員們拖移着防水布的管子。龍頭的銅管噴着急密的水流。有些地方還在爆燃發火和猛烈地四散竄出張牙舞爪的紅紅綠綠的火。燒焦的建築物的木頭上冒着懶洋洋的煙和水氣。沙上一攤一攤濃厚的貪煤，黑色的木板。到處是打得破碎和擊成粉塵的瓦。柵欄被拔出來壓得彎曲了。菓樹的葉子乾癟了，草地給殘踏和狼藉着燒焦的木頭。人們在花上行走。現在還有誰要它們呢……

腦子對此還不能馬上習慣。可是拳頭本能地緊握着，心中沸騰着巨大不滅的仇恨……人們昨天還相信自己的安全，他們不肯離開，拋棄白牆，草地，蘋果樹。他們沒有料到敵人會這樣殘酷。

「一百十九個，」賴莫丹看完了長長大篇的犧牲者的名單之後說，「這是怎麼回事，啊？九十八個是女人和孩子。」

他們四周擁集着一大羣廠裏的工人和工程師，村子裏的居民，大家都疲乏不堪，又濕又髒。他們撲滅了火災，有一點東西是保全了，但是却並不因此而能有一點一滴的快樂墮入他們的心坎裏。在村民的眼睛裏，杜賓珂看到了和賴莫丹的眼睛裏相同的東西，——不是慌張或是恐懼，而是仇恨。

有一隊工兵乘着一輛卡車來到。在郵局的白房子旁邊的角上橫着一枚沒有爆炸的炸彈。工兵們髣髴是一輩子幹這種事似的，他們迅速地用柱子圍住那彈穴，張了繩索，就在四周挖掘泥土，以便達到那炸彈。有人對他們說，這炸彈顯然是定時炸彈，必需用沙袋堆沒那掉下的地方，等它爆炸。

「小事情，」有一個愉快的小伙子一面撥出泥土，一面說，「精神療法。」

他說這一個字說得津津有味，而且明顯地露出樂意的樣子。鏟子發出了一下碰着金屬的聲音。

「像是到了，同志們……喔哨……大概要挖三個鐘頭才够呢。」

「多重呀？」人羣中有一個小老頭子問。

「你問他幹嗎，爸？是在藥房裏做事的嗎？」

「我的機關就在這兒旁邊，」那小老頭子指指那郵局的小屋子，「

我從戰爭第一天起就做郵差的。」

那工兵脫下船形帽，放開鑷子，看了看。郵局的屋頂上不見了瓦屋頂；毀了底板，飛去了框架子，近根折斷的電桿木倒在地上，把一束束濃密的電綫絞住在鐵絲網上。附近攤着打碎的絕緣器，電鐘。那工兵抬頭向上一動，把額上的頭髮捋到後面去，在掌上唾了一口：

「炸彈重二百五十磅。要是爆炸的話，大概也就找不到你的機關了……爸，去嵌上玻璃，收拾辦公室去吧。」

杜賓珂和賴莫丹動身到工程師賴夫洛夫（Лавров）那兒去。他那所小屋子受災很少，飛去了門，框架子，傾側了天花板，各房間裏狼藉着玻璃，碎紙。賴夫洛夫的妻子在號淘大哭，手裏拿着一張給爆炸力粉碎成許多小塊的複印的照片。賴夫洛夫站在窗口，手裏拿着一個小錘子和幾隻釘子。他形色慌張，好像什麼也還沒有明白。他對進來的人點了點頭說：

「像在白列斯特（Брест）一樣！我已經在六月二十二日經驗過這種事了！框架子……連根拔了……」

「我們到工作的地方去談談吧，」杜賓珂說，「您來啊。」

賴夫洛夫跳起來，揮舞着小錘子：

「現在我不去工作。」

「你怎麼，」妻子放下了那複印的照片，走到丈夫身邊去，「難道可以這樣說話的嗎？現在是不能這樣同人說話的……請你們原諒他……」

「我不能去……」賴夫洛夫聲音衰頹無力地說，「我不能去……我神經受不了……我親自嵌上這些玻璃，親自把牆壁塗上泥灰，親自鉋地板……你們應該明白，如果你們不明白……」

「我們走吧，」杜賓珂對賴莫丹說，「他會安靜下來的。」

他的妻子送他們走過那撒着碎玻璃的游廊；她沿路拾起了一隻打碎的碟子，一個穿着花花綠綠的小衣服的洋娃娃和還有一塊什麼破布。

「離我們很遠的地方掉下一個炸彈，據說，打中了霍敏珂那兒，不過你想，震動得多利害呀……」

賴莫丹看了看杜賓珂。

「我們去看看霍敏珂，」他對賴夫洛娃(Лаврова)●說「霍敏珂自己沒有遭難嗎？」

「他在工作。可是家眷……他們躲起來了，但是躲的地方離家不遠。他們給泥土壓死了……妻子和兩個女孩子……」賴夫洛娃咬住了嘴唇，轉過身去。

……霍敏珂坐在卡車的踏脚板上，低下了頭呆呆地望着。他的臉色灰白，而且好像拉長了。膝上垂着那雙佈滿擦傷的創痕和紫血斑的手。在那又枯又皺的頸上有一個不十分大的破裂的傷口流着血，那白色的，但是給焦炭染黑的領滲透了血。同他招呼的時候，他舉目看看走近來的人，剎時好像想起了這是什麼人。後來他的臉上閃過一種表情，像是感激，痙攣地抖動了一下嘴唇。

「沒有辦法的，」賴莫丹一面說，一面坐到他身邊去，「我也是這樣……妻子，兒子……」

「嗯，」霍敏珂微微地動了動手說，「我知道。」

「我的彼奇加受傷了，聽說嗎？」

「我聽說……」

「我們共同來嘗苦味吧，霍敏珂。」

「不，」霍敏珂搖搖頭，「不，……各有各的苦味……」

「你怎麼？」賴莫丹指指後腦。「受傷了嗎？」

霍敏珂用一隻手指摸摸，然後還是以那種惘然的目光長久地望着那塗着血的手。

「不要緊，」他微微地張開顎骨說，「不要緊……什麼時候了？」

「您今天可以不用出去工作了，霍敏珂同志，」賓格唐說。

「不……我要去……我要去……」

前面對河一帶林子後面冒着煙——又黑又窄，髒髒是畫在蔚藍色的地平綫上似的。霍敏珂以頭指指那邊。

「據說，羅曼吉諾克打下了飛機……那邊攤着一架「蓉克斯」……祇要是真的，我就要吻吻羅曼諾吉克的手……」

★

● 即賴夫洛夫的妻子。

「實在說。對付這種廢料本不是我的事，」羅曼吉諾克說，「可是當時需要這樣做，當這一個流氓飛上前來的時候，我及時升到空中去。在這鬼東西身上做了我們飛機的試煉，」他指指那德國飛機的殘骸。

「你把他打得好，」雪夫柯普里亞斯一面說，一面帶着專家的興趣察看那商標「蓉克斯」——羅曼吉諾克取下的一方鋁合金片——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出品。「戰前十日燒成的，可是……已經給你把它燒了，羅曼吉諾克。讓我把這商標留給子孫做紀念吧。好嗎？」

「你留下吧，大概是不會吝惜的。我還有戰利品。落網的是些劇盜呢。」

羅曼吉諾克在草地上拋下四顆鐵十字章，兩枚粗糙的袖章「爲那維克」[●]：上面壓出交叉的錨，推進機和長莖的條頓玫瑰的印紋的裝飾。

「劇盜……」雪夫柯普里斯從地上拾起一枚勳章說。

「還有呢，」羅曼吉諾克給他們看兩隻刻着姓字的金戒指和一隻皮夾，皮夾裏塞着文件，佔領區發行的馬克，麵包券及領取麥粉，蕎麥和濃乳的夏季口糧的配給券。「那邊袋裏還有一切醜東西，隨他們怎樣好，也不願離我的手。防空司令部裏有人會來做紀錄。」

「那末他們自己——就是你的戰利品在那裏呀？」

「躺在旁邊，在陰涼的地方。他們以爲，降落傘可以挽救，但是不行。屍首是在田野裏找到的，集體農民們幫的忙。」

忍心消滅和平村的德國飛行員們，在羅曼吉諾克覺得並不是應該受到尊敬的兵士。所以他也並不驕傲自己的勝利。羅曼吉諾克是一向高傲地佩掛他的兩枚「紅旗勳章」的，他叮叮當當地用腳踢踢那給他壓倒的敵人佩帶過的勳章。戰士的勳獎普通是爲了果敢和正直的英勇而頒發的，這却是以兵士所不該做的行爲掙到的。

那些德國人堆在楓樹蔭旁邊。他們近旁站着一個默不出聲的大鬍子的集體農民，年紀大約有五十來歲，手裏拿着一枝霰彈獵槍。

有一個德國飛行員是一個長腿的少校，穿着「閃電式」[●]的長統皮

●（“За Нарвик”）那維克是挪威北部的海港，德軍於此次歐戰之初曾在該地擊退英軍，以此得意忘形起來，自稱爲是德軍光榮的戰役，參加該役將士均懸「爲那維克」徽章，以示誇耀與激勵。

● 即「拉鍊」的意思。

靴，灰色的眼睛變得像玻璃一樣，睫毛上撒着泥土，他躺在中央。他的前額給打破了。大概是在墮下的時候打破的，光禿的頭蓋上凝結着血。花白得很厲害的微黃的頭髮粘結成一束一束。少校神氣活現地躺着，長官一樣的嚴厲地抿緊了嘴，他旁邊是他飛機裏的人員，穿着壓皺和染着血污的軍服。

漆着巨大卍字的「容克斯」的尾部操縱翼高翹在他們的上面，這一個方頭的，歪折的十字上有着某種命運的意味。

「我看看，也感覺不到平常所有的人性的憐憫，」杜賓珂輕輕說，「我覺得，好像他們是沒有家，沒有父親，沒有母親似的……在這種軍隊裏服役真糟糕！」

「畜生，」雪夫柯普里亞斯說，「他們給人們帶來了多少眼淚……我真羨慕羅曼吉諾克，他給了他們制裁！」

第十二章

杜賓珂把那剛剛衝進來的尼古拉·特盧諾夫擁住在懷裏抱了好久。難道這一個十字地交叉束着皮帶，佩着一點一點地撒着將軍的小綠星的綠色軍徽的人就是他的老朋友古里加嗎？蓋滿灰塵的長統靴，尼古拉以特別的式子裝着的黯然無光的馬刷，一柄銀色的劍——這是老人特盧諾夫的禮物，一個妨礙擁抱的望遠鏡。

「哦，放手呀，鬼東西，」尼古拉請求着，「可是華麗亞寫信說你病着，說日日夜夜在用燙斗溫暖你。你還折了骨頭。」

「我真對你高興，真高興，尼古拉。好久不見了，悶得要命。你是可以和你坦直說話的第一個親近的前綫的朋友……」

「可是你要坦直說些什麼話呢，」尼古拉微微地笑了一笑，「我知道……我知道……一看眼睛就看出來了……」

特盧諾夫解下了腰帶，皮帶，行軍囊，武器。平時安娜·安德萊葉芙娜貯放家庭照相簿的那張小桌子上放着一支膛裏上着子彈的短自動

槍和兩顆手榴彈。

「你好像非常快活，尼古拉，」寶格唐走到那朋友身邊去說。

「爲什麼非常快活？哦，說話又要攪了。最好還是預備澡盆，好手巾，我愛有軟毛的。你想，我已經有二十天沒有洗澡了。」

「可以在小河裏隨便什麼地方洗的呀。」

「唉，你這老兄，我脫離生活了。在我們戰爭的時候，現在是沒有功夫讓將軍洗澡的。德國人到處放冷箭，所以洗澡要存着戒心。瞧，隨身要帶 III 式機關手槍，炸彈。在從前的戰爭中看起來，竟要將軍帶小兵的武器。可是迫得要這樣做呀。」

「那末他們的將軍呢？」

「也是存着戒心的。游擊隊，游擊隊……戰爭深入了全部，寶格唐。現在我的老頭子給扔在那一邊了。那邊到處流行着關於馬克西姆·特盧諾夫的傳說。你想，一知道是特盧諾夫指揮，他的戰友們就上我這兒來了，以爲是馬克西姆。他們看看我，又走了……」

「失望了……」

「當然。」

「那末打過仗嗎？」

「比預料的要多，寶格唐吉克（Богданчик）●●不要緊，我們會應付的。說起我正需要一個優良的飛機師，以便把無線電台，一點兒彈藥和一些指示帶到那邊去。飛機製造家的你大概是會有這種資格的好漢的吧？」

「我們可以找到的。祇好又要派羅勃少校了。」

「姓倒是適合的。馬上就看出是有膽量的。現在表現自己的機會更多了。活動的境界對於一個軍人是很廣大的。實際上已經是每一個兵士的行軍囊裏都可以露出元帥的符節了……但是你想不想給我洗澡了呀？」

「澡盆預備好了，」克拉莎走進來說。

特盧諾夫輕輕地彈彈她的面頰。

「謝謝，親愛的克拉莎。祇有你才會救我……」

「內衣也預備好了，尼古拉·馬克西莫維奇，」克拉莎說，她被稱

● 寶格唐的愛稱。

顯得臉上起了紅潮了，「還有你的也留下了。我洗了。」

「這就是對疲乏的戰士的關心……你來，賓格唐，給我擦背。背好久沒擦了……」

特盧諾夫走了。不久華麗亞來了，是賓格唐打電話給她的。她在醫院裏當值。她身上發出碘，酒精和祇有病院所特有的各種氣味。華麗亞吻了吻賓格唐，向房間看了一週。她用一個手指當心地試試那光彩奪人的自動槍的桿。

「沒什麼嗎，尼古拉？」

「怎麼沒有什麼？」

「沒有受傷嗎？」

「沒有。」

「看看傷兵真難受。這樣的好男兒……」華麗亞沉鬱起來。「我今天看看這些孩子……你知道，賓格唐……我哭了……瞧，我是這樣的一個看護……是不是，賓格唐？你的妻子真糟糕。」

「這是自然的情感。保衛祖國——這是嚴酷的事業，而不是情感的放任。我說話有些蠢。說得很討厭，華留恩加。但是腦子給數目字和……飛機束縛得多緊，有時候要想說出別方面的自己的意思，——就找不到話了。範圍狹小的專家，鬼……還有這可惡的老病痛……」

「又病了嗎？」

「又病了？唉，你這位看護小姐。它沒有斷根。有時想上外科醫生那兒去，請他把它齊腿斬去。」

克拉莎進來。

「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是到浴室裏去的時候了……」

「爲什麼要到浴室裏去呀，」賓格唐不懂地問。

「您難道忘記了嗎，尼古拉。馬克西莫維奇請求的呀。」

「忘記了……我去給將軍擦背。你給我們在正事之後預備一些什麼酒。尼古拉，可以給他預備白蘭地，他是能喝的，我們還是「亞勃勞季斯林」（“Абрау-Рислинг”）●……祇要一小瓶。過一個鐘頭我要到廠裏去。」

● 一種酒，底細未詳，待查。

尼古拉在蓮蓬頭下嗤嗤地叫。他擦着腋下，用手掌拍拍他那黧黑的腰部，搖幌着頭。這是從前那個又頑皮又愉快的古里加。

寶格唐用肥皂把一束菩提樹皮塗得泡沫一團一團地墮下來，於是開始擦拭將軍的背。尼古拉起初忍受着，後來開始曲身避開那束像粗鏈刀似的在他身上移動的菩提樹皮。

「哦，得了，朋友……好了……」他把他那笑顏逐開的臉轉過去，「白蘭地預備好了嗎？」

「放心好了。」

從街上跑來的阿廖沙入迷地站在特盧諾夫的武器和軍裝旁邊。這一切對於孩子的心覺得多舒服。當那神清氣爽和散發着香水味兒的特盧諾夫穿着父親的寢衣出現的時候，阿廖沙甚而至於退後了一步。他不認識尼古拉叔叔了。但是當尼古拉叔叔張開懷抱，招呼他到那兒去，他就直衝上去吊在他的頸上。阿廖沙吻吻鼻子和面頰，以肩膀做出一種動作想掙脫，他跳下來到地板上說：

「古里亞叔叔，給我帶來了什麼東西？」

「給你帶來了一顆勳章。」

尼古拉從軍衣的腰袋裏摸出一顆一等鐵十字章給孩子。

阿廖沙把手攔在背後，搖搖頭。

「哦，拿呀……」

「不……」

「爲什麼不？」

「我已經是少年先鋒隊隊員了。」

「哦，那有什麼關係呢？」

「這是法西斯的……我知道……」

「瞧你這年青的一代，」特盧諾夫詫異起來，「他們將來才有作爲呢。將來這些人去打仗……」

「您怎麼還想打八年仗嗎？」安娜·安德萊葉芙娜問。「願上帝免了吧……難道這不是最後一次嗎？」

「我看不是……」特盧諾夫對寶格唐說：「你爲什麼不打發你自己家裏的人走呀？」

「他們不肯。」

「怎麼這樣不肯。戰爭的時候——應該命令才是呀。」

「你去命令吧……」

「我就命令。從今天起，我是你們城市的防軍司令了。我希望這是達得到你們的吧？我命令立刻撤退……」

「難道我們的局勢這樣嚴重了嗎？」華麗亞問。「我們還是以為我們的城是不會失去的呢。」

「我們也是以為如此。可是戰爭中主要的是先見。永遠要瞻望以後才是。簡括些說，你們明天必需收拾上路，後天是最後的期限，要你們已經不在城裏。」

「我們上那兒去呢？」安娜·安德萊葉芙娜問。

「我看到伏爾加（Волга）或者西比利亞（Сибирь）去。」

「那邊我們不去，」塔紐莎堅定地說，「季米雪沒有勸我們去過。」

「季米雪現在還不過是少尉，塔紐莎，而他的哥哥無論如何是將軍。他的吩咐我可以加以變更。」

「那末要是到庫班（Кубань）去，」塔紐莎說，「是到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Степанович）那兒去嗎？」

「也許這行。不過老人是很不安穩的。他不大坐得定……」

「我不走，」華麗亞堅定地說。

「爲什麼這樣？」

特盧諾夫用微笑着的眼睛看看她。

「我不願丟下寶格唐。」

「寶格唐是孩子嗎？」

「不是孩子，可是我要看住他。」

「問題顯然是值得討論的，」特盧諾夫倒了一小杯喝了，「等我們粉碎了德國人之後回到他那兒去吧。正像有一個叫許韋克（Швейк）的英勇的兵士對朋友伏琪奇卡（Водичка）所說的那樣：「戰爭之後六點鐘見面談吧……」走是需要走的。寶格唐不能讓家束縛住他。將來還有重大的試煉。寶格唐也是兵。軍隊在戰爭的時候是應該獨身的……您想，在軍團裏光是對書信一項就使我苦死了。好像覺得沒有功夫寫，

可是不，弟兄們，不論戰鬥員和指揮員，天天都在寫。無論倚在什麼地方，馬上從胸懷裏拿出紙和筆來就寫，不過天天寫可以寫些什麼呢？真不懂……譬如你吧，塔紐莎，季米雪是時常用信向你轟炸的吧？」

「已經五天沒有接到信了，」她眼睛裏湧出大滴的孩子的眼淚。

「瞧，季米雪把妻子嬌養到了這樣了。五天沒有信，就淌淚了，要是一個月寫一次，那一切都就正常了。」

「我看你太過分了，尼古拉。」

「可是這是我的看法。我有我自己的見解。我還沒有全說出來呢。不過大家寫信寫得很多，我的政治委員却倒很高興。他說，戰士們少想到危險。我承認他是對的，但是現在是戰爭，家並不是永遠要留在自己身邊的。嗯，不過也不可能。一般說來，是很使人感動的。想起太太，還有這樣肥頭胖耳的孩子，」尼古拉抓了一抓臘蘿奇卡的小臉頰。

「你看看昨天德國人在白舍村裏毀了多少孩子。要是兵士老是貼念自己的家，並且知道打了敗仗，他們的孩子就要這樣，那我想，這對於他們的將軍也不會更壞些。」

「給你們說服了，」尼古拉站起身來，看了看錶，「村中孩子被殺了很多嗎？」

「九十八個女人和孩子。」

「混賬東西，」尼古拉齒縫裏嗤嗤作聲，他臉上露出一種新的表情，不像從前開玩笑似的那樣了。「那末工人怎麼樣了？沒有受驚嗎？」

「他們在工場大會上立誓要工作得還要好，言辭多麼的動人和峻嚴哪。」

「德國人在此次戰爭中沒有懂得一點。我們的人民將一天一天地更熱烈起來，可是他們的人民却將一天一天地變得更冷酷，使俄羅斯人灼熱起來是很困難的，不過要是已經使他們灼熱起來了的話，使他們冷下來可就要化非常多的時候了……明天我們開始在城市四周挖掘補充的防坦克塹壕，寶格唐。要鞏固城防。」

尼古拉環顧大家，看見安娜·安德萊葉芙娜和塔孃的臉沉鬱起來了，他微微地笑了一笑。

「戰爭呀……沒有什麼辦法……」

來了一個副官，他雄壯地響了一下馬刺，呈給特盧諾夫一封佈滿印戳的信。這封信顯然是從莫斯科來的。特盧諾夫把它打開，裏面放着一張不怎麼大的紙，這紙對這大信封和那些封蠟的大印是不相稱的。

「汽車在下邊嗎？」

「是，少將同志，」他又響了一下馬刺。

「委員在司令部嗎？」

「在司令部，少將同志。」

「您等在下面，我馬上就下來。」

在副官出去後關上門的時候，特盧諾夫堅定地說：

「賈格唐，明天要使家眷不在這兒。」

「好，尼古拉。」

「你們還沒有接到把廠搬走的命令嗎？」

「第一次警告來了。」

「讓雪夫柯普里亞斯和賴莫丹今兒十九點鐘●●的時候上我那兒去。我努力給你們佈置運貨火車……廠要開始搬走了，賈格唐。」

「可是我們還剛剛調整好成套的出品呢。」

「今天要舉行三首腦的決定。我走了……」

特盧諾夫的堅決的話苦惱地影響了一切的人。鬚鬚發生了這樣的事，大家都一聲不響地四散到各房間裏去，聽見箱子蓋劈劈拍拍地響起來。戰爭迫近寓所了……

晚上，當賈格唐在廠裏做拆卸設備的計劃的時候，杜賓珂住的那所屋子旁邊停下一輛濺着泥濘，蓋着枯枝的汽車。看起來，這輛長長的車子是從遠處馳來的，濺着泥濘的不單是車身和輪子，而且還有頂和玻璃。皺癢的翼子板，用繩子繫住在行李架上的裝着汽油和油的油箱，鏟子，帆布桶和甚而至於鍍鋅的鐵漏斗也都粘着泥濘。

這汽車對門丁和站崗的民團團員引起了不舒服的印象。他們從兩面向它走去，等待着將發生的什麼事。從前面的車廂裏爬出一個胖男子，寬闊的肩膀，鷹爪鼻和大力士般的強壯的頸頸。他一面抖動着身子，一面噤哩咕嚕着。托爾斯泰式的寬大的帆布上衣給泥濘和機器油塗得發黑

●● 即晚上七點鐘。

了。闊邊的草帽，頂上已經破碎，因此它一面的邊垂在肩上，這添加了這一個剛來的人的風貌。腳上穿着後部着得歪在一邊的普通的鞋子，邊着穿舊的騎兵椅子上扣住靴子的結得不行的皮帶。祇有那出色的阿華爾^①名匠製造的刻着金印的上好的腰帶，還有那背在肩上、掛在裝飾着高加索的精緻的花紋的皮帶上和裝在那給歲月所磨光的槍袋裏的毛瑟槍，這使人在向他要文書之前，迫得先要想一下。那民團團員給門丁推向前去，他就伸手行了個敬禮，請他呈示護照，駕駛員執照和差使的命令。

來人詫異地舉起他的藍眼睛看看民團團員，他拍拍他的肩，竟拍得他蹣跚了起來，他和善地說：

「怎麼，馬克西姆·特盧諾夫也不認識嗎？」

但是，看樣子，那民團團員顯然不大熟悉歷史。他不知道馬克西姆·特盧諾夫，這使來人有點悻悻然了。

那民團團員皺着眉檢查這異鄉人的文書。一切都對：護照，差使的命令，但是沒有一樣——駕駛員執照。

「你怎麼，小鴿兒，」特盧諾夫把文書藏在衣袋內說，「你想我要隨身把整個辦公室都帶走嗎……」

他鑽進車子，車子裏有一輛拆碎了奇妙地塞進去的「印第安」（Индиан）牌摩托自由車，並放着一籃白李，那兒還攤着早熟的甜瓜，有的破了，有的皺了，一看就知道它們在路上受過很厲害的顛簸。特盧諾夫從摩托自由車的輪子底下拖出一件也是那樣壓皺的法朗區式軍裝披肩^②，他把它抖了一下，披在肩上。那民團團員立正舉手敬禮。披肩上一個一個並排着三顆「紅旗」勳章和一顆工農紅軍二十周年獎章。

「你爲什麼這樣看着，小鴿兒？」

「您就是那個特盧諾夫嗎？」

「就是呀，小鴿兒，就是呀，到底認出了。喏，拿一個甜瓜去，剝去這一個爛的地方吃了吧。你們這兒還沒有這種寶貝呢。嗯，你們也不

① (Аварцы) 高加索民族之一。

② (Френч) 一種軍裝披肩，外面縫有四個大口袋，附有腰帶。這是由於一九一四——一五年英軍總司令法朗區將軍 (General French) 作俑穿着而得名的。

會種它們的。你們城裏的好好兒①②怎麼弄得好……」

他塞一個甜瓜給那民團團員，走到門口去了。他一面走，一面說：

「看好車子。要不然在你們這兒馬上就會給沒收的。李子我立刻派人來拿……」

第十三章

馬克西姆·特盧諾夫一面等着兒子，一面換穿了軍裝，着上靴子，靴子也覺得緊了一點——不知道爲什麼，腳腫了。魁梧而強健的他好像有點煩躁不安，他不耐煩地看着他兒子要出現的那些門。他很高興，尼古拉沒有看見他穿着「阿根廷人」的裝束和風塵僕僕的樣子，但是現在他有點生氣了，父親到了，尼古拉知道到了，竟不像他認爲好兒子所應該做的那樣立刻跑來。爲了消磨時間，他走到院子裏去洗洗車子，把轉動的地方上了油，裝好了摩托自由車，但是卻不會開走。「印第安」裏有什麼東西壞了，他決定到寶格唐那兒去研究「這件事」，寶格唐在機械學方面的學識他是很賞識的。寶格唐的不在他是原諒的，不過他自己却打了一個電話到廠裏去，請求不要把老人杜賓珂留住在工作的地方，他想同他饒舌一翻。結果他這一次的來臨竟沒有像平時那樣的成爲重大的節日。是呀——戰爭。馬克西姆懂得這一個大字，知道人們忙得要命，不過同時他認爲戰爭並不是件怎麼樣繁重的事，以致於爲了它要時忘記父母，快樂和完全忘記正確的生活。現在發生的戰爭是非常的，靈魂中有許許多多不安，可是屈從於這些不安的疑慮也應該當心。七月三日在無線電裏聽了史大林的聲音，他就明白了——迫臨祖國的危險很大，誰也不能脫離已經開始的鬥爭而置身事外。他根據內戰就已經知道的約瑟夫·維薩里翁諾維奇（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③④的聲音中，

①②好好兒（Хохол）從前烏克蘭人頭頂上時常留着一小撮向上翹起的髮辮，他們叫做「好好兒」，後來大俄羅斯人就取笑地以之稱呼烏克蘭人。

③④史大林的名字和父名。

他感覺到那肩負祖國命運重任的人的決心。七月三日這一天，作為像特盧諾夫個人生活的轉變階段地鑽進了他的意識。史大林號召全體人民抗敵。於是特盧諾夫依據心靈上的責任，認為自己是被動員者。不久獲得了中央委員會對於出發到烏克蘭去的許可，特盧諾夫立刻坐上汽車，祇在添置燃料，油和水的時候稍作短暫的勾留，一直馳到約定會面的城市。行過庫班，頓斯興那（Донщина），頓巴斯（Донбасс）的時候，他遇見許多熟人——現在已經白髮霜霜的人們，他從前的戰友和部下。他們和他談話，大家都燃燒着向敵人撲去的希望。

最後，他的兒子在他的面前了。馬克西姆帶着忍住的高興周身看看他，但是不露聲色。

『也許強使你離開工作了吧，將軍？』父親聲音有點不高興地問。

『原諒我，』尼古拉溫和地說，『要做一些決定。完全不能脫身。就是現在，我們談一下，也還要到那兒司令部裏去呢……去商議……』

『你們那些商議有沒有意思呀，尼古拉？我記得我們最少在城裏和農舍裏商議，而是到外邊清爽的草原裏去，高長的草叢裏去。那邊思想也要開闊些，看起敵人來也要清楚些……』

『我們也要到外邊清爽的草原裏去，高長的草裏去的，父親。』

『什麼時候，』特盧諾夫大踏步地在房間裏來回躑躅。『要趕快了。你們以為怎麼，這是小舅子來做客過謝肉祭節日嗎？』

『誰也沒有這樣想，父親，』特盧諾夫一面回答，一面嘆息，顯然已經話不投機起來了，『我們都知道……』

『在德國人面前是不能畏縮的。祇要你剛剛背心向他，他就要像老鷹趕兔子似地向你撲來了。我們打過德國人，打過兩次。我知道他們的一切習性，一切脾氣。他們成羣結隊而來的時候是很強勁的，祇要隊伍一被擊破——那他們就一切都要翻身完完大結了。我們一個弟兄去，會愈打愈厲害。可是德國人單獨的時候——是麻雀……德國人看見背就趕，看見胸就倒……懂嗎，小鴿兒？應該用胸膛來迎他們。』

『我們是在迎他們，父親。軍隊退走，但是沒有給背他們瞧。他們正在用火和刀接待敵人。每一個境界上有德國人的屍首墓塚。』

『這樣還要好久嗎？』

「命令多久，就多久。」

「那末要是命令停止呢？」

「我們就停止。」

「一動不動嗎？」

「怎麼一動不動，父親。我們要前進……難道不習慣打仗了嗎？」

父親坐下，執拗地向自己面前看了好久。兒子觸觸他肘子以上的手臂，他摸到了好像鋼鐵一樣的肌肉。這一個年近六十的人的雄壯強健的體格是值得羨慕的。這就是古代人用石頭雕刻出來和像神一樣的崇拜的。

「我懂得你，父親，」尼古拉坐在旁邊輕聲說。

「懂嗎？」他抬起眼睛。

「嗯……有許多不懂，但是這是由於無知而產生的。艱難可怕的試煉降到了我們身上，但是抗戰是不會受到挫折的，父親。軍隊的士氣沒有受損。如果你要的話，我送你到各團裏去和戰士們談談。他們作戰過許多次，他們是且戰且退地離開普魯特（Прут）^{●●}的，但是他們的士氣變得更堅強了，父親。這樣的軍隊是無法征服的……」

「亞姆波里（Ямполь）走過嗎？」

「走過的。」

「那邊有什麼人，記得馬克西姆·特盧諾夫嗎？」

「記得的，父親。他們問起過……」

「你不扯謊嗎？」

「不，他們問起你……有許多人以為你在指揮軍團。」

「那末波畢柳希村（село Попелюхи）呢？」

「走過的。他們也問起過，父親。」

「那末裘林卡（Джулинка）呢？」

「走過的……那邊有一個人來報名投入我們的游擊師……我不記得他的姓名了，那樣高高的個子，微微的曲着背，鬚鬚差不多垂到肩上。」

「頭上有肉瘤嗎？」

「說到肉瘤，我就不記得了，父親。不過右邊的面頰上我看見有軍

●●蘇聯和羅馬尼亞交界處的大河。

刀的創痕。』

特盧諾夫跳起來，在兒子的肩上打了一下，打得他忍不住痛得屈膝了。

『你怎麼打架了，父親！』

『嗯，怎麼不要打你……上你那兒來的這一個人是騎兵連連長普洛柯庇·謝米杜勃（Прокопий Семидуб）關於他，我對你講了一百次了。這樣說來，謝米杜勃還活着。』

『對呀，是謝米杜勃，』兒子想起來了。『他還認出了我身上掛的你的軍刀。』

『哦，謝米杜勃怎麼會認不出，』特盧諾夫用拳頭敲着桌子。『那末烏曼（Умань）^①到過嗎？』

『怎麼不，父親。』

『那邊的人民，簡直可以和他們一同直闖到拉孟許（Ламанш）……他們永遠不會和德國人妥協的，尼古拉。你們要把這批人民號召起來才是。』

『哦，號召，』尼古拉狡猾地看看父親，『我能辦的。』

『你不扯謊嗎，』父親附在兒子的耳朵上，『在那兒鼓動起那樣的游擊戰，使天都要覺得熱不可當。』

『游擊戰不需要，不過游擊運動^②倒不壞。說起，我今天跟前綫司令說過，他很熟悉你，他不反對。』

『你已經把父親賣了嗎，啊？』父親開玩笑地叱責。『唉，你們……』

『不同意嗎？』

『你怎麼？取笑嗎？過三十分鐘等我裝置好我的「印第安」，就趕

① 英法之間的海峽。

② 這兩個詞的譯法還待商榷，這裏譯作『游擊戰』的原文是 партизанщина，『游擊運動』的原文是 партиза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前者指的是各游擊隊單位沒有相互的聯絡，沒有總的領導和組織的各自為戰的游擊戰爭；後者的含義就完全不同了，這是一種有總的領導和組織的運動。

到前綫和越過前綫去。」

「你乘了「印第安」是趕不到的，父親。游擊隊現在有組織了，我們同他們有聯絡，他們執行着我們的戰鬥任務。我們用飛機送你去，父親。」

「別傻了，兒子。我不是小鴿兒。你們還要強迫我跳降落傘吧。我的腿是不適於做這種遊戲的。」

「你大概是不用跳降落傘的。文文明明地送到。趁便你把兩座無線電機，彈藥帶去，至於訓令，也許今天夜裏你可以在司令部裏接到的。你的職司我們用電報和最高司令部去商定。」

「難道和約瑟夫·維薩里翁諾維奇商定嗎？」

「也許。」

「他會知道馬克西姆·特盧諾夫又去打仗了嗎？」

「哦，這他一定會知道的……」

「嚇，你們這些蘇維埃將軍！」特盧諾夫狂喜地說。

尼古拉到司令部裏去了，馬克西姆還在房間裏跨着他那寬大的步伐踱了好久。

兒子採取的決定對於特盧諾夫並不覺得意外，不過，顯然二十年太平平過慣的生活起了反映……老人激動不安着。他不安，並不是因為怕從事危險的事業，並不是因為怕死……不，——唯一鑽着他的腦子和迫得他在房間裏心慌意亂地踱來踱去的念頭是：「他能不能喚起人民，他會不會墮入孤獨的境況？」但是逐漸逐漸地磨滅了記憶中的過去的年代，他覺得自己變得更年青和更英勇了，分散到他瞭如指掌的烏克蘭右岸各城鎮去的他的戰友們的白髮變黑了。謝米杜勃已經像從前那種年青的樣子從裘林卡出現了，他終究憑着舊時的記憶到他的兒子那兒去了，馬克西姆的敏銳的記憶已經觸到了一切可以佈置伏兵和不怎麼大的計謀的小山峽和狹林子，嗯，為什麼不對可惡的敵人進行真正的戰鬥呢……

當老人杜賓珂小心地開門進來的時候，馬克西姆擁住了他，拉到房間裏來，把他緊抱在他的熊爪之中。

「你怎麼了，馬克西姆，」彼得·杜賓珂說。「幾乎把我的靈魂都抖落了。」

和馬克西姆一比，彼得·杜賓珂看起來就顯得比較老弱了，雖然一般說來，他的身材相當高，而且體格也並不怎麼弱。

「我打游擊去，彼得。我要集合隊伍，再向德國人發發威。」

「嗯，德國人是要教訓教訓他們才是。大概聽見過他們炸我們工人村的情形了吧……一百十九個人……他們對德國人做了什麼事呀？應該去同兵打，可是却去同些女人，孩子打。羅曼吉諾克打下了一架。機上死了四個壞蛋。沒有人對這幾個死人脫帽，不是人——是野獸末，馬克西姆。對這村子，我的資格唐多麼關心！他從美國來的時候，誰也沒有得到住的地方。要做得比美國更好。他做到了……雖然我沒有到過美國……人民剛剛開始生活，剛剛有規模，瞧。就飛來襲擊，燒毀，扔炸彈，侮辱……」

「我要使他們出血，為你們的一百十九個人復仇，彼得，」馬克西姆頗為莊嚴地說。「不過要是忽然拒絕我到那邊去的話呢……拒絕——那我就自己去。將來對黨解釋，如果能活的話。哦，彼得，講講你那邊「鐵匠店」裏怎麼樣？」

「不久我們要把一切連根拔了。搬到遠一些的什麼地方去。暫時要搬出烏克蘭了，馬克西姆。老實說——我羨慕你。」

「那末老婆打發到那兒去呢？你的安奴雪卡（Аннушка）●●呢？帶在身邊嗎？」

「不知道，馬克西姆。對於廠，我們還要好好兒的攪呢。它兩列兵車也裝不下。我好久不在家了，不知道決定把家怎麼辦。」

「資格唐怎麼說呢？」

「今天他叫我聽電話。好像尼古拉勸告明天打發走。」

「說到家……我以為……這多想些什麼，明天打發他們到庫班去。直放到我家裏去。我馬上打電報給我的代理人——他會佈置一切。」

打了一個電話。特盧諾夫拿下聽筒，他覺得不能忍住不安的情緒，故意化好多時間來鬆散那絞住的電綫，一面譏哩咕嚕着。杜賓珂裝出等待的姿勢。是尼古拉打來的電話。他一共祇說了四個字：「恭禧，父親。」

●● 安娜的愛稱。

馬克西姆握住了聽筒的桿，他的臉顯出滿意的微笑。

『哦，怎麼，彼得，恭禧恭禧新的紅軍戰鬥員吧……我們的老骨頭也有用了。我們也不是無用的。』

……清早，馬克西姆推醒了杜賓珂父子，迫他們快快穿衣，自己坐在舵輪之後，向廠那一方面馳去了。

賓格唐感覺到早晨的涼氣，身體蹙縮起來，馬克西姆打開了汽車裏的所有的窗而不肯關上。父親坐在特盧諾夫並排，他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背後。他們談着什麼事，有時候馬克西姆回過身來，賓格唐看見他臉色意氣洋洋，銳敏的眼睛今天特別年青地發着光。特盧諾夫駕車駕得非常好。汽車駕駛運動家的賓格唐也從來沒有能夠做到像老人特盧諾夫所懷有的那種圓熟輕捷和出色地在各種路形上把握住方向。瞧，他做了一個峭急的，但是完全流暢輕快的轉灣，一跳跳到了泥土的小路上去，沿着白舍村那方面馳去。過村子的時候，特盧諾夫馳得很慢。父親用手指指，想對他說什麼話，但是特盧諾夫阻止了他，他靜默地在下垂的眉毛下望着村子的廢墟。街已經收拾好，炸彈穴已經填沒，有些地方重新豎着柵欄，燒焦的木板和木頭堆成一堆一堆，但是毀壞的痕跡到處顯露出來，愛好勞動的人們的手怎麼也不能把它們掃除。

特盧諾夫從南面馳出村子之後，在河岸之上沿着長滿藜草的泥土的隘路馳去。越過了橋。馬克西姆又平行着大路行駛了幾公里，時而向那罩住公路的全部路程的雲靄似的灰塵投射悒鬱的目光。

『我們這兒瞧瞧，』特盧諾夫說。

他停下車子，伸伸那麻痺的腿，踱了一會兒，回轉來，用靴子的尖頭踢踢輪胎，這時他才握着拳頭撐在腰裏，環顧那呈現在他眼前的景象。

『這兒，在一千九百十八年，我們擋住過德國人，八天八夜。地點很方便。這高地，就是我們站着的，下面是平原！對於防守很好，喔，對於進攻多糟呀！你也曾經在這兒什麼地方拿着你的奧國馬槍躺着。記得嗎，彼得？』

『記得，』老人杜賓珂回答，『怎麼不記得這種事。這兒，如果找找看，大概還可以找到那個曾經躲在裏面避子彈和彈片的小坑呢。』

『找不到那小坑的了，』特盧諾夫說，『從前是怎樣的草原！可是

現在？全開墾了。甚至於，瞧，那些看墳人也在墾耕了。把墓塚留下才好！那些墳上要長出多少向日葵和小麥呀？」

『對於耕種機比較好，』老杜賓珂說，『如果用馬或牛耕種的話，難道會碰動這些墓塚的嗎？兜兜過就好了。不會使牲口受苦的……』

下面，他們面前，橫着肥沃的平原。太陽光在小麥的成熟的田野上奔跑。不遠的地方，顯出綠色的一方，那邊豎着向日葵。他們把自己的黃金色的花冠轉向太陽，繁茂粗糙的莖上閃耀着露水。有一隻雲雀哀哀地啼叫着，一會兒又消失了。什麼地方傳來纖簫高吭的歌聲，帶着特有的呼聲：『我們痛飲去——我們痛飲去。』空氣充滿了植物因豐富和溢滿液汁而發出的慷慨的香氣……

寶格唐好奇地注意着特盧諾夫。這一個人和他的朋友來到了那曾經發生過現在已經編成傳奇的從前的戰鬥的地方，他現在的感想怎麼樣呢？特盧諾夫把手當胸又成十字形站着，他渾身浴着陽光，鬍鬚是用石頭雕成似的，寶格唐看見這位老首領的臉上露出很大的惆悵。

左面，從西迤東，沿地平綫起了一帶灰塵。

『那邊有人出走了嗎？』特盧諾夫不對什麼人看地問。

『嗯，』寶格唐回答。

『我們到大路那邊去，』特盧諾夫說，『我們也要沿那條大路出走的。這樣可以確定了，不論在後退和進攻的時候，都避免不掉這條大路的了……要不然誰還會光顧這兒呀？』

他們身邊開到了一輛綠色的汽車。汽車之後大概百米光景的地方，有幾輛載着紅軍戰鬥員的卡車在道路低窪的地方鑽上鑽下的馳來。那輛汽車裏跳出了尼古拉·特盧諾夫，他從汽車裏跳下來到草地上。

『父親！』他詫異地叫起來。『人家告訴我，說你在廠裏。』

『我廠裏也是要去的，』特盧諾夫回答，『我打攪了彼得和寶格唐，拉他們跟着我走。他們急急於要去工作，我却拉住他們。可是你，尼古拉，上這兒來幹什麼？』

『偵察呀，父親。要看看地勢。』

『在什麼地方迎接客人①②呀？』

①②指德國人。

「正是說呀。說起，真還可以問問你的意見。等指揮員來了，我們要動動腦筋。」

「這有什麼多動腦筋。命令挖掘壕溝，沿這一帶地的全部。試試應試的軍械……這裏擺下機關槍，就可以掃射到整個平原了，從前我們守住這綫八天，抵抗的也是那個德國人。」

「抵抗的人有點不同了，父親。這德國人有許多坦克。」

「哦，說到坦克我就不在行了，將軍同志。」

將軍在望遠鏡裏觀察平原，他對那走近前來的副官說了些什麼話，那副官抽出一張地圖，把它攤在草上，用小石子壓住邊緣。那些裝載紅軍戰鬥員的卡車停了。有一個工兵營長走到將軍面前去，他是一個個子不高的上尉，他把手伸到制帽的舌頭上行敬禮，站在離開尼古拉·特盧諾夫不遠的地方，睨視着馬克西姆的掛飾着勳章的胸部。

「我的父親，」將軍說。

上尉必恭必敬地作了自我介紹。

尼古拉放下了他以之在地圖上劃什麼東西的鉛筆，以採取最後決定的口吻命令說：

「上尉同志，防坦克壕在那邊掘開去，」他用手掌的邊緣沿着高原那一帶引出制定的一綫。「要做得和佈置地雷陣，防禦柵和火點的計劃相配合。」

尼古拉看了看父親。

「嗯……除了我們的戰士之外，城市也分出勞動力來。明天這兒要來十萬人。今天要找取鏟子，鋤頭，要預備小車。寶格唐·彼得洛維奇·杜賓珂會幫助做鏟子的。」

營長走開之後，尼古拉挽住了彼得和寶格唐·杜賓珂的手說：

「要幫忙供給鏟子和小車。我覺得你們廠裏這些東西一夜就可以做成了。工人會在工作時間之外來幫忙的。」

「十萬不可能，」彼得·杜賓珂說，「要幾節火車的鐵板，要做模型，我不知道怎麼樣……」

「哦，難道說十萬全要嗎？有許多人會帶自己的鏟子來的。我們要開些倉庫。鏟子第一次大概要添二萬……」

「我們來努力，」彼得同意了，「我們把人民鼓動起來。不過我已經到了要工作去的時候了……你們長官是可以玩兒的……」

「您可以坐汽車去。工兵們待下來，汽車開去取材料了。」

老人走了。

馬克西姆走在撤退中的汽車，貨車和蒙受顛沛流離之苦的步行的人羣之中。老人詳問德國人的行爲，找尋熟人，詢問裴林卡，波畢柳哈，斯密拉（Смела），乞吉林（Чигирин），烏孟等處的情形。也有人是从那兒來的，他們訴述着悽慘的消息，因此煮沸了這老軍人的心。

難民們對馬克西姆講述侵略者使人們遭受的苦痛。每一家已經都有了死去的人，甚至於對死者哀悼都不及做到。特盧諾夫在人羣中走，祇是聽着。後來他說了聲「得了」，就停留在小丘上站了好久，低下了頭，彷彿他是使同胞人民受苦的罪人。

孩子們趕着滿身灰塵的畜羣前進；他們赤裸裸的黑腿走在牛芒和燙熱的泥土上。這些孩子的肩上掛着裝放麵包和從家裏搶出來的衣服的包。當公路上馳過那些調到西方的戰爭的火口裏去的步兵縱隊的時候，孩子們就停下來。鞭子懸掛在他們那些給太陽晒黑的瘦肩上，他們揮着手，對紅軍戰鬥員們祇喊出五個字：「叔叔，打他們！」好像他們說好了似的……

大約在離開公路有一公里之遙的地方的地方的小麥，向日葵和蕎麥被踐踏得變成了粉末了。

「這是怎麼回事，」最後馬克西姆凝視着兒子開口了，「怎麼把人民弄得這樣了？」

「你要說這是希特勒幹的嗎：父親？是嗎？」

特盧諾夫默然。他的臉上躍動着瘤腫。灰塵落在臉上，眉毛上，脫露的頭上。他不拂去這些灰塵。彷彿是旋風括起來的克拉阿斯（Клаас）的灰燼落到烏林雪比格里-格茲（Уленшпигель-гез）的頭上①②。後來馬克西姆舉起他那鋼一樣的眼睛。

①② 烏林雪比格里-格茲是比利時作家却爾斯·柯斯特所作小說中的主人公，克拉阿斯是一個地方的名字。譯者探查所得，僅至於此，一切還待查考。

「嗯……希特勒……那些不幸的人也是這樣說……希特勒……這樣的狗名字……嗤……」

有一個人，頭戴草帽，雙手握着鞭子，穿着破靴子，從一匹淡黃色的瘦小的牡馬上下來，他把韁繩扔給那另外一個十七歲左右的騎士，走近特盧諾夫面前去。那人在遠遠裏站了一會，像在辨認，忽然聲音粗野地叫起來，這種聲音同時可以當作憤怒和高興的表示。

「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

那人衝到特盧諾夫面前去，但是沒有跑到一步，就停步了，他脫下帽子。

「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

那人還是繼續帶着一種高興的感動的神氣望着特盧諾夫，但是那些軍事要人的在場強迫他抑制了自己。那人手裏拿着帽子旋轉着，沒有決心跨最後的一步。

特盧諾夫注視了這陌生人一下，忽然號叫起來：

「普洛柯庇！謝米杜勃！啊，是你，小鴿兒！」

馬克西姆把他的老戰友緊緊地吻了好多次。

「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謝米杜勃給衝動的情緒感動得幸運起來，他喃喃地說，「我一看見你，我不相信我的眼睛……我趕着這畜生，看看四面八方，我們是在這裏打過仗的呀……我心裏就生了這種陰沉沉的念頭。我回想到你，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後來我一看，看見：我們的指揮馬克西姆·特盧諾夫本人站在這小墳墩上。我記得也就是這個小墳墩……我揩揩眼睛，我以爲也許在做夢！不。是站着馬克西姆·特盧諾夫自己，四周是他的軍人，那邊缺少的就是普洛柯庇·謝米杜勃……站着我們的指揮，一切都像從前那樣。好像是昨天分手似的……」

謝米杜勃的聲音中斷了，他轉過身去，摔下了眼睫毛上的眼淚，又狂喜地帶着一種純樸的忠心耿耿的樣子注視他的從前的指揮。

「哦，那兒有「好像是昨天分手」的樣子，」特盧諾夫露出肅穆莊嚴的神氣說。「我老了，普洛柯庇。老了。就是你，我看也老邁了……」

「別這樣看我，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你自己也知道，賽林卡在什麼地方。我就是從那兒趕牛而來的，讓它們息息吧。可是在特爾泊

洛彼得洛夫斯興那（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щина）又加上了大概三百頭牲口。好像職位上陞遷了……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難道說我的事就是趕牛牛算了嗎？」謝米杜勃的聲音裏可以聽到委曲的痛苦的音符。「我是穿了新的長統靴走出家的，瞧，它們成了什麼樣子了。成了濶三一樣了。我是穿了新襯衫走出家的，可是祇剩了碎片了。這在這兒可以便利些，要不然德國人在一路上橫行，或者用炸彈轟炸和機關槍掃射。我也祇知道躺在溝裏。身上穿得又舊又破。就變得像老頭兒了。要是給我想出別的事——我就丟了這些牛。但是牠們的奶是要掙的呀。我一趕到這裏，立刻就像兔子似的跑去找女人，掙奶的女人。有的地方會做，有的地方不。撕破了喉嚨，對大家喊叫……你，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救救我脫離這苦海吧……」

「你的鬚到那兒去了，普洛柯底？」特盧諾夫一面憐惜地審視這位老戰友，一面問。

「我把它剪去了，史吉邦諾維奇，」謝米杜勃用手掌蓋住了嘴，好像難為情起來了，「鬚對於劍客勇士是好的，但是對於牧人就祇有好笑了。」

「同你一塊兒騎馬來的是誰？」

「是兒子，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伊里古（Илько）……老婆我已經葬了。那還是在一千九百三十九年。是她的運氣，沒有活到今年。」

謝米杜勃迅速地轉過身去對着尼古拉·特盧諾夫，把他那粗糙而破裂的手伸直在袴縫上問着說：

「記得麼，將軍同志，我在裘林卡曾經上您那兒去過的？」

「怎麼不，記得的，謝米杜勃同志。而且我對父親講過。」

「這要謝謝了，將軍同志。」

馬克西姆把兒子引到一旁，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後來老特盧諾夫對謝米杜勃說：

「你要把你的牲口攔在那兒呀？」

「大概是在史托陀爾區（Стодольский район），就在一旁……那邊水也有，掙乳的女人也有。已經發過電報。」

『那末坐到我的車子裏去，我把你送到史托陀爾去，給你找一個代替的人。你照單子把我的牲口交給他，至於你和伊里古，我帶走……』

『上那兒去呀？』

『嗯，也許到就是那一個裘林卡去。』

『你怎麼了，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裘林卡有德國人的呀。』

『也許你怕和他們碰面吧？』

『我明白了，』謝米杜勃的臉發光起來，『明白了，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我願意回到裘林卡去……』

寶格唐又覺這得人變得非常年青和出色地顯出本色了。謝米杜勃振作精神，從一面肩膀到一面肩膀看看自己，束緊了破腰帶，把骯髒的帽子歪推在一邊。他身上已經一點也沒有剛才的委曲的樣子了。他的步履也不同了。這樣緊箍着他和迫他覺得要『倒下』的長統靴忽然的的篤篤地在地上響着，髒髒是精嫻的騎士的漂亮的靴子，甚而至於那蜿蜒於右頰上的龍騎兵軍刀劃下的疤痕也得到了從前的意義——英勇果敢的印記……

在那些可怕的日子裏，在我們的全部領土上，戰士們的心就是這樣從塵埃裏起來的……

……夜裏，寶格唐把安娜·安德萊葉芙娜，塔紐莎，她的女兒和兒子阿廖沙送上了車站。車站擠滿了人，經過很大的困難，才使他們坐上火車。華麗亞留下和寶格唐在一起。阿廖沙由母親照料——他們把自己的獨生子託給她。馬克西姆·特盧諾夫找到了總車務長，指了指家眷，命令說：『安全送到指定的地點。』

有幾千人在這一夜裏互相別離了。幾千家人家給戰爭的斧頭砍成了二，三，四部份。全國成千成萬的人向各路分散，甚而至於那些人家重新團聚在大桌子前的曙光也好像一縷也看不見。

……正像在飛機場上所說慣的，在三點零零分，那架給露水淋濕的龐大的『陶格拉斯』飛到空中去了。操縱舵後面坐着能作任何冒險飛行的專家，沉着鎮定的羅勃少校。少校在那爆發着坦克戰，砲戰和步兵戰的閃光的戰綫上空飛行。雨打在飛機的翼板上掉下來。

窗口倚着第一次乘飛機飛行的普洛柯底·謝米杜勃。

「麥林卡決嗎，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他問。

「睡吧，普洛柯庇，」特盧諾夫鼻子低垂在大衣的領上，喃喃地說，「那裏有什麼麥林卡。特聶泊也還沒有到呢。你多心焦呀……伊里古不會不湊巧摔出去嗎？」

「不……伊里古，也許，他睡着……他有什麼……」

「你也睡吧，普洛柯庇……」

下面在射擊。「陶格拉斯」在烏孟的上空飛過。

第十四章

「你仍舊可以留在醫院裏的呀，」寶格唐對妻子說，「也是工作呀。」

「我要跟他們一塊兒走，寶格唐，」華麗亞以那種在她是很意外的堅決的態度說，「我要盡我的責任。」

「可是你並不完全健康呀，華留莎。」

「小事情。我完全健康，寶格唐，無論如何，有許多掘築防禦工事的女人好好兒要比我弱得多呢。」

她穿上了舊的低跟鞋，灰色的襪子，用紅色的三角領巾紮了頭，這用的是阿廖沙的少年先鋒隊的領帶。克拉莎等着女主人。她還不相信她的女主人會同她一塊兒去挖壕溝，搬泥土，用沉重的鏟子工作。但是女主人收拾好了，她把食物包在包裹裏，和她一同到街上去。

「也許，您還是留下了吧，」克拉莎不信地說，「我還是替你工作吧……」

「瞧，你有了同盟了！」華麗亞微笑着對寶格唐說。

「哦，說什麼，工作吧，我的孩子。我開汽車送你到城外去。」

「不。我們這區的集合站在區委員會的庭院裏。我同大家一塊兒去。」

她在轉灣的地方對他揮揮手。這時她多麼像寶格唐第一次在共青黨

細胞裏結識的那一個姑娘。頭上的紅帕巾，低跟的皮鞋，熟悉的腰和肩的搖動。她留下來和他在一起，想分担那降落在他的肩上和城市的肩上的切艱鉅。她做得對，所以賓格唐對於她的行爲很滿意。她也回復了她早時的少女時代。而且，大概，她也覺得自己現在比較舒服了。最近幾年她沒有做事，她煩悶地等他工作回來，給他吃東西，服侍他。到適當的時候，她也沒有入黨，她現在祇剩了丈夫而已。這不能滿足她。現在她像花一樣盛開了，她晒得黝黑和復原了。誰也不會說她現在已經三十歲——她和十九歲的克拉莎的分別在什麼地方呢？也許，祇在眼睛旁邊多一些皺紋吧了……

自從馬克西姆·特盧諾夫飛走之後，已過了兩星期了。至今還沒有什麼關於他的消息。也許，老人已經死了，也許，他身邊聚集着步騎兵人馬，右岸的烏克蘭又老遠地轟傳着老馬克西姆·特盧諾夫的名字。戰報也提到游擊隊的行動。但是爲了軍事祕密的原因，姓名是不說出來的。

廠以增長不已的効力工作着。已動員的材料的貯藏量減少下去，從頓巴斯和東方運必需的金屬來的火車愈來愈頻繁。運來的有美國的鋁合金——一大葉一大葉鏗鏘作聲和玻璃般的發着燦爛的光輝。

工人們變得峻嚴起來，賓格唐在自己父親的身上也看到了這一點。全體基本幹部都給轉到了軍營狀態之下，但是作爲可能在任何時候到廠裏兒子的機器旁邊去的工頭的父親是准許在家裏過夜的。父親拒絕這種特權，雖然加重的工作明顯地反映在他的身上：眼睛陷得更深，眉毛和鬍鬚變得剛硬和灰白起來，頸子也消瘦了。父親每隔一天寫信，有時寫給季米雪，安慰他和允許不放手做擊潰希特勒黨徒的工作，有時寫到庫班去——給女人們。寫到庫班去的那些信裏含着實用的意見。老人擔心着冬天，他獻議怎樣獲取燃料，火油，怎樣貯藏西瓜，蕃茄，馬鈴薯和葱。他愁思着家，賓格唐有時在自己身上捉到他那溫暖而悵鬱的目光。

父親在把製造和送發答應特盧諾夫將軍的分批的十萬鎊子的情形報告兒子時候，他問：

「腿怎麼樣了，賓格唐？」

「很好。」

「可是好像有點跛足呀？」

「好像而已；父親。」

「但願上帝保佑好像而已。要不然我倒打聽到了一個新藥方……」

「這是什麼呀？放四滴水在一杯伏特加裏嗎？」

「適度地用些燒酒是永遠不會有害處的，」父親說，「不過方子是可靠的。霍敏珂去年醫好的，變性酒精，亞摩尼亞水，樟腦，沃度，一罐腦兒放在瓶裏。份量我抄着。」

他從那插着幾枝鉛筆和測量器的工匠的小口袋裏抽出一張一摺四的油污的小紙頭。

「一切都會藥到病除的嗎，父親？」

「要相信藥才是。那末就有效驗了。你請求華留雪加，讓她夜裏着實實地擦一擦。」

「華留雪加掘防禦工事去了。」

「嗤你，」父親眉飛色舞地稱讚，「好女孩子。我沒有白白地疼她。哦，那末今天就帶我到家裏去，讓我來用這種藥燒燒你的腿吧。說起，我要洗洗頭……熱水有嗎？」

「有的，父親……手溜彈造得怎麼樣？」

「機構簡單。老實說，當你把定貨帶到工場裏來的時候是沒有把握的。好像不是我們的事，而且是不熟悉的。小事情。我們大家習慣大機器。而這樣的小東西好像放在手指裏也要失掉似的。可是現在得心應手起來了。」

許多裝着打壓好的手溜彈零件的箱子載在小貨車裏送到配合工場裏去。在那邊把手溜彈配合起來，載在卡車上發送到城裏去充武裝。手溜彈和鎗子在太平時世對於這種工廠都像是一種恥辱的東西，但是現在人們以製造飛機的那種尊敬和熱烈的情緒來製造它們了。

國家改組成戰時狀態。漸漸西方各區工廠脫離了工作的行列，它們有的被炸毀，有的裝在車上搬到國家的深入的地方去。但是前綫需要軍器。非但那些大企業，而且那些製造床，刀叉，玩具和鈕扣的不十分大的作場也開始做手溜彈和地雷了。

晚上七點鐘的時候，雪夫柯普里亞斯手裏拿着一份電報到賓格唐那

兒來。人民委員長建議着手分三次把工廠拆卸，一面要不斷地生產出品到最後一小時。現在需要這樣的分配工作了，使設備的拆卸不在飛機的銻接配合上起反映。廠搬到烏拉爾去，當時杜賓珂視察過的地方去，那邊還需要分次送去勞動人力和工程技術人員。

大家等着這件事，但是當電報到杜賓珂手裏和後來又轉到雪夫柯普里亞斯手裏的時候，他們明白了命運給他們預備下的是什麼試煉。賴莫丹打開門，輕輕地點着脚尖在地毯上走去坐在安樂椅裏。他已經知道電報的事，他沉默地一會兒看看廠長，一會兒看看賈格唐。人們在他們大家所寶貴的病篤垂死之人的門後就是這種樣子的。

「我們要記住這一天，」雪夫柯普里亞斯說，「並不是一切全照計劃建造的，但是拆毀是應該按照計劃的，分三次。啊？」

「破壞，」賴莫丹輕輕地加以糾正。

「破壞。」雪夫柯普里亞斯銷沉地表示同意，他從安樂椅上起來，「古時也曾經侵犯過俄羅斯，但是那時撤退比較容易。跳上馬，再牽一匹馬，就走了。哦，小草屋燒掉——並不可怕。祇是軍器在身邊吉吉格格地響響就得了……啊？可是現在……」

「我們把廠搬走，」杜賓珂說，「我們要安置在新地方。」

「在理論上……是嗎？」

「也許，也是在實際上，伊凡·伊凡諾維奇。」

「並不是也許，而正是如此，」賴莫丹說，他的臉上露出從前那種堅決的神情，「有許多日子要記住的。沒有害處。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六月二十二日，後來又來了第二天。彼奇卡乘了坦克走了，後來諾伏格勒。伏倫斯克之戰，後來是婁和古里卡所在的小地方被佔的那一天，後來彼得受傷，後來城市受到空襲，後來白舍，後來開始掘壕溝，於是來了今天……」

「哦，說什麼，」杜賓珂辯着說，「這些日子這樣沉重地壓在肩上，好像身子挺也挺不直了。但是不……挺直身子，走去，工作，就覺得腿愈站愈穩了。這就是人性，同志們。懂嗎，雪夫柯普里亞斯？」

雪夫柯普里亞斯揮揮手。

「您煽動我些什麼？就想和自己接近的朋友散一散心。鍋子也要爛

裂的，要是它裏邊的氣不止的增多起來的話……應該放掉一點兒才是……我們在我們二十三年之中成爲接近的自己人了，親愛的……啊？」

『是呀，』賴莫丹說，『將來戰爭之後，正像英勇的兵士許韋克對他的朋友所說，隨便什麼時候在晚上六點鐘我們聚集在一塊兒談談吧。』

『你沒有明白我，賴莫丹，』雪夫柯普里亞斯不快地說。

『我一切都明白。也許我是第一次好好兒的，真正的明白你。並不官僚化……現在我們國家需要開始工作了。你命令貝朗保證運輸的辦法。火車要許許多多呢。叫他注意，車輛不光是我們需要。有二十家企業要從城市移動。要有調度的命令。即使命令有兵車也好……』

『會有的，』雪夫柯普里亞斯說，『你祇要着手人這一方面。不是任何人都容易推動的。你想想霍敏珂。』

『霍敏珂現在會走的，教好了。換班之後，我收拾十五分鐘。』

『怎麼，寶格唐·彼得洛維奇，收拾設備嗎？』

『計劃已經做好了。我們拆卸第一批要三個鐘頭。不過這個車輛……貝朗，要推動貝朗。』

『我來推動貝朗，』雪夫柯普里亞斯說，『他是個手脚敏捷的漢子。』

……幾朵不大的烏雲在空中奔跑，吹着一陣陣燥風。杜賓珂和父親一同馳出大門，沿着公路向『白舍村』馳去。他到城裏去，但是順路想把華麗亞帶走。

在一帶高地上，循着特盧諾夫將軍當時指定的高低不平的那一綫，綿延着深邃的防坦克壕，在防綫的後方以斜插着的鐵路軌，梁木和水木的防禦工事加強了它的陣容。

幾萬市民，大多數是婦女，在進行大規模的工作。將來俄羅斯土地的這些榮耀的皺紋將供作研究救國史的真憑實據的參考，但是今天人們工作的時候，還沒有想到自己勞作的偉大。

女人們掘完壕溝，建設掩蔽所和供機關槍，攻坦克砲和迫擊砲用巢穴。幾千把剗子在彎彎曲曲的一綫壕溝上閃耀着。五顏六色的裙子，罩衫，頭巾和帕巾。壕溝展延開去，鬚鬚是那閃耀着的金黃色的田野和淡綠色的高地的支脈上的一個黑色的大切口。

杜賓珂馳在高地邊上找尋華麗亞。行駛很不方便。碰到許多坑、山丘，新拋下的泥土，路軌，梁木，一捲一捲的鐵絲網，交叉銜接在一起的刺蝟般的鐵杆，敵人坦克的齒輪碰在這上面是要毀壞的。

祇好把車子停在那送到一批小車的汽車隊旁邊。賓格唐請一位身穿藏青制服，一頭淡褐色捲髮的汽車夫招顧車子，他和父親走了。在兩個地區交界的地方，他們看見一根柱桿，上面有一方木板寫着「列寧區」（“Ленинский район”），華麗亞是和這一區一同出發的。她在那邊。賓格唐把父親留在堆積的鐵桿材料的後面。

「我們看看她工作……」

華麗亞正在把黏土扔在掩蔽所的頂蓋上。她身邊有兩個女人在工作。其中有一個是城外的集體農女，她赤着腳，捲起了裙子，露出青筋腫脹的腿，還有一個是消瘦的知識婦女，她穿着橡皮底鞋子和外國貨的絲織短上衣。那農女差不多不離位子的井然有序地把泥土扔在梁木上，她時時取笑那穿外國貨短上衣的女人。那一個女人也不回答，她每一次都是把她的玩笑一笑了之，她時常透透氣，把臂肘子倚在鏟子上，看看那雙顯然已經佈滿了水泡的雪白的手掌。有一個體格強健的中士走到華麗亞那兒去，他是工兵，修光着臉，態度很隆重。他對她說了些什麼話，拿下她手裏的鏟子，開始用敏捷而習慣的動作撥泥土。他把鏟子還給華麗亞，摸摸她的手，大聲說：「姑娘，你工作得好極了……」那工兵走開到一旁去了一會兒，又到華麗亞身邊去，他一面抽起煙來，一面把腳擺在梁木上看着她。

賓格唐揮着帽子到妻子那兒去。

華麗亞看見了他們，點了點頭，繼續工作。當他們走近的時候，她微微地笑了一笑，抖去裙上的灰塵，她用頑皮的姿勢把那掉在額上的一束頭髮扔到後面去。

「哦，你們爲什麼來呀？這裏是不愛乾淨的人的呀。」

她看看丈夫的整潔無瑕的上衣，櫻桃色的鞋子，綢襪衫和他漫不經意地拿在手裏的帽子。

「嗤，你這女孩子，」賓格唐詫異起來，「工作了一天，就已經擠絕世界了。怎麼說，要我預先弄髒身子嗎？」

「在水潭裏泳一下好啦，」華麗亞笑起來。

「我很髒，華留雪加，」父親說，「我大概是可以在你們這兒的吧。嗯，而且帶來的是誰的工具？是我的……鏟子，小車……不用工具是蚤子也不打死的……」

「我們是來接你的，」賓格唐說，「大概快要停工了吧。」

華麗亞睨視了中士一眼，小心地用一個手指觸觸丈夫的手。

「你們自己走吧。我會走回來的……」

「我們走吧，華麗加，」賓格唐把她擁住一半。

「不行，」她掙脫了，「四周全是紅軍戰鬥員們的妻子，去打仗的人們的妻子，我不願做例外。」

「對不起，我沒有想到……不過你準備走吧。你就這樣不穿襪子走嗎？」

「有汽車來接我們了，」華麗亞走近些說。「他們載來了第二班的人，要把我們送走。但是我們願意走回家去，讓汽車載穀物，穀物已經用合成式刈割機打好了堆在田野裏了。如果我同你坐車子回去，要愧見同志們的。」

賓格唐不能反駁什麼。

「那末我們就走吧，父親，」他說。

「走吧，賓格唐，」老人俯在媳婦的耳朵上：「好孩子。我以爲你開始擦粉點胭脂和梳這種樣子的頭髮之後，你就變壞了。一切全是到什麼時候說什麼話的，華留雪加。」

路上父親對賓格唐說。

「在死之前大家是一律平等的。要不是沒有一個人不去打仗，那就大家都要死了。你的華留雪加不肯和其餘的人分離。她做得對。」老人稍微頓了一下。「不過對於那架主要的壓榨機至今還不行呀，賓格唐。」

「爲什麼？」

「機器呀！沒有辦法對付。祇好留下了。」

「我們把壓榨機炸了吧！」

「你說什麼！」父親駭然跳起來。「這樣的一架壓榨機……化了多少萬金子給美國人呀？」

「沒有辦法的時候祇好炸呀。」

「倒楣……」父親向自己面前望着，「簡直倒楣……應該努力一下
•把壓榨機搬走。那末如果是礦穴的話呢？」

「礦穴也要炸的。」

「那末特聶泊水力發電廠呢？你可記得，我們在開幕那天去的情形
•河沿着底流去，後來水呀，水呀奔騰起來……梁木隨波流去，露出了
許多灰塵的大路，同時還有馬糞，蘆葦。」

「也要如此。」

老人把頭縮在兩肩之內默然了。

「你怎麼樣，父親？」寶格唐問，這時已經飛進城了。

「我活了好久了……還是早些進棺材的好。做了多少的建設，有過
多少的抱負。」

「我們再來建設。」

「我是看不到……活不到的了……」

第十五章

雪夫柯普里亞斯緊急地被宣召到莫斯科去了。他和羅曼吉諾克乘了
「Y-2」飛去了。第二天雪夫柯普里亞斯打電話給杜賓珂。他所報告
的事是完全出於意料之外的。他被派到南方薩拉浦茲（Сарабуз）去。
雪夫柯普里亞斯在戰爭一開始就懷抱的衷心的願望實現了：使他回到親
愛的黑海艦隊空軍裏去。

「這是他自己部署的，」賴莫丹聽杜賓珂說了之後說，「這是他對
我們說過的，你記得他的話嗎，「把火綫裝在轅裏。」●●他已經擔心
不安了兩個星期了，留心着有沒有海軍人民委員會給他的信件。」

夜裏賴莫丹被叫到對講電話那兒去，當夜他到杜賓珂的寓所裏去。

「我忍不住，我個人給你道喜，寶格唐。要你接收廠了。」

●●意思是「暗暗埋伏出其不意的驚人之舉」。

「怎麼的，賴莫丹？」

「很簡單。你得說一聲謝謝伊凡·伊凡諾維奇·雪夫柯普里亞斯。我來同你商量。我看要把土爾迦葉夫保舉給人民委員長做總工程師。」

「完全想不到，」杜賓珂說，「哦，這個雪夫柯普里亞斯！」

「我們回頭罵他吧，寶格唐，」賴莫丹袒護雪夫柯普里亞斯了，「也許南方的局勢如此，實際上那邊是需要像我們廠長這樣的空中流浪漢的。這兒我們自己隨便怎樣也總會順利撤退的……」

雪夫柯普里亞斯帶着征服者的樣子從莫斯科回來。他從飛機艙裏跳出來，揮着從頭上脫下的盔，向迎接他的人們舉手致禮，上他自己那兒去了。

寶格唐去看他的時候，雪夫柯普里亞斯拍拍他的肩。

「你暫時做總工程師。土爾迦葉夫讓他做自己的事。好像他在那兒開始努力研究新飛機上的什麼東西，你們做好了新飛機的基礎，土爾迦葉夫就做總設計師。」

「沒有了你要有點悶了，伊凡·伊凡諾維奇。」

「這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弟兄，」雪夫柯普里亞斯坐到杜賓珂身邊去，「上面很尊敬你。輿論很好。我還沒有介紹你，就立刻決定了，這樣結果也就好像不需要我了。這兒把我髒髒扣留在療養院裏一樣！啊？」

「裝出可憐相是沒有用的，伊凡·伊凡諾維奇。」

「或許也沒有用。可是雪夫柯普里亞斯要工作嗎？」

「要的。」

「不過不要開玩笑呀。」

「伊凡·伊凡諾維奇，」寶格唐非難地搖搖頭，「我現在想像也想像不出，我們沒有了你可怎麼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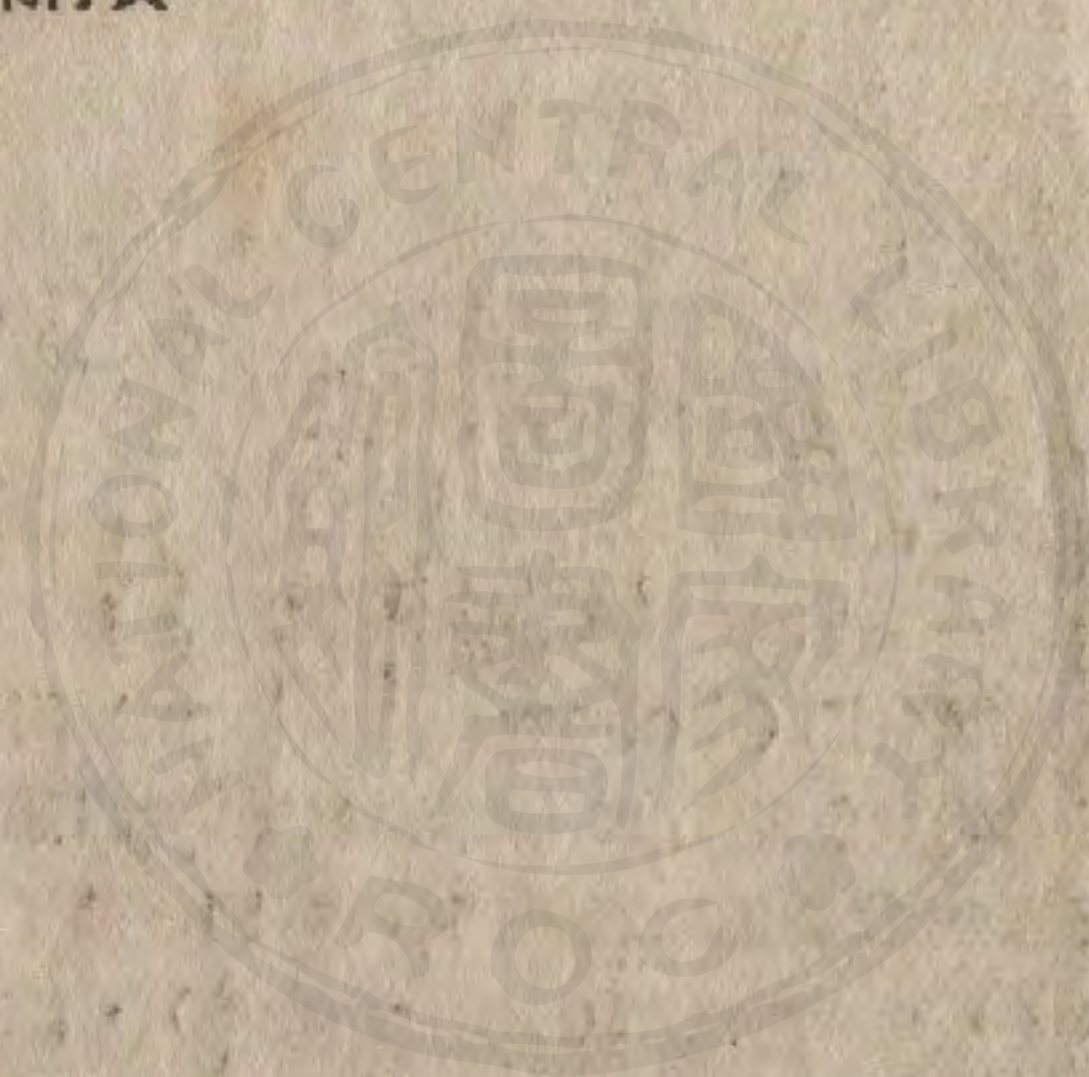
「你們動動吧，寶格唐！不過我請你們別毀了一切。我在莫斯科同真正的人們談過。當真的大家都明白悲劇是不會演的。工業按照計劃在撤退。一切都指示好了。哦，真的，不是藥房，你自己也明白，不過事情進行得很鎮定。飛機是需要供給的。啊？祇要一觸到新的地方，馬上一切都要動了。我們不是最先，我們不是最後。我們且來談些正事，親

愛吾廠長，要照總的合同爲某航空部隊製造十五架飛機……」

雪夫柯普里亞斯從腰袋裏抽出一張表，用手指把它撫平了交給杜賓阿。

「你自己也明白，弟兄，如果你不尊敬老頭子雪夫柯普里亞斯，那末也應該尊敬黑海艦隊……艦隊，媽的，它沒有睡過六月二十二日……啊？」

過了三天，飛機場上來了兩架「ПЭЭС」●●。從塗着黑白綠三色的飛機裏出來一羣海軍飛行員，舵手和射手。雪夫柯普里亞斯在那些預備給黑海艦隊的新飛機旁邊隆重地歡迎他們。水兵們分散到那些飛機那兒去，他們的眼睛燃燒起了那種貪婪之色，這種神色區別出了那些正在接收新機械的飛行員……



●●一種飛機的牌號。

第十六章

「我們這一營開過金門（Золотые ворота）附近，我懷着恥辱的感覺望着這些古老的灰色的石頭。那給我們的武器添過光榮和壓服過敵人的赫密里尼茨基●曾經進入過這門。我們放棄了喬爾蒂亦一伏代（Желтые Воды），齊托米爾（Житомир），諾伏格勒—伏倫斯克（Новоград-Волынск）而進入基輔（Киев）。

「基輔！我的老爹基輔！兒子的眼淚在我那塗滿戰爭的良煤的面頰

-
- 續。前見【蘇聯文藝】第六，七期。
 - (Б. Хмельницкий, 1593—1657) 是查波洛齊亦(Запорожье)哥薩克的有名的領袖。一六四六年，赫氏受辱於波蘭貴族恰普林斯基(Чаплинский)，遣赴華沙(Варшава)，向元老院呈求公斷，並曾謁見波蘭國王，但均歸失敗。因此一氣而回國，組織哥薩克，起義反抗波蘭政權。一六四八至四九年之間，赫氏領導哥薩克，與克里米亞汗國(Крымское ханство)結盟，屢敗波蘭人，最後與之締結光榮於哥薩克的和約。

上流淌。想倒下來親吻你的土地，基輔……我們這一營的隊伍行進着，季米雪·特盧諾夫少尉要和它一塊兒步伐齊整地行進。我的親愛的老爹。把你毀損得成了什麼樣子了。我們要迫敵人在你的門檻上鏖戰。我認不出我沒有多久以前離開的你那些幸福愉快的街道了。

「營長給我休假四十分鐘，我在克列斯夏吉克（Крешатик）[●]上奔跑，一面喘息，一面揩汗地向乾草市場走上去，我趕到那幽靜的基揚諾夫巷去。這就是我們的屋子，我們和塔紐哈在這兒住過沒有多久，但是很好，我的女兒是在這兒誕生的，她曾經在這兒用她那豐滿的小手擁抱過我。我沿着扶梯跑上去，站在門口。我知道我的家不在這兒，我的房間空着，但是顯然每一個人的心中總存着奇蹟的希望。也許他們在這兒呢？啊，在受新的吃重的試煉之前給我這樣的幸運吧。我敲門……不開。我重重地敲。出來了我的女房東。她從前時常喧鬧，對待塔紐莎很不公道，是這時認出是我，却就倒在我的頸上。她也是母親，她的兒子也在前方。她在我的肩上號哭，但是我望着，會不會打開門來和傳出熟悉的歡呼聲：「季米雪！」沒有……門關着，我沉思地站着，我輕易地把門打開了走進去。地上狼藉着小紙頭，桌上放着一封塔紐莎手寫的信，我抓起信來，撕開信封，讀了幾行。塔紐莎預感到我會再走過基輔。我吻了吻這一小張可愛的紙頭，把它藏在自己的懷裏。它將在那些降落在我的身上的吃重的試煉中幫助我。我不記得我怎樣走出房間和下去的，我的脚步在那疤痕斑斑的馬路上的的篤篤地響着。

「難道命運竟將這樣的殘酷，它永遠不會使我們團聚了嗎？難道我不能把我的幸福向懷中再擁抱一次而就要戰死了嗎？生活還剛剛開始，就完了……不，沒有完……我摸摸武器，這是我的祖國把它託給我來保衛基輔和銀白色的德聶泊的……我的眼睛裏沒有眼淚。它們一下子就乾了……我們的營跨過德聶泊，我停止在左岸上痛痛快快的哭，但是不讓我的排弟兄們看見我的眼淚，他們已經尊敬我，而且好像把我當做老兵了。

「對德國人的畏懼早已沒有，疲倦也消逝了，我相信——軍隊中的士氣將加強起來，這結果將給我們帶來勝利。不過目前……親愛的烏克蘭

● 基輔城內著名的街。

還在焚燒，農舍和田野還在熾燃，鐵蹂踏着土地，飛禽也遠走高飛了。」

華麗亞閉讀季米雪爲塔紐莎寄來的「日記」，眼淚一點一滴地從她的眼睛裏流出來。在這些寫在從學生練習簿中撕出來的劃綫的紙頭上的肩箋裏流出了人類靈魂裏的痛苦和希望。

「應該轉寄給塔紐莎，」華麗亞說，「難道他還沒有接到她的新的地址嗎？」

「季米雪的日記我今天就轉寄，」賓格唐同意了，「羅勃少校要送預備材料到葉伊斯克（Ейск）去。他在葉伊斯克把信寄出，從那邊到時就會到達塔紐莎那兒的……說起，少校倒可以帶你到庫班去。」

華麗亞用一幅小手帕擦擦眼睛，拒絕地搖搖頭。

「在這種時候，我不留下你一個人。」

「但是跟我留下是危險的呀。」

「既然你要受到危險，我也要和你分担。反正我沒有了你是一天也過不下的，賓格唐。」

「不過要想想兒子……想想阿廖沙……」

「別這樣殘忍，賓格唐。」

「我不願對你說，華麗亞，但是你迫得我要說……遵照命令，我要在城裏待到最後一刻……廠存在的最後一刻。」

「我和你一同待着。」

「我重複說一遍，我們兩人都會受到巨大的危險的。也許並不一切都順利。德國人時常扔下空軍陸戰部隊，切斷退路。也許要突出包圍……你會牽制我。我就迫得要把義務分配於職務和你之間了。」

「要是雪夫柯普里亞斯不上前方去，你仍舊做總工程師的話，那就不同了。你就可以和第一批軍用車一同走了……」

「但是現在我不能坐第一批軍用車走了。我是廠長。我要做其餘一切人的榜樣，可是現在船長老是把自已的太太留在駕駛室裏……」

「你開始使我生氣了……」

她沉默了，坐着，膝上拿着季米雪的日記的箋紙。預備發作的反駁在心中熄滅了。

「我同意了，賓格唐，」華麗亞忽然說，「原諒我。」



「謝謝。」

賓格唐捏住她的手，日記的箋紙掉在地上了。賓格唐放開她的頭，先猛烈地親吻嘴唇，後來又吻面頰，前額。她閉着眼睛，長縮着全身，承受他的親吻。

「和你在一起多好，賓格唐。大概我很自私。我對我自己的幸福感到慚愧，大概，我將來對此是要得到報應的……季米雪的信要收拾起來了。」

他們俯身把信箋收拾起來，照頁碼排好，後來又並排坐着重讀了一遍。

「季米雪人多好呀，」賓格唐說，「我時常羨慕他，羨慕他的戰士的運氣……那邊了解事情比較簡單，那邊一切都比較明白。有憂愁，有不安，但是他那些信很爽脆，很真實，而且，要緊的是能激勵士氣。對不起，華留恩加，我好像說得太誇張了。明兒你上莫斯科去。鐵路是不大轟炸的，不過我們希望一切都結果圓滿。」

「我不怕轟炸。我慣了……拋下你真難過，親愛的。我怕現在我們的家已經要粉碎成四部份了。爸爸跟軍用車走嗎？」

「跟最後一列走。」他攙住她的手，摸着了她手掌上的老繭。「防禦工事完成了嗎？」

「差不多了。昨天那兒已經到了尼古拉的步兵和下馬步行的騎兵。他們運來了大砲，機關槍。住在掩蔽所裏。你去吧，賓格唐。我今天要離開尼古拉了。我要和他告辭。」

……下着雨。低沉的天垂掛在城市上空。馬路的瀝青上，汽車的玻璃上，向城外進發的紅軍戰鬥員們的兜帽上，撤去了套子的大砲的砲管上，刺刀的邊緣上都淌下雨水來。沿公路，在黃色的地穴裏，戰士們披着雨蓬躺着，有些地方在裝置高射砲，把它們對着路上，當做攻坦克砲用。通行證管理站的關木漆成了紅色和黑色。文書檢查得很仔細。已經收割好的田野裏，撲滅營的戰士們曲着身子在奔跑。在舉行演習。機關槍的小輪子上粘着泥濘。鐵路上接一連二的開過三列火車——兩列載着大砲和馬車，一列載着軍隊。軍用列車上面的空中低低地削過一小隊偵察機，它們不久消失在烟雨之中了。

達尼林在等候賓格唐。他穿着旅行裝：披肩，長統靴，披肩之上是

皮帶，防毒面具，防毒面具上用化學鉛筆寫着——亞歷山大（Александр）·達尼林。背後背着一個裝着青色背帶的不怎麼大的綠色的行囊。

「您已經預備好了嗎？」杜賓珂一面說，一面握達尼林的優美的手。

「沒有，沒有預備好。」

「爲什麼？來不及集合軍用車嗎？」

「一切都預備好了。裝了二十節貨車，現在開來了五節，其餘的不知道將怎麼樣，賈格唐·彼得洛維奇。」

「怎麼不知道將怎麼樣？我們要開始裝載第二列軍用車了……」

「機械設備已經卸下，運出工場，搬在場地上了，現在在雨裏淋，等着。工人也在那邊。我想放他們回家，他們也是要會集的，但是不准。」

「誰？」

「貝朗。」

「他對此有什麼關係……」

「他是運輸部長。現在一切都靠在他身上。因爲廠上了車子，車子的長官是主要的人物了，賈格唐·彼得洛維奇。」

杜賓珂看看達尼林，但是捉不到他臉上開玩笑的樣子。達尼林的心境真正變得惡劣了，他顯然怕批評貝朗，賈格唐打了個報話，把貝朗叫來。大概過了十分鐘，貝朗來了。他在一隻萎靡不振的手裏拿着一個填得滿滿的軍用包，長統靴上塗着許多泥塊，一頂不知怎麼會到他頭上的綠色的飛行帽大胆地歪在一邊。一卷一卷黑頭髮上閃爍着露珠般的雨水。

「您好呀，廠長！」他帶着平時他那種輕狂的樣子叫起來，「有一次我對您怎麼說的？要保留貝朗！運輸高於一切。是國家的神經……雖然我的身體完全不健康，我還是在工作……還是在努力……」

杜賓珂站着，手放在桌子上，微微地屈着身子。他觀察着貝朗的微笑的臉。

「爲什麼不開第一列軍用車？」杜賓珂模糊地問。

「第一列軍用車嗎？」貝朗揚起眉毛，攤開雙手。「我們在努力進

行，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沒有這樣容易……」

「我問：爲什麼不開第一列軍用車？」

賓格唐的眼臉抖動了一下，面頰上掠過一些陰暗的斑點。

「我不是說過了……沒有這樣容易。需要車輛，可是它們在什麼地方呀？」

「您要在今天十一點三十分開出第一列軍用車。達尼林他那一方面完全預備好了，工人和機器在淋雨……可是您戴了您的……您的飛行帽……」

「瞧，您怎樣同我說話，」貝朗在辦公室裏躑躅，以一種特殊的不自然的動作動動腳踵，撒去靴上的泥濘，於是坐在安樂椅裏。「可以當做您在想恐嚇我。您弄錯了……」

貝朗從口袋裏拿出一小包捲煙，把一支捲煙投入嘴裏，用那又堅又白的牙齒咬住了。

「過一個鐘頭軍用車開嗎，貝朗同志？」

「不要迫人的情緒，杜賓珂同志……祇少……」

「出去，」杜賓珂咬緊牙齒，嗤嗤作聲地說，「要是我看見您還在廠裏……」

貝朗要想再反駁，但是看到了杜賓珂眼睛裏那種可怕的神色，他就取出嘴裏的捲煙，把它捏在拳頭裏，走出辦公室去了。

「現在我們永遠得不到車輛了，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達尼林擰住了頭，怨艾地說，「沒有貝朗我們就完了。」

杜賓珂落在安樂椅中。創痛難受地發作起來。辦公室裏進來了賴莫丹。

「貝朗破壞撤退的計劃，」杜賓珂忍住怒火對賴莫丹說，「破壞。第一列軍用車還沒有開出……車輛已經裝好了……我把他轟出去了。怎麼？誰來組織運輸呢？過一個鐘頭軍用車要離開廠的地域。」

「但是還沒有車輛。」

「車輛會有的。」

達尼林走了。杜賓珂打電話給特盧諾夫求助。他答應了。後來賓格唐把士爾迦葉夫叫來，他們編了一張裝載機械設備及材料的時刻表。士

爾迦葉夫今天要把四列火車開出城去。

杜賓珂叫來了四個在熱力工場工作的青共團員。他們住在「白舍村」，自己有摩托自由車。他委託他們監督供應車輛和火車頭給工廠鐵路支綫的事。現在他們要帶了他的信到特盧諾夫將軍，市黨委員會和鐵路局長那兒去。這些青共團員是些強健而忠心的漢子，「白舍村」被燬之後，他們憤激得敵愾同仇了，他們撐着鞋跟勇猛地轉過身去，立刻有三輛摩托自由車馳出廠的大門而去了。

「您留在我這兒，」賈格唐對第四個說。

「燃料有嗎，車子沒有毛病嗎？」

「完全沒有毛病，」那小伙子伸手到帽子的舌頭旁邊回答說，他顯然欣幸於他的新的任命了。「工場裏差不多沒有事可做。我們走吧，廠長同志。」

「丟掉廠不可惜嗎？」

「有什麼辦法，又不是針——不會丟掉的呀。」

「如果要您到前方去呢？」

「也會的。把我從專門技術人員的名錄上除下。據說烏拉爾技術人才多得不得了……」小伙子有點吞吞吐吐起來，「我正想到您說：賈格唐·彼得洛維奇……」

「說呀。」

「軍用車載了機械設備，材料和人開走……這不對……」

「爲什麼？」

「那末物品呢？貝朗想用末了第二次軍用車把它們載走，可是照我們的意思，還是在每一列車上掛一節載糧食的車子好。路上一公升水要十三魯布，這會使女人們受驚的，在烏拉爾是雪也討不到的，這樣的人！」

「你也聽到這種蠢話嗎？」

「一切都會聽到的，我不加重視。」

「對於糧食我們來調整和分配。關於水和三十魯布——那是胡說……跟我一同做拆卸的工作去吧」

「眼睛不見也吧，」那青共團員說，「好像在剝皮。真難受。」

「當然建設比拆毀好過。我們是這樣教養的。但是有時候祖國也會提出些別的要求。是嗎，同志。沒有多久以前，我也還是青共團員，那時剛剛開始在廠的空地上破土……」

當杜賓珂到廠的時候，那邊已經在從基礎上「拔下」機械設備，把它拖到門口去，然後抬到卡車上去，搬到鐵路旁的場地那兒去。全體都在工作，使出全部的筋力，但是工人們的臉變得又瘦又黑了。「抽吸」之後，他們惡狠狠地揉滅香煙屁股，用腳踐踏了一陣，走到挨次輪到的機器那邊去。工人們說視着杜賓珂，希望找到解答那些磨折着他們的問題的答案。現在誰也不像從前那樣的問了：「也許不會移動廠，也許德國人不會到這兒來的吧？」這些忠實而聰明的人給生活的總的原則所結合了，他們對杜賓珂什麼話也不說。有一羣人走近一架機器，那機器旁邊霍敏珂彎曲着狹窄的肩膀站在那兒。

「當心些，」霍敏珂輕聲說，「要不然要給鎚子打中頭的。要給我打死的……」

「不會給你打死的，」有一個體格強健，鬚髮雪白的花紋旋工笑也不笑地說。

那花紋旋工在手掌中唾了一口，着手用鑿子鑿那凝着鐵鏽的結牢的鐵焊。祇有敏銳的專家的聽覺才能捉摸到的低微的聲音在機器中響起來。霍敏珂用肩推開那花紋旋工，做完了他的工作。敲出了水門汀裏的那些鐵釘，遵從着總的號令開始把機器推動。

開了電燈開關。工場亮起來了。燈不多，它們微弱地點着。劃着白錢的地上，一天以前還光彩奪人地閃耀着許多自動機械，轉刀旋盤和削截機——新的設備，最後一次五年計劃的產兒，現在這地方灰色地露着許多角柱和一方方水門汀地與基礎以及挖破的窟窿。陰暗的電燈光照着這一個悽慘的墳場。轟隆隆的迴聲伴送着拆卸者的每一個行動。

火車頭叫了一聲，嗤嗤地響起來。遠遠裏鏗然一聲響着車廂的緩衝盤。工場裏出現了一個駕駛摩托自由車的青共團員。他找到了杜賓珂，交給他一封信。運貨火車來了。那青共團員把它們一直伴送到廠。

賴莫丹奉命担任裝載的工作。裝載隊中有一隊砍下許多亞拉伯膠木樹枝。這些樹枝是供作掩護機械設備之用的。斧子敲擊着，樹枝嘩啦嘩

啦地掉下來。那些亞拉伯膠木好像折了手臂似地站着。這沒有激動賴莫丹。然而這是他親自種植的樹呀，並且當燥熱的夏天它們開始慢慢兒乾枯的時候，賴莫丹還灌水救濟過這些樹木。

運貨火車上，在機器之間，迅速地用薄板搭成了棚，張着厚油紙。黑色的圓錐形體從綠樹枝裏突出來，髒髒是北美洲印第安游牧民的樹皮小屋。

「關於貝朗的事你知道嗎？」杜賓珂問賴莫丹。

「我知道。」

「怎麼樣？」

「我看見結果了。」

賴莫丹指指那些將裝載完畢的運貨火車。

「現在空口說白話是沒有用的，」他說。「夜裏還要裝載一百節火車。第一列軍用車我們發兩節火車麥粉，糖和麥片。其餘的軍用車也各發兩節火車糧食。剛才城裏打電話來。勸我們帶十二噸香腸和一百噸上白麥粉。哦，這一切全放到什麼地方去呀……」

細雨打着倉庫的屋頂。空中閃爍着高射砲彈爆發的五顏六色的火星。遠遠裏，城市騷擾和嘈雜地鬧着。賴莫丹走進辦公室，接電話到工廠防空部去，城裏傳來了「空襲警報」的信號。警笛號叫起來，爆炸迫近了。聽見了轟隆隆的聲音。還是那熟悉的德國「容克斯」的吼聲。裝置在飛機場四邊的自動槍工作起來了。格一格一格！格一格一格！遠射程砲的轟擊劈着空中，砲彈噓噓地向上飛去。馬達在頭頂上轟隆隆地響。裝載工作沒有停頓。工人們一聲不響地把機器拖入運貨火車，上面塗了機器油。柔軟部份添蓋了堅密的紙頭。

現在廠裏鍛接工場還在工作。他們在完成四架飛機的最後的工作。鍛接工人們都沒有化出全部力量來工作。壓榨工場工作着，杜賓珂的父親老人彼得也在其內。高射砲的射擊好像在趕人們。他們已經完成了最後三節運貨火車的裝載工作，細工鐵匠們拖來了供作結牢之用的繩索，這時霍敏珂跑來請求抬走他的機器。賴莫丹准許了，他想支持這老工人的勇氣。工場的預備門打開，閃動了一下光。工人們把機器搬出了工場。

「當心光！」賴莫丹叫起來。

敵機的吼聲在頭頂上增大起來，許多探索彈的點綫向空中竄去，高射砲猛烈地咳起來，馬達熄滅了，但是跟着傳來一陣俯衝的聲音和在旁邊飛過的炸彈的噓噓聲。馬達又吼叫了。

「躺下，」祇聽得有人喊叫。

火柱向上衝去，格納庫和鍛接工場的屋頂亮了一亮，傳來一陣震耳欲聾的轟隆聲和噓留留的彈片聲。爆炸的浪潮像一個沉重的身體似地湧過。光熄滅了。最後一下迫近的聲音鏗然一聲響，玻璃掉下了。

賴莫丹站在電話旁邊。

「怎麼樣？有犧牲嗎？」

「工場裏沒有犧牲。飛掉了玻璃。」

「去它媽的玻璃。」

觸鼻的硫磺氣被風帶來。附近馬達吼叫起來。「蓉克斯」又在頭頂上了。眼前，上面，閃過排氣機的閃光。短促的機關槍排槍聲。霍敏珂舉起了手，在機器旁邊站起來，髻髻用他自己的身體來掩蓋那機器似的。當那些給子彈撥起的小柱子似的灰塵掉下的時候，轟炸機也走了，那花紋旋工起身向霍敏珂的腰下擊了一下。

「這怪東西。再等一些時候它要把你切成四塊牛肉了……要躺下才是，不好揮手。這是嚇不了它的……媽的，又來了……躺下！……」

那花紋旋工撲在潮濕的地上，但是馬達的吼聲遠去了。

「是我們的！鷹！」

工人們一面喊叫，一面把帽子拋起來。那花紋旋工爬起身來，羞慚地抖抖身子。

「難道分別得出它們的嗎……」

「羅曼吉諾克去了，」霍敏珂欣喜若狂地說。「羅曼吉諾克！」
城市上空起來了火光。祇聽得遠處傳來轟隆隆的吼叫聲和爆炸聲。

第十七章

工廠鐵路支綫上開出了第一批的四列軍用車。每一列車中裝載了糧

食：麥粉，烘焙好的麵包，糖，罐頭食品，麥片，鹹豬油，蔬菜。每一列軍用車中杜賓珂和賴莫丹委任了首長和委員，他們又委任了車廂的幹事。土爾迦葉夫擔任了第一批撤退的首長走了。

羅曼吉諾克率領了他自己的一隊驅逐機把火車護送到城境之外。在第一個車站上，軍用車就瀰了一整夜。有許多帶着軍隊和彈藥的火車趕到前方去，土爾迦葉夫在早上四點鐘的時候打電話給賈格唐，德國人炸過車站，不過沒有引起特別的損害。達尼林的第二列軍用車中傷了兩個人。第一批出發的和家眷一起有到近四千人。杜賓珂擔心他們會不會安然走出敵軍轟炸機的活動範圍。他固執地要土爾迦葉夫快些把火車開走。土爾迦葉夫以他那種平心靜氣的悅耳的低音鎮定了杜賓珂的心。杜賓珂完全希望於那冷靜而有主動能力的土爾迦葉夫，但是一路之上會遇到多少沒有預見到的意外呀，當然最主要的是那些成羣搶掠和單獨行劫的德國人的「蓉克斯」。

工廠俱樂部現在變成了工人的軍營了。等待出發的家眷也在這兒。觀場裏，休息室裏，這一所大廈的一切地方都放着板床和賤價的鐵床。孩子們在床鋪之間奔跑，走廊裏女人們燃點了火油爐，雖然膳食是指定在食堂裏的。女人們在給乳兒燒麥糊，煮牛奶。晚上，當警報號叫起來的時候，母親們帶了孩子和小包裹，下避難所去。一切痛苦和歡樂，恐懼和大膽都露出在大家的神色上。人們走出自己的寓所，這好像使大家接近了。

賴莫丹在俱樂部內的一處地方籌開了一個宣傳畫展覽會。從市立十月革命陳列館(Музе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裏搬來了許多畫。它們大多是關於內戰時代的。杜賓珂看看那一張張侵蝕着時光的高貴的黃色的彩紙。他曾經在童年時代在車站上，撤退地點上，在小食堂裏，在工廠的牆上和柵欄上看見過它們。它們受到過風吹雨打和雪的掩蓋。現在這些老兵般的壁畫又在號召人們反抗，團結和爭取正義的勝利。

廠空起來。人們在拆卸電綫，開關，變壓器，電話網，發掘地底電綫。一切都塞在箱子裏，貼上標籤和裝到運貨火車上去。車廂露出給子彈咬過的樣子，有些地方給彈片破裂了。它們從戰場上來。它們在那邊拋下了武器和彈藥，接收了機械設備，再循着鐵路綫馳去。

最後五架飛機的最後的工作完成了，用曳引車運出了最後鍛接工場。飛機旁邊已經有飛行員們像飢餓的人等候麵包一樣地在等它們了。他們催促試飛員們和引導的工程師們，他們指着天空，拍拍自己的胸脯。

老人杜賓珂從手溜彈工場裏走出來，蹙額看着這一幅景象。這是他們廠裏的最後的飛機了！彼得·杜賓珂和池那也是從老人中挑選出來的工作隊一同從事製造手溜彈，鏟子和鶴嘴鋤的時候，似乎驅散些愁悶。他怕待着沒有工作。他的手要永遠忙着做些事情。

低沉的烏雲慢慢地在空中行過。雨開始打擊在那一張扔在不遠的地方的鐵片。膠木的樹身浸透了水氣，變得黑了，那些被砍掉了樹枝供作偽裝掩蔽軍用車之用的地方更清晰地露出了新鮮的傷痕。被砍過的樹木使彼得·杜賓珂想起了親愛的廠，親愛的烏克蘭。像在廠裏一樣，到處一切都赤裸起來，都在被搬去。

飛機旁邊出現了兒子。他攀到飛機艙裏面去，和飛行員們，工程師們說了些什麼話。後來有一架飛機起飛了。『難道賓格唐要親自在這種天氣之下飛行嗎？』——父親不安地想。但是飛機放下尾巴停下了。馬達的吼聲慢慢兒地靜下來，推進機的『桿』變成直立了。賓格唐從舵艙裏跳下來，他被包圍了。老人覺得兒子好像比所有的人高出半個頭，高傲的感覺在老人的心中油然而生。他撫捋着鬚，顯出莊重的神氣。杜賓珂引兒子為無上的榮耀，雖然常常不明白他的兒子怎麼能變成這樣聰明和為國家所需要的人的。真不懂，唐柯（Данко）這孩子他一次也沒有打過他的後腦，他怎麼會長成爲廠長和總工程師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杜賓珂的呢。

……夜裏德國人來空襲，燒毀了偽造的廠。三夾板和洋鉛皮馬上燒掉了。有一架俯衝轟炸機向工廠鐵路支綫投了兩枚炸彈。出事的地方到了杜賓珂，賴莫丹和駐廠黨委主席克魯興斯基，這是一個溫和拘謹的人。跟着他們之後，城裏防空部裏也有人坐了『愛莫奇卡』（『Эмочка』）^①來了。有一個炸彈掉在那建造在乾的山谷之上的鐵橋旁邊。路軌捲起來糾纏在一起。有一根二十米長的正梁被毀壞了橫在地上。支柱中有一根毀了一半。第二個炸彈命中在鐵路的路基裏。路毀了有一百五十

① 『MK』的愛稱，是一種汽車牌子。

米。被炸成一段一段的路軌狼藉在保護樹林的一帶空地上。許多樹木被折斷或者被搗得粉碎。

「現在你把廠搬走吧，」賴莫丹坐在炸彈穴的邊上說。「搗了這樣的鬼。」

「很可疑，」有一位從防空司令部裏來的中校說，「衝下來投得這麼準。氣象條件好像是不適宜的……有人發過信號。」

「不過是偶然吧了，」克魯興斯基說，「誰會發信號呀？」

「哦，怎麼誰？壞東西是很多的。」

中校做了路和彈穴的測量，並在軍用記事冊裏寫了些什麼東西，他把手舉到帽子舌頭上行了個禮，坐到汽車裏去了。

「需要恢復路面，」他說的時候已經坐在汽車裏了，「把你們所有的人完全動員起來。鐵軌我們會送到。」

「愛莫奇卡」走了。塗着偽裝的爛泥的它在眼中消失了。

有一輛鐵道手推小車載着撲滅營的戰士馳近前來。那小車停在鐵橋那一邊。戰士們跳下來，沿着路基走下來，踏着碎石子悉悉率率地響，不久在杜賓珂和賴莫丹身邊出現了。

「防空司令部的中校，」賴莫丹對營長說，「他斷定有人發信號。」

杜賓珂注意地看了看賴莫丹。

他們回到廠裏。工人們在等他們。爆炸切斷了撤退之路，大家都認識這一點。恢復的工作不必挑選人來做，大家都自願去。爲了不使拆卸機械設備的工作停頓，鐵路綫上派去了三百人。

第十八章

次日徹底明白了，用廠裏的人力來修理道路要化不止三天的時間。杜賓珂決定煩勞尼古拉·特盧諾夫和請求他以他麾下所有的軍隊來幫助。

當然，請求是不便的，尼古拉有他自己所勞心之事和責任，但是搬

職是重要的國家大事。杜賓珂打了個電話給尼古拉，他不在。副官告訴，說將軍要六點鐘來。現在到前方去了。杜賓珂決定跑到城裏的寓所裏去，自從華麗亞走的那一天起他就沒有到那兒去過。家裏空着。扶梯裏放着袋，袋裏漏出沙來，它給腳踏得散開來了。許多窗都釘着三夾板。寓所裏的那些信箱給報紙和信件塞到了頂上，它們沒有出清——主人們逃離了。活躍的巨廈好像變得死氣沉沉了。寶格唐從信箱裏拿出了季米雪的一些信。還有塔孃和母親寄來的信，華麗亞寄來的還沒有。這使寶格唐不安着。他走進房間，把帽子放在一張薄薄地罩着一層灰塵的小桌子上。他皺了一下眉，拿起帽子，用一塊攤在地板上的抹布擦去了灰塵。他打開窗，倚在沙發上看信。他慢慢兒地讀，吟味着每一個字，把字句重讀了兩遍。庫班很安寧，兒子預備進學校，母親煮了兩公斤菜醬，向日葵子也收採好了。季米雪的信充滿了一個不得已要說到失利的戰士的苦楚。

信件中間遺下了一個不怎麼大的小信封，上面的地址是用不熟悉的筆跡寫的。寶格唐最後把它打開。誰寄來的呢？這封信是差不多已經完全忘記的那個碧眼女子寄來的，那時候離開多遠呀。那女子是從烏拉爾寫來的，她煩悶着，在劇場裏工作，夢幻着索啓（Сочи）^①。信裏天真而有點癡呆的談話中有一種動人的，稚氣的意味。寶格唐想起了她在那緊貼在懸崖上的小火車站上分別時向他挨去的當兒的嘴唇，記起了她那柔軟的灰色的頭髮，下面有一個署名：麗莎（Лиза）。他忘記了她的名字，他看着署名，真不相信在青山背景上棕櫚樹底下的這一個遙遠而富有異國情調的女人會題這樣簡樸的俄羅斯的名字。

門上敲了一下。寶格唐意外得戰抖了一下。熟人平常總是預先打電話關照他的。他開了門。

台階上站着他的女鄰，他有一次在避彈所裏見過的那個金髮女子。她裝束齊整——戴着淡顏色的小帽子，放鬆的捲髮落在肩上，穿着輕飄的綢衣，白羚羊皮的鞋子。她那淡顏色的捲髮直到肩頭。她有點羞澀地承受他的目光，後來忍住的微笑在染過口紅的櫻唇角上抖動了一下。

「對不起，寶格唐·彼得洛維奇，我要看看您的太太……華麗亞。」

① 高加索黑海岸的療養勝地。

「華麗亞嗎？」杜賓珂詫異地重問一遍。

「別奇怪，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我同她在那邊……」她用一個小指頭指指，「下面避彈所裏交得很熟了。她叫我上她這兒來，留一個女裁縫的地址。」

「華麗亞不在家，」賓格唐審視着這少婦說，「她走了。」

「撤退了嗎？」

「嗯。」

「啊呀……」她揚起眉毛說，「那對不起。」

她遲疑地站了一回兒。她顯然不想走。

「您寫信給她嗎？」

「還沒有寫。她大概還沒有到吧。但是當然要寫的……」

「我想寫幾句話給她。您准許嗎？您放在您的信封裏寄去，」她打開那優雅的小皮包，取出一支鑲着象牙骨的小鉛筆和一本同樣小巧的記事簿，她依靠在牆上。

「請進來，」杜賓珂邀請她，他決意作這已經嫌遲了的禮儀，「這兒不方便。」

「要是您准許的話。祇要一會兒。」

她坐在桌子旁邊，還是羞羞澀澀地，她開始用纖細的筆跡寫，時常咬咬鉛筆的頭。賓格唐坐在對面。她感覺到他的視線，不好意思起來。她的小耳朵變成殷紅的顏色，頸上的血管躍動着。

「好了，」她一面撕下小紙頭，一面說。

她最後舉起眼睛，於是他們的視線相會了，她遏住了自己的視線，咬住嘴唇，給了字條，眼臉低垂下來。那少女具有說不出的魅力，一種優美的坦率的質樸在她的舉止中顯露出來，惹起人家的注意。

「我走了，」她說。

「再坐一會兒。」

「那末請您准許我脫下帽子，我好像戴不大慣。」

「請……」

她舉起那雙豐滿的手，取出一隻嵌着藍寶石的髮針，脫下了小帽子。她以手指的輕捷的動作把頭髮整理好。

「講我聽些您自己的事，」寶格唐說着，難爲情起來了。

她發覺了落在他的面頰上的紅潮，微微地笑了一笑。她的牙齒有點彎曲，不知道爲什麼，這給她的臉添上了特殊的誘力。

「要我講我自己嗎？嗯，關於我您什麼也不知道。您甚至於不知道我的名字。」

「您的名字……」

「不用白費心思地想了，寶格唐·彼得洛維奇。我們是偶然相會的，沒有正式地結識。我的名字是薇克朵麗亞（Виктория）。」

「薇克朵麗亞？」

「您覺得奇怪嗎？」

「不。不過剛才有一個女子……我也忘記她叫什麼名字了——忽然却原來是叫麗莎。可是她不像麗莎。您比較像麗莎，而那一個像薇克朵麗亞。」

「也許，」薇克朵麗亞鎮靜地說，「這種事是有的。」

她把臂肘撐在桌上，把手掌貼在面頰上。

「面頰發燒。」

「身體不舒服嗎？」寶格唐問。

「您摸摸額角看，」她一面說，一面握住他的手，移近她自己的額角，「不是嗎，冷冷的？所以是完全健康的！」

他感覺到她的手的溫暖，柔軟的探求的手指。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一切事情完全講出來的，寶格唐·彼得洛維奇。您要聽嗎？」

「您說呀，薇克朵麗亞。」

「好。不過讓我坐在沙發上。」

她移坐到沙發上去，臂肘撐在枕墊上，嘴唇角和眼角上露着微笑，她開始說了。她把她自己那並不詭祕的生活的故事講得很簡單，天真地絮絮詳述，精確地比較，這顯出她的並不愚蠢和觀察深刻的智慧。她對自己有些懷疑，雖然她知道自己的女人的魔力的價值。對於人她總是不變地批評得很好，甚而至於對那些對她做過壞事的人們也是如此。她還沒有變壞，還相信着人，相信着生活。在她的故鄉普洛斯古洛伏

（Проскурово），她認識了一個建築工程師。那工程師又年青又漂亮，他迷住了她，求她嫁給他。她違反了純樸而善良的雙親的意思而情願地同意了。他們不反對女兒結婚，不過要她等一下，因為她那時甚至還沒有滿十七歲。她不聽他們，同丈夫走了。過了一年，他把她遺棄了。她沒有決心回到父母那兒去，所以就留在這城裏。她的父母還在齊洛斯百洛伏，也許已經死了。當她講到父母的時候，眼淚蒙蔽着她的眼睛：她取出一幅小手帕，濡濕了睫毛，微微地笑了一笑。

「又乏味又悲慘。爲什麼您叫我……」她取出粉盒子，迅速地用粉撲在臉上敷了粉，擦了嘴唇。

「我起初以爲您的丈夫是軍人，就是和您一同在避難所裏的那一個。」

「不！那不過是一個好朋友……他做軍人還沒有多久。戰前他在我們托辣斯裏做計算員……他是吉吉格格地打計算器的。」

黑暗爬進房間裏來。街靜下來。薇克朵麗亞把腿從沙發上放下來。

「還是關上窗戶開燈吧，我不愛坐在半明不暗之中。自然我不是貓……雖然我的丈夫叫我貓……」

他們關上窗戶，放下了不透光的垂簾。墮下了悉悉率率地響的紙頭。

「先應該檢驗一下。等一等，不要開燈……我自己來。這是我的專門本領。您知道有一個時候我是做電燈匠的。我忘記告訴您了……嗚哨……我要摔一交的。」

寶格唐摸着了她的臂肘，於是他們到門旁邊去。但是她急忙揮說自己的手，自主地向前走去。

「您不要在那邊找，」寶格唐說。

「指給我看呀。」

他捏住她的手，把它放在開關上。她躊躇着，後來扭轉開關。燈亮了。

「多亮呀，」她用手掌掩住眼睛說。

「我們開檯燈吧。」

「嗯，那要好一點，」她同意了，「不過上面要用一樣什麼東西罩

「謝。謝謝。這樣就好了。我不愛坐在黑暗裏，尤其是在房子裏，但是也受不了太亮的光。」

他在她身邊坐下來，捏住她的手。她小心地把手掙出來，捏住他的手，放在枕墊上。

「您有時悶嗎，寶格唐·彼得洛維奇？」

「沒有想到這一點，」他有點冷冷地說，「工作呀。」

她撫撫他的手和袖，向他的眼睛望了一下。

「我倒知道爲什麼您忽然生氣了，不要生氣，寶格唐·彼得洛維奇。您很好……您可記得那時我像一個傻瓜似地帶了担架飛到您那兒來的事嗎？我很想馬上立功，立一件又大又漂亮的功。做一個巾幗英雄。那末就可以看到——到那時候人家將怎樣的對待我。大概到那時候女人的我就會死了。不是嗎？我跟丈夫一共祇過了六個月。那一個軍人，我們的計算員，他向我獻殷勤，吻我的手……我有時要對他喊叫。可是對您就不能叫，您是這樣的偉大，有力，」她笑起來，撫摸着他的手。「結果一切變得多怪呀，寶格唐·彼得洛維奇。您有一位好太太。她是一個出色的女人。她多福氣！各有各的福份。您對我怎麼樣？」

「對您嗎？」

「對我呀。不過要說得坦白。」

「我歡喜您，」寶格唐難爲情地說。「您真好。」

「旁的我什麼也不需要……祇要你愉快。華麗亞走之後，您多悶呀。無論怎麼說，沒有什麼工作是能代替女人的溫順的。我要吃，」她率直地說，「要吃。」

「我櫃裏大概是有點什麼東西的。嗯，最近我不住在這兒，不過大概會發見些什麼東西的。」

「我自己來弄，寶格唐·彼得洛維奇。」

她走近食物櫃，打開小門，點着脚尖抬起身來，看看上面幾層裏有什麼東西。

不久桌子上有了一罐沙丁魚，乾酪，皺皮的檸檬和乾香腸。寶格唐取出一瓶酒，崩然一聲把它打開瓶塞。

「我們要大開宴會了，」薇克朵麗亞說，「您不罵我嗎？」

「一點也不。您在我這兒做客，我很高興。您真可愛。」

「那末我還好嗎？」她引誘地問。

「好。」

「哦，我們旁的什麼也不要想了。也許我們將來會非常高興地回憶這一次宴會。」

她喝了一高脚杯酒，把杯子放開，沉思起來。後來把頭髮抖動了一下，笑起來。

「我頭已經暈了。我不再喝了。」

「也不必再喝了。」

……她好像神不知鬼不覺地走了。不大亮的光輝照在房間裏。桌上亮着一瓶沒有喝完的酒和一隻盞滿的高脚杯。她不在了，但是房間裏遺留着她的誘人的香味，這是一種他所不知道的特別的香水。

電話鈴猛烈地響起來。杜賓珂拿起聽筒，發覺聽筒上面蓋着灰塵，他厭惡地舉到耳朵旁邊。

「喂……尼古拉嗎？已經七點半了？你找我嗎？嗯，我打了一會瞌睡，古里亞。突然到了自己家裏。馬上就來。嗓子沙啞嗎？一切都好。身體完全健康，尼古拉。」

第十九章

特盧諾夫在司令部裏的一間房間裏接見杜賓珂。他們坐在悉悉率率地響着槳硬的套子的沙發上。地上攤着一幅飾着華麗的流蘇的阿富汗地毯，對面牆上掛着一幅「蒂爾齊特和議」^①的畫。沙皇亞力山大（Александр）乘了郵舟到納曼（Неман）小島去和歐洲的狡猾的征服者談判。

① 蒂爾齊特（Tilzit）是東普魯士的一個城市。一八〇七年拿破崙一世曾與俄羅斯及普魯士締結和約於此，歷史上稱爲「蒂爾齊特和議」。

尼古拉穿着簇新的夏季軍裝，仔仔細細地擦過的長統靴，修過臉和甚至於灑過香水。寶格唐自慚形穢起來了。他發見——褲子像鐘一樣地膨脹在膝上，鞋子骯髒，襯衫並不是新換的，帽子上塗着機器油的渣滓。

「有什麼好消息嗎，寶格唐？」尼古拉問。

「好消息很少，尼古拉。」

「一看服裝就看出來了。」

「看出了嗎？」

「哦，怎麼不。習慣呀，我在軍隊裏服役，穿便裝的時候——衣服總是能幹的表記。」

「你別這樣說，」杜賓珂開玩笑地對答，「祇要電話在手頭，將軍就可以指揮，可是我們產業工作者的弟兄們却要爬到每一個小洞裏去的！」

杜賓珂舒適地靠在沙發上。特盧諾夫注視着他。

「今天我有點不大歡喜你，寶格唐。臉色蒼白而且皺着……不能這樣勞動過度的呀。」

「尼古拉，」寶格唐發火了，「我現在還沒有直屬於你呢……」

「寶格唐吉克，」他半擁住他，「生氣嗎？有什麼事嗎？」

「路面和鐵橋給炸了。」

「我知道。」

「但是廠要搬走，你知道嗎？」

「我也知道。」

「但是我們用自己的力量粗加修理就要三天，你知道嗎？」

「我不誇口，不知道。你實在要什麼呢？」

「你的幫助，尼古拉。」

「一切全懂了，寶格唐。過一小時你們發生小事的地方會有一個鐵路營來到。你自己的人不要放走。全體合作打起爹來也容易些。」

「謝謝，尼古拉。我本來以為你是不能幫我的。」

「要是祇幫助你，那大概就要想一想了，」尼古拉眯着眼睛，「你態度很不好。」

杜賓珂吃驚得稍稍抬起身子，紅潮湧上了他的臉。

「你得了吧，尼古拉……如果你幫助我……」

「不是幫助你，傻瓜，幫助我們的共同的事業。你爲什麼臉紅起來了？」

「啊，得了，哦，去你的吧……如果是我個人，你就不幫忙了嗎？」

「瞧！爲什麼幫你？華麗亞給你放逐到什麼地方去了？」

「難道他知道了什麼事嗎，或者是猜測到的呢？」——賓格唐的腦子裏閃過這種念頭。

「我打發華蓮丁娜到莫斯科去了，」他一面說，一面竭力不看尼古拉。

「你真相信嗎？」

「我相信？」賓格唐的心冷起來。「華麗亞發生了什麼事嗎？」

「你原來還愛她，流浪漢。甚至於臉色也變了。可是她擔心那邊有什麼變心不貞，有什麼金髮女郎……」

「金髮女郎?!」

「當然是她的幻想而已。妻子們有什麼不會幻想的呢。她們覺得好像有些金髮女郎一輩子在獵取她們的丈夫。我們原諒原諒我們的妻子吧，賓格唐。」

「那末華麗亞怎麼樣了？」

「你送她嗎？」

「送的。」

「安頓好在火車裏的嗎？」

「安頓好的。」

「揮過手嗎？」

「怎麼揮過手？」

「哦，火車當着你開的嗎？」

「沒有。我要緊到廠裏去，所以她放我走的……火車脫了班。剛剛前綫開來救護車……哦，你攪什麼呀？」

「一切全很明白。也許你要見見自己的太太吧？」

「見見？」

「哦，你驚奇些什麼呀。你臉色也變了。好像你知道了一個可怕的消息。要高興才是呀，傻瓜。既然是見見，那就是說她一定是在附近什麼地方。她在城裏。」

「在城裏，」寶格唐好容易壓住不安的情緒，「不會。」

「她在第一一二四號撤退醫院裏工作。」

「這簡直是胡鬧，」寶格唐用激怒的聲音說，「胡鬧。」

「也沒有什麼胡鬧。她不肯離開你。」

「這是你教唆她的。」

「我們不要深究了，寶格唐。昨天她打電話給我。廠的上空掛着火光。哦，她擔心自己的丈夫。」

「我馬上到她那兒去。」

「噯，不要去，找不到的。」

「第一一二四號撤退病院。我對於數字的記心是很好的。」

「數字也是我騙你的，寶格唐吉克！她現在有許許多多工作——老實說，她和救護隊一同上前方去了……」

「你瘋了！」寶格唐激怒起來。

「哦，哦。你別叫。現在我懂得可憐的華麗亞了。讓她工作吧……」

「但是如果出事呢？」

「這裏也會出事的。我們也已經變成前方了……根據空襲你覺得嗎？當你要離城的時候，你就隨身把華麗亞帶走好了。你帶在自己的「陶格拉斯」裏。她不肯離開你呀。」

「可是我是要在最後一分鐘飛走的呀。飛機也許會燒掉的！」

「哦，你們就燒在一塊兒。你給她這種滿足吧。她對你很好，寶格唐，可是你時常忘記她。不要太熱心工作才是……廠裏，軍用車裏的情緒怎麼樣？」

「跟我們那時候一樣。」

「現在也是我們的時候。不過那時我跟你還不大成熟和關心的事比較少。從前爲我們想，可是現在自己也要動動腦筋了。所以——好像吃重了，我希望我說得很明白。」

「你說明白了。」

「你當然知道城市到某種場合是要在不空城的狀態之下留給敵人的了？」

「我知道。」

「誰負責炸毀廠呢？你嗎？」

「是我。」

「準備好了嗎，用什麼？」

「我們從卡旗葉夫卡（Кадиевка）運來了炸藥。」

「今天你可以得到兩噸三硝基甲苯[●]和爆炸管。」

「你講這樣可怕的事倒好鎮靜，尼古拉。」

「迫得要如此呀。殘忍的任務，寶格唐。」

「但是也許不要如此呢？」寶格唐聲音中帶着希望問。

「我們要把城市保衛到底。有計劃的戰略的撤退需要多少，就做多少。我們要在城下佈置一所磨坊……」

「什麼磨坊？」

「這是我們的新語彙。爲了碾碎敵人的軍隊。指揮磨坊的是我。嗯，這不是你的大工廠，但是事倒也很可觀，」特盧諾夫站起身來，擁住他的朋友。「也許我們不會見面了。我要那兒去了……」

「那兒？……」

「嗯，要去大廝殺了。流浪者的血躍動着，特盧諾夫的血……說起父親。老頭子在工作，由於德國人的推進，他們變得更困難了。前天我們好容易調整了無線電的聯絡……」

寶格唐帶着憂鬱的情緒離開朋友。穿着衣襟破碎的軍衣、垂着額髮的頑皮的機關槍手古里加，現在瞧，是特盧諾夫將軍了。時間，時間！爲什麼試煉好像現在比較艱重？難道因爲老了不成嗎？車子帶着他到廠裏去。不久那街市中擠壓着防禦的怒髮冲冠的城市還在後面了。太陽在那給昨天的雨水淋濕的收割之後殘存的梗枝上游移而不能把它們曬乾。秋近了。在這種時候田野已經鋪着一方方耕耘好的地，可是現在……他找不到這種一方方的黑地。土地在等待，但是人們不到它這兒來！

在手溜彈工場裏，他碰見父親正在做手溜彈筒的第二次的鎮壓工作

●（trinitrotoluene）供作炸藥成分及子彈裝填藥用之化合物。

• 老人的手在油裏弄污了，他拿着一隻破的手溜彈筒在叱責一個敲榨工人。

「華留恩卡在城裏，」寶格唐高興地說。

老人把笑容隱匿在鬚裏。

「哦？那末她是回來了嗎？」

「她沒有走！」寶格唐叫起來，「她騙人。」

「喔唷。你剛剛知道嗎？」

「那末你難道說已經知道了嗎？」寶格唐捉住了父親的笑容問。

「我那兒會全知道，」父親狡猾起來，「不過我記得：有一個聲音，尖尖的，打過電話來。好像是華麗亞的聲音。」

「瞧，這叛徒！」

「爲了愛情而反抗，寶格唐，」老人很有道理地說，「應該原諒她。• 尼古拉那兒去過嗎？」

「他將派一個鐵路營來。鐵路營。」

「鐵路營……鐵路營，」老人不知道爲什麼笑起來了。

過了八小時，鐵路營把交通恢復了。杜賓珂走在新鮮的枕木上和鐵軌上，那些鐵軌上有幾處還保存着暗藍色的壓鑄的鎔渣。用粗厚的梁木代替了現成的大梁來做面蓋，在木頭接合的地方用粗木的支柱結牢了它們。毀壞部份的支柱被拆去了，後來又用枕木一層一層堆起來把它恢復了。杜賓珂向營長道謝，那營長是一個頭髮雪白和非常肥壯的人。營長說：「謝謝，同事。」原來他做過鐵路工程師，建築過東方的第二條道路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亞鐵路和還有些什麼東西。

傍晚時分，又馳過一列從廠裏開出的火車。兩個火車頭沉重地拖着七十三節車輛。杜賓珂在廠裏的機械設備之外，裝載了大半的好宣傳畫。

寶格唐費力地走到自己的辦公室。腳上已開始尖銳地疼痛起來。他躺着，咬緊了牙齒，蓋上了格子紋的呢毯。和他就寢在一起的父親進來開亮了檯燈。他發現了兒子臉上的痛楚，走到他身邊去，掀開呢毯，用他那鐵一樣的有許多老繭的手指揉捏寶格唐的腿。

「我就用那種藥來給你擦擦吧，」他說。他從桌子裏拿出一個瓶，

捲起了衣袖，着手按摩他的腿。變性酒精，樟腦油和亞摩尼亞水的強烈的氣味在旁間裏瀰漫開來。寶格唐覺得輕鬆起來，感謝地握握父親肘子以上的手臂。

『嚇，你！總工程師兼廠長！兩次獲得勳章的人，』老人輕輕地譴責，『唐卡，你……你可記得你小時候從二薩壬^①高的跳板上摔下來的事嗎？那時候我好容易才把你弄醒。用的是什麼方法？你想是什麼？用的是變性酒精。你可記得你和古里加·特盧諾夫騎了黃驃馬從戈爾洛夫卡（Горловка）來休假的情形嗎？』

『哦，怎麼樣呢？那時不用按摩就好了。』

『剛好想起。曾經有過這種時候……』

他在桌子的抽屜裏掏出一塊肥皂，坐在面盆旁邊。寶格唐注視着他那下垂的肩膀，皺的頸項，禿的頭頂。他們又在一起了：戰爭把他們結合在一塊兒，像小時候一樣。在這以前，老人向他愈離愈遠，他很少到城裏的寓所的家裏。好像他羞於見人。『我親愛的爸，』寶格唐溫暖地想，『我的好父親。』

父親在從前藏放平面圖的櫥裏取出一壺牛奶，麵包和牛油。他倒在杯子裏，切了麵包，薄薄地在麵包片上塗了牛油。他們在他的床旁邊進晚餐。父親不聲不響地沉思起來。他把碗盞收拾到櫥裏去，抽起馬霍爾卡（Махорка）^②來。

『什麼時候放棄我們的家？』他一面問，一面揮手掠開煙霧。

『我們要放棄的，爸……』

『求求老天爺，讓我們的小牛把豺狼吞了吧。是安息的時候了……』

第二十章

德軍兵士漢斯·德萊夫（Ганс Дрейф）參加過侵略比利時，荷

● （сажень）約合二、一三四米。

② 一種普通的煙草，大多產於烏克蘭及克里米亞。

蘭和法蘭西的征服戰。他曾經從上面被扔下來到過鹿特丹（Rotterdam）^①他參加過色當（Sedan）^{②③}附近的降落傘陸戰隊。

在侵犯蘇維埃聯邦之前，他受過訓。

他胡亂地學過兩個月他所憎恨的俄文，結果他就變成了『俄文和斯拉夫習俗的專家』。爲了在東方作戰，從他們各師裏挑選出了些最勇敢堅決的漢子，派去誘擊牽制俄羅斯人的交通。

一個星期之前，四馬達的『福克-胡爾夫』（“Фокке-Вульф”）在很高的高空中飛過，在城市附近投下了許多誘擊兵。漢斯·德萊夫親眼目睹農民們直衝上去把他兩個親密的酒友克里亞英（Кляйн）和列斯馬葉爾（Лессмайер）挑在叉耙上。他們也追擊他，但是敏捷的腿和好的心挽救了他。他走去躲在小林子裏，一棵連根拔去的櫟樹所留下的洞穴裏。德萊夫吃掉了不能動用的存糧出來工作。在河邊，他給孩子們看見了。他避開他們，再也不敢冒險在人前出現，雖然他也穿着便衣和受過『布爾雪維克習俗』的訓練。

漢斯·德萊夫給撲滅營的戰士們捉住了帶到廠裏的司令部裏去。這囚徒貪婪地咬着麵包，雙手拿着一塊麵包皮，賊頭賊腦地望着圍住的人。他在等死，但是想在出發到陰世去之前吃一個飽。他衣衫襤褸，形容消瘦，眼睛給黧黑和灰塵侵蝕了。他吃飽之後，對圍住他的那些人微笑起來。他用粗野的方言解釋，把他趕出兵士常態的非但是窮困，而且是對於情勢的不瞭解。他找過富農，但是大家追逐他。他們以打倒布爾雪維克的解放者的姿態到烏克蘭去，但是烏克蘭的居民沒有別的人，全是布爾雪維克。

德萊夫被解到城裏去。過了三個鐘頭，賴莫丹帶着驚異的臉色到杜賓珂那兒來。

『現在一切都明白了，』他攤開手說，『瞄準我們支綫的就是這一個乾癟的小傢伙。』

『果然這樣嗎？』

『司令部來了報告。他承認了，匪徒。』

① 荷蘭的城市。

②③ 法國北部邊境的要塞。

第二十一章

最後幾個恐怖之夜中的一個來臨了。杜賓珂在市黨委員會裏接受訓示。共產黨員們來來去去。他們默然無言，互相點頭問安。有許多人武裝着，束着黃皮帶。

從這裏。從葉卡吉麗娜第二（Екатерина II）^①時代烏克蘭某名人建築的矮小的私邸裏走出許多未來的游擊隊的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未來的蘇維埃土地被侵辱的榮譽的復仇者。

玻璃水壺細頸上的玻璃杯叮叮當當地響着。射擊着。打着電話發號施令，聲音輕微地，每一個字分得清清楚楚。傳遞着根據國防委員會的命令所採取的三首腦的決定。

有兩個戴藍色貝萊帽^②的青共女團員是市黨委的工作人員，她們在燒燬不該留給敵人的文件。那兩個少女用撥火棒在火爐裏掏，紙頭發火燃燒起來和散出熱氣。有光磚瓦的石板灼熱起來，少女們的面頰烘得爐紅。人們在旁邊走過，鞋跟的的篤篤地響着。那兩個青共女團員的腳上也穿着以軍用軟皮製的長統靴。

杜賓珂和賴莫丹一同走出市黨委。在他們的拉格朗式外衣^③的口袋裏放着新的手槍和裝着彈藥的鐵彈夾。

賴莫丹在出口的庭柱旁邊停下來，俯在竇格唐的耳朵上：

『永遠不能忘記這一夜……瞧，命運把我們弄得這樣親近要好……』

青色的光在空中奔跑。老是留在耳朵裏的砲聲和那令人想到像是海浪的吼叫似的不停的喧鬧聲溶合起來。這是軍隊正在沿着那通過城市的幹路行進。

① 俄羅斯女皇（1927—96）。

② (beret) 一種帽子，頂圓而闊，扁而平，頂之中央通常有縫。

③ (raglan) 英國將軍拉格朗主爵（Lord Raglan）穿着出名的一種寬大外衣，袖縫常達頸部。

街上有防寨。這種防寨到處都有，而且完全是不久以前才有的，但是沒有這防寨已經不能想像城市了。防寨旁邊有大砲。步哨。每一分鐘的喊叫聲，通行關口上明亮的一點一點的燈光和准許的話：『走過去。』

重砲隊向新火綫馳去。曳引車的齒輪軋軋地作響和閃着光，滅音器白熱化了。滾動的大砲後面跟着排成方形的戰鬥員。人們鎮定地走着，正像應該做到的那樣，以便到新的地方去繼續中斷的工作。

空中吼叫着別人家的馬達。探照燈迎面奔上去，高射砲工作起來了。但是捲起一個火柱，火光把城市的東北部照得通明。生硬地勾出了屋頂，煙囪，水落管的蓋和屋頂上的人的側影。街上開過汽車，步兵，馬拖的野戰砲，浮橋舟，從防空地帶卸下來的高射程高射砲。流不完的人和技術之流有組織和井然有序地行進着。

『坦克部隊不見，』賴莫丹說，『也許有人知道我的彼奇加。』

『他受傷了……』

『也許沒有受傷呢。他怎麼不從醫院裏寫信給我？也許活人中沒有我的彼奇加了……』

賴莫丹一面走，一面注視着那無盡止地一列一列走過的戰士們的臉。他忘記了他的彼奇加是坦克手。不過反正也一樣：在這被戰鬥和太陽炙燃過的峻巖的人頭的海洋中難道找得到消瘦的彼奇加嗎！

要送杜賓珂和賴莫丹到廠裏去的那輛汽車等在人行道上。汽車夫把車子停在擦着房屋的極邊上。

『來得好。我們車子上有多少主人，真嚇壞人，』那車夫說。

杜賓珂瀟到裏去。賴莫丹留在下面等着，寶格唐沿着樓梯跑上去。華麗亞站在打開的窗口等他。玻璃給射擊震動得鈴鈴作響，玻璃上閃耀着火災的小火星。下面老是傳來那一種吼聲。偶而黑暗的空中飛來許多探索彈的貼綫，照明彈飛舞起來，飛散出青色的光。

『我以爲你不來了。』

華麗亞擁住他的頸。他感覺到了她那冰冷的嘴唇。

『我們走吧，華留恩加。和家告別吧。』

他們坐下。寶格唐脫下便帽。後來他們站起身來，又互相吻了一下，出發到門口去。

「我們難道把一切都拋下嗎，賈格唐？」

「不大會有時間和可能去和東西攪了。」

「讓我把我的黃色小皮箱帶走。」

「你把它收拾好了嗎？」

「嗯。」

「那末拿吧。」

「那兒我同你最需要的一切東西全在了。我帶了這個，取個好兆吧，賈格唐，」她在胸口扣上他在墨西哥買的精緻的小飾物——附着兩片小葉子的絹製的不知道叫什麼名字的花。賈格唐從她的手裏接過一隻黃皮箱——也是他從美國帶來的禮物——華麗亞的心愛的皮箱。

他們在門口待了一會兒，向自己的住宅周圍投了最後的一瞥而跨過了門檻。

「阿廖沙曾經沿了這樓梯跑過，」華麗亞說。

「嗯。」

「你好像完全都不在乎嗎？」

「不。」

「你現在也想念我們的阿廖沙嗎？」

「想念的。」

她倚在他的手上，眼淚燒着皮膚。

「得了，華麗亞。」

「多難過呀……受不了的難過和氣憤……」

「我也不輕鬆，華留恩加。把心握在手裏，季米雪這樣寫給我們。」

他們下來，賈格唐把皮箱放進車子。

「要開得快一點了，」賴莫丹說，「瞧，轟隆隆地鬧得多厲害。人也聽不見了，這兒馳過一個摩托自由車手——左翼什麼地方德國人突破了防綫了。」

汽車夫不能衝過去。難民雜在軍隊中走。有女人，有哭泣着的昏昏欲睡的孩子，老人們蹣跚地走着。兇惡無情的敵人在叩城市的大門了。誰也不期望敵人的憐憫。

留出隙縫作通路的防寨妨礙着交通。鐵路綫上停着電車。這些電車

給移近防寨去塞住缺口。車廂裏放着沙袋。防寨旁邊有些掛滿手榴彈的民團團員站崗守望着。城市造了許多『袖珍砲』——它供給一切的人都足足有餘。

『我們祇好從側面兜過去了，』寶格唐向汽車夫建議，『這樣我們是永遠等不完的。』

『往那裏也不行，往這裏也不行。杜賓珂同志。』

『要開走才是呀。』

『不要軋死人嗎，杜賓珂同志？』

『讓我自己來。』

杜賓珂掉換坐到舵輪前去。汽車喇叭的強有力的聲音衝散了一些人羣。寶格唐當心地開動。『Зис』從人行道上爬到馬路當中去，開始衝過去。寶格唐決定開進下一條小巷，兜了一個不大的圈子，開出了城。

『瞧，應該這樣才是，』他玩笑地譴責那汽車夫，『要不然要停到德國人來的時候呢。』

『讓他們去發狂吧，這德國人』那汽車夫噁哩咕嚕地說，他難為情得滿頭大汗了，『瞧，又塞住了！』

小巷裏走出一隊射擊兵。搖動着刺刀。軍裝大衣捲着。真正的俄羅斯兵士！軍裝襤褸，給戰事燒焦了。但是步伐爽脆而富有信心。而且他們這種懷着如此的信心向急流迎去的情形產生了對他們的信任心和感激的情緒。人們避在一旁，靠着屋子。有一小隊自動槍手帶着他們自己的短槍踏着戰鬥的驕兒的步伐走過。有幾個人包紮着，意思是說，他們已經打過仗了。鮮血黑黝黝地一點一滴的露出在紗布細帶上，甚而至於夜裏也看得出。

第二連中走出一個人，帶着一枝德國自動槍，槍口往下用皮帶掛着。他跑步追過同志們，對那走在人行道上的指揮員嚷着說了一些什麼話，向杜賓珂的屋子衝去了。華麗亞從車子的小窗裏看見了這一個人，忽然叫起來『季馬！』她砰然一聲拍上門，推開人羣，向他奔去。

『季米雪！季米雪！』

杜賓珂跟着華麗亞跑去。當然她是認錯了人了，他以爲。她太常常想季米雪了，所以第一個像他的戰士，她就認爲是他了。但是身材也一

樣，寬闊的背，優美的肩膀。他向喊叫的聲音回過身來。

季米雪以他特有的樣子舉起手來，他在十分高興的時候老是這樣的。

「華麗亞！」

華麗亞匱在他的懷抱中。寶格唐一跳跳到了他們跟前。

「季姆卡（Тимка），親愛的！」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他揮去染滿灰塵的睫毛上的眼淚，以他那優美的笑容微微地笑着。寶格唐摸摸他那堅實的肩膀，手的肌肉，行裝皮帶——還不相信在他面前的就是他越來越怕他在這一個旋風中失掉的那一個人。寶格唐讀着他的一封一封的信，更接近地認識這一個人的美的靈魂了。

「我的朋友，季姆卡。從那兒來，往那兒去，親愛的？……」

「從前綫來和往前綫去。我們在你們城裏休息了四個鐘頭。怎麼也不能出來到你們那兒去。不能呀……現在我們掩護撤退。用我們的軍事術語說——做後衛隊。」

「可是爲什麼要這樣呢，」華麗亞喊叫起來，「難道說不能脫身到我們那兒來嗎？你是從邊境且戰且走而來的呀！」

「且戰且走——那是需要這樣。」

「但是你會給打死的呀！」

這一聲感嘆迫得季米雪寬闊地嘻開嘴巴微笑起來。

這笑容從內裏煥發了這一張變老的悲傷的臉，忽然這笑容把從前那愛喝酒和愛用他那悅耳的嗓子歌唱的季米雪還給了他們。

「會給打死嗎，華留哈？」他說。「哦，那有什麼辦法。這大概是我的命運。不過也許僥倖不會給打死。」

「但願如此，」華麗亞撫摸着自動槍說。

「哦，怎麼你們不說說塔紐莎和女兒在什麼地方呢？」

「在庫班。送到馬克西姆·史吉邦諾維奇的農場去了。」

「已經從那兒寫過信來嗎？」

「寫過了，」寶格唐說，「那邊還有媽，阿廖沙。」

「哦，願上帝祝福他們。那末我的爸呢？」

「在右岸，把他扔到那邊去了……」

「那末烏克蘭流行的傳說是對的。我的爹真的在右岸活動了。願上帝也祝福也。」

「不過尼古拉在城裏，」華麗亞報告。

「據說尼古拉請纓到最前綫去。也許我要去找他。哦，我的朋友，你們也祝我運氣。我要緊走了，要緊走了……」

季米雪脫下鋼盔，好便於告別。鋼盔底下，頭髮也濕了，前額浸在汗滴裏。

他們互相接吻。華麗亞在季米雪的肩上號淘大哭起來。

「又這樣了，」受了感動的季米雪說，「我們要這樣的將軍才好！要不然，也許，德國人要直搗烏拉爾了。瞧，你這位曠國英雄，華留哈！」

他撫撫她的頭髮。

「對不起，季米雪。我說了蠢話了。別了！」

「爲什麼別了……再見，寶格唐！招顧招顧塔紐莎。」

「放心，季米雪。」

「再見，朋友。你們祝我在爲故鄉烏克蘭戰鬥中成功吧！」

他的鋼盔不久就消失在幾百頂同樣的鋼盔的整齊的搖動之中。這次意外的會面過去得多快。他們好像沒有互相傾吐要說的話，然而在這樣的會見中難道還找得出話說嗎……

第二十二章

杜賓珂在廠裏走。一切都在心裏親近和親愛得發痛。最近五年中，他在這些給腳底磨光的階級和地板上走過幾百公里了。各工場裏荒涼而寂靜。這種高度的寂靜是非常的。他要最後一個放棄船長駕駛室。但是難道一切都是白費的嗎——多少不眠之夜和勞動，多少人的辛苦，悲哀和快樂？

各次會議和集會上曾經有過多少次辯論。完全不久以前這裏曾經生活過，可是現在那些電氣乾燥器使人想到像是墳墓。但是現在……人們離開這裏了……

不，沒有全走。有些地方，哨兵們帶着掛在皮帶上的來復槍和裝在腰帶上的手榴彈站着。他們默不作聲地目送着他。杜賓珂也不想和他們開口說話，雖然他對他們人家都很熟悉，他們是他從前的生產同志。他慢慢兒地在那些默不作聲地目送他的哨兵旁邊走過，這是最後的哨兵——祖國最忠心的子胥。他們受託監視毀壞祖國的寶貴的財產。一切都預算好了。三硝基甲苯——形狀不一的一塊塊微帶黃色的硬石——和炸藥放在各處地方——爲了使得完全可靠。在這些東西之中還添上了許多爆炸管和裝着兩條平常的電綫的炸藥。廠繞着一條細鐵絲。哨兵們要保衛全部爆炸的裝置。事變把苦難的山落在他們的肩上。但是他們的行動是隸屬於鐵的紀律的。昨天杜賓珂自己也還不能與此妥協，但是現在如果有誰離開職位或者拖掉炸藥的話，他立刻就會抓住武器的柄……

敵人迫近。大砲的轟隆聲是敵人頑強地迫近的預言者。蘇維埃國家的軍隊在退走，但是他們像許多世紀來人類史上戰士們從來沒有作戰過那樣的作戰着。敵人的血管裏要流掉更多的血。損失摧毀着敵人的軍隊，所以不能把可以供他們憑作補充他們戰爭機構的根據留下。必需炸毀兵營和可以生產武器，彈藥及軍火的企業。敵人踏進的是廢墟——這就是決定。

杜賓珂走了。心血流在他建立和養育的這些工場上。熱力工場裏，塔拉索夫（Тарасов）手裏握着半自動槍站着。他曾經親自裝下爐子，後來由建設者成長爲工匠。他努力煉成了一種鋼甲片，這些鋼甲片，敵人的武器差不多是不能損傷的。塔拉索夫又親自在基礎底下放下了炸藥。工匠向杜賓珂的眼睛筆直凝視了一下，默不出聲地轉過身去了。

長行的那些鍛接工場。棧橋上的起重機像死手似地下垂着。這裏從前是鍛接飛機翼和機身胴體的。有幾架鍛接的砧台龐大而笨重，是不宜於作遠距離的旅行的，它們也快要化成黑灰了，這種灰將落在德國兵士的鋼盔上和坦克的鋼甲上，像咀咒的灰燼一樣。有一滴東西從上面掉下來落在賓格唐的臉上。他抬起頭來，從那給爆炸波浪震碎的玻璃屋頂

中望出去，看見那給探照燈摸索着的一小朵一小朵烏雲。忽然他覺得天也好像變得遙遠而是別人家的，工場和機警敏感的牆也好像變得不習慣和赤裸裸了。父親坐在木頭上，把來復槍放在雙膝之間。束在外衣上面的皮帶上掛着一個裝着彈藥的彈藥匣。父親一九一七年在游擊隊裏的時候也是這樣拍過照的，不過他那時比較年輕一點而已。父親用眼瞞打量着兒子，向上抬起頭來。

「好像下雨了。」

「嗯，下起小雨來了。」

「今天，大概不會來空襲了吧。」

「前綫很忙。聽見沒有，轟射得多厲害……」

「可惜，」父親望望兒子的眼睛，「要是從上面轟下來多好。用別人的手……」

賓格唐坐在一段破毀的鐵軌上。

「難過嗎，爸？」

「問什麼，」老人揮揮手，「走吧，賓格唐。下小雨了，將來整個秋季要連綿不斷地下呢。機器要鏽到渠底。擦起來手也要擦斷呢……」

「那末你要怎麼樣呢？」

「你打電報到各軍用車裏去。叫他們不要吝嗇，在轉動的地方加些機器油或者變壓器用的油。我們每一列軍用車裏都冒險塞了一噸。」

杜賓珂走過最後鍛接工場，走到外面來，他面前雨裏展開了一片佈滿彈穴和凋萎的草的飛機場。飛機輪胎壓出來的寬闊的軌轍閃着水。飛機場空着。沿廠，切過草地，伸展着一條溝。這裏遵照杜賓珂的吩咐掘出了地底電綫。地平綫上發燃着電光，照耀着飛奔着的烏雲。砲聲不停的響着。城市上仍舊懸着火光。

高射砲手們在今天早上把砲台從廠裏搬走了。砲兵們掘出了地下的場所，營房，食堂，地窟。留下的祇是掩蔽所裏的列寧角①②，杜賓珂命令把爆炸管理處搬到那兒去。他下降到地下去。賴莫丹守在城市的電話機旁邊。那邊望着兩個連絡員，他們是鍛接工場的工人，正在吃蘋果。

「檢閱過了嗎？」賴莫丹問。

①② (Ленинский угол) 供憩息和游樂的俱樂部。

『一切都弄好了。』

『確確實實有多少人？』

『二十四個。連你二十五個。』

『要緊要知道，要不然不要有人給炸了。』

『少校來過電話嗎？』

『剛才來過……飛機預備好了。那兒運來了五個受傷的指揮員——請求把他們打發到莫斯科去。祇好要你帶了。他們剛剛打過仗……很猛烈……德國人又調來了三百輛坦克……』

『那末我們不能把所有的人帶在飛機上了，賴莫丹，如果我們帶傷兵的話。』

『我預備好一輛公共汽車。停在鐵橋旁邊，免得在爆炸的當兒弄壞。貝朗在那邊防備。』

市黨委員會裏打來了電話給賴莫丹。特盧諾夫退走了嗎？預備好了嗎？是的，預備好了，一切都弄好了……運輸有了保障了。把傷兵收客在『陶格拉斯』上。自己嗎？自己跳到公共汽車上去。跳不上去嗎？這不會的。杜賓珂的手不抖……哦，怎麼你不知道杜賓珂了……

賴莫丹放下電話聽筒。他竭力克制自己，但是下顎不由自主地戰慄着。眼睛也好像立時三刻陷了進去和圍着上了黑圈。杜賓珂好容易忍住內心的戰慄問。

『我們要退走了嗎？』

『嗯。預備好了。等候約定的信號。問到你。你同書記談過心理的事嗎？』

『是呀，在友情的談話中，』實格唐說，『這種事不顧心理是攪不好的……』

杜賓珂走出來。雨大起來。他拉起了拉格朗式外衣的領。雨水流在大衣上。大砲的轟擊聲猛烈地在耳朵裏轟。還加上了模糊的迫擊砲。有一輛救護汽車馳近前來。有一個守望在大門口的共產黨員站在踏腳板上。

『把霍敏珂送來了，實格唐·彼得洛維奇，』他說，『受了一點傷。特盧諾夫將軍送到這兒來的。命令用飛機送走。』

杜賓珂面前來了一個看護少女，她不自在地舉手行了個禮。

「請您收容一個受傷的人。我要回到那兒去了……」

「他自己可以動嗎？」

「砲彈傷了他的手。不巧打中了……一個民團團員……」

那少女幫助霍敏珂下來。他看看杜賓珂。「瞧，弄成了什麼樣子，」他喃喃地說。

「到掩蔽所裏去吧，霍敏珂同志。看護小姐，你幫幫他……」

「地下我不去。在這兒坐坐吧，」霍敏珂說。

「這兒不安全。」

「我要看看廠。有權看嗎？」

那少女倏然一聲拍上門，她坐在汽車夫的身旁，車子開走了，車輪在潮溼的草上嗤嗤地響。雨大了。霍敏珂坐在樹株上，把手放在膝上，看着血在紗布上湧集起來。

「工匠的手阻住了阿道夫（Адо́льф）^{①②}，」他痛得歪着臉說。掩蔽所裏跳出一個連絡員。

「杜賓珂同志！請您！」

杜賓珂下來了。賴莫丹在電話中說話。

「那邊怎麼樣了，賴莫丹？」

「過十五分鐘，」賴莫丹四面看了一下，「受傷的人在什麼地方？」

「那兒祇有霍敏珂一個人，」寶格唐挨身在那手搖式電話機旁邊，摸出錶來，放在自己面前。「撤去步哨，賴莫丹。」

最後一個下去的是父親。他在前間裏努力地擦長統靴，他脫下了帽子，用槍柄敲敲地板。杜賓珂用眼睛數着全體的人。這些人一個一個在他面前走過，好像某一本悲慘的書中的一頁一頁地翻過。二十五個——和他在一起。互相永遠不會忘記的二十五個人。

遠處的爆炸把地震動了一下。跟着來了第二下。把那從掩蔽所裏通到外面去的交談的話筒搖震了一下。地板上掉下一小塊泥。賴莫丹脫下帽子，揩拭淌滿汗的前額。

「什麼地方炸了？」塔拉索夫一面問，一面把水倒在杯子裏。

①② 希特勒的名字。

『蓄水塔和發電站。』

『接上吧！』賴莫丹高聲說。

『我來接！』

杜賓珂手裏觸到那手搖式電話機搖手上的黑柄。他轉了一轉。傾聽着，地完全迫近地抖動了一下。噓溜一聲，鬚髯上面括過一陣力量巨大的颶風。又是一下……再是一下……幾次跟着而來的爆炸。放在基礎底下的三硝基甲苯和炸藥把他們的手所做的勞作投到空中去了……大家都垂着頭和撐着來復槍坐着。捏住武器的手指僵硬了。臉色變成慘白色的杜賓珂站起來。爲了避免擦着屋頂，他曲着身子走出掩蔽所。

當最後一個人消失在掩蔽所裏的時候，霍敏珂站起身來向廠那兒去了。他把手握在自己的面前。如果他滑得摔一交，那是要痛的。這種念頭鑽入了他的意識，甚至於當他想到時間祇限於短促的幾分鐘了的時候，這念頭還是沒有消失。他沿着飛機場跑去，把水潭裏的水濺起來，但是急促地喘着氣，走近廠的時候已經疲乏困頓了。後來停下來，恢復了呼吸。大家拋棄下的磚石的廠房就在他面前。再用一點力，他就可以到自己的地方，到要把他搬開的那個地方了。到有時候妻子和孩子們去的那個地方。他舉起手，那穿舊得發光的膝上掉着了幾滴血，沿着長統靴的統皮淌下去。這時一個龐大的圓錐形的火石跳出在他的面前，轟隆一聲響，把他衝開去了……

在廠的地點，在狂烈地衝起來的火焰裏，站着創痕斑斑的牆。焦臭和灰色的灰燼。走到外面來的人們順從着一種一致的衝動，把帽子脫下來。雨點落在他們脫裸着的頭上。灰燼在四周迴旋飄浮得越來越多了。杜賓珂第一個戴起帽子，堅決地說：

『走吧，同志們。』

『我們找不到霍敏珂，』賴莫丹追上賈格唐說。

『怎麼這樣的，』杜賓珂好像剛剛甦醒轉來，他一面問，一面停下來。『你們四周找過了嗎？』

『塔拉索夫聽見霍敏珂那時還說：「我可要上班去了。」』

杜賓珂什麼也不回答地走了。給爆炸炸出來的石頭和大塊鋼骨水泥掉在路上。戰場！但祇是沒有戰士而已。

這是霍敏珂。冥冥中有什麼東西剛好把杜賓珂引到了這地方。霍敏珂給墩在地上躺着。有一塊梁木像可怕的大砲彈似的飛過，橫下來壓住了霍敏珂。他攤開了手，鬍鬚想拿開手避去打擊。

從壓住他的梁木底下把霍敏珂解救出來和把他搬走了。這一條長溝是掘出來的地底電綫的痕跡。溝裏給爆炸的力震動得湧出水來了。把屍首放在底裏，堆上了石頭——變成黑色的廠房的碎片……

砲聲平靜了。他們加快了脚步。走過櫟樹小林子，溼滑地走在那積滿粘泥的小路上。年青的小櫟樹在他們的頭頂上呼嘯。在樹林裏給火光照耀着的空地上，杜賓珂停下來點點所有的人。他將一輩子記住這一個可怕的雨夜。心變得像石頭似的僵硬起來，顎骨合攏攏來，竟好像沒有氣力把它們撐開了。給火光照耀着的同志們的背載抖着……

公共汽車在緊貼在鐵橋附近的鐵路路基旁邊。華麗亞突然出現了。她走在並排，賓格唐的臂肘子在右邊觸到了她。她什麼也不對他說，祇在坐上公共汽車的時候，屈身向着他，整了整他裸露的頸上的披肩巾。

「不要緊，賓格唐，」她鎮靜地說，「沒有什麼旁的東西留下了。」

羅勃少校在飛機旁邊接他們。

「我不能把全體都帶走，」他說，「不是電車。」

「我們坐公共汽車走吧，」賴莫丹說。

「衝得過去吧？路阻塞住了……」

「我們走田野裏過去，」汽車夫說，「我認識路。我不會弄糟的。」

「勸勸貝朗也，」少校用手指指黑暗中。「如果裝載了他全部的廢物，我就不能開走我的老傢伙^{①②}了。」

貝朗氣喘地在把皮箱和籃筐子拖到飛機裏去。他的妻子在搬縫紉機，一些包在油布裏的盤和盆，被頭和枕頭。

杜賓珂循着飛機梯走上去到飛機裏去，飛機裏飛出許多皮箱，包裹和貝朗夫婦裝載上去的許多東西。

「游擊戰，」貝朗恫嚇着，「我給他瞧……」

「隨便他什麼時候好了！」羅勃憤怒起來，擠進飛機裏。「命令不放——又放了。您同我們一起走嗎，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①②指飛機。

「我坐公共汽車走。」

「讓我執行上司的命令，」少校抽出一張小紙頭，用手電筒照亮着，「這是三首腦簽署的單子。羅勃少校要把杜賓珂暨……他的太太和其他的人一同送走。羅勃少校是兵士，應該執行上司的命令。請幫幫那邊的女太太，朋友們。不肯？難道要我等到死神把我抓住背拖走的時候嗎？……我命令……」

「我要和賴莫丹告別，」杜賓珂說。

「去告別吧，敏捷些。」

華麗亞走上飛機去。她手裏拿着那寸步不離的小皮箱。

「或者，我們還是坐公共汽車吧，賈格唐？」

「坐下吧，華麗亞，」他看見了那皮箱，「我命令把一切多餘的東西都扔出去，可是你帶了你自己的……」

「我所有的一切全在這兒了。我不扔掉它。」

少校當心地分開她的手指，於是那皮箱飛到飛機裏黑暗的什麼地方去了。

「我要哭了，」華麗亞說。

「女人哭哭是沒有什麼害處的，」羅勃套着耳朵沙啞地說，他發出烟草的氣味，「不過目前還沒有原因。少校把您的皮箱收拾在可靠的地方，飛機的尾巴裏。他是不是自己的尾巴的主人呀？」

賈格唐和賴莫丹告別了之後，走到父親跟前。

「和我一同飛走吧。」

「不，」老人拒絕地搖搖頭。「我同賴莫丹要追上最後的那幾列軍用車，看起來，它們大概不會開過里斯基（Лиски）。」

「哦，好，父親。我也在路上追到你……」

收起了飛機梯，推進機轉動起來了。「陶格拉斯」搖搖幌幌地起飛了，它脫離大地，在大火的烟霧中消失了。賴莫丹催促老人，公共汽車也開到鐵橋下去。路程是和飛機一樣的——向東。場地上留下的祇是貝朗和他的妻子。他把東西扔進「錫佛爾」，一跳跳到舵輪旁邊，跟着公共汽車趕去了。



蘇聯某坦克製造廠裝配部工作情形



第二十三章

「我的痛苦渺無窮極，這幾天我痛哭了一番——我和烏克蘭告別了。它受盡了凌辱，苦楚和釘十字架的劫難。這會長久嗎？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悲哀渺無窮極……」

「後面遺下了諾伏格勒-伏倫斯克，齊托米爾，寶爾塔華(Полтава)，奧萊爾(Орел)，哈科夫(Харьков)等城下的戰鬥。心灌滿着血，我回想到那些可怕的日子，我的戰友們在我四周倒下去，而我却還活着。大概惡作劇的命運把我保存下來，讓我活到那可怕的時刻——和親愛的烏克蘭告別的時刻。我用煙袋的夾裏縫製了一個小袋，把它放在自己的衣袋裏。像水柱一樣的黑東西在我四面昇竄起來——德國人在猛烈進攻，瞧，我旁邊竄起來了，把泥土四散開來。這時我就從衣袋裏拿出那小袋，把這些焦土，我親愛的烏克蘭的泥土撒在裏面。爲了不讓我的戰士們看見，我把它像香袋一樣的掛在自己的頸上。」

「風括着微細而刺痛的小雪。又是草原，草原和草原……但是這已經是庫爾斯克州（К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了。今天我把工兵鋤放在胸牆上，又在鋤上放了一張小紙頭，寫了入黨志願書。我艱難，黨也艱難。所以青共團員的我就共同來承受這種苦難和幫助解除它。沒有人再會看到我的眼淚了。我的眼淚早已乾了。我那飽經滄桑，歷盡艱辛的人民被投在巨大的苦難之中，我不爲這些苦難報仇，決不甘心。以血還血！我頌讚這一個標語，我的心穿上鋼了……」

「最後一次，我和你，寶格唐，在街上遇見的時候，我們沒有說出你我所要說的那些話。和親密的人見面的時候總是這樣的。話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因此就變得像傻瓜。我記得華麗亞哭的情形。她很好，她毫無顧慮地顯露出自己的情感。你要珍惜她……」

「尼古拉派我們到後衛隊裏去。他知道我們這一營是一個受過檢定和試煉戰士的營。我們跨着步，眯着眼睛，避去煙。你的城市在焚燒，我的塔紐哈住過這末久的城市在焚燒。人們望我們，像望一些去死的人。但是我們是去生的。我們加速步伐，只見四周圍繞着苦難。你以爲怎麼樣——我們甚至於還唱起歌來。我教我一排的弟兄們學會了「喔，你，迦里亞！」這是要的——在艱苦的時刻，它會鼓舞我們士氣，從旁邊看看，我們好像是瘋子。不過那邊誰還會看得清這一點。不久我們的喉嚨乾了，我們沉默地走着。前面在吼叫，轟鬧和爆炸。但是我們慣了。如果前面馬上靜下來，那也許有許多人會嚇得倒下來了。人對一切都會慣的，甚至於即使他在戰前是電影導演之類的人也如此。有一隊騎兵打仗回來。當然我們覺得他們很惋惜。有許多鞍空着，有許多馬跛着腳。後來馳過一輛輕坦克。它停下來，裏面爬出尼古拉。他阻止了我們的營，問了好，態度很鎮靜。媽的，尼古拉真的是一個好漢。他沒有看見我，我也不敢喊他。他終究是將軍，我是個位低職卑的小少尉。」

「回憶回憶那次可怕的戰鬥，寶格唐，我真難受。也許我保衛的是你，也許是華麗亞，也許是塔紐哈，和女兒。但是仇恨在我心中沸騰。我不惜自己的生命，可是不知爲什麼却仍舊還是安然無恙。我身邊又是這樣，許多手四散飛去，朋友們倒下來。許多坦克向女人們的手掘出來的深溝衝去，接着退回來了。後來它們又衝上去，接着又退回來了。一

種因粗野不調和的噪音刺着我的腦袋。我用嗓子指揮，但是後來嗓子嘶破了，我就用兩手來指揮。

『戰士們了解我，雖然實在說起來也不用指揮什麼。要打了又打。有一隊步兵向我衝來，我們就起來反擊。我用那把扁平式的刺刀進攻，這把刺刀我還沒有完全信任。但是那扁平式的刺刀沒有作難我，賓格唐。我很殘酷，我懷着滿足享受的情緒和獸性的仇恨用鐵向人攻擊。他們可惡，使我的心殘忍起來。我一面打，一面祇記得：我在殺我親愛的烏克蘭的敵人……暫且不要告訴塔紐哈這件事，賓格唐。她也許要怕自己的丈夫的……』

『後來壕溝裏流進來攪着半火油的石油。這兒有幾條溝渠從各倉庫通到這兒來。反正總是要把它們放火燒掉的。石油爆燃了。壕溝燃燒起來。於是這樣的烟和惡臭捲住了我們，以致於大家唾吐出來的全是黑的了。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幅景象。德國坦克在焚燒和爆炸。德國人被阻住了，我們終於在那一直昇到天空中的煙霧的掩護之下退走了。於是城市開始破了。火向上飛去，空氣像瘋子似的震動着。和圍住我們的那種情境一比，但丁[●]的地獄大概也要成爲休憩所[●]了。我們退走。我們的營變得疏疏落落了。但是沒有人哭泣，賓格唐。唉，你們的城市多可惜！這城市裏投下了多少勞力。多好的房屋！當我在你們的城市裏周遊的時候，我頌讚你們達到這樣的……我覺得我好像已經在共產主義的領城裏周遊。』

『今天我能够稍微休息休息了。你瞧，甚而至於取到了墨水，郵局給我帶來了意外的高興——整整有二十封信，有你的，塔紐哈的和華麗亞的……瞧，這樣好運氣……我耽飲着那些書信，我給它們陶醉了。我隨身帶着它們，你想，它們竟並不使我感到負擔之苦，雖然全部書信收拾起來有一百以上。』

『關於家你想怎麼樣？現在是不是要把你們家裏的人撤離庫班的時

-
- 但丁（A. Dante, 1265—1321）意大利詩人，『神曲』的作者，該書分三部：『地獄』，『煉獄』，『天堂』。此處所謂『地獄』，即指其中之一部。
 - （Дом отдыха）蘇聯供勞動者休養憩息的地方。

候，寶格唐？實在說，這種事使我驚心不安：可惡的法西斯蒂老老小小都殺。或者還是把他們送到達吉斯坦（Дагестан），或者到喬治亞去，那邊有特比里西（Тбилиси），庫塔伊西（Кутаиси）和那雖然很小，但是榮譽而可敬的城市戈里（Гори）。你親自指揮這件事吧，我是不成了，因為也許我不久要得到一個連了。連長——這簡直聽聽也神氣。上帝睡着的時候，鬼什麼玩笑不會開呀——不要我也趕上尼古拉的銜頭？」

……列車向東馳去，載着機器和飛機的機件。像切斷的身體似的高高地堆着飛機的翼，推進機，機身，着陸裝置……其中有一節貨車上結牢着一輛『ЗИС 101』汽車。車子上面遮着雨布使風吹不進隙縫裏去。杜賓珂拆下前面的座位，把它放在後面地上。然後上面鋪了飛機用的棉花套子，並且把被頭放在上面。因此結果汽車裏可以安置兩個人了。黃黃的小皮箱總是在望。華麗亞想到他那時要把它拋棄在飛機場上的情形，時常揶揄寶格唐。皮箱裏，除了她的衣衫和小飾物之外，還有肥皂，三套替換的男式內衣，甚至還有寶格唐的一套新裝。華麗亞舒適地把汽車內部佈置了一下，對寶格唐說，和他們城裏的寓所比比，這兒她歡喜得多。她甚至於招待客人——乘坐他們的列車的工程師們。不過客人們爲了進入『杜賓珂的寓所』，必須在貨車上脫去鞋子和在寶格唐與華麗亞督促之下迅速拍上車門，以免把寶貴的暖氣放出去：前面燒着火爐。點着蠟燭。吃的東西也是在汽車裏燒的。平常是在停車的時候燒吃的東西的；停車的時間很長，所以膳食來得及在不震動時候做好。

這樣離開了高爾基（Горький）馳去，華麗亞感到說不出的幸福，她始終和丈夫在一起，不必苦惱地整天整夜等他，他到底能夠稍微休息休息了。

使女人高興，需要實在並不很多。華麗亞感覺到寶格唐心中很不安，她巧妙地以她特有的態度安慰他。列車慢吞吞地行着，寶格唐工作得疲乏困頓。他在每一個車站上找尋那些從廠裏開出的車輛，逐漸逐漸地發見了五列火車。他和他們確立了聯絡，組織了派到前面去的『陸戰隊』——兩三個矯健敏捷的人，他們幫助清除道路和使那些列車開到烏拉爾去。

運輸緊張地活躍着。這是運輸史上空前的英雄史詩。德國人正在向莫斯科進迫。國家正處在劫難之下。要挽救莫斯科，日日夜夜有許多軍用火車向前綫飛去，它們沿着那「綠街」，就是說，一點也不停阻地，在綠色的信號柱之下放過去。八百公里中停五次！停車祇爲了迅速掉換火車頭，加水。爲了能在單軌鐵路上開放最大數量的火車，把行程分成兩三部份，設立了許多信號所——匆促建築在樹林裏的小屋子。裝了松木的信號柱，漆成了紅綠色，供白天的調節之用，並用燈光信號來供應夜裏的調節。這樣的信號柱叫做「木製自動信號機」。

火車接一連二地一列一列飛去，差不多沒有損毀。站長們站在分軌機上。有時候鐵道工作人員五天五夜不離開職位。農民們推着獨輪小車到鐵路綫上來。人們陷在沼澤裏造路基，安放枕木和鐵軌，敲釘子。加長車站上和副綫上的路綫。到鐵路綫上來的有各管理機關的工作人員，學生，職員，後備軍隊。

東方的鐵路收容着大輛的火車車輛。國家的任務是從轟炸底下運出人，材料，食糧，機械設備，陳列館的珍品，圖畫，藏書，劇場等……許多火車載着貨物和人到非空襲所能毀的地方去，在那裏躲避起來。各列車載着人和國防用的貨物開到指定的地方去。軍隊在作戰——需要供給它們武器。國家西部各州的工業搬到東方法幫忙。

工人們到新的地方去。差不多家產全部拋了。晚上，大家在暖房車裏講到許許多多關於遺棄的財產。每一件食具，每一塊破布都是闔家去獲得的，在那些可紀念的日子裏，但是瞧……差不多什麼也沒有了。

過去的生活顯得多麼好，多麼真實。好像一切都好，都對！從前這些女人中有許多還噁哩咕嚕——這也不好，那也不好，爲了別針或者裝着流行的後跟的皮鞋而涕泣。但是那些憂慮和缺陷多麼微細！人們從前多麼輕視自己的幸福！這種幸福多麼大……

暖房車中央有一隻鐵爐子在灼熱地燒着。爐子上放着許多小鍋子。大家輪流煮東西。爲了使秩序不混亂，地上排列着許多大小和形式最不同的鐵鍋和茶壺。

男人們——不過他們不多——乘在露，貨車上用薄板和雨布蓋搭的棚裏。但是當進餐時間來到的時候，門的絞鎖和段梯吶吶啞啞地響着，

男人們走進女人的煖房裏去。女人們帶着故意露出自己幸福的神氣服侍自己的丈夫：把湯倒在鐵碗裏遞上羹匙。有一個男人態度威嚴地吃着——無論怎樣，周圍總坐着許多不知道他在家庭環境裏時的情形的女人。在洗了碗，那男人揩了鬍鬚，添上茶之後，那女人挨在旁邊坐下。也許是由於火爐的炙熱，也許是由於丈夫的親密，她像被燒過一樣地熱烈起來，她竭力挨在他的手上或者把他擁住一半。她要大家看見她多幸福——這是質樸的真正好的人們的天真的自私。

在汽車裏吃了中飯，老人杜賓珂坐在那放在一架主要的壓榨機的零件之間的一塊圓形的鋁上。火車已經不停地趕了好幾段路程。車輪底下飛着風和雪。老人更緊密地把身子裹在皮衣裏，膝凍了。鬍鬚上和眉毛上開始凝結霜。寶格唐走到父親這兒來，並排坐下。

「我們快要到地方了，爸，」寶格唐說。

「我們要到了。」

「你好像很陰鬱。」

「我們離開戰爭，到後方去，但是誰也沒有安靜，」沉默了一下，父親說。「我不知道你怎麼樣，可是我完全明白。許多人的心思都很陰鬱，寶格唐。」

「繼續下去，爸。」

「人民緊張過度了，所以不快活。誰也不知道烏拉爾什麼樣。據說，烏拉爾地方的人不像我們這兒的人，他們很難弄，很不可靠。一年中，自己愛自己一次。瞧，簡直是怎麼樣的地方：像是給我們弟兄們，給草原裏的人的牢獄。森林，森林。呼吸不到什麼東西，簡直悶死了，」父親捲了一支煙，抽起來，用皮衣的大襟擋住風。「新的主人將怎樣接待我們呢？我們到史特洛加諾夫斯奧那（Строгановщина）去——我們在有一個車站上曾經解釋過。無緣無故這種名字是不會題的，看起來——那邊的人是很嚴厲[●]的。」

「史特洛加諾夫斯奧那？」寶格唐驚奇地重複問道。「這樣的名字那兒來的？」

● 史特洛加諾夫斯奧那的字根（Строг）是嚴厲（Строгий）的意思，所以有這種說法。

「是從嚴厲的字來的，這很明白的呀。」

「不，父親。事情是這樣的。史特洛加諾夫（Строганов）[●]是第一個到那些地方去的工業家。他，實際說起來，還創立了礦山冶金業。史特洛加諾夫斯興那大概就是這樣來的。並不是因為那邊的人嚴厲。」

「你知道嗎？」

「是歷史，父親。書裏寫着。」

「書是人做的，書裏一切都是可以編造的。」

「哦，我到過烏拉爾。我飛去的當兒已經是戰爭的時候。從前也去過。那邊的人不壞，真的——不過性情和烏克蘭人不同吧了，性格另外一種樣子，可以說對立得很厲害。他們喝起酒來也不是高高興興，跳起舞來也是悒悒鬱鬱的。」

「這是由於自然環境。瞧，這樣的偏僻遼遠和少有人跡。」

「也許，是由於自然環境。不過多份是由於「恩人」。從前他們是這樣叫他們以前的主人的，他們到的時候，就佈施些三魯布的鈔票，不過因此要跪了迎接他們的。有許多烏拉爾人現在還記得這些「恩人」……」

「我們沒有三魯布的鈔票。沒有東西可以佈施。我看看前面，什麼也猜不出。前面一團漆黑，寶格唐，」父親身子傾向他，「最近這幾天我並不完全相信我們能打倒德國人。」

「因為你不工作，父親。」

「或許，也因為在路上有近個把月了，」老人同意了。「我們得到工錢，煮粥吃——用廚娘對於國家太費。要出飛機，可是我們搖搖擺擺地在車子上，在路上找找馬鈴薯，買買豬肉。我們要做的不是這種事情。而且不單是我們這樣。他們那兒一切都在原來的位子上，什麼東西也沒有拿起來。任何那一個螺絲釘都仍舊在原處。把這樣大的機構搬動，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就拿房子來說吧，造在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人也就住在裏面，可是你要把它搬到別的地方去……完全都要碎掉，一半也收拾不起來。移動機器還不够，而且還要人。在別人家的地方，

● 俄羅斯有名的商人，在約翰四世（Иоанн IV）時獲得在畢爾姆地方（Пермская земля）開辦工業，在當地開闢城市，雇傭軍隊，防備後烏拉爾異族的侵襲。

工作人員不是那樣的。」

「會慣的。」

「什麼時候會慣呀，德國人是不會等的……腿沒有什麼不好嗎？在莫斯科的時候，光綫治療有幫助嗎？」

「有時候稍微有點隱隱作痛。大概，有了幫助了。」

「願上帝保佑直到戰爭結束的時候祇是稍微有點。你現在不能病了。你現在是領袖。愈往下去，人民愈會陰鬱不快。把五千左右的人搬出烏克蘭，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可憐的它那邊怎麼樣了？」他用手在兒子的背上撫摸。「瞧這雪。背全給掩住了，這兒的雪也有點火辣辣地刺人的……五點半的時候，汽笛把我驚醒。心裏高興起來，我就跳起來——頭在木板上碰了一下，趕快。工作去。結果沒有地方可以趕。汽笛不過是做夢而已，想像而已，沒有地方可趕……」

父親沉默了好久。他不要求回答，知道他的兒子是了解他的，老人的痛苦也就是兒子的痛苦。當寶格唐要回答他的時候，他模糊地說：

「不必，兒子。不必理老頭子。一切都是由於沒事情做而已……我們又接到一個電報。好像怎麼也聯絡不起來。也許德國人已經達到了庫班了吧？季姆卡的信，華留雪卡今天吃飯的時候把它唸給我聽了，他在城下很艱苦。一下子烏雲雷聲全都倒下來了。」

旁邊並排停下來一列火車，載着許多裝配在卡車上的野外自動修理工場。貨車上躍出許多穿大衣和工裝的人。其中有一個跳到了地上，開始用雪擦自己的臉頸和胸。

「羅曼吉諾克？」杜賓珂高興地叫起來，「是什麼風吹得來的？」

「是我呀！」羅曼吉諾克微笑着攤開手。「對不起，我不能握您的手，寶格唐·彼得洛維奇。從那兒來？從莫斯科來的嗎？」

「這樣說來，那邊很糟吧，」塔拉索夫插嘴說。

「爲什麼糟？一切都很正常，很有秩序。」

「那末您爲什麼到這兒來呢？」

「奉命來的呀，塔拉索夫同志。」羅曼吉諾克對杜賓珂說，「我正在找你，人民委員長說，過一個月，我們要開始在烏拉爾試飛飛機。」

「什麼飛機？」塔拉索夫奇怪地問。

「我們的飛機呀。」

「但是廠在車上。」

「過一個月，命令我試飛，那可不是我的事，」羅曼吉諾克擦好他的臉給雪擦得發燒了。「莫斯科雖然飛去了不久。心散了一下。現在德國人已經是結伴而行的了。所以要去除兩個弗里茨（Фриц）^①我以為倒底要開始真正的工作了，不，又給叫了去派到您這兒來了。」

「羅勃沒有碰見過嗎？」

「羅勃少校現在和雪夫柯普里亞斯密切地一同在黑海艦隊中。據說，他們在使敵人不安。賓格唐·彼得洛維奇·華麗亞在那兒？」

「在她自己的寓所裏。」

「留在家裏嗎？」

「在這裏。」

「我不懂，不過倒覺得很有趣。」

「我們去。」

「我要換班去了，」塔拉索夫說，「再見，羅曼吉諾克同志。您不再坐我們的車嗎？」

「不上算。我們坐自己的列車大概要到得快一點。這是對號的。說起，我到那邊去預先告訴賴莫丹一聲，叫他在你們到的時候在右翼預備一個樂隊和兩連騎兵。」

華麗亞高興地迎接羅曼吉諾克。他在入口的地方把他那雙狼皮長靴扒進「寓所」，歡天喜地的坐下來，神清氣爽地曲着腿，用有力的手抱住了膝。

「哦，多好呀，忽然我們和你聚會了，」華麗亞高興地說，「好像所有一切的人……都變得親愛起來了……難道是不幸結合的不成嗎？」

「哦，那邊多不幸，華麗亞。對不起，我這樣對您誇張。多造一些飛機，多造一些飛機。機械在前方像空氣一樣的需要。」

他們喝着華麗亞在那不滅的火油爐子上煮的咖啡，吃着黑麵包，杯子沒有。用玻璃製的罐頭食物的罐子喝着。羅曼吉諾克隨身把清新的前

①（Fritz）原來是常見的德國人的名字，現在成爲普通名詞，泛指一般德國兵。

錢的空氣帶進這悠久地向它工作的地點馳去的憂鬱的列車。

『我在沙荷尼亞（Шахунья）碰見從頓巴斯（Донбасс）來的礦工，』羅曼吉諾克講道，『他們到基席爾（Кизел）去採煤。他們告訴我要把鑛穴炸毀。他們想想哭了……真的。這樣強健的礦工竟哭了。三百萬噸烟煤堆得像山一樣高，可是扔下了。隨便到什麼地方，總有這末多的故事，頭也暈了。回憶一百年也够了。謝謝你的款待，女主人。這樣好的咖啡好久沒有喝了。』

灰色的白天籠罩着那掩着初雪的林子。那陡峭的路基上有許多海員燒起篝火來。他們一堆一堆地聚集起來，唱着歌。這是放棄的烏克蘭的歌。篝火四周站着許多海軍飛行員，穿着毛皮的飛行裝和長靴，但是撐開着領，露出給夏天的陽光晒得黝黑的像醃過一樣的強健的身體。

身受腳鐐手銬之苦
已經有了兩年，
我們爲何要受這苦，
慈悲爲懷的天，——

那些暫時剝奪去了戰船的操縱桿的飛行員們唱着：他們被調來組織國家的新的空軍兵工廠。他們向各工廠去的地方移動。這是些試飛的飛行員，他們旁邊站着各生產飛機、軍械和鋼甲的工廠的軍事代表，工程師。他們都要到前方去，他們認爲到後方去是侮辱他們戰士的尊嚴。但是黨要求他們建立這種功業。是的，——當一切戰鬥的人和物都衝到那決定祖國命運的空前的歷史性的戰鬥裏去的時候，到後方去，這是偉大的功業。

噢，你們薩波羅什亦人，
光榮的好子孫，
怎麼不來解救我們
慘被奴役之身。

有一個水兵，戴着無舌制帽，臉容英毅果敢，帆布水手服的襟攤開着，露出那橫條子的水手衫，他一動不動地站着，撐着一枝半自動式的來復槍。他一隻手包着繃帶。在無舌制帽的金字上，在那掉在肩上的飄帶的小鏢上，閃耀着小火星。杜賓珂感激地發見他的眼睛濕了。他唱着

關於暫時喪失掉的烏克蘭的歌，寶格唐想起了他所不了解的特盧諾夫，他帶了他那沒有受過打擊的軍隊到甚至於他也不知道的什麼境界去了。他想起了馬克西姆·特盧諾夫這一個能了解的人，因為他的傾向和煩惱完全是確定的，有律則而清楚的。他現在在那裏，這一個強健英雄的義憤填膺的老人？還有那以不折不撓的高貴的情感愛他自己的祖國的季米雪——這一個二十七歲的小伙子，他忽然認識了戰爭的可怕的真相了！他現在在某地迫擊砲和大砲的砲火之下爬去襲擊敵人，也許，他掙着，離開了死去的手，把他那高貴的前襟貼着那雪，雪落下來融化在皮膚上。不！他要活下去的，季米雪·特盧諾夫，他的哥哥，他的父親也要活下去的。他們比較幸福，他們在打仗，可是這兒要沿着那些淒慘的道路向更深入的什麼地方退走……

羅曼吉諾克邀請了杜賓珂，他們到林子裏去。那邊他們在雪上攀援着行去，他們拉住和折斷乾枯的白樺樹株。樹木嘩啦啦地倒下來。他們把樹株拖到篝火上去，他們感到疲乏，呼吸喘急。但是大家一致的心思消失了。白樺樹掉在火裏，竄起比別人家的尖頂林子更高的柱子般的火星。

旁邊馳過幾列火車，許多西比利亞人和烏拉爾人的師團開去增援莫斯科。這些峻嚴的熔鑄爐工人，鑄鋼工人，煤礦工人，伐木工人和狩獵工人救國不止一次了。堅強無畏的戰士的軍隊在旁邊開過，他們不唱歌，也不豪放地跳舞。這些人的性格不是在作戰之前唱歌跳舞。

馳過幾列載着大砲，彈藥的火車。高高的運貨火車上載着空中炸彈，普爾曼式的車廂[●]載着機關槍和砲彈和……偶然有些火車載着坦克。坦克上飄着綠色的雨布，好像被擒住的飛鳥的翅膀。要無限地加多這些火車。它們的大砲是瞄準着西方的！

烏拉爾和西比利亞非但派他們子孫去救國，而且他們日日夜夜無限地把成千成萬噸的武器和彈藥投進勝利的武庫裏去。

也許勝利是從這兒開始的吧？現在還沒有人能回答這一個問題。

列車向東馳去。親愛的烏克蘭愈離愈遠了。

● (Pullman) 美國普爾曼 (George M. Pullman) 廠出的一種寬大舒適的車廂，裝有特別彈簧顛簸。

夜……林子突然中斷了，前面髣髴是拋在冰天雪地的平原上的頸飾一樣地閃爍着的村落裏的點點燈火，他們的悠長路程上的第一個燈火明亮的村落。燈火切斷了那黑暗區域。深遠的後方開始了。這裏希特勒的不祥的轟炸機是達不到的。大家從棚裏，煞車間裏跳出來，打開了暖房車的門。苦於沒有光明的人們看見了光明。這裏也是祖國，這個燃燒着俄羅斯的火！

第二十四章

杜賓珂感到海軍人民委員會的列車裏去，他頗為迅速地向預計要和賴莫丹會面的地方馳去。路上杜賓珂檢查一切停在各大大小小車站上的列車。第三批撤退——，總共有三百二十四節的六列火車——慢慢兒地，但是開動地向終點馳去。

路上，他指示各列車的首長，和各軍事指揮員接洽，並且在羅曼吉諾克和還有軍事代表中幾個人幫助之下把自己那些列車開過去。政府給他作遷移的期限一個月的期限，快完了。再過一個月，廠要開始履行他們在當地履行的計劃，到再下一個月，就已經要增多軍用飛機的產量百分之三十五了。

杜賓珂還不能完完全全想像，這一切將怎麼辦。他也不努力對將來考慮和建立什麼計劃。他要認識當地的環境和在那兒決定做什麼和怎麼做。土爾迦葉天和賴莫丹率領的第一批六列火車已經在前面馳去。杜賓珂希望在這兩個人的身上：他們將做到他們力量所及的一切。

杜賓珂看見許多載着撤退的工廠的火車。從克列明朱格（Кременчуг），薩波羅什亦（Запорожье），德聶泊洛彼得洛夫斯克（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加馬列伊（Гамалей）來的機器。精密的機器堆在火車上，由它們日晒夜露，風吹雨打。機器的轉動和精細部份在裝載的時候都塗上油和用紙包了。但是向新的居住地點進發的行旅很長！塗的油給雨水沖去和給冰雹打去，紙給風吹破，機器鏽了。機器之間密密層

層地堆着一塊塊鑄好的鋁，磁鐵和其他的有色金屬。史大林的命令——不留一公斤有色金屬給敵人——履行得特別綿密。烏克蘭搬出了全部有色金屬——杜賓珂遇見的那些廠長，工程師，工人們都這樣說。

已經看到卸貨的場地了。有些工廠已經到了指定的地點。機械設備堆在那邊鐵路路面的斜面之下，後來一面叫：「杭唷，杭唷，」一面拖到那些用手頭的材料——木材，薄板和松柏樹枝等匆促築成的棚棚底下去。樹林子採伐下來，沿着深雪鋪下道路，把木材拖到建築的地方去。激動了工程師的心，但是鼓起了愛國者的熱情。讓它不照規矩，違背技術，剷除一切障礙吧，但是建設在進行。樹林和田野燃燒着鍛接的火，燒着篝火，篝火旁邊工人在取暖，他們也就在那兒煮吃的東西。他們鋪設新的傳導綫，把電力移得更近，因此企業馬上活躍起來了。人們在後方像兵士一樣的堅強和犧牲地作戰！

不短促的停車時間，杜賓珂在雪裏跌跌衝衝地向這些新建設奔去。他撐開皮衣，露出那些勳章，免得給人家疑做壞人，他出示自己的文件和問了又問。怎麼樣？他們建築得怎麼樣？有什麼困難？他們物質的情形怎麼樣，怎樣在寒冷的土壤上樹立基礎，機器的裝置工作進行得怎麼樣，原動力，暖氣裝置的情形怎麼樣，那兒可以得到供出產用的材料？聯絡被毀壞，需要創造新的了，這不由得不使杜賓珂不安起來。

『我來建設我來建設，』賓格唐喃喃自語着，『不輸於別的人……』他要快點達到地點，用建設史上未之前見的這種速度把工作發展開來。甚至於慣常的國家工業化的速度現在和這種新的龐大恢復工作一比也顯得遲緩和落後了。

競爭者的心沸騰了，這幫助了工程師的他。兩個月從烏克蘭到烏拉爾，從毀滅到復興！這兩個月磨折着他和留在他的腦子裏，像對於他的無力作了可怕的警告。可是現在——不！他要努力向前……

那架在已經結了薄冰的河上的橋在腳底下響過。車站——和賴莫丹會面的地方用火迎接。今天是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紀念的第二天。假日在路上過去了，不愉快地過去了。他們和賴莫丹喝了一點燒酒，這酒是從來裝載防寒混合劑的洋鐵罐裏得來的，至今頭還痛，杜賓珂到車站的時候，脫下帽子，把脫裸的頭露出在粘濕的雪中。

『悲涼的，』羅曼吉諾克一面說，一面把帽子戴在他的頭上。
『不要緊……』

在車站上，他們跳下來，走到宣傳站上去。那邊擁着人羣。宣傳站不能容納所有希望要去的人。大家都跳下列車跑到這裏來。許多人的臉上有一種又像期望意外的高興又像期待更痛苦的悲哀的神氣。但是所有的車站上都有人們跳下來跑到宣傳站去：打聽消息。戰事消息並不使人高興，賓格唐明知沒有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放棄了奧萊爾，哈科夫，史大林諾（Сталино），庫爾斯克（Курск），伏洛柯朗姆斯克（Волоколамск），伊斯特拉（Истра）……克勒斯特（Крейст）將軍部隊在打通到巴庫和格洛茲納（Грозный）煤油區去的路，克里米亞差不多全被佔據了。鬥爭在西伐斯托波爾附近進行。而最主要的是：德國人包圍莫斯科。爲什麼這麼多的人在宣傳站那兒。人羣上引起熱氣來，大家都想擠到裏面去，但是那邊很擠。最後，有兩個政治指導員拿出凳子來，在月台的兩個地方開始大聲地念起來：

『他們說些什麼？』杜賓珂問。

『史大林同志在莫斯科蘇維埃席上的報告，』有一個穿着棉衣和綁着黑綁帶的紅軍戰鬥員身子也不轉過來地回答。他差不多伏在那一個站在前面的人的背上，他翻起了帽子的耳罩，注意地聽着。

『現在是史大林同志在紅場上發表的演說，』那紅軍戰鬥員轉過身來對杜賓珂說。他的臉燦爛地露着滿意的微笑。他對杜賓珂閃閃眼睛，快樂地說：

『一切都安然無問題！聽說：「從今以後，我們的任務是要把一切闖入我們祖國的領土做它的佔領者的德國人消滅到一個不剩……」史大林同志從來不說廢話……』

人民也許從來沒有這樣聽過。現在在決定祖國的命運，家庭的命運，用巨大的艱難得來的業績的命運。在決定每一個人——活着或者不活着的人的命運。死亡，否則就是勝利！甚而至於在這兒深遠的後方，也祇是這樣的理解這降在人民肩上的新試煉。但是月台上也站着許多拋棄了自己的田地家園的人，許多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親屬的人。他們的痛苦更大。他們期待對他們自己那已經給非常的緊張所挫折的銳氣有所支



持。

在首都，差不多已經處在德國長射程砲的砲口之下，在那幾千個德國軍隊緊迫的莫斯科，在不朽的伊里奇（Ильич）^①的陵墓上站着一個穿戰士的大衣的態度鎮定的人，他向全國，向全世界說出他那些樸實的話，由於這些話，心中沸騰着希望和信心，銳氣高漲起來，呼吸輕鬆。偉大的真理又照耀在世界上，又飄揚着未來的勝利的旗幟……

開始了鬥爭的新階段，這有許多人還沒有看到，但是那一個把亞歷山大·聶夫斯基^②，彼得（Петр）^③的辛勞，庫杜淑夫^④和蘇伏洛夫^⑤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的人簡明智慧地說出了這一點。

① 列寧的父名。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 1218—63）俄羅斯古代符拉其米爾大公爵（Вел. князь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一二四〇年在聶瓦河（Река Нева）擊破瑞典人的侵略，因此獲得聶夫斯基的姓（意為聶瓦河人）；一二四二年在朱德湖（Чудское озеро）上打敗德國騎士。俄羅斯人民爲了紀念他，把他奉爲聖徒，彼得大帝並曾爲之建立寺院（亞歷山大·聶夫斯基修道院〔Александрo-Невская Лавра〕）。蘇維埃政府在衛國戰爭時期特設立以之命名的「亞歷山大·聶夫斯基」勳章，授予在擊敗敵人時表現出個人的無畏精神和領導軍隊顯出堅毅的主動性的團長以上的指揮員。

③ 即彼得大帝（Петр I, 1672—1725）最後一個莫斯科沙王和第一個全俄羅斯沙皇。雄材大略，酷好征戰。會親赴荷英德奧法諸國。歸國後，鑒於國內各方面之古老落後，決意將西歐文明移植俄羅斯，乃獎勵圖治，嚴行改革，着手創練海軍，獎勵工商業。一七〇〇年至一七二一年止，歷年與瑞典戰，結果勝之，獲到波羅的海沿岸領地。並於一七〇三年建都聖彼得堡。一七二二年，與波斯戰，歸併裏海沿岸各州。與此同時，彼得並在國內進行各種革新，使俄羅斯得能打開通西歐之窗，由一閉塞落後之東方國家開始吸收西方文明之空氣。

④ （М. И. Кутузов, 1745—1813）俄羅斯名將，曾參與一八〇五年

「我費力地在找你，」賴莫丹用力地握握杜賓珂的手套，「要不是你這樣骯髒和掩着雪，我真要接一個吻了。」

「賴莫丹！」杜賓珂高興地叫起來，「今天的第二件喜事……聽見嗎？」

「我還是在無線電裏聽見的。情緒高漲了，賓格唐，你簡直不會相信，你瞧我們這些烏克蘭人：開始互相接吻，擁抱，雀躍了。悲傷到那兒去了呀，賓格唐！」

「土爾迦葉夫在什麼地方？」

「你倒馬上就擺出廠長的樣子辦公了。我們去吧，你去洗一洗，吃一點上帝賞賜的東西，也許我們可以爲了這樣的假日找到一杯酒，然後再一切換一個樣子。」

「土爾迦葉夫在什麼地方？」杜賓珂又問。

以前俄羅斯歷次對外戰役。一八一一年，率俄軍與土耳其戰，結果於一八一二年春，拿破崙侵俄之前，與土締結有利於俄人之和約，一八一二年，拿破崙進軍莫斯科，來勢銳不可擋，俄軍屢戰屢北，沙皇亞歷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雖嫉庫杜淑夫之深得民心，但以局勢亟亟可危，更以人民急切要求，不獲已乃委爲俄軍統帥。庫氏利用俄羅斯地理條件誘敵深入，勵行堅壁清野，焦土抗戰政策。拿破崙軍乃陷於飢寒交迫之地獄，進退維谷，更於鮑洛琴諾一戰之後傷亡枕藉，元氣大傷。雖得入莫斯科，終以無力支持，不戰而退，拿氏僅以身免。「衛國戰爭」一字因此與庫杜淑夫英命同垂不朽。

- （A. B. Суворов 1730—1800）俄羅斯名戰略家，七年戰爭，俄軍痛擊普魯士王腓德烈二世而攻入柏林時，蘇氏時以下級軍官地位隨軍從征，已嶄然露頭角。一七六八年蘇氏率俄軍破波蘭，佔克拉珂夫；一七七三年與土耳其戰；一七八七至八八年屢勝土人，一七九四年襲取巴拉加（現爲捷克京城）及華沙；此後數年，蘇氏因深受沙皇嫌嫉，告退賦閒，無所事事。後爲阻止法人在意大利之發展，受命東山再起，進兵奪其北部意大利，並翻越阿爾卑斯山，深入法人後方，顯現登峯造極之軍略天才。

「已經在那邊了。在新的地方了。卸下了二百四十節車子的東西，現在我的一百五十節要卸完了。相當困難；要不是本地的人幫助，簡直要叫救命了……」

「要到路局裏去，」杜賓珂提議，「祇要列車一開始來到，就要毫無阻礙地把它們送到地點。應該趕快了——期限你知道嗎？」

「我自己打過電話。我知道……那末一直就到局裏去嗎？你不會嚇人嗎？你在小鏡子裏照照自己看……」

杜賓珂從賴莫丹的手裏拿下一面圓的小鏡子，看見了一個完全是別人的臉：凍結了的眉毛和睫毛，佈滿了那已經開始擴張成天然的人鬍子和像刺蝟所有的那樣翹起的髭鬚的濃密的剛毛的陷落的面頰，深陷的眼睛，他看了看手，指甲破碎。手上塗着油，由於嚴寒和常常從汽車裏抽汽油出來供火油燈用的緣故而裂開了。

「真的完全髒得像豬，」杜賓珂說，「簡直不雅觀。羅曼吉諾克也說不出什麼！」

「羅曼吉諾克我見過……像一個生氣勃勃的青年，」賴莫丹說：「他已經修過臉，洗過頭，抽起「卡茲別克」^{①②}來了……」

「不過還是要到管理局去，賴莫丹。」

「哦，好一個坐不定立不安的人。」

鐵路管理局副局長馬上在局裏接見他們。他是一個青年，軍裝的黑色的領章上有三顆小星。他不聲不響地聽了杜賓珂的話，用他那受盡了睡眠不足之苦的黑眼睛看了看他，簡單地說：

「你們的那些列車我負責親自把它們立刻開到地點，杜賓珂同志。我們現在是像在前綫一樣地工作的。」

「謝謝，」進來的時候是懷着一些偏見的，杜賓珂道謝了一聲。他一向以為鐵路工作人員是有點官僚主義，並且和一切遠離孤立的人。但是在這一個暖熱的，暖熱得簡直要使杜賓珂軟癱的辦公室裏作了短促的談話，他明白了，鐵路工作人員也是兵士，也是和前方的人一樣，也是和他們——撤退的受難者一樣。

「什麼也不用謝，」副局長說着，抬起身來，「我們做着同一的事

①②（“Казбек”）蘇聯一種上等香煙的牌子。

業。要擊毀希特勒。今天讀過嗎？」

「哦，怎麼不！」

「那就是了……」

他以優美的笑容微微的笑了一下，握了握他們的手，他那有時憤激，有時帶着說服的口吻的嗓子快要給全體鐵路車輛調節人員所聽到了。航空工廠的列車是要更快地開走的。

第二十五章

第一列火車在第二天傍晚的時候要開到。夜裏還要到三列。從這裏起，它們就要沿着鑛山工廠的鐵路繞轉到前烏拉爾（Предуралье）去了。賴莫丹領杜賓珂到爲煤業人民委員會來的工作人員所設的那些房間裏去。賴莫丹在這兒碰見了頓巴斯的熟人，他們也給了他耽身之所。一切都像他所答應的那樣。杜賓珂到浴室裏去了一趟，換穿了乾淨的內衣，最後，坐在那攤着檯布的真正的桌子旁邊，手裏拿着刀叉，吃了晚飯。端晚餐的少女忽然却原來是一個高級指揮員的妻子。她也撤退了，也是從烏克蘭來的，她在這兒食堂裏工作，也算出些力。在火車上，在大風雪和惡劣的天氣裏受了無盡止的勞苦之後，一切都顯得意外地體貼和親熱，以至於杜賓珂覺得他的肉體和精神的力量恢復得頗爲迅速。這兒一切都照着本來的面目，後方自信而清爽地生活着，到國家的計劃所指定的這些地方來的人好像到了家裏。不過最後，他不能睡在又冷又清潔的被褥上，蓋上套着被單的被窩和自由自在地伸直腳。無論怎麼好，——起初在汽車裏，後來和羅曼吉諾克在機關車自動修理工場裏，——但是那兒他總不能自由自在地伸長身子，而要蹣成弓形而睡。杜賓珂閉上眼睛；疲乏得要死的人的甜蜜的倦意四散到他身上，於是他睡着了。起初，他在半睡之中聽到賴莫丹的聲音，後來輕下去，輕下去，最後消失了。

早上，杜賓珂醒得很早。賴莫丹睡着，鼻子鑽在枕頭裏，用手抱住

了枕頭。被頭滑了下來。杜賓珂起初整了整被頭，在朋友面前站了一會——『叫醒他呢還是不要叫醒他？』——賴莫丹甜蜜地睡着。他決定叫醒他。這一天帶來了它的憂患。要在州黨委員會裏接洽，和州執行委員會主席兼國防委員會駐在他們廠裏的全權代表鄔格劉莫夫(Угрюмов)接洽。賴莫丹短短地輕責了幾句之後，看看杜賓珂，微笑起來了，他迅速地把腳從床上放下來問道：

『沒有睡過時嗎，賓格唐？你馬上把我催醒才好呀。好像我也有點……累了……』

在到州黨委員會去的路上弄明白了，賴莫丹已經第三個晝夜沒有能够像人樣地安睡了，祇有在利用杜賓珂來到這裏的一個機會，——他才決定好好地打一下鼾。

州黨委員會書記正忙於分配安置那來自蘇聯中央地帶的一個巨大的坦克工廠。國防委員會所確立的繼續生產坦克的期限是非常嚴厲的，州委員書記要在這兒調整材料，半製品和工具的合作。從書記打的斷斷續續的電話中，杜賓珂開始明白，他的確到了一個懷有龐大資源的富饒的地域。使他這樣痛苦的『低落』這一個字在這兒變得淡薄起來了。大概，廠是到了真實的地方了。

杜賓珂把賴莫丹留在州黨委員會裏之後，出發到鄔格劉莫夫那兒去。有一個身穿灰色上好厚呢軍裝的身體堅實的人從桌子後起身迎接那走進辦公室的杜賓珂。

『我們已經等了您好幾天了，』鄔格劉莫夫一面說，一面握杜賓珂的手，『我已經沿鐵路綫派人去打聽。我以爲也許在路上什麼地方病了。』

『一切都安好，鄔格劉莫夫同志。我是昨天晚上到的，今天想再往前行去。』

『我們立刻來把這一切決定，也許，我們一塊兒走。好像，您的人不怎麼努力，不過現在主人自己到了，』鄔格劉莫夫帶着一種試探的狡黠的神氣，用他那柔和的灰色的眼睛看看賓格唐。

杜賓珂也看着談話的對方。他歡喜了他的容貌。寬闊的英俊飄亮的臉，濃密暗黑而稍微有點波浪形的頭髮，短短地修過的小鬍子，寬闊的

肩。從後來的談話中明白，鄔格劉莫夫是老烏拉爾人，因此他很驕傲，他誕生在一個鑛工的家裏，自己也曾經在鑛裏做過工，但是後來轉做黨的工作，畢業了工業大學，有一個時期，他在古班工作過。除了烏拉爾性格的特點之外，他獲有了南方人所獨有的特點：赤誠地體貼，哥薩克的狡黠，這如果用得得當是決計沒有妨礙的。企業的將來的命運要依賴這一個人的地方很多，所以杜賓珂縝密地考慮他公事上和私底下的質素。但是鄔格劉莫夫在這方面也不是不想知道這一個新人。和慣常的情形一樣，他們先談談那些和工廠沒有直接關係的話題。實格唐錫心剛才城裏公佈燈火管制的法令的原因。原來德國人曾經空襲過高爾基。當然，離開這裏還很遠，但是爲了顧慮到任何的偶然性，是要採取警戒的手段的。

『我決定設立您的廠的地方是任何轟炸機所飛不到的，』鄔格劉莫夫說，『請您完全安心地工作吧。』

『但是這裏也飛不到的呀。』

『當然。那些德國飛機場大概分佈在加里寧（Калинин）迤西八十到一百公里的地方，在這種情形之下，向烏拉爾施行空襲的威脅無疑地消失了。』他把那很大的手，鑛工的手放在那一份關於有一年在沃洛茲士（Воронеж）區裏的火車上受難過的撤退工廠的狀況的報告上。在那報告的扉頁上放着一張紙頭，上面一看就知道是鄔格劉莫夫親自寫滿的。杜賓珂迅速地用眼睛把那些字和數字讀了一遍。由一個專家的手產生了補充在轟炸中受到的損失所必需的機械設備的計算。

『哦，怎麼樣，我們來談談直接有關的事吧，實格唐·彼得洛維奇，』鄔格劉莫夫說，『我知道了您的廠的情形。如果相信了早先的論據，您就能够差不多把一切東西都搬出了。』

『當然，除了不能移動的複式大機之外，一切都搬出了，』杜賓珂也想叫鄔格劉莫夫的名字和父名，但是他不知道怎麼叫，所以有點懊惱地在心中責備了自己一下。『我本來可以詳詳細細地把我的復興廠的計劃告訴您，但是目前我還沒有到地點，沒有熟悉環境，所以這大概是多餘的。而且現在不是那種用話來誇張的時候。坦白地說，現在使我担心的有三個問題：裝配機器設備和建立鍛接工場，因爲據我所知道，我們

的新地方沒有可以鍛接飛機的房子，第三是確定另件的供應。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我飛到烏拉爾來，您那時不在，您在莫斯科……』

他說得很熱烈，這種熱烈顯然使鄔格劉莫夫歡喜了。鄔格劉莫夫觀察着談話的對方，對他提出了自己的個人的評價。『這小伙子會幹得好的，』鄔格劉莫夫想道，『會在烏拉爾的基礎上幹得好的。』

後來鄔格劉莫夫說話了。他答覆杜賓珂的問題，賓格唐驚異於他的見多識廣。鄔格劉莫夫知道那些從烏克蘭遷移出來的基本幹部的特性，甚至於知道工程師們和工匠們的一些身世詳情和辦事的質素。『當然，他已經和人民委員長詳細談過了，』杜賓珂心裏想。

賓格唐看見廠到了有把握的主人的手裏。這一個人有許多巨大的箱子。龐大的地域，從大森林到肥沃的平原，質地優良的金屬、壓輾工廠，化學，鹽，煤，石油，可以行船的河流和優良的木質纖維的地域，金子和寶石的地域。但是好像——這還不夠。鄔格劉莫夫貪婪地把一切新之又新的企業收羅在他那從前做過鑛工的手裏。他把那受了戰爭的命運的支那而到地兒來的工業吸收起來，他像一個很好的主人那樣貪婪地吸收，他鬻鬻在戰爭中發財了，但是這是好的貪婪和發的好財。他們把烏克蘭拔出來，裝上車子搬到這兒傾斜的烏拉爾羣山和巨大的森林的王國，亞洲的邊境來，他們對於烏克蘭開始悼惜了。鄔格劉莫夫顯然是明白他的談話對方的態度的，他試試想在他心裏胎生他對這福地的愛忱。他講這些地方過去的情形，光榮的歷史，喜悅和痛苦，他突然說，他曾經保衛這些地方，抗拒過柯爾恰克^{①②}黨人。

鄔格劉莫夫把杜賓珂領到地圖旁邊去。桌子上的鑰匙響着，他以廣闊的手勢指出不久以前剛剛開發了來供應國家的各種富源的區域。

『他們是要救祖國的，』鄔格劉莫夫說，『我們要打開這土地的一切的積穀倉。』

『我要鋁，』杜賓珂當心地說。

『烏拉爾有鋁。烏拉爾的鐵礬土^{③④}您是知道的。但是提煉鋁是需要非常多的動力。然而這是我們的弱點，我可以承認。我們沒有充分發

①② (Колчак) 內戰時代白軍指揮官。

③④ (Bauxite) 是鋁的原礬，由法國地名Baux而來。

展我們的原動力根據地，甚至於就是說——不充分……。我們已經配合自己的需要把它開發過，——當然要有一點貯藏的預備，但是誰也沒有料到，我們在這樣短促的時間中更吸收了一百家以上的工廠。而且我們提高煤和石油的採量，許多動力要給我們的坦克，大砲和擊托製造工業所吞食……。總之，顯然我突然開始衰弱了，賓格唐·彼得各維奇，」他立在杜賓珂面前，探究地看看他的眼睛，「我目前在考慮代替品。要在各處地方和在各方面找代替品。要剷除陳舊的觀念。在進行戰爭——應該用一切資源來供給武器。我們不能因為忽然我們手頭沒有某種鋁而就此停止出飛機。」

「沒有辦法，」杜賓珂說，「全世界在飛機構造材料的質那一方面佔優勢的是輕合金製成的半製品。當然也還用鋼——但是這是當作結合零件和非常吃份量的零件，像飛機翼骨，馬達框架等等之用的材料的……。」

「對不起，我打斷您的話，」鄔格劉莫夫說，「您說輕合金。當然，它們有着不差的工業技術的質素，但是它們有一個缺點……」

「缺點？」杜賓珂微笑着問。

「缺點，」鄔格劉莫夫肯定地說，「第一，它們價錢很貴，特別是現在，第二，……它們數量很少。我說得對嗎？」

「當然。」

「現在說說代替品。我聽說，我們的驅逐機中有一架現在在前方活動得很出色，它的構造是用木頭的。」

「嗯。是有這樣的驅逐機的。」

「顯然驅逐機上的載重比了重飛機上的要輕一點。現在我很想聽聽您意見：木頭可以不可以用來作重飛機，特別是作戰鬥機，攻坦克飛機？實際的情形怎麼樣？」

「在美國，我在許多廠裏看見過一些精練的飛機，它們的構造中應用了木頭。譬如有一架四馬達的『亞爾巴特洛斯』（“Альбатрос”），重五噸多，是用木頭造的。不過要注意，木頭沒有所謂均質性的特質，就是說沒有能在各方面支持負重的機械質素的恆久性，甚至於沒有在確定的某一方面的均質性……」

「從這裏看起來的結論怎麼樣呢？」

「加強機械質素的同類性，」杜賓珂說。「改善木頭，把薄木板用特種膠水以壓力粘起來。不過這一切可惜都是非常的困難的。」

「關於構造方面呢？」

「非但如此。而且要挑選確定的森林區作航空木材的準備。」

「我們準備一千八百萬方公尺木材，這不過是我們富源的海洋中的一滴，」鄔格劉莫夫自稱自讚起來，「我們的木材從這兒向東綿延十萬公里，向北八百公里，向西大概六百公里。這不是你們的草原！」

「但是運輸木材，數量巨大的選擇！運輸！用河來浮送是不行的：我們會失掉質地。當然，我是草原裏的人，我想像不出你們的富源。」

「真是如此。」鄔格劉莫夫頓了一頓，考量着什麼事，然後有點遲疑不決地提議：「那末如果我們當地給你們準備半製品的話呢？我們當地把木頭支解成平板，用壓力粘起來，把現成的木材送給你們，甚而至於如果要的話——做成你們所需要的形狀？」

「不過好像這是非常困難的呀！」杜賓珂喊叫起來。

「請注意，你們從今以後和烏拉爾人工作了，而他們是很獨特的。他們答應得很少，可是做得很多。我們這兒的人民是鎖閉不住的，但是鎖的是很好的鎖。烏拉爾人對於新的人要觀察好久，並不馬上推心置腹的要好的，但是一要好呀，那就不用什麼力量也奪不掉了。外貌很陰鬱，歌唱得很少，也不大願意跳舞，他們跟你們烏克蘭人是不同的。」

鄔格劉莫夫撇了撇鈴，辦公室裏進來了一個穿茶褐色襯衫的人，必恭必敬地站在門口。

「安德萊·安德萊維奇（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今天五點三十分的時候你命令把我那一節車廂接在第十號列車上。」

「好，」安德萊·安德萊維奇出去了，他輕輕地隨手把門關上。

「我們向木鋸，總之向森林走近些吧，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鄔格劉莫夫微笑地看看杜賓珂，「我們開始工作吧。真的，我們要採取些方法來快快把火車上的東西卸下來。把你們第一批火車上的東西卸下來，這已經佔去了許多時間。那末，賓格唐·彼得洛維奇，五點三十分的時候，我等在車廂旁邊。」

杜賓珂走了。路上他聽見鄰屋裏有人在打電話和石油產區交談。那邊要運油車：產額增加了，石油來不及運到巴雪基里亞（Башкирия）的石油分解工廠去。在樓梯上他看見有兩個人大家擁抱着互相拍拍對方的背。「金鋼石開採家，你好呀！」那頭戴帽子和手拿手杖的人叫着說。「別在石洞裏數金鋼石！」另外一個穿毛皮長靴，皮衣和戴着皮耳罩的人聲音低沉地說：「嚇你，化學，化學，加倍的化學。」

執行委員會門口停着幾輛新的『ЗИС』，大多數是到這烏拉爾城市市街上來的撤退來的汽車。在那些汽車後面蓋滿雪的小花園裏放着一個用巨大的字母手寫着蘇聯情報局公報的欄窗。德國人的包圍圈在莫斯科四周緊縮起來。德國人在繼續攻擊首都。人們逗留在公報旁邊，他們閱讀之後走開去。偶而均勻地相隔一些時候射擊着重砲。顯然是在工廠的砲兵射擊場上射擊。城市建立俄羅斯軍隊砲隊有一世紀多了……

和賴莫丹的會面要在兩分鐘的時候在公共宿舍裏舉行。現在還不過一點鐘過一點點。杜賓珂到電報局裏去，打電報到庫班去這也不知道是第幾次了。在出走的、候和家裏開始的聯絡失掉了。這使賽格唐很不安。據謠傳，德國人已經在離開羅斯托夫不遠的什麼地方了。

第二十六章

花車接在尾上，所以它顛簸得很厲害。兩輛電氣機關車拖着一百多節空的五十噸「霍貝爾」^{①②}和美國式的無頂的貨車。杜賓珂和鄔格劉莫夫並排站在窗口，目不轉睛地望着那在旁邊飛過的冬景。逐漸傾斜的沖洗了幾千幾萬年的烏拉爾的羣山，山嶺之間是峽谷，峽谷裏是結束了的小河，有些地方被起沫的冰洞所波動。樹林之中有像松樹一樣，但是甚至於在近根的地方也有比較茂密的洋松，有樺樹，有許多白樺樹。白樺樹又直又白地站着，它們現在赤裸了，但是祇要這山林一變成綠色的

①②（Hopper）一種能自動卸貨的車廂，前後小壁略略傾斜，艙口能自動開閉，以供裝卸貨物。

話，那多好呀！鄔格劉莫夫斜視了杜賓珂一眼。他捉住了那旅伴的臉上的欣喜。

『這就是爲什麼烏拉爾人的性格會使人驚異的緣故，』鄔格劉莫夫說，『他們很安靜，不會馬上就激怒，有點陰鬱，但是充滿着特有的尊嚴。這就是烏拉爾人的性格的謎的解答，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這樣的山！孩子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踏着滑雪靴從這些山上滑下來，回頭有人問——爲什麼烏拉爾人這樣的大膽而富有忍耐心？堅強的人們是在這種大自然之中生長起來的，精神也變得果敢了。這兒我們腳底下有多多少少！珍貴的土地！』

火車奔過一些建立在離開鐵路不遠的山谷裏的一帶不大的松林和洋松林之後的新掘鑿機。旁邊有幾所新築的房子；歪斜地立在雪上的黑條子顯出了許多在大森林附近征服得來的菜圃。

『是鑛穴，』杜賓珂說。

『這裏一發掘，就找到了煤。附近有鐵路，爲什麼不開鑛？那村落大概是移居的工人。也許是從你們那兒烏克蘭來的。孩子們在我們這兒的自然環境中，生長起來將來就無法餌誘他們到你們的草原去了。樹木多麼多呀！很多。您想，這兒樹木並不看重。在村子附近採伐。爲什麼不看重？因爲很多。在南方看見每一棵樹都高興。我記得，我曾經在撒赫地（Шахты）做黨的工作。赤裸裸的村子。我決定使它變成綠色。我們和專家們揀選了那種不怕負煤和煤氣的樹木，——銀白色的白楊樹，這在那些地方是長得很好的。我們種了四千棵樹。後來，我上那兒去的時候，鑛工們坐在白楊樹底下，他們大概已經不知道是誰教他們的了。可是當我在葉伊斯克工作的時候，我在葉伊斯克河口築了一個堤堰。當我們開始築的時候，哥薩克們揮揮手，『哦，蘇伏洛夫曾經想築過——沒有結果。』我回答他們：『哦，蘇伏洛夫，看來顧不到這事吧。要是蘇伏洛夫要想築的話，他一定會築成的。所以我們也來試試看。』我們試了試，築成了……現在大概那邊也不知道這堤堰是誰築的了。』

右面升起了一面鮮明的旗子和一卷一卷黑烟，有一條由許多懸崖絕壁擠壓成的河冒着熱氣。國營區發電廠和骸炭化學廠的熱水流到河裏去

，右邊並且還看見那工廠的火光。

火車停在車站上。他想起了自己遺棄在遠方的親愛的城市。它在那最後一天也是這樣燃燒的。

有些人走進車廂裏來。鄔格劉莫夫和他們談話。國家需要煤——工業需要動力。鄔格劉莫夫做了一個新航空工廠所必需的動力的大概的估計。寶格唐聽見那國營區發電廠廠長在懇求，說什麼鍋爐底上長煤銹，說什麼時常發生破壞。鄔格劉莫夫合理地向他指出，一切都必需要預先觀察到，首先要對損失負責的不是需要動力的工業，而是發電廠廠長自己。

當火車停着的時候，鄔格劉莫夫到國營區發電廠去了一趟，他從那裏回來的當兒滿身灰塵，眉毛上粘着灰燼。他們和國營區發電廠廠長與總工程師在花車裏坐了三個鐘頭。吉吉格格地打着算盤，劃着綫，做着紀錄。杜賓珂在他自己的那一間小庫貝中睡着了，各車廂前後的緩衝盤猛烈地響了一下和有人在車廂的頂上走過的時候，他才醒來。他們到了指定的地點了。杜賓珂分開簾子，看見了難看的車站建築，管理處和政治部的木頭建築。

鄔格劉莫夫還睡着。杜賓珂盥洗之後，走出車廂。車廂停在離開行李房不遠的盡頭的分軌上。車廂旁邊站着一個身穿補過的飛行裝的人，他從綫軸上拉解下白色的電話綫來。屋頂上也有人在工作，他從基本的電流幹綫上攢電綫。是一個少女在工作——藍色的貝萊帽，大膽地歪戴在一邊並且也穿着工裝，她背向運貨火車坐着，在唱什麼東西。電燈匠們把電綫和電話引到車廂那兒去：大概，鄔格劉莫夫決定收攔在這一個車站上。

「您好呀，寶格唐·彼得洛維奇，」那一個在解着電綫的人說，「不認識了嗎？」

「特洛菲敏珂（Трофименко）！」杜賓珂搖振着他的手，「又在一塊兒了！你像是跟賴莫丹一起來的嗎？」

「嗯，寶格唐·彼得洛維奇。跟他一起來的……」

特洛菲敏珂是那二十五個人中的一個。他曾經在廠裏安置過爆炸綫。他那時會和杜賓珂一塊兒沿着秋天的槲樹叢間的溼滑不堪的小路走過。特洛菲敏珂現在站在杜賓珂面前，袋裏塞滿了一小段一小段電綫，絕

緣帶，螺旋，手裏拿着鉗子。杜賓珂像對親屬似地和特洛菲敏珂說話。後來他們沉默了，一同看着那散置在高地上的城市，看着那難看的一列一列黑色的鑛工的小屋子。空中飛舞着貧煤：爐子裏燒着貨色不好的本地的煤。貧煤降落在雪上，屋頂上，人們的臉上。對河走過一隊換班的鑛工，在新鮮的雪上遺留下小松樹似的黑色的足跡。

「土爾迦葉夫在這兒嗎？」杜賓珂問。

「在廠裏。是他派我們到這兒來的。這兒車站上竟連電燈匠也沒有……」

「哦，這你就扯謊了，特洛菲敏珂。」

「我扯謊，」特洛菲敏珂微笑地同意了，「電燈匠們給派到鑛穴那兒去做開鑿的工作去了。鑛穴裏夜裏得到的電很惡劣，量不足，馬達有了什麼毛病。我們就同薇奇卡（Витька）^{●●}到這兒來了，」他叫了一聲：「薇奇卡，下來，你不是全做完了嗎？」

「下來了，」那少女說着，輕盈地一躍躍到了雪堆裏。

這時杜賓珂剛剛認出了那是薇克朵麗亞！她站在離她不遠的地方，點了點頭。

「您好呀，」杜賓珂一面有些羞澀地說，一面伸手過去。

「懣得很，」她揮着手說，「要弄講的。」

「認識的嗎？」特洛菲敏珂問。

「從一個城市裏來的，」杜賓珂回答，甚至於是從一所屋子裏來的！」

「唷，」特洛菲敏珂說，「可是薇奇卡什麼也沒有說過。她好像是在亞爾查馬斯（Арзамас）加入我們的。是在亞爾查馬斯嗎，薇奇卡？」

「是在亞爾查馬斯，」薇克朵麗亞安靜地說，愉快地微微地笑了一笑。

特洛菲敏珂檢點電燈和電話去了。杜賓珂走近薇克朵麗亞面前。

「這時代有着多少奇異的意外變故呀，薇克朵麗亞。」

她注意地和善良地看看他。

●●薇克朵麗亞的愛稱。

「嗯……實在說起來，是我不好……你們的廠在亞爾查馬斯經過，而我們阻攔在那裏。我請求加入你們，土爾迦葉夫就收了我。」

「喔。」

「您和太太在一起嗎？」薇克朵麗亞問。

「嗯。」

「在這裏嗎？」她用眼睛指指車廂。

「她今天和第一列火車一同來。」

「我請求您，賓格唐·彼得洛維奇，什麼也全不要想了。譬如我沒有。有一個電燈匠薇奇卡就得了。特洛菲敏珂來了……」

「全弄好了——燈光和通信聯絡調整好了，賓格唐·彼得洛維奇，」特洛菲敏珂用滿意的聲音說，「要不然真的會在停車的時候把一切蓄電池化光的。哦，我們走吧，薇奇卡。」

在小丘上，薇克朵麗亞轉入那挖掘在那些矮房子之上的新鮮的塹壕裏去的時候，她回過身來，閃耀了一下她的牙齒。

杜賓珂心神有點恍恍惚惚地走進車廂。他同土爾迦葉夫接了一個電話。回答他的是土爾迦葉夫的高興的聲音。土爾迦葉夫答應立刻到車站上來。鄔格劉莫夫從庫貝裏走出來，看樣子他聽見了談話的結尾。

「讓他耽在原地方吧，」鄔格劉莫夫說，「最好您到他那兒去。柯爾恰諾夫（Колчанов）馬上就會叫一匹馬來的。」

鄔格劉莫夫的助手，柯爾恰諾夫，或者像鄔格劉莫夫玩笑地叫的那樣——「特務官」，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莽撞的人。他進來的時候整整藍襯衫上的價錢便宜的領帶。短短的額髮翹起着，深陷的眼睛，肥滿的面頰。

「馬立刻就來了，」他說。

「不是立刻，而是過四十來分鐘，」鄔格劉莫夫糾正他，坐到桌子旁去，取下聽筒，接到路局裏去。那邊回答說有兩列火車經過這裏。他們請求確保立刻卸貨，不要把車站「縫住」，而把空車供作轉運煤，鐵和鋼板之用。

「我們就這樣開始行動吧，」鄔格劉莫夫在花車裏躑躅。「柯爾恰諾夫，你命令端茶來，然後我們來做事吧。這兒有一個幹練的市黨委員

會書記龔古爾采夫(Кунгурцев)，身材呢，是的，很矮小，也許不會使您歡喜，是薩汲羅什亦人的後代，但是作爲一個領袖，那是個人才。您以爲怎麼樣，柯爾恰諾夫，龔古爾采夫能不能鼓動數千人來卸貨呢？」

「我不知道，伊凡·米合伊洛維奇。」

「哦，你當然不知道，因爲龔古爾采夫你是第一次看見，可是我很熟悉他，無論怎麼樣總是同鄉。他是一個小娃娃的時候我就記得他……」

輕捷的雪橇沿着那蜿蜒地越過兩座小丘的爲煙煤所污的道路馳去。那一匹勻稱的長鬣小馬飛濺汗泡，把杜賓珂送到煉炭工廠的橘黃色的廠房那兒，就是要容納他們廠的卅工廠。這裏杜賓珂已經來過一次，那時他正奉莫斯科的命令選擇後備廠房的地方。他從來沒有料到動員的預測會得證實，他們當真要搬到這兒來。煉炭工廠是一所保存着的工廠，它是三所沒有屋頂門窗的沒有建築完成的大廠房。旁邊有一條鐵路支綫，把基本的鐵路幹綫和那設在繁殖着森林的山坡上的十個小鑛穴聯絡起來。

那小馬在院子裏停下來，院子裏攤着機器，桿狀的材料，暖氣裝置和許多裝着貴重的機械設備的箱子。一切東西上都蓋着一層柔毛似的雪。有一羣工人在用桿棒和繩索把堆積的機器四散拖開。杜賓珂在院子裏走了一周。一面沉默地回答工人們的親切的問安，一面走到士爾迦葉夫那兒去。他在一間促匆地釘在磚牆上的小房間裏碰見了他。這是工廠管理處。有一個女打字員圍着大圍巾和穿着氈長靴，在把煤加在那灼熱的火爐裏。士爾迦葉夫坐在一張廚房的桌子旁邊，桌子四周放着平面圖，鍛製品；他旁邊是達尼林，他們兩人都穿着棉製工裝，穿着氈鞋，戴着皮帽子，圍着圍巾，不管那爐子怎樣炙熱，他們也不脫去這些東西。

士爾迦葉夫和達尼林衝上去迎接杜賓珂。這使杜賓珂心裏的怒火變得軟弱了。本來他覺得他好像到了這些人那裏，他們在所有這些時候全在胡鬧，他們沒有能够收納院子裏的機器，一個工場也沒有佈置好。可是不！這些疲乏消瘦而有點「衰頹」的人在談論工作。杜賓珂握握他們兩人的手。

「給我們看看，你們究竟經營了些什麼，」他解開皮衣說，「我覺得你們這兒好像沒有完全弄好。」

「是沒有，」士爾迦葉夫表示同意，「不過我們已經第二個星期沒

有寬衣解帶了。」

「哦，這還不是美德，阿列克賽·菲奧陀洛維奇。」

「說得好兇，賈格唐·彼得洛維奇，說得好兇，」土爾迦葉夫並不動氣地說。他對達尼林閃閃眼睛：「我們看吧，過兩個星期他的氣色將怎麼樣。」

「一切都要看工作得怎麼樣。」

他們走進一所大概有八層樓高的大廈。鋼骨水泥的煤艙像奶壺似的從上面垂下來。腳底下是雪把它擦蓋住了破碎的磚頭，凍結的釘着鉤子和釘子的木頭，屋頂沒有，窗也沒有，遊移着穿堂風。牆上懸掛着像劇場的花樓似的頂蓋。這樣的花樓有七個，它們也是用鋼骨水泥結合成的。

「可以到上面去嗎？」杜賓珂問。

「不。要做梯子。」

「在做嗎？」

「還沒有。我們現在忙於恢復第一號廠房。」

「我們到那邊去吧。」

第一號廠房裏屋頂的填補工作將完成了。人們在上面工作，經這兒看起來他們像是甲蟲。他們在聯接木材——頂蓋。有幾個用繩索繫在大梁上的搖籃盪來盪去。沒有一種建設技術預料到過這樣的工作，但是人們在造屋頂。也許是不漂亮的，佝僂的，但是却是屋頂。工場裏已經有機器放着在轉動，在旋削和截削零件了。造得像做賣買的人的櫃檯似的斜面辦事桌旁邊坐着傳遞器具的工人，揀選工人和工藝家。

那兒在鑄造台基，把機器移上去裝起來，大家對杜賓珂打招呼，也是那樣親熱地問好，詢問第三批火車開來的情形。賈格唐在木匠，機器零件製造工人和鋼骨水泥工人羣中認出了許多工程師，技師，設計局的女製圖員，女實驗員等，大家一律平等。穿着工裝的一致的集團在工作。家庭婦女們在去除機器上的鐵鏽，衣袖捲到臂肘上的手冷得發紅，而且在污穢和火油中染污了。

土爾迦葉夫引杜賓珂到製成品的倉庫裏去。那些用凍結了的薄板的架子上攤滿了造好的半製品。所有這一切東西上都帶着煤的化學味兒：

燒着幾隻鐵爐子，這是在暫時是手工業式的自己鑄造場裏鑄造出來的。

杜賓珂對他的同事們仁慈了，但是不滿的感覺還是沒有放下他。一切都帶着混沌的性質。當然，最後幾列火車還沒有開到，是難以提出大的要求的。賓格唐明白了，爲了如期履行政府的命令需要展開廣大的工作戰綫。不用什麼次序，廠應該立刻全部裝配起來。土爾迦葉夫的根本的錯誤是在於他把許多注意力祇放在一個機械工場上，調整全部生產機構的課題離開履行還遠得很呢。

「你們用多少人？」杜賓珂問。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土爾迦葉夫回答，「其餘的簡直沒有事做，還沒有到時候。在我們沒有蓋好屋頂之前——是不能裝配機械設備的，在我們沒有裝配好機械設備之前——是不能想裝接電氣，暖氣管等等的。」

「那些沒有事做的人在什麼地方？」

「他們在村子裏，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等火車到的時候，把他們全體召集到車站那兒去，」杜賓珂以命令口吻說，「全體……甚至於婦女……沒有孩子的婦女。而且即使有孩子的也行。我今天和本地各機關去接洽：在我們沒有完成廠的裝配工作和建立各鍛接工場之前，孩子們必需要安頓在兒童園裏。」

「把全體都推動起來是很困難的。」達尼林說，「哦，把他們推到那兒去呀！我們不給他們調度好。他們是要盪來盪去沒有事做的……如果……」

「要給把他們調度好，」杜賓珂嚴厲地阻止他。

「這是建設鍛接工場的計劃。」

「拿來看。」

他們坐在小辦公室裏。土爾迦葉夫有點不快意地拿出建設的計劃圖樣。橫斷面是畫在一張亞蘆布的透明紙上，其餘的都畫在上好的圖畫紙上。

杜賓珂看了看那用均度法繪的草圖，聳了聳肩。

「建築的面積是二萬五千九百二十方公尺嗎？」

「嗯。」

「容積呢？」

「二十一萬一千。」

「擴大了，阿列克賽·菲奧陀維奇。」

「您以為擴大了嗎？」

「我想是的。」

杜賓珂看看材料的估計，巨大的數量在他面前出現了。他約略計算搬運這一切像山一樣高的建築材料所需要的運輸工具。一千節火車碎石子，八百節火車沙，一千二百節火車礦渣，四萬節火車磚，七百五十節火車圓的和鋸好的木材。杜賓珂又向這個草圖看了一遍，舉目向土爾迦葉夫。

「用您的話說——說得太兇了，阿列克賽·菲奧陀維奇。」

「不。」

「你們想想看要四萬節火車的磚。要這末許多磚做什麼？」

「做爐子用。要生爐子使這樣龐大的傢伙暖熱起來。」

「我們把磚換掉，」杜賓珂說，「不生爐子也行，近春天了……」

「冬天還剛剛開始呢，」達尼林打斷他。

「既然已經開始，那末也很快就完了。真正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就裝熱水汀。水汀裝置我們有的是，管子也有。」

「汽鍋房是難弄的，」土爾迦葉夫反駁起來。

「我們來重新計劃汽鍋的事，也許我們添加汽鍋。總之一句話，磚要換掉。玻璃也是弄不到的，而且要一萬七千方公尺。我們把玻璃燈換掉，雖然這是需要的，而且甚至於是好看的。我們可以用許多瓦特的大燈。木材我們可以在近段森林裏取到，關於礦渣，到火車頭庫裏去打聽一下，那邊煤堆裏大概有許許多多。碎石子要在當地找到。大概這裏石頭是有的，要裝幾架破碎機，那就一切都好了。事情並不詭秘。柱子和接結的地方要塗樹油。樹油我們可以在石炭化學工廠裏取到，剛好他們那裏是把它放到河裏去的。面積完全要縮小。您，阿列克賽·菲奧陀維奇，估計得太寬裕了。要縮小才是。那末頂蓋和柱子做起來就比較容易了……」

「您在進行之中就這樣迅速地毀了全部計劃，」達尼林非難起來

了。

「安東·尼古拉葉維奇，現在一切都是在進行之中迅速地做成的。戰爭呀……嗯……我們不免要鋪設狹軌鐵道通到大森林裏去，而且這裏有路基，建設廠的人大概也留心到木材。要一個敏捷的運輸從業員。正像雪夫柯普里亞斯所說，要一個矯捷的漢子，以便取得路軌，小火車，即使兩輛小火車頭也好。真正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就用鑛山電車，放一條不大的電氣鐵道到大森林裏去……」

「矯捷的漢子是有的，」土爾迦葉夫微笑着說。

「是誰？」

「貝朗。」

「您瘋了，阿列克賽·菲奧陀洛維奇！我怎麼也不會相信。貝朗在這兒嗎？嗯，他大概早已是市長了吧……」

「貝朗在這兒工作得也不壞呀，」達尼林做證。「瞧，您會看錯人。」

「多怪呀，當時我把他扔出飛機，後來他落後了。實在說來，那也做得太不漂亮了。賴莫丹知道嗎？」

「哦，怎麼不。」

「把貝朗叫到這兒來。」

「可惜他不在這兒。他在爲鍛接工場取釘子，鍛鑄品，燥油和油布。他到這兒大概要在四天之後。不會早。」

「有點怪，」杜賓珂難爲情地說着，焦急起來。「您同我去，阿列克賽·菲奧陀洛維奇。今天我們開始把機械設備卸下來。那些火車今天要到了。」

「六列火車全要到嗎？」

「大概是的。」

「那我們是卸不了的。」

「我們看看吧。不過要是照您的方法——一節一節車地卸，那的確是卸不了的。誰頂替您，土爾迦葉夫？大概是您吧，安東·尼古拉葉維奇？」

「總是這樣的呀，」達尼林嘰哩咕嚕地說，「上司一到，就會這也

不對他的勁，那又不對勁。」

「別嘍哩咕嚕了，」杜賓珂愛撫地說，「您工作過，我是敲敲鑿鑿而已，所以我看得比較清楚……」

雪橇從一個小山飛馳到另一個小山。杜賓珂數數共升高三次和下降四次。從火車站到廠有三公里路。所以要把車輛放到副綫上去。不過這樣就要妨礙大森林前的鑛穴的卸煤工作了……

鄔格劉莫夫懷着他平時所有的情緒迎接他。他旁邊坐着當地各機關的代表——市委員會書記，市執行委員會主席，鐵路分局局長，內務人民委員會代表。杜賓珂和大家見面介紹過，馬上敘述他的卸火車的計劃。鄔格劉莫夫注意地聽了他，提出了幾個問題，想了想。

「今天會有多少人？」他問龔古爾采夫，這是一個身材不大的人，穿着黑色軍服，有着一對聰明的眼睛。

「預計有一萬一千人。不過確數我不能答應……」

「一萬一千？」杜賓珂驚奇地重問一遍。「聽見嗎，土爾迦葉夫？」

「聽見，」土爾迦葉夫揚起眉毛來。

「我們的人大概有兩千五百？」杜賓珂問土爾迦葉夫。

「大概近這一個數目。」

「大家不會互相擠死嗎？」鄔格劉莫夫問。

「應該建立卸貨工作的戰綫，」杜賓珂提出自己的意見，「把人分散在各棧橋上，每一個棧橋上指定確切的人和給他們一個適當的期限去卸貨。」

「你們商量一下，儘可能好一點和順利一點，」鄔格劉莫夫供獻了意見，裹在大衣裏，回到自己地方去了。

「他身體不大舒服，」龔古爾采夫說。「大概是流行性感冒。有熱度……」

「到我那兒去做決定吧，」鐵路分局局長說，「我們到那邊去計劃一切。我把我自己的人叫來。」

「不過您別把您自己的人叫來，」杜賓珂說，「一請了專家來，一切事情就都要完了，我有經驗，讓我們用新鮮的眼光來看一切和不要怕。甚至於那些一看像是荒謬的決定也如此。我在上你們州裏來的路上

觀察過新的建設。很感到興趣。在承平時世是最荒謬的。可是現在却都做到了……』

『那末，我們努力承當荒謬的決定吧，』土爾迦葉夫惡毒地說。

『爲了對於事業有幫助，』杜賓珂加上一句。

第二十七章

到晚上五點鐘的時候，各鑛穴管理處派來的二百五十個木匠和學徒在兩個卸貨場上用木材砍成築了二十八個流動的棧橋。到六點鐘的時候，在廠裏來的工人們幫助之下，完成了束結木頭和木板的工作。這樣，火車的卸貨工作就要進行於廣大的戰綫上和兩個地點上：在車站的第五號副綫上和在廠的副綫上。車站是不適於進行巨大的裝載工作的，所以要快一些結束卸貨工作，以免阻礙那些從北方來的載着要及時轉運到中部地帶和伏爾加去的化學品，砲彈，地雷，含有鉀質的肥料等的火車的通行。

照車廂的長度造成的順次傾斜的棧橋蠟黃噴香地站在鐵路旁。木匠們把斧頭和鋸子放在自己身邊，一面扯起煙來，一面望着他們自己親手做成的勞作。從早上他們接受這件工作的時候起，他們還以爲這工作在這種的期限中是不能完成的，而現在却全部做好了，而且做得不壞。一種人力的檢閱開始了。這已經不是平常的超過標準，這是英雄的行爲開始了，但是木匠們是難以想到這種崇高事業的。馬霍爾卡^{●●}的輕煙向空中升上去，眼睛由於對自己驕傲而發着光彩。杜賓珂對他們說：『好本領，很快就做好了。』他們對他們還不熟悉的上司閃閃眼睛回答說：『這樣的事我們總是能如期做好的。』然而早上他們什麼也沒有答應，所以杜賓珂對這些安靜若素的不慌不忙的人暗下很生氣。他想起了鄔格劉莫夫的話：『烏拉爾人是答應得少而做得多的。』

市委員會書記今天沒有完全明明白白地答應有一萬一千人。他們還

●● (Махорка) 一種劣質煙草。

沒有到。杜賓珂來到鄔格劉莫夫那兒，他正坐在那分部守望的值班員的房間裏安靜地檢閱鐵路區的狀況。那值班員在打電話，鄔格劉莫夫不慌不忙地一面問他，一面發着命令。貨物在一條山路上作龐大的行動是需要清楚的事務的領導的。因爲路『通行爲難』，所以鄔格劉莫夫在幫忙。鄔格劉莫夫病着喉嚨，大概流行性感冒之上還加了咽喉發炎，他輕輕地向杜賓珂問到準備卸貨的經過情形。杜賓珂對於棧橋的製造表示非常滿意，不過他怕答應派來幫助的人不會來。鄔格劉莫夫聽了他的話，搖搖頭，後來他抬起灰色的眼睛，輕輕地說：

『龔古爾采夫答應了——他就會做到。早上他還沒有十分把握，所以有點謹慎持重，不過剛才他打過電話給我。人過三十分鐘就來。准在火車到的時候。六列火車是分做兩列一來，兩列一來的。我們在這兒把他們分派一下：一半派到廠裏去，一半在這兒卸貨。』

五點四十五分的時候，車站上到了七千男女鑛工和二千廠裏的工人。鑛工們隨身拖來了製鍋用的鐵板，這已經裝製好了供作搬運機械設備用的貨車之用。鐵裏鑿了洞，裏面穿了鉤，鍊和索，有三百名左右鼻子又圓又短和像煞有介事的孩子跟了父母一同來了，他們隨身帶來了裝着滑木和滑雪板的雪橇。把人分配在各棧橋上，制定了次序。各鑛穴的黨的領袖和各鑛穴委員會的主席手裏拿着單子調度着。龔古爾采夫和鄔格劉莫夫並立月台上，也是輕輕地，並不作無謂的忙碌地發號施令。

下起粘性的雪來了，很快就把鐵路和在一天之中變成黑色的屋頂蓋上了柔軟如毛的一層雪。雪下個不停。像一條黑帶子似的在白色背景上浮雕般清晰地顯出來的人羣伸展開來等着火車。

『來了！』有人說。

『來了。』

人們蠕動起來，向前擁去。這兒曾經開過多少火車！但是那時人們對它們是無動於中的。鐵路工作，他們也工作。今天他們是在迎接一些客人，這些客人要好久，也許永遠要和他們肩駢肩地在一起。今天他們迎接一些不幸的人和機器。他們必需庇護那些人和幫助他們使那些機器開始工作。兩者都使凱旋的時刻，勝利的時刻接近起來，這就是生活的意味。

『來了！』

有兩輛電氣機關車在掩着雪的鐵軌上開來。偶然它們底下像燈光信號似地爆發出電光來。那電氣機關車像驅逐艦似的吼叫了一聲，不久它們的車身就在寶格唐的身邊轟轟地響過。

在那些露天的貨車上，離開那用薄板和雨布蓋了代替作親愛的家之用的木棚不遠的地方站着人。暖房車的門開着；看得見女人，燒得很熱的火爐。一條條火星的尾巴飛出來，在風裏吹散了。火車漸漸地煞住，車廂慢慢也打開，礦工們舉起了手歡迎客人們。這時火車上揮舞着帽子和手帕。

在開動的時候，賴莫丹從制動機車台上跳下來，走到他那兒去，抖去身上的雪。他喧耳地和杜賓珂，鄔格劉莫夫問好。

『鐵路沒有耽誤，』他說，『六列車全開了。』

『這是我們的權威，』鄔格劉莫夫安靜地說，『我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們決定做違規的事，讓某廠不挨次序通過，就讓它通過…』

火車停了。杜賓珂找到了華麗亞。她站在汽車旁邊，裹着一條帕巾，穿着薄大衣，戴藍手套，顯然是在等他。她看見了沿着階級爬上來的寶格唐，就向他跑近前去。他們互相接了吻。他又看見了她的美貌，冷得鮮豔的面頰，狡黠的含笑的眼睛。

『我又在你身邊了，寶格唐，』她說，『你決不會離開我的。』

『華留恩加，你又在我身邊了……』

『這兒我們將最終地住下去了嗎？』她突然問，目光盯住在那模糊的山嶺起伏的綫條和屋子的燈火上。

『大概是最終地。』

『我們到了，』她惆悵地說。

『我馬上把你安置到沙龍車裏去。』

『你開玩笑，』她看着他的眼睛說。

『一點也不。』

『那末去吧。不過把我的小黃皮箱帶走。』

在沙龍車裏她遲疑地停留下來。地毯，電燈光，舒適，慇懃的車務員和廚司使她困惑不安起來。華麗亞攙住寶格唐的手：

『真難於相信。』

『你不慣了，華留恩加。』

『不慣了，』她嘆了口氣說，『我覺得我好像到了土密裏來了。』

『安置下來吧。這兒是我們的庫貝。當然這是暫時的，將來我們就到別的地方去。』

她走進庫貝，脫了衣服，坐下來，呆望了幾秒鐘。後來，髒髻扔開了一種什麼不好的念頭，微微地笑了一笑，向丈夫身邊挨去。

『你現在跟我耽在一塊兒了嗎？』

『不。我要卸貨去了。』

『那末我也跟你一塊兒去。嗯……我也要參加卸貨。我答應了父親了……嗯，他在那兒呀？』

她又披上了大衣，迅速地扣上了鉤，束了帕巾。

『我去，我同你去。』

『哦，好，走吧，如果你要的話……』

『別生氣，寶格唐。』

火車分開了。一半車廂開到廠那兒去。土爾迦葉夫打電話來。他那邊卸貨的人有四千名鑛工和市民，還有一千五百名廠裏的工人。棧橋移近運貨火車。拖着運貨拖車的曳引車和卡車停着在等待。髒髻，那些撒滿了運貨火車和鐵路的人在愚昧地蠢動着。但是每一個人都在做自己的事。起重機沒有。一切都祇好用人的肌肉的力量來做。拆去了車廂的邊舷，劈去了結緊的地方。先卸下各種堆在機械用具之間的零零碎碎的東西：鎔鑄塊的金屬，一束束的鐵絲和繩索，地下電綫，裝着工具，零件和半製品的箱子。這裏孩子們的雪橇就有用了。把這些東西裝載起來，孩子們三三兩兩地駕起車子把這一切東西沿着一條路向廠那兒運去。鑛工們把機器放在鐵板上，在手掌裏唾吐着，拉起鏈條和繩索，把它們拖到山裏去。每一架機器由三四十個人拖。爲了方便起見，指定了道路的方向。搬來了許多桶重油，把亞麻絮和破布捲在棍子上，點起火炬來。黑裏帶紅的火一個一個地爆燃起來，直到全部距離上橫着一條火炬的點綫。不久那連綿不斷的流水般的人，曳引車和卡車向廠那邊流去。這是好看動人的景緻。

『烏拉爾人在幫忙，』鄔格劉莫夫走近杜賓珂身邊去安靜地說。

『也有烏拉爾人，』杜賓珂向他糾正。

『也有烏拉爾人，』鄔格劉莫夫同意了。『這種人是把魔鬼的角也能够扭斷的。我愛人們和睦的時候……在一塊兒的時候……』

他站着，提高了大衣領，把帽子深深地推得壓在眉上，他體格強健，外貌沉着。他看看那在這些肅穆的烏拉爾的羣山裏在他的誕生地燃燒起來的火炬的路。他被選爲這些地方的主人，現在他的意志鼓動起這樣的人的精力，並不呼喊，並不侵凌人格而沉靜地鼓動起來了。有些鑛工走到他跟前去，交談幾句話，他們的態度中感覺到有一種對他的尊敬和對自己的勇敢的子弟的父親的高傲。他自己也愛力和美。大自然的任何那種卓絕的現象會使他高興，而不會引起羨慕。他愛力和手腕，他知道自己的地位，有時也不免要自誇，但是這他做得很好，帶着一種稚氣的率真。

『火炬真想得好，』他對寶格唐說，『我簡直要喝采叫好了。這或許也沒有多大的用處，祇是冒烟，可是真好看，而且好像比較莊嚴。這一定是烏拉爾人想出來的……』

這時他已經像一個鑛工了，他脫口而出的叫好的話是本地鑛工的話。鄔格劉莫夫翻開大衣的領，抬起和結住了帽子上的皮耳罩。

『真正的在幫忙了，』父親對寶格唐說，『孩子們也在幫忙。他們已經應該真正的睡覺了，可是不。瞧，這樣混亂。爲了什麼，你想？人人想搬，可是零零碎碎的東西已經沒有什麼可搬了。』

『這樣說來，不是史特洛加諾夫斯興那了，父親？』

『哦，瞎子說：『我們看着吧，』』老人開玩笑起來，『看一眼是永遠看不出人的。祇要說一點。要不是森林和山嶺，哦，簡直是我們的頓巴斯。這兒開過一個車站——真的像是克拉馬托爾卡(Краматорка)……不可思議……』

『我們在花車裏過夜吧，父親。和執行委員會主席一起。』

『我不去，我已經和自己的漢子們安頓在一起，就在那一所小屋子裏。看見嗎，在山上？那邊已經在燒水，要洗一洗才是。』

『哦，隨你便吧，父親。』

「當然隨我便，兒子。我們那邊什麼消息也沒有嗎？」

「什麼也沒有。」

「那末事情究竟怎麼樣呢？」

「沒有聽到什麼。」

「祇有希望在史大林同志的身上。」父親自信地說。「那兒火車裏到了他的報告，讀讀它也就會高興起來。這也就是目前可以高興的事了，實格唐。他比我們知道得多，他看得清楚些……」

杜賓珂全夜在攪卸貨的事。當一切運貨火車出清的時候，他就騎了那匹矯捷的小馬到廠裏去。院子裏踐踏着脚印，塞着機械用具，箱子，攤着材料，土爾迦葉夫派了崗，他們手裏拿着榴霰彈獵槍，來往巡邏。燒着許多篝火。煮着馬鈴薯，沸滾着水，烘着取暖。鑛工們離開廠到城市那兒去。快要放汽笛了，要下降到地底下去了。勞動夜結束，勞動日開始了。土爾迦葉夫在用罐頭食物的聽子喝茶。他手裏有一塊骯髒的糖。並排坐着消瘦了許多的工廠委員會主席克魯興斯基——祇剩下褐色的大眼睛了。桌子上和兩張移在一起的長凳上攤着鋪——皮衣——套着發黑的枕套的平伏的枕頭。土爾迦葉夫和克魯興斯基慇懃地迎接杜賓珂，請他喝茶。碗盞沒有，土爾迦葉夫喝完了他的茶，把聽子洗一洗，倒給杜賓珂。他一面愉快地吸飲，一面咬着骯髒的糖。一切都顯得非常有味。疲乏得背心酸痛和腳底發燒。他們討論明天。火車在十點和十二點到。答應分一萬七千人來幫助廠。應該巧妙地利用這些人。機械用具，尤其是一些壓榨機，要直接搬到裝置的地方。升降起重機和移動起重機都沒有，一切都祇好要用人的手來做了。

第二十八章

灰色的天和羣山溶在一起。雪在車廂的窗口飛過和在起卸糧食的倉庫那邊旋卷起來。工人們像職業的脚夫似的從車廂裏出來到倉庫裏去，慢慢兒地，但是有節奏地（爲了保全氣力）回去。背上放着粗布或者闊

皮帶，工人們微微地曲着身子，垂下了手，搬運一袋袋的東西。

鄔格劉莫夫今天喉嚨還病着。喝了放有蜜的熱牛奶，放下杯子，向窗下斜視了一下。除了還是「雪和在風雪之中徐徐滑飛的烏鴉之外，什麼也看不見。電話機旁邊坐着柯爾恰諾夫。

『還要打一個電話到安德萊葉夫廠（Андреевский завод）裏去，』鄔格劉莫夫一面看着那正在紀錄委任工作的助手的哪隻手，一面輕聲地命令說：『廠長個人負責準為杜賓珂準備和起卸三十輛狹軌小火車……』

『車輛呢？』

『車輛可以從塔吉爾廠（Тагильский завод）舊存的車輛中去取到。讓杜賓珂同志在那從頓巴斯撤退來和現在「卡比達里那亞」（“Капитальная”）礦穴主任管轄下的一些小火車頭中分四輛出來用一用。』

『路軌呢？』

『你變得聰明了，柯爾恰諾夫，』鄔格劉莫夫友愛地笑了笑，『像古班人所說，比老爹先進地獄了。記下來：第一百二十號冶金廠的路軌，數量按照我批准的計劃。好像一切都是運輸的計劃吧。』

『杜賓珂曾經請求您注意及時起卸航空馬達和軍械的事，』柯爾恰諾夫小心地說。

『他好像是當着我的面提起的吧？』

『嗯。』

『大概我還記得……再給我一杯蜜牛奶，看來我就能够出去看看卸貨工作今天進行得怎麼樣了。』

『牛奶我馬上就端上，不過看看還是讓別人去吧。』

『這別人是誰呀？』

『是我。』

『你以為還不能出去嗎？』

『不能。』

『好吧，就不出去……』

他走到窗口，撩起簾子。救護火車運來了傷兵。鄔格劉莫夫看見有

一節車廂裏面有幾張吊床，傷兵們的蠟黃的臉挨在玻璃窗上，有一個女看護手裏拿着注射器。鄔格劉莫夫離開櫥走去坐在沙發上。他有一個兒子在前方；傷兵們的樣子產生了不好的念頭。柯爾恰諾夫拿來了牛奶，遞給鄔格劉莫夫。

『現在，伊凡·米哈伊洛維奇（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大概村子裏我們不去了吧？』他問。

『爲什麼你這樣決定？』

『金屬的情形很順當安好。有英國的鋁來到了……』

『林子裏我們是要去的，柯爾恰諾夫。再記下一件任務：今天夜裏接一節車廂到北方的列車上去。要弄好木鋁的事……』

『杜賓珂和我們在一起嗎？』

『杜賓珂我們留下。他這兒工作儘够了，柯爾恰諾夫。別打攪我，小伙子。工作去吧……』

柯爾恰諾夫坐在電話機旁邊。雪團擊着窗。電氣機關模糊地叫着，出現了全身撒着雪的杜賓珂。他在走廊裏抖了抖氈靴，他又在那裏脫下了棉衣，走進

『怎麼樣？』鄔格劉莫夫詢問地揚起眉毛問。

『要完了，伊凡·米哈洛維奇。』

『有多少人工作？』

『你們的人有一萬七千名……』

『那末你們的呢？』他有意把『你們的』幾個字說得重。

『裝置的人羣不算在內，有二萬零九百。』

『歡喜嗎？』

『如果能固定，那倒不壞，』杜賓珂擦擦手掌，微笑地看看鄔格劉莫夫，『刹時間就可以做了。』

『可是煤誰供給呢？飛機好，可是煤也不壞呀……總而言之，明天所有的星期六工人①②和星期日工人③④都要離開我們了。你們剩下的

①②（Субботник）一種不取酬報而自願在業餘時間做有益於社會的集體勞動的工人，第一次實行這種社會主義勞動的形式的是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莫斯科的莫斯科—喀山鐵路工人，因爲這一天是星期

就祇是自己的力量了。所以要調整一下才是……」

「那末我請求的事呢？」

「運輸，馬達，機械設備嗎？」

「大概是吧，伊凡·米哈伊洛維奇。」

「已經記下來進行了……您歡喜龔占爾采夫嗎？」

「我歡喜。」

「老烏拉爾人。得同他在一起工作——他總會幫忙的。不過不要爲他擔心，賓格唐·彼得洛維奇。嗯，你，柯爾恰諾夫，別聽我們說話，繼續執行命令……」

杜賓珂和鄔格劉莫夫並排坐在沙發上。

「有一次有一個人問我：『爲什麼你總是很安靜，你的頭髮梳得很好，睡得很正常，吃得很準時呢？而且甚至於平常總是每隔一天修臉呢？』可是爲什麼不這樣呢？——我用反問來答覆他的問題。『你的工作很多，到處要趕。』這就是爲什麼這樣的緣故：自己並不往每一個洞裏爬，也許，因爲相貌不容許，你看，我腰帶以下比較窄，而肩膀很寬，從薄鑽層裏出來的鑛工身體，因爲在這種時候要躺着鑿的。嗯，要會得配置人和常常看看他們，對下屬永遠不要用威勢來鎮壓，不要爲他們做工作。威勢是誰也不會來奪去的，當需要的時候，總是可以把它陳列在桌子上的。』

「最主要的是選擇人，使他們能相信自己的力量，使他們堅強起來。看他們採取什麼態度。很重要的的是要使你的助手們採取正確的態度。要是既然採取好了，就不要使他改變態度，保持他們的主動和不要壓制他們個人的長處。如果把他壓制，他就會失去意志，就沒有辦法了，要下屬事情做得好：不是會變成優柔寡斷的人和諂媚奉承的人，就會開始胡亂地叫喧和衝動了。領導者的性格應該堅定而安靜。所謂喊喊罵罵是管理不了人民委員會的。你一開始喊叫，下屬們學會了喊叫，於是就要完全歇斯迪里起來。這時你就要焦頭爛額和頭昏腦脹了。親自包辦一切

六，所以『星期六工人』這一名字就延用下來。

●● (Воскресник) 一種自願在休假日做集體的額外工作的工人，因爲第一次是在休假日星期日發生的，故名。

事情是做不到的，即使你有超人的智力……」

「照一切情形看來，這是和我有關係的，伊凡·米哈伊洛維奇？」杜賓珂一面問，一面在記憶中探尋他在鄔格劉莫夫眼睛裏的行爲。

「有一點點兒，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您無疑地是一個年輕力壯而有精力的人，但是要應付一切事情您是不能的。喏，您有副廠長，工程師土爾迦葉夫，我以爲是一個很優越的同志……我沒有看錯吧？」

「沒有。」

「可以爲他作保嗎？」

「以。」

「可是您開始在壓制他。據說，沒有您他是一個有決斷，有幹才，有意志的人，可是您一到——他就完了。」

「您看到了嗎？」

「我看到了。」

杜賓珂暗暗裏奇怪鄔格劉莫夫的目光的銳利。

「不過土爾迦葉夫沒有確當地展開裝置的工作，」他說。

「明白。給他方針，推動他，就讓他工作。如果他對設計工作比較感到興趣，——那末就給他設立一個實驗工場，國防委員會全權代表的我是准許的——就讓他建造新飛機。」

「最後的裝置工作完成以後，大概這也是應該做的。」

「不過暫且利用土爾迦葉夫做裝置工作，」鄔格劉莫夫勸道。「今天你對卸貨的事不安就是無謂的。龔占爾采夫他做這件事，就讓他去做。可是您却親自衝到運貨火車上去拖機器，而且還好像大罵過什麼人？」

「我罵我的一個工程師，」杜賓珂承認了。「爲了他，一架『СИП』——最精密的機器——幾幾乎翻下去。」

「顯然是由薩波羅什亦軍^{①②}而來的熱情，」鄔格劉莫夫微笑了一

^{①②} (Запорожье 或 Запорожская сечь) 是十五——十七世紀時哥薩克軍的名稱，主要營地在德聶泊爾河(Днепр)中有湍瀨島嶼的地方附近。按「薩波羅什亦」一字俄文原意就是「在湍瀨之後的地方」。

下。『薩波羅什亦人的後裔。不過在我們的嚴寒之中熱情是沒有用的——還是要冷卻的。這一切全不要緊……我們友誼地談談……我們交換工作的經驗。還有一件事……貝朗是什麼人？』

『您知道了貝朗的事嗎？』杜賓珂詫異起來。

『知道他些什麼事呀？』鄔格劉莫夫抓抓後腦說。『您把他趕走，對他叫罵，後來道歉，後來又趕走和罵……』

『有一些不同……』

『全是些小事。當然，每一個人對自己總是比了對別人來得對。不過貝朗這樣艱難困苦地跋涉到這兒來，到自己的廠裏來，這已經說明他是好了。他不是可以自由自在地留在德國人那兒，——大概您是對的——他儘可以做一個市長來暫時地稱霸一下。總而言之，他在我的庫貝裏。他怕得您要命。我看，應該利用他，首先是在您的狹隘的位子——運輸工作上。委託他過兩個星期交出狹軌鐵道和一切建築物與車輛……』

『八公里鐵路？貝朗做不成的。』

『我做得成……』

杜賓珂和鄔格劉莫夫回過去。沙龍車的門裏站着貝朗，手裏緊握着有耳罩的帽子。他的黑色的捲髮四散着，眼睛燃燒着。

『我做得成，』他重復說了一下，跨前一步對杜賓珂說。

『第一件事，您好，貝朗同志，』杜賓珂一面說，一面伸手過去。貝朗猛烈地搖撼杜賓珂的手。『第二，向上司訴冤訴苦是不好的呀。』

『我沒有訴冤訴苦，寶格唐·彼得洛維奇！』貝朗叫起來。『我來請求給我擅長方面的工作。』

『而我決定等您，寶格唐·彼得洛維奇，』鄔格劉莫夫說，他以辦事認真的好奇心觀察着這一幕，『我怕您會要我對於引誘專家的事負責。』

貝朗微微的一笑，露出了白得眩人的牙齒。

『正是這件事……』

『您跟賴莫丹談過嗎？』杜賓珂問。

『賴莫丹不反對，寶格唐·彼得洛維奇！』

『過兩個星期，狹軌鐵道交得出嗎？』

「您可以相信……這不是您什麼人，而就是貝朗同志本人……」

「好，貝朗同志。」

「請您相信，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我可以把一切都弄好的。謝謝，鄔格劉莫夫同志。」

「哦，這與我什麼相干？」鄔格劉莫夫聳聳肩，對杜賓珂說：「他可以走了嗎？」

「嗯。」

「再見，貝朗同志。」

貝朗把帽子扔在捲髮上，用五指把額髮掠上去，像軍人那樣的支持在靴跟上轉過身去，消失了。

「我見過許多人，」鄔格劉莫夫沉思地說，「我對貝朗是有偏見的。不過他這個強盜我歡喜。」

柯爾恰諾夫老是在打電話，他報告執行命令的情形。對每一所房屋寫着供應物品的數量，供應的期限，確定的價格。鄔格劉莫夫拿了那張小紙頭，把它看了一遍。

「給我鋼筆，」他請求柯爾恰諾夫。

他把那小紙頭簽了字，交給杜賓珂。

「這兒就是使您不安的東西，賓格唐·彼得洛維奇。不過對主人們要逼才是，我們烏拉爾人是強盜。他們是不肯和家財分手的……我說的是路軌和火車頭。這些東西您差貝朗去幹吧！」

「雪夫柯普里亞斯把他叫做「矯捷的傢伙」，」杜賓珂說。

「在烏拉爾是不這樣說的。雪夫柯普里亞斯是什麼人？」

「我前任的上司，廠長。」

「怎麼，他處理不好？撤職了嗎？」

「他現在在前綫。他指揮一個團。」

「團？他的名字和父名是什麼？伊凡·伊凡諾維奇嗎？」

「猜中了。」

「猜中是不難的。您大概好久沒有看報了吧。您的伊凡·伊凡諾維奇·雪夫柯普里亞斯現在是蘇聯英雄了。我希望，懂得嗎？啊！哦，柯爾恰諾夫，把報紙拿來，在我的桌子上。那兒好像他的像也給登出來永

垂不朽了。德國人和羅馬尼亞人把他的團叫做「黑死」團。報上曾經把他描寫過。」

柯爾恰諾夫拿來了報紙，杜賓珂看着雪夫柯普里亞斯的那張親切的臉，變得年青的微笑着的眼睛，夏季海軍裝的一條雪白的領，胸上的「紅旗」勳章。「黑死」團團長。他在他們廠裏製造的一些戰鬥機上工作。所以，他們的飛機是「黑死」。雪夫柯普里亞斯！他以事實來打碎德國武器常勝不敗的神話。他對德國小子鬥爭。通訊記事裏也這樣記着他的話：「我們從前打擊過德國小子，現在在打擊他們，將來也還要打擊他們。」

「他在你們那兒是一個抱樂觀的人，」鄔格劉莫夫說，「大概他在上面，看得清楚些。這樣的漢子應該給他們飛機，杜賓珂！您以為怎麼樣？」

「應該這樣做，鄔格劉莫夫同志！」

「哦，怎麼，正當如此。十二月八號，我要來參加第一架「黑死」飛機誕生的祝典。」

「請來，伊凡·米哈伊洛維奇。」

「等貝朗完成了鐵路，按照我所提議，派他到林子裏去。利用利用樹木，別看輕烏拉爾的林子，它對於拯救俄羅斯的事業也能大大的幫忙的。」

第二十九章

「華留雪卡！爲什麼在我們俄羅斯國家一切動亂的時代總是要出現這一些道具：小風爐，火絨和打火石，豌豆湯，罐頭食物的碟子代替杯子，油盞代替火油燈呢？」杜賓珂把煤鏟放進火爐，房間裏傳佈開焦煤的化學氣味。

「你忘記提到棉鞋，賓格唐，」華麗亞笑着說。「幫我脫下我身上的這件工裝。」

她扭動肩膀，掙脫上衣，然後把兩腳伸直，寶格唐給她脫下了長統軟皮靴，這是他從來沒有做過的。華麗亞站在房間中央，頭髮蓬散着，面頰給嚴寒凍得焮紅，穿着棉袴。

「你多臃腫呀，女孩子！」寶格唐笑起來。

「得了，別笑了，」華麗亞用手指做着恫嚇的姿勢，「把門鎖上和轉過身去。我要換衣服。我的天，這多難呀！可憐的男人，受難者！」

於是他們坐在一張鋪着一幅繡着幾隻雄鷄的雪白的小台毯的木檯子旁邊，他們喝着一柄燻黑的茶壺裏的茶。糖含在口裏。廠裏還有從烏克蘭運來的存糖，但是決定含着糖喝茶。昨天龔古爾采夫運來了本地出產的糖食——本地食物工業的初度嘗試。糖食硬得像石頭，薄荷使嘴裏覺得很冷。華麗亞把糖食放在杯子裏浸軟，然後用力皺起眉頭咬着。

「你還是跟我在一起了，」華麗亞閒扯起來，「跟我在一起了。當你在烏克蘭的時候，你比較遠離我。我從來沒有見過你在家裏，可是現在我能够天天看見你和甚至於能够觀察工作了。要不然我就永遠看不見你從事工作。嗯……寶格唐……我有一次聽說……你罵人……我從來沒有想到你會這樣罵人……」

「這是好久以前了，」寶格唐難爲情地說，「後來我開始約制了。我永遠記着鄔格劉莫夫的話：「用喊罵是不能管理人民委員會的。」但是你怎麼會聽到的呢？我罵的時候，近旁沒有女人……不過，現在鬼還分得清你。我記得，我一看見薇克朵麗亞，一下子弄不清楚：是少男還是少女。瞧，祇看了額髮和貝萊帽。」

「薇克朵麗亞真可愛，」華麗亞說，「我和她在一起工作。我們爲鍛接工場把柱子塗漆樹油，後來碎石子。她莊貌這樣的溫柔，但是氣力這樣的大，她舉起石頭來投進破碎機。這樣繼續不斷的有好幾小時。她是個電燈匠，但是不知爲什麼做我們這種粗工。」

「嘿，你，我的粗做大姐！」

「可是工人們倒很愛我呢，」華麗亞說，「我配他們的胃口。你知道他們叫我什麼？小櫛樹華麗亞。但是誰也不獻媚，雖然無論如何，我總是廠長的太太。我倒也正高興他們不獻媚。不過這個薇克朵麗亞，她有一次對我講過一件很有趣的事……」

「薇克朵麗亞對你說過嗎？」杜賓珂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但是華麗亞不注意他的不好意思的樣子。」

「她問我：我做得要使你歡喜嗎？你看，她認為我對於你已並不怎麼漂亮，而且，好像，已並不怎麼聰明……」

「你怎麼回答她的呢？」

「沒有回答什麼。我能回答她什麼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你爲了什麼愛我，寶格唐。」

「這不過是誤會吧了，華留雪卡。」

「大概是的吧。那末你說你遇到了你那個碧眼削肩的女人了嗎？」

「她在這兒的劇場裏工作。」

「我當時沒有問你，你怎麼會突然到劇場裏去的呀？最主要的是，沒有我。」

「哦，劇場現在不是劇場了，華留雪卡，」寶格唐以辯護的聲音說，「那邊我們安置了孩子。要看看怎麼樣，安置得怎麼樣。因此我就碰到了她。她頗頷了，當然……」

「不過照舊很漂亮嗎？」

「哦，怎麼講呢……還好。」

「你介紹我去認識她，那我就可以自己確定，她對於我危險還是不危險。如果是的，那你就不愛我得了。她大概身上穿得體面，頭上梳得漂亮，不是像你妻子這樣的醜東西。哦，什麼女人穿着棉衣棉靴！祇有誤會，當然有什麼話好說。」

「我就是愛你這樣，華留雪卡。」

「你還說什麼，完全明白，」她迅速地吻吻他的面頰。「噢，刺得多痛！修發，修險。我馬上預備水，刷子。多可惜，你丟了自己的化妝品箱，那邊有很好的修指甲的小銼刀。要不然要帶這樣的修指甲匠了，」她伸開手指，搖搖頭，「還叫廠長太太。」

他們暫時住在廠裏，供工程師技術人員耽的房屋裏。當然這不大像房屋，而且用這樣的名稱，這種名稱通常對蘇維埃人引起的想像是幾層樓的精美的建築，有着許多很好的房間和一切設備。

沒有建築完成的可供五十輛汽車的汽車庫供給指揮裝置的人員做住

所。造了地板，窗，門，頂，隔成了許多小房間，裝小鐵火爐，彎彎曲曲的煙囪管通到窗外去，所以這一所蓋滿了雪的靠着地的房屋像一隻朝天翻身的蟑螂。這所公共宿舍也就要做「蟑螂」。

自從鄔格劉莫夫動身之後已經工作了一星期了。賴莫丹歡喜回憶他們在廠裏召集的那一次最短促的集會。當幫助他們的城裏的鑛工和市民走的時候，當那些最後的黑色的背消失於蒸煙似的飛雪中的時候，杜賓珂在鑽孔機上站起來說：

「我們到了地點了。城裏的人幫助我們，但是他們有自己的工作。我們現在完全要用自己的手來做了……我們所有的建設者和裝配者，都沒有分別。德國人在進攻，前綫很吃緊，我們應該幫助前綫。國防委員會主席給了一個期限——一個月完全恢復廠。不論要怎樣非人地緊張，我們總要守住這一個期限——一切都要動員來恢復廠，每一個貪懶逃避的人都是逃兵和叛徒！」

集會繼續了十分鐘，整個宣傳也就在這兒結束了。大家都了解了杜賓珂而工作去了。八千四百個人——有男的，有女的——戴了粗魯的長袖手套，手裏拿起鶴嘴鋤，斧頭，鋸子，鉗子，鑽子……

展開了工作戰綫！在實現杜賓珂的計劃，當挨次裝置的機器的基礎已經着手的時候，它的主人走到機器旁邊去，於是機器便開始旋轉了。那工人便離開走出裝置羣的名單而開始生產了。一個月——這是一個短促的期限。快要開始鍛接飛機，所以要造成口實。烏拉爾各工廠開始運來金屬，半製品。感覺到鄔格劉莫夫的關懷的手。他每天要求工作狀況的報告，不過自己也在工作。

山上飛下來澈骨刺痛的風，捲着瘋子似的雪，風從龐大拙劣的廠房屋頂上的人拖下來，這些廠房本來是預定給完全別種目的的建設者的。但是國家需要飛機。國家需要坦克——所以在烏拉爾曼巨大火車車廂製造廠中有一家撤去機械工具和裝置了能够造坦克的東西。烏拉爾來到了數百家工廠。山巖爆炸着，樹林倒下來。人們睡在營帳裏和鑿於寒冷的地裏的地穴裏。烏拉爾給無數的篝火的火照耀得光輝燦爛了。給煙燻得墨黑的人們安放了基礎和牆，鋪了木頭的頂。裝了電，於是機器轉動起來，轉動起來。在神話似的短促的期限中成長出許多新的工廠。人民

忍受着難以置信的緊張。後方的近衛隊●●非常英勇地以最少見的高貴的忘我精神勞動！生否則就是死！這就是那些光榮和高貴的日子口號。

……煤杓，龐大的七層樓高的吸管，阻礙着裝配工作。煤艙決定炸掉。爆炸手們——其中有許多人曾經炸過自己的廠——他們安置了三硝基二甲苯的火藥。

『好了，』特洛菲敏珂擦清了開關報告說。

叫出了廠房裏的人。杜賓珂脫下帽子，擦擦那雙立刻給嚴寒所攔住的手。

『事情是熟悉的，』賴莫丹說。

『是熟悉的。』

人們等在院子裏，預備好了小車，鏟子，鶴嘴鋤。

杜賓珂接下了開關。房屋給爆炸震動得抖了一下。水泥的塊和小石子向上飛去，像飛進煙囪一樣。

『要慢慢兒地，挨着次序才好，』有人在旁邊說，『使房屋不要給摧了……』

煤艙倒塌下來。石頭和彎曲的機械像山一樣地堆在地上。杜賓珂到這座山上去，四周望了一下。他上面什麼地方冒着濃烈的雲霧。高高的牆，倒塌的內部和雲霧似的穹窿形的屋頂，髣髴是一所大寺院的穹窿形屋頂。

『很順利，』他對賴莫丹說。『老實說，我也擔心。這兒我們放流動起重機，蓋屋頂。這兒將是做造飛機翼，飛機身，機器的罩和羽翼裝置等的工場。土爾迦葉夫同志，開始掃除瓦礫吧。』

『期限呢？』土爾迦葉夫問。

『一晝夜。』

『好。』

土爾迦葉夫已經開始用烏拉爾的口音說『好』這一個字了。

●●『近衛』（гвардия）是蘇聯政府授予戰績卓著的軍隊的一種勳號。這裏意思就是在後方工作最優良的工作隊。

第三十章

『第八天了，』杜賓珂在他那本檢閱工作的記事冊裏記道，『大緊張的第八天了。不知道人民受得住受不住再來八天和再來八天……人們太疲乏了。有許多女人已經到了疲乏的限度。金屬都有它最後的分解點，而人……但是要工作，工作。我看了我的華麗亞就看出緊張的程度。她工作回來愈弄愈疲乏了。她倒在床上。有時和衣而睡了。祇好我親自給她寬衣。我請她休息一下，等一兩天，但是她說：「我外貌上太難使不非難我逃避。而且，如果我工作，我便幫助大家快一點兒把戰爭結束。那時我們就會跟你們的人結合起來了。』

『最近我們的軍隊愈來愈使我不安了。什麼也沒有聽到。任何電報都無濟於事。我以為，和庫班的聯絡消失了。悄悄地流行着一種壞的傳說，說羅斯托夫緊急了。龔占爾采夫幫助興築狹軌鐵路。貝朗施製出了全部力量，我開始尊敬這一個精力旺盛的人了，不過……我給他的人太少了。也許這是意識地做的。但是有人向龔占爾采夫做了暗示，所以他派了三百人來做建築狹軌鐵路的工作。——這差不多全是些孩子，男孩和女孩子，但是他們工作着。我今天到大密林裏去，我答應他們在廠開始工作之後，把他們安插到機器那兒去。他們是有資格享受的，小小的英雄的勞動者。暫時我們沿着雪路拖搬林木。最後鍛接工場的建築在進行，但是很糟。林木需要的數量很大。現在在砍松樹，白樺和洋松，把它們修削好了，運送到鐵路床那兒去……沿着冰天雪地的路。雪愈來愈深了。已經到腰部了。鬼知道，這兒的雪是怎麼的！到那兒已經展延了兩公里鐵路了，我們下等到最後全部開車，我們開了一段。我們趕快！我們趕快！我祇怕一樣——我們的努力不要太遲了。如果希特勒衝到伏爾加……不過這是永遠不會的，永遠……難道馬克西姆，尼古拉和季米雪。特盧諾夫把刀插入了鞘了嗎？難道雪夫柯普里亞斯和羅勃少校『

扔掉了韁繩』●●了嗎？難道英雄們消失了嗎？似乎，這本檢閱工作的小冊子成了日記了。有人說的，在社會的和家庭的悲劇的時候，人們是要垂顧到紙頭的……

『今天羅曼吉諾克闖進我們「舍間」來。他帶來了兩隻松鷄和一隻松鼠。我開始可憐這難看的小獸。我責備羅曼吉諾克，可是他却祇是回答說：「我不知道本地的野味，這是隨意打到的。」那松鼠被父親奪去了，他要把它皮的皮給華麗亞做一副連指手套，而那些松鷄我們把它們穿在串上烤了。當然，它們有焦煤的氣味，但還是很好吃和意外的。

『羅曼吉諾克不知爲什麼本地人會把他和賴莫丹攪錯，大概因爲姓有些相似，他在組織開闢飛機場場地的的工作。實在說。他當時就想到這一點。山嶺和森林。沒有地方可以停飛機，沒有地方可以試飛。我們和羅曼吉諾克坐了雪橇四周馳去選擇地方。要拔掉和搬去大約二十公頃左右的森林。新的憂慮。怎麼拔法呢？和本地人商量。他們搖搖頭說：「要等到春天。」到鑛山去，談了一下。我提議砍去林子，然後用炸藥炸去殘根。他們答應幫忙。應該告訴翼吉爾采夫，又要叫他佈置星期六工人。飛機場也是城市所需要的。他們應該以此而自豪。這兒還沒有降落過一架飛機。』

『第十天了！祇要是可以使時間停止，那多好呀。不過要使時間這樣停止，要使敵人的大砲不響，他們的空軍麻痺，敵人的士兵放下武器。而讓我們工作！然而這種奇蹟是不會有的。戰事在進行，國家在等候我們的武器。我們頭頂上沒有希特勒的不祥的轟炸機，我們的眼睛裏沒有看見村鎮和城市焚燒，我的祖國的戰士和公民的死去。

『一片沉默無言的大森林，括着風，我好像覺得這捲着雪的旋風從亞細亞洲（Азия）攀山越嶺地括到這兒來，它吹倒人們，凍傷手和面頰，掀去鐵片；把這種鐵蓋住在我們這些龐大的房屋上是不可能的。

『今天人們祇得到一盆湯和一匙粥。糧食我們目前還有。不知道爲什麼竟沒有能煮好。和克魯興斯基大吵了一場。他身上負着供給膳食的工作。城裏有一家通心麵製造廠將完成，有一家製粉廠已經開始工作，打穀機也整理好了。一切用的都是撤退來的機械用具。我們要急速建立

●●這「韁繩」當然不是繫馬的，這指的是飛機。

第二個廚房，要打鍋子。賴莫丹從城裏送來了十個表示願意預備膳食的家庭婦女，集體農民們送肉來。凍結的屠宰好的牛羊堆在屋簷下，罩着雨布。守望的斷定這裏來過狼。大概這是風雪。我們太鬧了，野獸是不大敢靠近我們的。牠們大概要離開這兒了。鑛工們在地下工作，一點也不妨礙牠們，但是我一來，上面就開始大鬧起來……

『父親在裝壓榨機。他非但能完整地搬出，而且在[●]一路上能保全了廠裏的整個壓榨機構。現在預備壓榨工廠的裝配工作和其他一切的工場同時在進行。土爾迦葉夫最後打開那些裝着大量順利搬出的用具的箱子。我們要在這裏繼續我們工業技術過程簡單化的工作。以模型刻壓印痕，以模型刻壓印痕！甚至於尺寸巨大的零件也要受到用模型刻壓印痕的過程。我不能和機械必需的十五萬種零件妥協。應該把它們緊縮，數目巨大的聯結物會增加構造的重量。工具工場還是一片冰地，我定了有到四米長的壓印模型。工具工場主任攤攤手。困難。和土爾迦葉夫坐了四十五分鐘。刻壓印痕的模型我們將用蘇拉明^{●●}來製造。困難比較少。即使有困難呢！實在說起來，現在一切都困難，同時也都容易。在承平時勢，爲了現在要做的這一切是免不了要受到同志們的恥辱的。但是期限決定一切。過一個月要有飛機。它們要飛行。而且它們要上前綫去。我們在摧毀一切舊觀念。我們要把我們違反了科學所做的一切保守祕密。我怕我們打開我們的地圖的時候，我們將受到大鬍子和白髮霜霜的偉人們的攻擊。隨它去吧！我們同意接受恥辱，不過要在勝利之後，當我們的武器戰勝敵人的時候。

『昨天從大森林裏載來了十個凍壞的人。他們在篝火旁邊的雪上睡着了，凍壞了自己的腳和手。把他們送到醫院裏去。

『「烏克蘭人不習慣我們的氣候。」龔古爾采夫對我說，「要和老居民談談。冬天在林子裏過夜，普通先要用篝火把雪融化，然後躺在暖熱的地上。在雪堆上過夜，那就要這種習慣和上好的衣服。」

『其中有四個人要鋸去腳和手。多苦呀！派了些烏拉爾人的共產黨員到大森林裏去。他們幫助我們。

『需要林木，而且數量增長不已。除了最後鍛接工場之外，要建築

●●（Суламин）大概是一種原料，出處待查。

一個實驗工場，幾處食堂，四十所營舍，因為城裏人口稠密，恐怕發生斑疹瘧疾。要建築倉庫。大森林裏開了一所林木製造廠。另外一所設在廠裏的廣場上。許多圓形的鋸子嗤嗤地響着，薄板，一寸板爬動着，但是一切都很快地給建築者們取去了。

『在技術會議席上決定在最後鍛接工場同一所房屋裏計劃一個集合鍛接工場。零件和細小的結接的東西將在固定的廠屋裏製造和集合，這裏祇做鍛接的工作。』

『我們將用流動的方法鍛接飛機主要的骨幹，機翼等的小骨，飛機翼等部份。總之要為流動傳遞式地鍛接複雜機器的各獨立部份和飛機的方法而鬥爭，以便在現在最反常的條件之下也可以觀察「幾何學」。製造品要在生產過程中一直行動，不做回返的行動。』

『場地給壓成這種樣子，以致於水流中的任何混沌擾亂都能造成那種「漩渦」和「深淵」，把一切關於速度，犧牲，勞動戰綫等的動情的愛國的話捲起來沉到底裏去的。一切都要看到將來——要建設得迅速，但是要計算到真正的不停的工作。我們進入了持久的戰爭，所以要腳踏實地地放下自己的背包和填滿彈藥盒。』

『有人不相信生產文化的可能性，企圖永遠斷定「宇宙」的這種原始的混亂。但是遵照國防委員會給我們指定的課題——一批一批大量出產飛機——這是不能用手工業的方法來完成的。這裏也需要文化，雖然在這裏說這一個字有些怪。風括着，森林呼嘯着，如果你卡出一公里，大概就要迷路了。手給凍得腫起來，又骯髒，指甲變得像鐵一樣。工裝會凍結成這樣，你把它脫下來的時候，它會像傀儡似地站上好多時候，直到早上它熱得渾身大汗，才倒在地上。』

『我佈置我的辦公室，收拾傢具，掛了我們搬出來的鐘，在角上，在特製的旗架上放了我們的「深紅軍旗」——我們的廠在烏克蘭獲得的紅旗。繡在旗上的史大林論史達哈諾夫運動的句子是很感動人的；所以感動人，那是因為這些句子是用烏克蘭文寫的，它們發出的聲音對於我們像是誓言。』

『昨天來了許多鑛工，他們是從頓巴斯撤退來的，現在在礦穴裏工作。他們全體在旗子旁邊走過，用手摸摸它，讀着那些寶貴的句子。他』

們用他們的「煤污」的手捏它的邊緣。讓他們去捏吧！這是偉大的後方近衛隊的高貴的手跡。那旗子是要回到烏克蘭去的。我們將從烏拉爾出擊法西主義並戰勝它……有許許多多完全不適宜於廠長的腦子的天真的念頭爬到我的頭裏來，可是，鬼！我的烏克蘭多可貴，過去的事像是個非常甜蜜的夢。我現在加倍了解季米雪了：他比我早知道損失和別離的痛苦。我每天寫信給他，但是收不到他來的信，難道季米雪死了嗎？不信，不信……當我完成了我的義務和從這裏飛起我們飛機的時候，我要寫一封很長的信給季米雪，那時我們和他就情同手足了。我們祖先之中就是這樣的——「用血締固偉大的友誼……」

「工程師拉夫洛夫告訴我：「難道現在想到辦公室是得計的嗎？給廠長辦公室，這是最後的事。」不對。我決定設置司令部，指揮站。應該要進入常規了。土爾迦葉夫的廚房桌子——我在這桌子旁邊碰見了他，——薄板壁上的隙縫，中間放一隻洋鐵火爐——不好。我們決定在這兒建設一所長久永遠的廠。烏拉爾人是愛好勞動的，他們是高傲於永久的生產文化的，所以我們在他們面前不能把臉衝在……雪裏^{①②}。我們要做到該當得起我們的好客的主人。好在賴莫丹和我意見相合，整個黨組織也同意，我的工程師們並且支持我，這些工程師現在活像拉繆的船夫，不過他們看見上升的星了。

「第十一天了！鄔格劉莫夫送來了三十節火車的玻璃，釘子，鍛冶製品，馬達，白粉，橄欖油，鋼軌，雪火石膏，煤氣管子。

「他打了個電話，要求不要太寒酸，廠應該造得像廠。鍋子，我們得不到的煖房裝置，壓榨機的機件和飛機的武裝等明天全要來了。現在已經無路可走。飛機要如期交貨了。

「鄔格劉莫夫廣大地開展了木質合金的生產。人民委員長今天打電話來，建議進行製造新的木質飛機的工作，「木鋁」還是由那個慷慨的烏拉爾供給。鄔格劉莫夫會滿意的。土爾迦葉夫主持設計局，我解除了他的建築工作。又有一個輪子轉動起來了。工廠照應有的形式開始動了

①②俄諺：「不要把臉衝在泥污裏。」是「不要丟臉」的意思。這兒杜賓珂是在冰天雪地的烏拉爾，所以說到：「……衝到……」的時候，頓了一頓，即景取了「雪裏」。

仍舊很冷，但是我們快地、快地放熱水，我們的汽鍋房要出煙了，壓榨機要吼叫了。我們把窗裝上玻璃。各工場裏風比較小了。人們有時掀起帽子上的耳罩了……

「華麗亞身體愈來愈不好了。薇克朵麗亞來了，她責備我，說我不注意妻子。她對我說，要阻止華麗亞做粗工。應該愛惜愛惜她。薇克朵麗亞和麗莎——那個碧眼女子——是完全相反的。不管距離怎樣大，麗莎竟能夠找到時間來看我，雖然是一剎時的。她向我伸出她的觸角。她不把華麗亞放在眼裏，華麗亞雖然有點疑心，但是我沒有什麼錯。自然有一點是可以承認的——麗莎在誘人，你不住地在向她挨上去，髣髴挨向一朵有毒的，但是美麗的花。

「我們大家都很累，給工作累透了，很粗暴。大家都如此。甚而至於我們的婦女，從前是工程師和技士們的優雅的妻子的女子也如此。灰色的一羣，穿着棉製的工裝，小牛皮靴和狗皮靴。

「我以我自己的整個心折服於這些人，我竟至於把我們的英雄的婦女偶像化了，但是現在心臟裏打開一個瓣膜來吸收這一種香氣襲人的，但是大概是沒有用的女人了。難道沒有什麼東西——不論戰爭和苦難都不能消利一個健全的男子的這種情感嗎？也許世界是這樣生活的，人的心裏的一切情感是不變地平行的。？……」

第三十一章

「寶格唐，她又到這兒來了，」華麗亞痛苦地曲着嘴唇說，「寶格唐，看看她穿了她的斗篷，和風會把它括去的小帽子，真覺得有些可恥。到那時候，我們也會穿得這樣，這才是漂亮而合法的，而且甚至於這才顯然是必需的。不過現在我不能妥協……」

華麗亞坐在一張粗糙的凳子上，懶洋洋地拉下自己身上的上衣。上衣落在地上。它保存着人身的綫條——背，胸，攤開的手。華麗亞解開帶子，她的頭髮落在肩上，它在最近一個月中長了許多了。她搖動了一

下頭，咬住嘴唇，向火爐的小眼望了好久。那邊躍動着白色的火燄，火爐的小門也燒得熱了，華麗亞的面頰，起初很蒼白，現在紅潤起來了。

寶格唐用嘴唇接觸她的面頰，感覺到柔軟的毫毛和嬌嫩的皮膚。華麗亞一動也不動。當他想吻她的嘴唇的時候，她轉過身去，搖搖頭。

『不要這樣，我馬上吃一些湯，如果你准許我的話，我就要躺了。好嗎？』

『華留雪卡，我馬上給你預備床鋪，』寶格唐說。

『我說謝謝你，』華麗亞微微地笑了笑。

杜賓珂放下了被頭，用拳頭把枕頭拍得胖了起來，先吹去了枕套上的一小粒煤灰，整了整墊褥。他要討好妻子，對她做得更好，幫助她。但是同時他又感覺到她有點疑心他，所以心裏升起不該當的委屈的感覺。

『你當真爲我吃醋嗎？』寶格唐問。

『不。』

『那末你爲什麼說她？』

『也許是警戒的方法，也許是一種潛意識的感覺。我簡直也沒有辦法向你解釋，但是我覺得好像她在追求你。原諒我，寶格唐，我不應該對你說這種話，全都是愚蠢而沒有根據的，而且大概是很天真率直的，但是我說了……』

她萎頓地吃着湯。沒有吃完一盆，就把它推開，在麵包上塗了油，咬了一小口，放下了說：

『你准許我躺嗎？』

『哦，當然，華麗亞。』

她躺在床，望着自己面前，捉住了丈夫的目光，叫了他一聲，讓他坐在旁邊，撫摸他那毛茸茸的手。

『你還到那兒去嗎？』

『去的。熱學爐電鑰的裝配有些不妥的地方。』

『我有時候想不叫自己華蓮丁娜，而叫……電鑰。』她微笑了一下，握握他的手。『電鑰多幸運呀，它祇能做女人。哦，去吧，親愛的。吻吻我告辭吧。我要睡了，明天準時起身。我用金鋼石切玻璃已經是第

二天了。一塊也沒有破碎。所以我又得到了一種職業——玻璃工人。剛才我拿一些小事情麻煩你。麗——莎……不過她也不知道她還有一個敵手——電鑰。嗯，實在這倒又是一個新的女人的名字……我要睡着了……吻我吧……」

賓格唐走出『蟬螂』，嚴寒馬上攔住了他。賓格唐把衣服裹住了身子，扣上了所有的鈕扣，把腰帶解開來束在外衣的上面。暖熱起來了。

雪在腳底下吱吱喳喳地響。嚴寒更甚了。睫毛，眉毛立時三刻凍結了。他試試瞬眼——睫毛粘住在一起。他用手指把它們擦擦。但是手一抽出長袖手套也就凍了。所以要有這末多的篝火。而且火也是白色的，烟直冒而稀疏。甚至於火星也飛得不高，在沒有多高的地方就熄滅了。『好冷呀，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有一個人在旁邊走過說。賓格唐認不出這一個人，嚴寒改變了聲音，說話很困難。

建設鍛接工場的附近的地方軋軋地響着曳引車的齒輪和嘩嘩地像開槍似的響着鎮音器。鍛接部閃耀起青裏帶白的寒冷的火燄，可以看到那些電氣鍛接工人——手裏拿着小盾牌的黑色的人體的輪廓。杜賓珂走近那些廠棚，它們均勻地吼叫着。杜賓珂站住了傾聽這種有節奏的機器聲。有那一種別的音樂能這樣的盪惑他的心？拋在威風凜凜的大森林之後的那所選炭工廠的死去的廠屋骨骼活起來了。窗亮了，差不多到處都裝上了玻璃，屋頂也蓋好了。那些屋頂顯得很特出——它們是用木頭造的。深色的牆上戴着白色的帽子。

像農民大門的門，裝着自己的鍛冶工場鍛製的暗藍色的環。門是白色的，但是已經給手指抓過。所以也在開始活躍了。技術部裏在工作——有的在一些桌子上，有的在一張一張三夾板上和有的簡直就拿着平面圖跪着。電燈掛在暫時的電綫上。用沒有漆過的木板造的地板還在腳底下談話。技術部主任工程師拉夫洛夫走到杜賓珂身邊來，首先請他抽煙，雖然他也知道廠長是不抽煙的。

『煙不行嗎？』杜賓珂問。

『不大行，賓格唐·彼得洛維奇。自己從家裏帶來的已經完了，這兒有的祇是松樹毬果。』

『電燈匠特洛菲敏珂到這裏第一天大概也是這樣迎接我的。地裏東

西很多，而上面祇有松樹毬果。什麼東西也不生，西瓜也不長……」

『違反事實是行不通的，』拉夫洛夫說，他對於廠長所說的話有點不好意思起來，『沒有抽抽的東西，工作能力完全要降低了。而且，在體力勞動的時候，那不打緊，可是一轉到智力勞動的時候，頭就遲鈍起來了。』

『煙我們是要運來的，』杜賓珂答應下來，『工程師們是不能在肩膀上抬一個遲鈍的頭的。祇好又要向鄔格劉莫夫請求煙了……』

在板形和棒形材料以及管子的倉庫裏——井然有序。從烏克蘭運出來的材料又放在架子裏了。『富足，富足，』杜賓珂想道，『具體的營養品。』在那條用碎石子填的主要的通道上鋪着給載材料的小手車作比較便利的移動的鐵軌。這裏很冷，令人想到有點像鑛穴。

從這兒可以到預備壓榨工場，到父親那兒去。以模型壓刻尺寸巨大的零件的水力壓榨機在工作。有一個長近四米的壓刻印痕的模型是遵照杜賓珂的建議用蘇拉明製成的，它得到了父親的讚許，他從那架主要的壓榨機上下來到兒子那兒去，他那邊的裝配工作已經要完成了。

『哦，怎麼樣，父親，我們能如期出產飛鳥●●嗎？』寶格唐問。

『事情不在我們身上，』老人回答說，『放下來的一切我們都打。催催那些鍛接的部份，寶格唐。那邊有些聯合機上安下了一些拖鼻涕的女孩子：做做，停停——將來攪一百年也攪不好。』

『現在女孩子也祇好利用了，父親。那兒去募集男人呀？』

『願上帝幫助你吧。不過很難……』

『怎麼很難？』

『女人還是女人。要是把她們平均分派工作，那還不要緊，可是謠傳聽說要給我們派四千來，——這是真的嗎？』

『差不多是真的。數目稍微少些。』

『哦，喊救命吧……他們是不懂什麼的。老是要說明和解釋怎麼樣和爲什麼。給我們派來了十個，哦——就到處要走去，每一個小洞裏一個釘子。他們要求完成百分之三百的計劃呢。』

『不壞呀，父親。』

●●指飛機。

「百分之四百也行。祇要做呀。」

「你做多少？」

「難道做二百五十不成。我們立了我們的「首領」，那就要遵守了。不過要供給材料……怎麼樣，材料不會落空嗎？送到這兒世界的盡頭來。有希望嗎？」

「我們能處理好的。」

「哦，願上帝幫助……」父親捏住兒子的袖。「我們的軍隊沒有什麼嗎？」

「沒有什麼。」

「也許，白白把他們塞到庫坻去的……不過打好了架以後也不用揮拳了……華留雪卡也在担心，寶格唐。她到我這兒來，談了約摸十五分鐘。好像臉上比從前瘦了些了。」

「好像而已。」

「嗯，也許是好像而已。我又要說我的「首領」了。我們同貝朗爭論。他明天交給我們鐵路，而我交出「首領」。貝朗交得出嗎？」

「大概是交得出的。」

「哦，那末就別妨礙我吧。」

巨大的經濟機構在調整起來。一切都取着當然應有的形式。不大想到騷擾和懷疑的日子了。大家都明白幾千隻手結合的努力的現實。老遠老遠的某地黑黝黝地曝露着親愛的廠的炸毀的牆頭，而這裏却在創造一所新的。它並不按照那一所廠的形狀和模樣，但是這兒放入了緊張的勞動。這好像不會使人們和別人家的牆頭親熱起來。人們在勞動中對於新的漸漸習慣，他們在創造中感覺到自己的父屬的血親關係。

在故鄉炸掉的一些熱力爐子在這裏恢復了，確當些說，——重建了，在十天之內。電鑰完全運到，這很有用處，現在在把它裝配起來。杜賓珂和塔拉索夫一同從事檢閱裝配工作近兩個鐘頭，他在煤灰和機器油裏弄得非常骯髒，於是滿足地走了。黑色金屬和輕合金的熱力工場也在調整起來。又有一個工場活躍起來了。

「現在我能够安心回到我的華麗亞那兒去了，」寶格唐如釋重負地

●●意思就是中國人所云：「不用放馬後砲了。」

一面想，一面走出來到院子裏，「電鑰沒有像華麗亞担心的那樣蕩惑我的心……」

差不多在「蟑螂」的門口，杜賓珂給賴莫丹追上了。

「對不起，寶格唐。有事。」

「賴莫丹，已經四點鐘了。我可以睡一會兒嗎？」

「朋友，別鬧了……我們兩人要上安置在戲院子裏的那些孩子那兒去。剛才有人從那兒來。嚇得要死……」

「孩子們怎麼樣啦？」

「有斑疹傷寒的可疑。」

「糟糕，賴莫丹！」

「關我什麼事，或許也不是傷寒。來的是在那邊照顧他們的那一個神經過敏的少婦。那女演員。不過，祇要給她杜賓珂就好了。」

「她在什麼地方？」

「在你的辦公室裏。」

「應該去。醫生通知了嗎？」

「就要來了……把孩子們搬出了這種地獄，所有的母親也都拖到這兒廠裏來了。他們不看見自己的孩子們已經十一天了，忽然這樣的傳染病……當真是傷寒嗎？羞恥那是免不了的了。」

「報告龔占爾采夫了嗎？」

「爲什麼去打攪他？應該弄明白了，然後再去驚擾。」

杜賓珂加速脚步。賴莫丹好不容易跟住他。寶格唐跑到二層樓他自己的辦公室裏去，在安樂椅裏看見了她，麗莎。當賴莫丹說起那神經過敏的少婦的女演員的時候，杜賓珂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就是他的老朋友。

麗莎起身迎接杜賓珂，她把雙手伸過去，現着裝出的懇求樣子說：

「我懇求您，寶格唐·彼得·格維奇。如果證實是……」

她站在他面前，形容消瘦，香氣襲人，身穿一件鑲飾着顯然很貴的花邊的黑衣。衣服使她的肩膀，白皙的皮膚顯得更明晰，平服地筆直分開往後梳的頭髮給她添上了一種自然的可愛的質樸。

寶格唐把皮衣給她，他在自己身上捉住了她平常那種比應當有的更長久的目光。這好像馬上就使她和他隔離開了。但是她發覺了自己的疏

忽，一路上她沒有做出過能引起責難她的什麼因由。杜賓珂把麗莎騎來的那匹馬打發到馬廄裏去，他們坐了汽車出發。她坐在後面角落裏，讓賴莫丹坐在自己身邊。當車子衝進山谷的時候，她叫了一聲，抓住賓格唐的手。他剎時感覺到了她那伸在皮手套裏的手指。但是後來她迅速地把手縮回去，把領抬起來。

正像可以料到的那樣，沒有什麼傷寒。醫生斷定是普通的麻疹。麗莎道歉着向賴莫丹解說，使他相信她決定與其容受不可改正的錯誤而不採取手段，還是弄錯的好。她騎了馬到廄裏去，又凍又不安。

「很好，」賴莫丹調解地說。「沒有真正出現斑疹傷寒是好的。您不安也是白白的。」

結果，杜賓珂祇好要送她到家裏去。在那所位在懸崖之下的小木屋的門口，她阻住了他，後來請他到她家裏去。杜賓珂進去。她迅速地煮了咖啡，桌上端上了半瓶白蘭地，糖果，甚至於一包已經開始動用的餅乾。一切都是想不到的，照戰前的樣子。酒精燈的藍色的小火，中國式的小碗，繡着她的名字的第一個字母的挺硬的拭嘴巾和白蘭地。杜賓珂在她那兒坐了一個鐘頭，他覺得忽然處在她的世界裏很舒服。她並不煩瑣，小心地回憶着南方，懸崖旁車站上的怪物。但是這裏也是懸崖，她的小屋子也像那一個火車站。她說了這，但後來又馬上把談話轉到別的題目上去，所以賓格唐也沒有明白這究竟說得是有意還是無意的。

告別的時候，他握她那窄小的手，觸到幾個戒指，他在門口做了一個不由自主的姿勢，鬚鬚頂備接吻。她避開了，輕輕地說：「不要。」

他回家的時候，鑛工們已經在上工了。賓格唐斜視着汽車夫，責罵自己。汽車夫是新的，本地人，愚蠢的歉意迫得賓格唐對他說了幾句恭維駕駛技術高妙的話，雖然車子他駕駛得很糟，轉變速度也不精。車夫對於這些讚語大概是當作一種嘲笑來接受的，因為他並不回答，而且神色陰鬱起來了。

賓格唐點着脚尖走進房間。在麗莎的舒適的住所之後，這房間他覺得多醜陋。他燈也不點地鑽到床裏去。華麗亞張開眼睛躺着。原來她看着他。

「我到過廄裏去，」他說。

「在電鑰那兒嗎？」

「在電鑰那兒，」他重複說一邊，歎灰地微笑了一下。

「她灌你喝飽了白蘭地。還有這種香水。你知道現在沒有地方可以買到香水，除了在……電鑰那兒。」

「華麗亞……你別瞎想……」

「喲……寶格唐……爲什麼這樣辯呀？不過是非常非常的不像樣子。好像已經是去工作的時候了吧？」

「你可以不用去的。我和醫生說好了。他要到你這兒來，立一個報告書。」

「不用……」

她嗽洗了，仔仔細細地拭了牙齒，喝了一杯冷牛奶和一塊黑麵包而走了。寶格唐還躺了一會兒——不能入睡。他穿了衣服到自己那兒去。路上她碰見了貝朗。他容光煥發。烏黑的額髮垂在帽子外，由於冰霜而顯得銀光泛泛起來。貝朗在夜裏完成了狹軌鐵道。工作比限期早兩天完成了。疲乏困頓的杜賓珂坐到那寒冷的小車廂裏去，沿着鐵路綫向大森林裏馳去。

第三十二章

他沿着城裏那些荒涼的街道，沿着那些經過許多黑色的默默無語的小屋子、在雪裏穿過的「塹壕」獨個兒步行着從醫院裏回去。惆悵和深深的孤獨之感。到現在他剛剛明白，這一個女人——他的妻子，一個敏感的人和一生中高貴的同志——她對於他有着怎樣的意義。她在醫院裏，幾乎失去知覺了……

手裏是她的小外衣，而小外衣上是那一個紀念的小飾物——「幸福的符咒」——一朵有兩個呢花瓣的花，從墨西哥帶來的小飾物。腳底下吱吱渣渣地響着雪，他看着這兩片小葉子……但是它們是死的。應該把心握在手裏——戰士季米雪曾經這樣勸過；但是不，想把臂肘撐在柵欄



上，擴野地，像野獸似地號叫出心中的痛苦和孤獨之感。華麗亞了嗎？失掉在這樣需要親密的人時候……

……當時他從林子裏接受鐵路回去，又凍又累，但是很高傲於新的勝利。他率領着幾百名完成了空前的勞作的人回去。他回去時，對於他的同志們的威力的信念使他勇氣百倍起來，他準備做將來的鬥爭。但走進房間的時候，他覺得他找不到諒解。她老是這樣的敏感，不想和他分担他的情感。她翻身向牆躺着，也許是無動於中。「怎麼了，華麗亞？」——他用銷沉的聲音問。她沉默了五分鐘之後回答他：「昨天你上她那兒去過。」——「華麗亞，請你了解我……」——「不用辯護，賓格唐。女人們知道了傷寒，都扔下了建設工作，跑到自己孩子們那兒去，他們已經十多天沒有見他們了。他們對我說起你。難道說等到建設完成也不成嗎？……以這樣的犧牲的熱情，而你……」她的話這樣的刺激他，以致他不再對她說什麼話而走了。

現在他明白，愚蠢的男性的自尊心沒有使他能夠找到接近她的心路。他對於他自己的情感是自私的，他要求她在他高興的時候快樂，在他憂愁的時候驕傲他所驕傲的。

夜裏他睡在幾張椅子上。她看見他，但是又是男子的自尊心作祟，他翻過身去睡着了。夜裏他做夢——他洗她的身體。醒轉來又看見了她那憂鬱的眼睛的緊張的目光。

「賓格唐，」她說，「別生我的氣吧。我覺得不舒服。」

「得了，」他粗暴地說。

「我覺得不舒服，」她說，「來吻我吧。」

他站起來，冷冷地接觸她的額角。

「你生我的氣嗎，賓格唐？」

「不，我不生你的氣，不過要……」

「原諒我。我大概很壞……躺下吧……」

他一離開她，就睡得沒有什麼夢和噩夢了。白天她那兒來了醫生。晚上來了薇克朵麗亞和羅曼吉諾克暨一些已經來取材料的飛行員。飛行員們是列寧格勒來的優秀青年。其中有一個曾經飛到過柏林和克尼斯堡，另外一個曾經在諾夫戈洛德(Новгород)，斯大拉亞-羅薩(Старая

Русса)和金吉賽普(Кингиссеп)等城下作戰過。羅曼吉諾克看見了他那些老朋友，覺得很滿意，所以帶來了一瓶酒，很快就把它分喝完，大家有點醉了。華麗亞綸在床上，看着丈夫，她很滿意，他竟也興高采烈地快活起來，唱她愛好的一支歌曲：『噢，太陽還沒有落山』。但是她開始覺得不舒服起來。也許，因為火爐燒得太厲害了，也許，因為人眾雜沓，死一樣的蒼白色在她的臉上湧開來，嘴唇也發青了。

寶格唐跑到她那兒去，跪在她的床邊，捏住她的手。他願意做隨便什麼事，以便回復她臉上的紅潤。

羅曼吉諾克急忙走出去，飛行員們明白該走了，所以把夏季海軍裝穿起來，告辭而去了。薇克朵麗亞留着沒有走。不久出現了羅曼吉諾克，土爾迦葉夫和克魯興斯基。

『馬上就來急救，寶格唐·彼得洛維奇，』克魯興斯基安慰着說。
『不用急救，』華麗亞拒絕地搖搖頭。

過半個鐘頭，屋子旁邊有汽車叫了一聲，房間裏進來了兩個穿白長衫的女人和工廠病院的一個醫生。他們在薇克朵麗亞幫助之下給華麗亞穿衣。

『担架！』

寶格唐看見染着一點一點血的雨布的担架，——金屬的管子立刻在房間裏出起汗來。担架低低地擱在地板上，要把她放在這担架上。

『不，我不能！』他推開担架，粗暴地說。

他把她抱在手裏，她感激地雙手圍住他的頸。

『你送我走嗎，寶格唐？』

『嗯。』

『謝謝。』

他把她抱在手裏帶出去，不覺得重；他曲着身子，走進汽車，席地而坐，還是那樣把她抱在手裏，在顛簸的時候保持着平衡，一直到醫院為止。他把幸福抱在手裏，至於當時他對她暴躁和沒有完全了解她等等的事甚至於現在添加了他的力量。汽車停時，他以那雙癱痺了的手把她抱出去，他循着階級上去，走進醫院裏的寒冷的應接室。來了一個又疲倦又好的女醫生。

「還是要把她放在担架上，」她同情地看着杜賓珂說。

「好了，」他同意了，「不過快一點。」

華麗亞換穿了紫羅蘭色的舊長衫，給放在担架上。四個冷靜的昏昏欲睡的少女把她抬起來。杜賓珂挨向妻的嘴唇的時候，他的肩膀戰慄了一下，少女們咬住了嘴唇，轉過身去。

「你來走走，寶格唐。」

「我來，我來，華留雪卡。一切都會好的……不要激動。」

一切真實的話都失蹤了。應接室裏的水門汀地上站着一個碩大而笨拙的男人。他坐在白凳子上，脫下了帽子和大衣，他不知道他自己昏昏沉沉地坐了多少時候。他肩上給那女醫生碰了一下。

「回家去吧，杜賓珂同志。」

「她怎麼樣？」

「明天再說。她要讓教授看一看。」

「要施手術嗎？」

「也許。」

有一個面頰上有一粒痣的女看護一面同情地望望杜賓珂，一面抄寫病婦的物件，她給他一張粉紅色的收據。他看見她那在捲包裹的那雙靈巧的手；「符咒」的那些綠葉閃耀了一下。

「我要拿那件外衣，」他帶着疑信參半的聲音請求，「可以嗎？」

「拿好了。不過那末我要把它在收據上劃去。」

於是他還是穿過他們送她到這兒來時走過的那扇大門，走出醫院。醫院的低低的建築，圓柱，給霜染得雪白的花崗石獅子。他沿着那石頭垣牆走去。

孤獨地手裏拿着那外衣……從熱烈的墨西哥帶來的那些綠葉。這些小葉子令人想起那在城裏的最後一天。和家惆悵的別離。

「我要和她在一起，」他切切私語地說，「我還是要和她在一起……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第三十三章

「今天我們加強建造鍛接工場和開始築飛機場，」賴莫丹對杜賓珂說。「龔古爾采夫領着鑛工帶了爆炸管和炸藥來了。他們將把一切殘留的樹根炸掉。」

「好，」杜賓珂以漠不相關的聲音表示同意，「好。」

賴莫丹坐到桌子旁邊去，挨近寶格唐。

「你怎麼了，寶格唐，你使自己這樣悲傷，好像你已經葬了你的華麗卡了嗎？不可以這樣的呀……」

「可以的，賴莫丹。」

「不可以的，寶格唐。你以為怎麼，別人輕鬆嗎？你把我們每一個人看看……有的家沒有了，有的兒子給打死了，有的給打傷了，有的有親屬音訊全無地失蹤了。現在是不會沒有損失的，戰爭呀。」

「我懂得，賴莫丹。」

「和我一同到飛機場去嗎？」

「去。」

在未來的飛機場的地方。伐林工作將完成。伐木工人的有經驗的手裏的弓形鋸嗤嗤地響着，松樹嘩啦啦地倒下來，撥起了雪塵。後來那些極枝搖幌了一些時候，然後不動了。走來一批拿着斧子的人，他們把樹枝削去。這些木材從這裏用曳引車運到眼看它長起來的鍛接工場去。約摸二千左右的人黑黝黝地在他旁邊，他們以兩圈篝火圍住了淡黃色的大廠房。

龔古爾采夫差不多齊腰站在雪裏抽捲煙。他穿着毛皮的背心，頸上圍着圍巾。旁邊筆直插着又闊又長的滑雪靴板。

「我在雪裏取暖，」他對那走近前來的杜賓珂和賴莫丹說，「穿了滑雪靴板便利些，但是冷些。腿好冷。」

「莫明其妙的機構，」賴莫丹說，「你們真是些不可思議的人。」

「現在這些不可思議的人要開始表現些什麼東西了。」

龔古爾采夫帶領來的鑛工們在一堆一堆劈下來的綠色的樹枝和遺留的新鮮的樹根之間散去。雪愉快地、五光十色地閃耀着。太陽低低地垂掛着。鑛工們安放了爆炸管，不久火藥錢的白煙在各處昇起來。領頭的叫了一聲什麼話，那些爆炸手們坐下來。短促而不大的爆炸聲傳到他們

那兒。圓錐形的泥土，雪和煙昇起來又落下來。黃色的切口的地方黑黝黝地露出許多窟窿，遠遠裏看起來像是榴霰彈炸出的彈穴。羅曼吉諾克和他那些穿着狗皮靴，上好的羊皮耳罩和粗絨絨衫的飛行朋友們一個一個沿着伐木工人所鋪下的滑雪道駛去。飛行員中有一個曾經參加過轟炸柏林，他跌倒了，在雪裏掙扎了好久，他放肆地向那些離他遠去的朋友們喊叫着。

「我們就將這樣地給你們預備場地，」龔古爾采夫拋去了吸完的捲煙說。「那些窟窿要填沒和搗固。」

「雪我們用碾壓機來壓平，」賴莫丹添上一句。

「這那是你們的事了，」龔古爾采夫把滑雪靴板放在雪上，靈巧地跳上去，咕咕格格地結起來，「回頭再見。嗯，杜賓珂同志，鄔格劉莫夫同志大概就要來了。他答應來的……他現在在催促冶金和煤的事。」

「要輪到我們了，」杜賓珂說。

「嗯，日子是算好了的，」龔古爾采夫緩慢下來，有點遲疑不決地說：「您，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還沒有上醫院去看過太太嗎？」

「沒有，」賓格唐戰慄了一下，「有什麼事嗎？」

「別着急。沒有什麼事。不過關心而已……」

「噢，這樣……沒有，今天還沒有去過。」

「我們委託我們一個有名的外科醫生鄔索里采夫（Усольцев）診視您的太太。這是一個很好的外科醫生。要是在莫斯科——那就好了……可是這兒……總之一句話，再見。」

龔古爾采夫靈巧地走動，微俯着身子，離開他們而馳去了。

「瞧，青共團員出身的人，」賴莫丹稱許地讚賞，「滑雪滑得多好。我就怎麼也弄不好這種聰明事。好像事情也很簡單，可是練是要從小時候練起的。不過你可別悲傷了，賓格唐。你怎麼竟會克制不住你自己的情感的……」

「老是在想，賴莫丹。怎麼也放不開這些念頭。」杜賓珂決定和賴莫丹談談了。「爲什麼這樣：在一塊兒的時候，不覺得可貴，一分開，就這樣苦。我做夢，賴莫丹，夢見我給她洗身子，這一個夢無論怎麼樣也不離開我的頭腦。」

『夢我也相信，賴莫丹附在杜賓珂的耳朵上，『我也相信……你知道爲什麼？夢見妻子跟柯里加和夢見兒子彼奇加那多好。所以我才相信夢。不過在黨委員會裏可別瞎說，竇格唐……他們不要嘮叨了！』

又昇起了黑色的柱子，轟隆隆的聲音在山頭上和大森林上滾過……杜賓珂回到家裏去了。

父親給兒子帶來了一枚朱古力糖。這朱古力糖他還是在撤退之前買了藏給孫子的，但是現在他給媳婦了。他在門口坐了一回，看看那些四散放着的東西、沒有收拾好的床鋪，他脫下了毛皮外套，一面嘍哩咕嚕地自言自語，一面收拾好了房間。竇格唐準備交給妻子的東西：除了朱古力糖之外，還有兩個白麵包——這在這裏成爲罕見的東西了，——一小塊乾酪和一個蛋。

羅曼吉諾克來以他的朋友們的名義送來二匣維太命葡萄糖和一匣『可拉糖』。薇克朵麗亞也來了，她洗濯了碗盥，把一對拋在屋角裏的內衣拿來洗了，用她那纖細的筆跡寫了一個字條給華麗亞。走的時候，她目光仁慈地看看竇格唐，伸出她那變得粗糙的手，輕輕地說：

『我真心希望華麗亞復原。』

醫院。竇格唐把大衣扔在衣帽室之後，不管那值班的女人怎樣喊叫，急速地循着扶梯奔上去。華麗亞躺着，蓋着一條不大好的小被窩，很苦。竇格唐倒在她旁邊，悲傷又控住了他的心。他吻她，她輕輕地說：

『你來了多好呀。』

她也是那樣的孤獨，也許比他更孤獨。

他看着這一個閃耀着數年來的同甘共苦之情的可愛的臉。她很蒼白，當她用力回想的時候，額上起了皺紋，她說：『也許我那時在火車裏的時候，就受了寒了？也許，不能舉石頭。後來我幫助裝置壓榨機……別這樣看，你什麼也不知道。告訴我，工作進行得怎麼樣？你要上那兒去的，你脫身而來的嗎？』

『你覺得不舒服嗎，華麗亞？』

『很難過，很難過。我早上叫過。我覺得很冷……』

她躺的地方，旁邊有一扇窗，窗外括進風來，腿赤裸着，頭從那薄得像葉子一樣的枕頭上掉下來。

『我們把一切都交給傷兵醫院了，』有一個看護說，『所以有許多東西不夠。』

一種什麼手術要開始進行了，他們請寶格唐出去。杜賓珂走出來走到走廊裏。桌子旁邊有一個口帶口罩的女人在寫字。她在填病狀表。『華蓮丁娜·杜賓珂』——寶格唐讀着。

『您能准許我看一看嗎？』他問。

那女人仔細地看了看寶格唐。

『不能。』

『請您讓我到病房裏去。』

『大概，已經可以了。』

寶格唐在床旁邊蹲下去。他跪着；女人們抬起身來，懷着纏綿床第的人的好奇心看着他。

他又吻她那冰冷的嘴唇。夢！可惡的夢迫害他。他握住她的手。拳頭裏握着一塊手帕。她很不舒服，但是她忍耐着，爲了使他安心。

來了一個看護，臉上帶着不高興而乏味的的神氣。她手裏拿着注射器。

『到時候了，』她說，『您使病人累了。』

『走吧，寶格唐。給我帶襪子和鞋子來。我那隻小黃皮箱還在嗎？』

『還在。』

『我們那兒沒有什麼消息嗎？』

『嗯。』

『到春天我上他們那兒去。好嗎？』

『好。』

『謝謝。』

『拿着消毒過的注射器等這末久是不行的，』那看護無情地咕嚕起來。

夜裏，父親來了。他帶來了一鍋冷的玉蜀黍湯和二個肉餅子。他生了爐子，熱了一下。他們吃了晚飯。父親把自己的床鋪鋪在地板上，睡了許多時候不能入睡。他們差不多不說話。他們不說話也能互相了解。窗外又開始了風雪，煙囪裏括進風來，爐子冒着煙。寶格唐又苦又不安

地入睡了。他在夢裏叫起來，不知爲什麼還罵着貝朗。父親擰着臂肘子抬起身來，把毛皮外套的邊蓋住了自己的敞襟的襯衫，他搖着頭傾聽兒子的夢囈。

早上，賓格唐打了個電話到醫院裏去。看護回答說：『病人笑了。』

『好呀！』杜賓珂叫起來。

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召集了一切在工作中的工場的主管。由於沒有能均勻地利用機器，所以有幾個地方顯得還不夠。應該把任務重新分配。杜賓珂叫來了食堂主任，命令他給那些到這兒來的工場主任在他的辦公室裏預備早餐。

食堂裏送來了以一碗湯和一條黃瓜做一客的早餐。工程師們來了以後，杜賓珂請他們坐到桌子旁邊去。他們迅速地用匙敲着鐵碗，拿起黃瓜——當水菓，聽了廠長的命令，點了點頭，走了。會議和早餐一起祇化了十九分鐘。

『我有一個喜訊，阿列克賽·菲奧陀洛維奇，』杜賓珂說，『大喜訊。』

『這您說的是關於砧台鍛接的事嗎？進行得好極了……』

『您怎麼的，阿列克賽·菲奧陀洛維奇……另外一個喜訊……華留雪卡笑了！』

『噢，這末回事，』土爾迦葉夫揚起眉毛說，『很好呀。』

『那當然……昨天我完全垂頭喪氣了。這樣冷的嘴唇，藍顏色的，拳頭裏握着手帕，藍顏色的指甲。而忽然……笑了。我要到林子裏去。您知道我想出了一件什麼事？在我們狹軌鐵道的盡頭造一個白舍村。』

『幻想。』

『真的。』杜賓珂在房間裏徘徊來去，高高的個子，寬闊的肩膀，眼睛裏露出一種年少氣盛的光彩。『正就是白色的屋子。一定要把小屋子漆成白色。我看見過從烏克蘭和古班遷移來的勞動者的村子。這些人也就這樣的帶着自己的故鄉的氣息而來到這裏。他們那些小屋子裏裏外外都用生石灰刷成了白色。在烏拉爾大森林的背景上，這像音樂似地奏着。真的！我站在冰河的岸上，看見蓋着雪的岩石，白樺樹，像檣一樣勻淨英挺的洋松。如果在那裏蓋起白舍村來，那多好！您想，我們將來

離開這兒的時候——就讓我們的勞作做紀念碑吧。」

「我要打樣桌，三十隻，但是弄不到，」士爾迦葉夫忽然說，「可是您還在「白舍村」！」

「桌子我們要做，但是白舍村我們也要做，如果我們開始如期出我們的飛機，我就要籌信用放款來蓋村子。」杜賓珂把各工場巡視了一周，走了到建設鍛接工場的地方，和貝朗一同到大森林裏去了。在那冒着鞭子似的黑煙的小火車頭後面有幾節小車廂跟着馳去，車廂裏有許多腰裏束着皮帶的女人，運木女工。

杜賓珂從小車廂的窗裏探出身去，他解開了襟，把頭顯露在那刺人的寒流之中。貝朗脫下帽子，他那塗着油的額髮迎風飄着，那額髮立刻給霜染成銀白色了。

「您的手怎麼了？」杜賓珂突然發問，他發現貝朗的左手有點不自然。

「沒有什麼，」貝朗扭捏起來，他在槌上坐下來。

「怎麼沒有什麼，您殘廢了！」

「小事情，」貝朗更扭捏地說，「給您發見了，您就別告訴別人。」

「但是爲什麼要隱瞞呢？」

「爲了不要引起憐憫心，賈格唐·彼得洛維奇，」貝朗說，「我經過這條手就可以免除軍役了。不過我一向憧憬着軍營生活，我賭咒。我愛穿軍裝。」

貝朗說話說得興緻勃勃了。他坐在杜賓珂面前，他去除了他平時所有的那種統袴氣息，成爲一個質樸而可以理喻的人了。他的手的臂肘部份在克列明朱格（Кременчуг）給爬進他們屋子裏來的賊折了；他的妻子本來是一個家務女工，他酷愛兒童，在杜賓珂從「陶格拉斯」裏扔出來的那些箱子中有兩隻塞滿的完全是玩具，洋娃娃和兒童讀物。

「我還曾經立誓要打您的巴掌，您記得嗎？」杜賓珂問。

「如果您真的打了，我也打不過您！您多麼強健。我這可惡的手……我可以以生命起誓！」貝朗富有傳染性地大笑起來。

「不過您話說得太多了，貝朗。您的舌頭很長。」

「說對就對，我可以起誓！」

他們沿着那凡粗木頭匆促築成而題着這樣響亮的名字「大站」的小屋子旁邊的迂迴的路上走下來。無邊無際 堆積的木材沿路展延下去。杜賓珂看了一周貝朗用外面蓋着雪和澆着水的各式各樣的樹木和樹枝蓋成的那些馬廄。這成了些冰馬廄——既暖熱而且又能在隨便那種風吹括之下屹立不動。

「您在烏克蘭的時候是一個多麼慌張的人，到了烏拉爾您又變成了這樣多麼能幹的人。」

「這兒大概比較安定，賓格唐·彼得洛維奇。自然環境高貴……我要不是這樣，那多可惡呀。」

他們齊腰埋在雪裏在林子裏穿來穿去，測量和計算着新的「白舍村」。杜賓珂這樣色彩強烈地描繪這山溪岸旁的將來，這樣有味地描寫狩獵松鷄，狼獾，狗熊和甚至於麋鹿的情形，以致於使貝朗立刻同意開始建設村子的準備工作了，這村子他們決定以工人霍敏珂來命名。

第三十四章

杜賓珂和貝朗爲了取暖起見，去幫助把木頭裝到火車上去，來到工廠裏的時候，笑嘻嘻的，好像是剛要好的朋友。在辦公室裏，賓格唐被熱氣所襲，他脫出潮濕的皮襖，拿氈靴去交給人烘乾，穿上格吱格吱地響的薄皮所做的新靴子，在地板上走來走去。他的思想回到他太太身上，他心裏覺得很好。他想給華麗亞頂備些什麼禮物，但是選擇是這樣有限，除了烏拉爾的寶石所做的重製品之外，城裏簡直沒法弄到什麼。

電話鈴響，他迅速把耳機摘下來。是有旋律的和稍微有些懶惰的聲音。「是誰？」麗莎。

「我聽說你太太有病，是嗎？」她問道。

「是的。」

「你想怎麼樣？」

「指什麼？」

「她在醫院裏嗎？」

「是的。」

「太寡言了……可是現在你可以比較自由了。」

「怎麼說？」

「隨便到我這裏來一趟。假使你願意的話，現在就來。我們來喝完那瓶啤酒……」

他心裏升起了一種極大的憎惡感覺。難道她失去了任何女子所有的普通節拍了嗎？

「你沉默了？」她任性地唱了起來。

「是的。再見。」

「你不開心嗎？」

「我很忙……」

杜賓珂把聽筒拋開。情緒被破壞了。父親來看他，於是他們一同走向「蟑螂」屋去。

早晨有一個不認識的女人從醫院裏打電話給杜賓珂。她就躺在華麗亞的旁邊。那女人請寶格唐立刻到醫院裏去。寶格唐好容易忍住了激動，問道：「發生什麼事情了？」那女人想了一想，回答道：「她很寂寞。」

她寂寞！寶格唐的手發冷了。他是知道她的。她從來沒有僅僅爲了寂寞請他拋棄了工作上她那裏去。他迅速地收拾了一些吃的東西，抓了一杯普通汽水，叫來一輛汽車。

他的樣子是這樣惶急，甚至女人們不敢勾留他，順從地接住他所扔過來的衣服。他往上便跑。從樓梯台階一直進去就是病房。沒有醫生。她這樣躺着，簡直從這裏可以看到她的手。她把手舉起來，疊着手指，然後又揮動一下。她在痛苦着。寶格唐想撲到她身上去，安慰她，問問她。但是她旁邊有兩個穿白衣服的人，他們向她俯着身子周旋着。這使寶格唐克制住了，他坐到沙發裏。他隨身帶來的一個個小包裏落在地板上。玻璃的響聲。放汽水的玻璃杯打破了。保姆走來，把包裹拾起來，安慰他。

「碗盞跌破了是有運氣的……噯唷，……什麼都壞了。病人不能

• 212 •

「你拿去吧，」賓格唐用手一揮。

「謝謝。」

保姆，可憐的老婦，是幸運的。

醫生走出來，是一個乾燥的，冷淡的，舉止像男人的女子。

「可以去看病人杜賓珂嗎？」

「只會弄糟糕，」她用對於別人的苦痛看慣了的那種人的漠然的聲調說，「你自己激動，使她激動。」

「我可以不激動，」杜賓珂忍住了顫抖地說。

「你已經激動了，」醫生說，用無聊好奇的目光看着請求者的動章，「等一會，也許，可以判明。」

杜賓珂順從地坐到沙發裏。有一個教授拾級而上。一個身材並不很大的堅實的人，廣闊善良的臉上長着紅紅的鬍鬚，一束束的頭髮也是紅紅的，夾雜着一些花白色的，覆在有些光禿的頭蓋上。他問候地提起杜賓珂的手，抬起聰明的眼睛，隨便地說：「我聽人家說起過你，上我那兒去坐一會吧。」在辦公室裏他讓杜賓珂坐在深深的皮安樂椅裏；周圍都是用火酒浸着人的五臟指頭趾腳之類的東西。在一個瓶子裏，賓格唐覺得，浮着一顆人頭。教授坐在對面，把腿架在腿上，撫着鬍鬚。

「她很痛苦嗎，教授？」

「我今天還沒有看過她。」

「教授，你能不能現在就看看她？」

「我現在就去看，你在這裏坐一會。」

他走了。白色的高門關起來。一個戴看護婦帽子的好奇的保姆看了一眼，隱沒了。杜賓珂沉沒在安樂椅裏，坐着。環抱着他的冰冷的皮加強顫抖。目光又無意地接觸到瓶子裏的「頭」。什麼精怪！瓶子裏放頭。然而腦袋裏空虛得很。他不願意想那裏是什麼東西，所以他以各種各樣的東西安慰自己。但是突然發出了一個可怕的聲音。這是她的聲音。叫聲傳遍整個醫院，在耳朵裏敲響着。杜賓珂用手掌抓住了頭：「不，不是她叫的。不是她。」但是難道他會聽錯嗎？他怕，現在會不許他去看她，他把紙放在安樂椅的皮上，寫一張字條。字母是硬劃上去的，

不清楚，而且鉛筆又不好，鋼筆裏的墨水則乾了。

「華留恩卡！親愛的！我吻你，吻……你多麼痛苦，可是你要勇敢呀。一切都將很好。全世界充滿苦難，我們必須渡過我們的……假使甚至……」

教授走進來，賓格唐笨拙地把那張沒有寫完的紙條塞在口袋裏。

「我們將施手術，」教授說，脫下眼鏡。「你對於你的工廠太着忙了……你看……」

「我們所以着忙，是爲了……」杜賓珂試圖辯護，雖然他的思想遠離辯護，思想正在忙於完全別的事情。

「我們知道，知道，」教授打斷他的話。

「是她叫了嗎？」

「是她。在麻醉狀態之下，她覺得她掉到深淵裏去了，」教授微笑着，同情地握握賓格唐肘子以上的臂膀。「你可以去看她。不過不能久，並且要裝出快樂的面孔。你微笑呀……唔，這算什麼微笑！去吧……把你怎麼辦呢。」

杜賓珂坐在她的旁邊，吻她。她發出藥物的氣息。後來她嘔出黑色的口涎。痛楚折磨着她。她全身彎曲起來，抓住床的上層，牙齒格格地響着。

「我疼呀，疼呀，」她呻吟道。

「你別怕，華留雪卡……」

「我不怕施手術，」她帶着呻吟地從心裏擠出這句話，「立刻倒下……睡着，不覺得痛楚。我叫了一聲。你聽見沒有？我覺得我落到深淵裏去了。我以後永久，永久看不見我們的阿廖沙，我們的城市，那些阿廖沙在上面滑着的欄桿……欄桿……」

看護婦給她在左手打了一針。賓格唐把一塊柔軟的棉花壓在打針的地方。新的一陣疼痛又開始了。她呻吟得愈來愈高。賓格唐跳到走廊裏。教授站在桌子旁邊，揀着信函，用低低的，不容反駁的聲音發着命令。

「應該趕快施行手術，教授！」杜賓珂叫了一聲。

「我們正在準備。你去散步一小時。然後再來……過一小時……」

「請你告訴我，請你回答問題！結果會怎樣？」

「我不是魔術家，也不是變妖法的，」教授把手一攤，「非常遺憾。我勸你到新鮮空氣裏去散散步，寶格唐·彼得洛維奇。」

杜賓珂回到病房裏，吻一吻華麗亞。

「馬上就要施行了……」

「最好快些……就讓我或是死，或是健康起來吧……」

他又吻了她一次。她沒有向他微笑。如果即使有一秒鐘的光明，她也會微笑的。杜賓珂順着樓梯走下，路上遇見的保姆們也同情地看看他的臉。搬來高的担架，車子。車輪的咿呀之聲。大概是去抬她的。杜賓珂頭也不回地下降到鬥子裏去。正如教授所勸告的那樣，走到新鮮空氣裏去，……不，他在這裏停下了。寶格唐在圓桌子旁邊坐下，把雙肘擱在桌子上。他等候這可怕的，不知爲什麼他又感覺是憎惡得不公平的事情的結局。那時是一點缺一刻。現在是一點零五分。

那裏上面在決定他的命運。他覺得，她，華麗亞是他生命的幸福，他的孤獨又更加冷酷了。上面在開刀，在執行判決。大鐘的分針爬着，爬着。

醫院裏走出一羣受傷的紅軍戰士——試驗目力。他們大家都受了傷，或是在頭上，或是額上。可怕的，歪斜的臉，聽不懂的言語。但是他們互相開着玩笑，笑着。有一個人的額破開了，他只能夠透過牙齒說話，不翕動嘴。手上有三個出膿的傷痕，腫脹着。杜賓珂問道：「是彈片傷嗎？」「不是，是子彈傷，」一個紅軍戰士回答說，懷着好奇心地翻過拳頭來，好似他是第一次才看見這一切。

一個年輕小夥子的眼睛，額和口蓋受了傷。彈片直到現在還嵌在口蓋上。他笑道：「我要再上戰綫去，假使再彈來一片，那末整形外科醫生就會開始看見了。」他是在列寧格勒附近，姆加（Mra）城下受的傷。他是初級指揮員，不願意退出軍隊。他樂於在等候着輪次的時候和杜賓珂談話。他穿上長袍，問道：「你大概是醫生吧？」「我是工程師，飛行家。」「原來如此！」——受傷的人驚奇起來。「那就是說，也是我們的一夥。可是你在這裏做什麼呀？」「我的太太在上面施手術」「別着急，就會好的。」

似乎，有人答應來報告手術告成的，但是誰也不來。現在是兩點缺一刻。爲什麼不報告？賓格唐覺得膝頭開始冷起來。難道現在只剩他一人了嗎？一人……他這樣愚蠢和可恥地沒有能保留住這個美好的人……而阿廖沙……

他無力再等候了，他便走到上面去。一位女醫生走過去，就是第一夜接見他的那一個。

「怎麼？」

「一切都很好，」她說，微笑着。

杜賓珂坐到沙發上。他覺得，他游過了湍激的河流，終於跳到淺灘上了。他被拋擲在石頭上，離開河岸，被撞在樹根上；他泳游着，攀抓着，但是游了上去，又無力地躺在沙灘上。

教授從自己的辦公室裏招招手。賓格唐走到他跟前去。教授把細軟的膠皮手套脫下來。它像一張皮似的剝下來。

「像在話劇「普拉多娜·克列赤達」(“Платоне Кречете”)●●裏一樣……她的生命得救了。」

「謝謝，」杜賓珂喃喃地說，「謝謝，教授。」

「回家去，去休息吧。」

「我不能去看看她嗎？」

他不相信，一切都很好，危險已經過去。

「唉，不行……」

「爲什麼？」驚惶在他的心裏爆發。

「她還睡着：在手術間裏。常言說，對於別人的行業是難通曉的……對不住？對不住……」

「謝謝，教授，」杜賓珂又喃喃地說一次。

「用不着謝什麼。習慣了……」

杜賓珂坐到汽車裏去，對汽車夫說：

「得救了。」

「那就是說，有得活了，」車夫說。

第一個迎接他的是薇克朵麗亞。她放下了工作跑來，激動而美麗。

●●柯爾納楚克 (А. Корнейчук) 的劇本。

「怎麼了？」

「一切都很好。」

薇克朵麗亞坐到椅子上，啜泣起來。

「你怎麼啦，薇克朵麗亞？」杜賓珂問。

「我多麼激動呀。我多麼苦惱呀。我覺得，一切都是我的錯。假使華留雪卡有個三長兩短的話，我便受不了了……」她站起來，破涕爲笑了：

「我多麼蠢呀！請原諒我，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杜賓珂打電話到醫院裏去。

「病人醒了，要酒和菓汁吃。」

心鬆了一些。杜賓珂坐到椅子裏，覺得，細微的神經顫抖走遍他的身體……

第三十五章

冰點三十度，並且有風。晚上無線電報告飛機場在預備接收飛機。飛機場幾乎完全預備好了。被伸出着的和燻焦的樹樁所圍繞着的飛機場開始服務了。產生了黃色的倉庫建築，出現了試飛者的屋子，觀象台。叢林裏不斷運出圓心木，這是用圓鋸子很快地鋸下來的。

早晨，在飛括於羣山和叢林之上的雪塵之中，出現飛機的影子。飛機一羣一羣地，一小隊一小隊地，好似互相摩着肩地飛行着。風把着陸標記吹倒了，跑來幫助着陸的羅曼吉諾克和他的飛行員同伴用自己的身子把它們壓住。飛機在頭上軋軋作響，飛第二個圈子，一個接着一個地好似鑽進雪的香花叢裏去。黑色臃腫的人們的身子跑往飛機——重運輸機 ТБ 跟前。曾經乘了這種勤健和任重致遠的飛機征服過北極，隊長伏陀比羊諾夫（Водопьянов）的英勇飛行隊員曾經乘這種飛機飛到北極圈去，在這種飛機上曾經載運過炸彈，空軍陸戰隊，坦克車和大砲。現在它們有些衰老了，但是還繼續勞動着。是空軍和五年計劃的頭髮已

經灰白了的老殘兵卒啊！

這些飛到新工廠來的最初的幾架飛機是一切工人的歡欣。人們停了一會工作舉起手來，向在工廠上空飛行着的TB致敬。也許，在飛行人員中，有着曾經到過遙遠烏克蘭的人吧？假使不是這樣的話，反正一樣——是從遼遠的地方，是從前綫飛來的，他們是到這裏，到烏拉爾峻巖的山嶺來的人，他們所以很歡欣……

戴着盔斗，穿着毛皮長靴和連袴衣的人們從第一架飛機裏鑽出來的時候，結了冰的推進機還沒有停下來。

『雖然離開黑海艦隊很遠，但是人們似乎是接近的，是嗎？』有一個穿皮衣的人一面說，一面把眼鏡和鹿皮面罩脫下來。

『雪夫柯普里亞斯！』杜賓珂撲到他身跟前去。『伊凡·伊凡諾維奇！』

『雪夫柯普里亞斯，伊凡·伊凡諾維奇！』雪夫柯普里亞斯擁抱着杜賓珂說，『猜着了，賓格唐，你這傢伙……』

『爲什麼不預先通知一聲呢？』

『意外呀，』雪夫柯普里亞斯笑道。『我們現在是加倍的軍人了，我們工作得很謹慎。而且無論如何總要當英雄。』

『我祝賀你，伊凡·伊凡諾維奇。』

『我不是那個，』雪夫柯普里亞斯把手一揮，『不是說空話。我們大家都是英雄，假使看一下的話。你現在就顯示，你在這裏不用自己的爸爸也能管事。你以爲，對於這一切，我的心不癢嗎？』

『不信，不信，伊凡·伊凡諾維奇。似乎，我們永久是互相脫離的，被遺棄的。』

『噯，那裏是被遺棄的！現在就要有熱鬧的鐵路通到這裏來了……』雪夫柯普里亞斯擦擦鼻子和嘴唇。『你們這裏真冷。討厭的風，簡直牙齒都凍涼了……你，賓格唐，去見見別的人，也許會遇到認識的人。我在這裏幫兄弟的忙，怎麼樣？我們到什麼小棚子裏談談去。』

賴莫丹，鄔格劉莫夫，羅曼吉諾夫和羅勃少校。舵手和射手無線電員，連同和他們同來的一些人在給飛機罩起套子。鄔格劉莫夫熱烈地向杜賓珂問好，把他推到正在微笑中蕩漾着的少校身前。

「只要你不拿你的鬍子來戳我，廠長同志，」羅勃沙聾地說，把它長起來，像葉爾馬克·季莫菲亦維奇（Ермак Тимофеевич）所有的那樣。」

「我把你們的朋友領給你們了，」鄔格劉莫夫說，「大概，滿意這意外吧？」

「可不是嗎！真的，是意外。」

「假使你知道他們爲什麼來，那你還要更加高興呢。」

「難道他不知道嗎？」羅勃問。

「不知道。得告訴他了，別叫他摸不着頭腦。」鄔格劉莫夫狡猾地看看杜賓珂：「是來要新飛機的，老闆。」

「還有這一套……」

「期限就要滿了。怎麼，難道取不到嗎？」

「取得到的，」羅曼吉諾克插口。

「我們的工廠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造的，」杜賓珂說，「也等候過第一批飛機，着急過。怎麼不是，我們現在也在着急啊。鄔格劉莫夫，你提攜一把嗎？……也許，這是需要的，我們烏克蘭人是懶惰的。」

「大概祇好把您恢復職位了，寶格唐·彼得洛維奇。我們去看看怎麼辦……這裏的風簡直把我這樣習慣的人也會完全括去的。」

馳來了兩輛卡車。人們爬上車子，汽車搖搖幌幌地沿着雪路馳去了。鄔格劉莫夫要立刻認識鍛接部的希望實現了。羅勃少校要求「着陸」和飲一杯白蘭地解解「非常的疲乏」，但是鄔格劉莫夫把他推進工場的門，羅勃自言自語地咕嚕着，從事視察了。雪夫柯普里亞斯脫下鋼盔和鄔格劉莫夫與杜賓珂並排走去，間安地向那些和他招呼的人們點頭。「我們的上校來了，」——工場裏亂哄哄地鬧起來。上校走着，他那飽經風霜的臉上的笑容漸漸展開了。他以主人的感覺覺得了這事業，雖然第一眼看到的好像是一幅混亂的鍛接景象。那些火盆上，那些鐵桶和用鍋鐵搥成的圓錐形的東西裏燃燒着松樹和洋松的柴片。煙向上升起，穿過沒有裝玻璃的燈。那些在鍛接飛機的人們，那些矮小的人，他們吹吹手，肩膀按照着電力旋轉機和氣體力的「壓印機」的速度抖動着，他們坐在飛機翼的砧台上，巨大的雪茄煙形狀的飛機軀幹上，——他們到處在

蠢動。螞蟻！難道在散亂的螞蟻窠裏能確定秩序嗎？斧頭還在第三層的頂上敲擊，建設者的小錘子還在框架的壁板上敲擊，風和雪還吹到工場裏和還把那侵蝕眼睛的煙逐到上面去，但是戰鬥的飛機的羽翼在長成起來和護得應有的形式了。

杜賓珂率領像洪流似的新到的人們，爲了組織這洪流，他曾很費力地鬥爭過。他是依照自己的「幾何學」來率領，爲了這幾何學，照他的說法，曾交過工人和工程師技術人員的背脊。他注視着他同行者的面孔的表情。他遲鈍了的眼睛時常不能辨別出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於是他把一切都在那些剛剛得到新鮮印象的別人身上來試驗。對於他最重要的是鄔格劉莫夫的意見，因爲他喜歡秩序，堅持要求「把工廠做得像個工廠」。觀察過幾百工廠開工的鄔格劉莫夫非但能夠依照工作的本質做出結論，並且能夠做一比較。當然，有許多事情是不依照規律的，——雖然這些「燒犧牲者的鎔爐」或者僅僅是用木頭所做成的極長的支柱，或是還飛着刨花，釘着鐵鏈和散放着火爐的沒有造成的屋子裏的裝配……還有，見過被杜賓珂不得不親手炸掉的那個華麗工廠的雪夫柯普里亞斯將說些什麼呢？

總體的，飛機台的，最終的裝配，就像一條洪流，新的飛機在這洪流上漂浮出來。看，飛機台上停放着最初的幾架飛機，掀起着手背，抬起着鼻子。

它們附近是槍械工人，用具技師，工程師。每一個推進機，每一個平方生的米突都經過人手撫摸過幾千次。飛機就從這些溫暖的人的手指和手掌中製造出來。不，今天是從凍僵的手裏製造出來的，因爲每一件金屬品都會粘貼在手上，好像吸鐵石那樣。但是沒有關係……衝擊機停放在出口處，把鼻子伸出新造的門口，正準備出發到新機場的雪原上去，敵人已經把這種衝擊機喚做「黑色的死神」。

杜賓珂停下來，被思想和等候判決所迫害了的他，統共只說出一個字：「好了。」

雪夫柯普里亞斯走到杜賓珂面前去吻他，並且低低地說：「謝謝，賈格唐。」

鄔格劉莫夫斜眼注視着這兩個人，當他們走到出口處的時候，握了

掘杜賓珂的手。這默默的握手很感動寶格唐。在外表上他絲毫沒有顯露他的感情，但是這些人的瞭解和支持是勞動的最大獎賞，他沒有發現這些勞動，因為像生活在夢幻中一樣。也許，妻子的不幸，最近幾天的驚恐，也許，從烏克蘭到烏拉爾的一切緊張，現在都表現出來了，但是杜賓珂明白，他再也忍不住了。他拋下自己的同盟，迅速地走到前面去。他怕哭泣起來了。蠢呀！沒有男子氣！他想敲自己的額，準備迸出眼淚來的眼睛。他抓了一把雪，迅速地擦了擦自己的臉。心已經輕鬆些了，他等了他們一會，他已經稍為鎮靜些了。

『我們現在上工場裏去，』他說，『現在已經有兩千架機器在做工。』

『今天夠了，』鄔格劉莫夫說，看了看杜賓珂，『我們要稍為休息一下。老實說，我不慣於空中的移動，我稍為有些頭昏。』

『對，』高興起來的羅勃擁護道，『應該着陸，敲破一瓶啤酒；我瞞着長官的耳目，偷偷地隨身帶着這瓶酒已經有一個多月了。』

『羅勃中校帶一瓶啤酒帶了一個多月，』雪夫柯普里亞斯擠了擠眼睛，『可以相信，是嗎？』

『但是這倒並不是白白給我晉級。大概，我改好了。』

『就算是這樣吧，』雪夫柯普里亞斯握住寶格唐的手，在風的擊撲之下，稍為曲着些背，走往在他們面前像廟宇似的聳起着的基本工場去。

『我聽說，華蓮丁娜不好？』雪夫柯普里亞斯問。

『是的。施過手術了。』

『安全嗎？』

『安全的。』

『你看，寶格唐，土爾迦葉夫和賴莫丹被我們纏繞着，你被妻子纏繞着……她現在需要援助。飛機是飛機，工廠是工廠，太太是太太。我們爲了人而戰鬥，造工廠，出飛機。明白嗎？真的——忘記了；這是從古班你親屬寄來給你的信，是一個紅髮的飛行士在庫壁希夫（Куйбышев）塞給我的……』

第三十六章

杜賓珂拆開兩封信：這是從母親和妹妹那裏寄來的。他迅速地把信掃閱一遍。是親屬的遼遠的響音……似乎，不可克服的空間把他們分開了。離愁和會面的盼望，擊潰敵人的熱烈願望。這便是這幾封信裏話。便是這樣整個國家像一個人似的等候着擊潰敵人。

汽車在山下飛逝過去，藉着它有力的身軀衝破雪的旋風，在醫院旁邊停下。停車處旁邊的獅子已經被雪淹沒了一半。但是杜賓珂覺得。牠們是在吼叫。

教授和杜賓珂從辦公室裏走出來。教授站在樓梯上說：「你寫個條子給妻子，我們來轉交。」杜賓珂當下就把紙貼在牆上寫條子。條子裏有很多很多的，但又好像沒有聯繫的字句。他報告，收到家裏的信，羅勃，鄔格劉莫夫，雪夫柯普里亞斯都來了。「對於她不太多嗎？」他問道。教授看着他：「不過悲哀的事情一些也不要寫，快樂的話，要寫多少就寫多少。」

過了十分鐘保姆把她那裏來的回信遞給他。杜賓珂準備喊一聲『烏拉』。他能寫字！雖然手還不自由，字母是跳動的……

「親愛的寶格唐！我覺得好些了。謝謝一切。還稍微有些痛，但是看護得很好，教授也很仔細。很難寫字。一般地說都很好，我吻你。我為我們的人高興。現在我要知道季米雪的情形。塔紐莎寫信提到他嗎？請你做工吧，你可以三天不必上我這裏來。不是命令的限期快了嗎……我一切都記得，並且擔心着——你的小鳥兒是否要造好了。愛惜你自己……你受難的華留恩卡。」

他走出醫院，私語道：「小鳥兒要造好了，要造好了。」這幾個字一路上都排在他的面前。為什麼是『小鳥兒呢』？大概她所以不寫飛機或是機，是因為不怕洩漏消息吧。但是既然在平靜的城市上空咕咕地叫響着他們工廠的飛機，而現在還從射擊場上傳來射擊聲，怎樣又能藏匿他們生產的祕密呢？

杜賓珂乘車乘到他的『蟑螂』屋，走進房間，發現他的父親在那裏和羅勃喝着白蘭地酒。他一出現，父親便有些慌亂，揩着鬍子。

「我馬上就走，寶格唐。」

「沒有關係，爸爸，」寶格唐快樂地叫道，「我也要為華留恩卡的

健康乾一杯呢。」

「她怎麼樣啦？」父親和羅勃同時問。

「甚至寫了一封信呢，」杜賓珂誇讚說，他在桌子跟前坐下。

羅勃講述在南路活動的空軍團的戰鬥。羅勃在德聶泊爾河，在畢列柯普（Перекоп）上空活動，衝擊敵人的坦克縱隊。他講到雪夫柯普里亞斯怎樣消滅了幾十輛坦克之後，遭遇射擊，被擊下，十天中大家都以為他殉難了。可是雪夫柯普里亞斯活着，他帶着他的飛行人員越過整個克里米亞。雪夫柯普里亞斯一面和敵人交戰，一面趕回家。巴赫契沙拉伊（Бахчисарай）！那裏有德國人。杜賓珂稍稍想起不久以前的往事。是去年秋天。他乘着「林肯」（“Линкольн”）式汽車穿過滿覆着垂死的黑葉樹的奇異的克里米亞羣山。金色的，紅銅色的樹木。火樹之谷！還有那他們會在那裏喝晶瑩之水的銀溪。巴赫契沙拉伊平原上無邊無涯的花園。載重車裏的，在地上堆積如山的，在牛肉上的，在採摘者的筐子裏的，在樹上的蘋果。山谷似乎被漂浮在蘋果浪潮裏了。華麗亞坐在他的旁邊。他們在其烈（Гирей）的宮殿裏躑躅過，流覽那被年代所灰暗了的征服者蒙古汗的偉大。看過那吸引過偉大普希金的並不好的瀆泉之淚。誰想到，過了一年，德國坦克會闖進其烈的宮殿，先把幾百座勤勞的韃靼人，蘋果谷主人的房屋壓成灰燼。黃金的克里米亞！太陽，葡萄園的寶島！

羅勃講述克里米亞上空的戰鬥，杜賓珂想着自己的事情。他能坐在這裏嗎，當那裏，工廠裏，他的人在做工，爲了把金色輝煌的克里米亞，烏克蘭，白俄羅斯歸還祖國的時候？杜賓珂站起來，走到工廠裏去。重見被煙燻黑的集會和總的裝配工場。台架旁邊，機器旁邊，器具台旁邊都是人。他們圍住他，提問問題，他回答，他爬上機器，查驗工作，走進實驗室，土爾迦葉夫跟鄔格劉莫夫坐在那裏試驗銅鋅鐵合金木質纖維。他今天弄來銅鋅鐵合金木質纖維，這甚至於用尖刀都是不可以拿起的。木頭比鋼都堅實。試驗結果，成績很好。鄔格劉莫夫從椅子上站起來，用他的闊手掌摸一下頭髮，向賓格唐和煦地微笑。

「這樣，土爾迦葉夫，俯衝轟炸機和水雷飛行機也要在叢林裏產生出來了，」他說。

杜賓珂拿起一張合金木纖維的試驗卡片，把它研究了約摸一小時。後來有人給他拿來樣子，他親自試驗他們的爆炸，粉碎，堅固性。鄔格劉莫夫回來，經過杜賓珂的看，看一眼他的記錄。滿意的微笑照亮他的臉。

「能嗎？」他問。「能照我們的意思實現嗎？」

「能照我們的意思實現的，」杜賓珂回答說。

「太太怎樣了？」

「相當好。」

「爲什麼你不說「很好」？」

「我怕試驗命運。」

「啊，你們烏克蘭人，多麼迷信啊。可是，把烏拉爾也稍爲愛上些了吧？」

「愛上了，鄔格劉莫夫同志。」

「生產者是理解的，也能迅速些愛上烏拉爾。你是生產者。烏拉爾人和烏拉爾是不能分離的。幾百年對石塊金屬的鬥爭把它的外表粗野了，但是假使把它敲開來，裏面是有着黃金的鑛脈……現在你把其餘的工場指給我看看吧。」

機器平衡的響聲對於杜賓珂有着安定的影響。他在這有節奏的響聲中走着，看着從每一架機器的帽蓋下面落下的黃色光亮的點子，在被自動機咀嚼着的木棒的顫動，載着另件的車子，載着大另件的自動車……工廠活了。還沒有造完，但是活了！

壓榨機在咬嚼着，熱力爐在燃燒着，壓榨機管子裏的空氣在哼叫着，曾經屬於霍敏珂的機器在量着金屬的溫度。主人早就沒有了。他躺在離開被破壞工廠的不遠之處，被石頭壓着。可是機器都運來了，裝上了，執行着準確的工作。

自動旋盤一架挨着一架地密密地分佈着。它們並不是依照規則按放的。在從前的工廠裏，它們所佔據的地位要大四倍多，但是這裏却要利用每一生的米突。工場裏有三百七十名青年男女工作着，他們都是被當礦工的父親派來的。

他們穿着油漬累累的襯衣和長衫站在機器旁邊，咬緊着牙齒。他們

專心注意，並且以自己的勞動爲驕矜，無怪乎他們現在以爲，他們現在已經是美麗的和火焰似的傳說中的人物。

『你叫什麼名字？』郎格劉莫夫問一個頭髮蓬鬆得像烏拉爾旋風似的少年道：

『尤里（Юрий），』那少年回答說，眼睛並不看一下問話的人。他忙着自己的工作。

『你已經工作幾天了？』

『十五天。』

尤爾卡（Юрка●●）並不看着郎格劉莫夫，也不難爲情。

『像這樣的民族，誰都摧毀不了，』郎格劉莫夫低低地說，在自動機的行列之間跨着步子，『無論誰。』

杜賓珂在家裏坐在桌子跟前，長久而頑強地看着華麗亞的照片。又是關於她的思想。她的健康怎樣？『受難的華留恩卡』。她把自己這樣稱呼。

現在工廠裏有幾百個女子做工。她們都是爲自己勞動。她們是爲了救國，爲了孩子，爲了親人而勞動，不是爲了錢，不是爲了名譽。

家裏積下了許多襯衣襯褲。沒有一條乾淨手巾。請工廠裏的婦女們洗洗嗎？但是她們沒有功夫。送到城裏去又不便利。杜賓珂把門闔上，掛上鈎，着手洗手巾，洗手絹，一身襯衣襯褲。他急急忙忙地洗，別讓什麼人撞見了他。手被熱水和肥皂漂白了，周圍都是泡脹起來。煤爐燒得很暖熱。

敲門聲。杜賓珂連忙把洗的東西放在床底下，用抹布把地板揩了一揩，拋開工作衣，在敲門聲再起時才把門打開。

『貝朗！』

『請原諒，賓格唐·彼得洛維奇，』貝朗說，『要就攔你我們敵人所謂 eine minute●●。我給華蓮丁娜·謝爾蓋葉芙娜弄到了白麵包，一杯蜜糖，還有蘋果。』

他從絨皮短衣的口袋裏把蘋果拿出來放在桌子上。蘋果像彈子那樣

●●即尤里的愛稱。

●●德文：一分鐘。

的閣閣有聲。

『凍僵了嗎？』杜賓珂問。

『阿那巴(Анапа)●●蘋果。羅勃拿來的。當然，凍僵了，但是蘋果是好極了，我可以用人命打賭！』

『謝謝，貝朗同志。』

貝朗坐下，脫下護耳帽，把他那黑色的捲髮抖動一下。

『和永久性比起來一切都是小事。以霍敏珂命名的村子開工了…』

『好能幹，貝朗。』

『我決在春天之前把它趕完，這我可以用人命打賭。假使我向鄔格劉莫夫要釘子和玻璃，那得計嗎？他不會說：貝朗，舊的你要嗎？』

『我想不會，』杜賓珂看着床下，看看手。

『我大概妨礙你吧，』貝朗說，並且站起身來。

『不，』杜賓珂臉紅了，『一點也不。』

『我去了，晚安。雪夫柯普里亞斯現在在裝配部。他親自試驗一切。我們的上校成熟了……』

貝朗走了。杜賓珂從床下把桶拖出來，把洗的東西洗完，絞乾襪衣，掛在爐子附近的椅背上，躺下睡覺。

第三十七章

無線電送來久已等候的消息。蘇軍的攻勢打擊開始了。頓河上的羅斯托夫(Ростов-на-Дону)佔領了。克萊斯特(Клейст)●●的裝甲部隊被擊潰了。鴉雀無聲的人羣站在揚聲機旁邊，抓取着每一個字。在千萬個被一球球的熱氣所遮蓋着的人們頭上發着從莫斯科傳來的報告員的鎮靜的聲音。前綫和後方軍人的空前勞動開始送來菓實了。

●●在高加索。

●●德國將軍。

賴莫丹把蘇聯情報局的戰報和史大林致南路各英雄的電報印了出來。傳單在全廠散佈。把它們讀了之後，藏在短皮衣和棉衣的衣緣裏，然後又重新拿出來閱讀，用胼胝的手指把紙撫平。

休息之後，夜班上工了。最近幾天的疲勞似乎消逝了。笑聲爆發了。人們進入對敵人鬥爭的第二個階段了，——發起建立前綫工作隊的工人運動。

除了一般的歡欣之外，杜賓珂還加上自己的高興：德軍不能衝到他的家屬居住的庫班去了。

得快些去報告華麗亞！但是工廠呢！第一架飛機明天必須送到飛機場。

軍事代表已跟雪夫柯普里亞斯來了，——他們急於要把飛機出廠。杜賓珂走到裝配工場去，消瘦和屈了背的達尼林伴隨着他。

『要從你的神話身上摘下羽毛了，』杜賓珂開玩笑地說，『我們就來摘吧。』

『你是壞記性的人，寶格唐·彼得洛維奇，』達尼林不好意思地指出。

『一點也不壞，安東·尼古拉葉維奇。不過是由於快樂罷了。』

在裝配部的辦事室裏，杜賓珂換上工服，爲了『嗅』起飛機來可以便利一些。軍事接收委員會的委員跟雪夫柯普里亞斯和鄔格劉莫夫一同走進工場。隨着第一架飛機開到飛行試驗站飛機場的還有最初十架飛機，然後便開始大批的出貨——他們巨大勞動和苦難的結果。

『激動嗎？』杜賓珂問裝配工場主任說。

『自然，寶格唐·彼得洛維奇，』那工程師像刺蝟似的縮了一下，擦擦手。

『我們去吧，』杜賓珂把辦事室的門打開，浸潤在裝配工場習慣的喧鬧聲中。裝配工場中鏈子的敲擊聲，迴轉鑽的鑽聲和其他喧鬧聲使他想起收割穀物的喧嘩聲。好似聯合機在芒刺悉索有聲的小麥的金黃田野裏發出軋軋之聲。割麥機的刀子抽動着，割下的麥莖抖動着，在運轉器上爬過，麥粒在容穀器裏喧嘩着，這裏也像那裏一樣，人已走近自己努力的終極結果了……開始收割穀物了……

飛機打扮起來了：把那在卡馬（Kama）河岸上所造的馬達從箱子裏拿出來，捲揚機吱吱叫響，翅翼用車子運到，把飛機裝緊量準，使它能夠作戰順利。

起初使人起一種毛被摘去、翅腳被折斷的烏雀之感的飛機，現在長出了羽毛，展開了翅膀，長出了大砲和機關槍的鐵喙。它們旁邊聽不到人的語言，只有錘子和鑽子敲響和鳴叫着，牽聚燈泡的光綫搖曳着，自動車和手推車滾動着，燒得火紅的鋁鋼爐的煙霧向上升起。像香案上的烟，經過角燈而飄去。

杜賓珂細看飛機，發出指示。一種滿意的感覺總不離開他。

裝配工場的技師向廠長報告工作情形，焦灼着；他要責罵裝配工作隊長，但是他是一個有經驗的人，他知道，不值得和他們弄壞關係，雖然他覺得，裝配進行得很緩慢。

「限期趕得及嗎？」杜賓珂問工場主任，從技師抑壓的聲調中瞭解到有着某些懷疑的地方。

「新的限期嗎？」

「今天羣衆大會所決定的。」

「一定要趕得及，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我們看着吧，不要到了明天要爲你丟臉啊。」

「安東·尼古拉葉維奇在查驗，」工場主任指指旁邊的達尼林。後者正和監督員用一盞小燈照着什麼紙條在看。他那喋喋不休的聲音傳到這裏來：「最主要的是機身的當風面……當風面。絕對重要，要緊。現在我們來試一下支持力……在七字下面，看你那裏是多少？」

「現在要拿着顯微鏡去了，」技師觀察着達尼林，走開了，「跟他不是守得了限期的……」

「有時候也不妨做顯微鏡，」杜賓珂說，把帽子的耳罩結起來。

「廠長自己爬上去了」聽到一個人的聲音。

「要是有什麼不對的話，就叫喊……」

裝配工人剎那間停止工作，注視着。杜賓珂命令把飛機用捲揚機舉起來，把輪子的收放機械試驗一下。後來又看關閉器怎樣張開，仔細地查驗槍砲的汽體收放。飛機的全部行政必須靈活運動。只要一掀槓桿和

鈕扣，飛機要漸漸地活起來了。他在艙房裏察看用具。

後來又放射大砲和機槍的空槍。一個武裝的人站在杜賓珂旁邊。他稍爲有些像達尼林，是一個遲緩的人，但是很有能力。杜賓珂注意地聽他的話，簡短地命令準備試驗投彈。

那武裝的人很滿意：

「你命令一百五十公斤的炸彈和彈匣嗎？」

「我們來從一百五十公斤的開始。」

用專爲舉揚輕便材料的手搖捲揚機把兩頭「豬」——各重二百五十公斤的炸彈一顆接着一顆地舉了起來。技師把繩子搭在安定裝置上，把繩頭遞給兩個工人。炸彈在落下時可能碰着輪子的支柱，因此在飛機下面的炸彈艙一綫上放着草墊。

「走開！」技師喊道。

杜賓珂先用手投下炸彈，然後又試驗一下電氣投擲器的工作。軍事代表走上前來。飛機還在「訴告提起之前」的階段，所以軍事代表暫時什麼也不說。他要在訴告的過程中認識一下可能的缺點。飛機是第一架，他懷着極大的忍耐等待着。軍事代表在飛機周圍繞行一周，最後說：「這裏招縐了，我不能接收……看，這裏……」

「你最後的結論怎樣？」杜賓珂問，搓搓凍僵的手。

「明天在提起訴告的時候再說。」

「今天緘默嗎？」

「應該使你們苦惱一下，廠長同志，」軍事代表開玩笑說。

「好吧，我們受得了。去看第三和第四號飛機吧。看有多少人圍着它們啊。」

「一切都弄好了吧，寶格唐·彼得洛維奇？」走近前來的達尼林問。

「可不是。小小的修正我已經向工作隊長指示過了。已經可以說「飛機現成了」。」

「好，」達尼林脫下帽子，用格子手絹揩揩禿頭。手指上閃亮着「月長石」，這曾經引起寶格唐注意的寶石。

「怎樣，我們去打工業的德國，安東·尼古拉葉維奇？他們在歐洲奪到多少企業？」

「又來了，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達尼林難爲情了。

「我不說了……看看你著名的寶石戒子，立刻便想起我們那段談話了。真的，這樣的寶石，烏拉爾也可以採得到……」

「我現在考慮你指出的意見，你的話是對的，因爲我們一個月中在這裏所做的事情，簡直是霍夫曼的童話^{●●}。只有像你這樣的人才能決定這樣的事情。這裏所需要的是另外一種質地的火藥，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我向你保證。國外有地方直到現在還不能清楚地想像出，蘇維埃怎樣會做到這一切。現在我明白：應該一下子就從事事情，而不是來攪心理學。」

「難道心理學對於工程師，對於實際的智慧是和最高的數學背道而馳的嗎？」

達尼林笑了起來，並且沉默了一會。

一個年老的油漆匠手拿模型板和顏料桶走到飛機跟前。老人脫下連指的手套，向雙手呵呵熱氣，從事給飛機畫上星形。飛機活起來了，變得好看些了，快樂些了，像一個剛脫下平民服而在帽子上釘上小星形的人了。老人向杜賓珂點點頭，走到其次一架飛機那裏去。

「那老頭子，他是在列車裏受了凍，」技師說，「老是要鬧着回去的嗎。現在却復活了……這樣還要再活二十年！」

「明天九點三十分。別丟臉丟在……雪裏！別在鄔格劉莫夫和雪夫柯普里亞斯的面前丟臉。」

「我在家。有什麼事情，隨時打電話來。」

鄔格劉莫夫等候杜賓珂，坐在沙發上，兩腳伸在氈套裏，兩手交叉在胸口。他聽着那在房間裏踱來踱去的雪夫柯普里亞斯說話。雪夫柯普里亞斯看見杜賓珂，走到他跟前，搖動他的肩膀。

「談什麼話，伊凡·伊凡諾維奇？」杜賓珂一面脫衣服，一面問道。

「都是談這個談那個。我們在談戰略……真不錯，伊凡·米哈伊洛

●● Эрнест-Теодор-Амадей, (1776—1822)。德國作家，寫過許多空想的羅曼的短篇小說。『霍夫曼的故事』（“Сказка Гофмана”）也是他的作品，曾編成歌劇。

雜奇會聽我們講。否則他老是默默地不響。北方人是沉默的民族，不像我們愛說話的前留海①②，是嗎？」

「不同意，」鄔格劉莫夫微笑說，「我不能負辱烏克蘭人……尤其是，假使他們不僅在前綫，並且在後方開始打法西斯蒂的話。」

「我們開始打！」雪夫柯普里亞斯熱烈地喊了一聲。「寶格唐·你記得我們早先的談話嗎？讀過我們的鷹寫那樣的信回家嗎？就拿黑海艦隊上我的鷹來說吧！待着一天不飛出去，就像有了病似的。愈是多做工，便愈加快樂和有勇氣。實在說。有這樣的人，我們將又打法西斯蒂的尾巴，又打鬚毛，啊，够了，」雪夫柯普里亞斯拿起水瓶，把水啣…地倒進玻璃杯。「我給你宣傳什麼呢……」

「坐一會，伊凡·伊凡諾維奇，休息一會，」寶格唐請雪夫柯普里亞斯坐在安樂椅裏。

「我們弟兄休息得萎頓了，明白嗎？」

「在這裏是萎頓不了的。寒冷不容許。」

「我有些考慮，寶格唐·彼得洛維奇，」鄔格劉莫夫說，「是看了你的裝配工場散發出來的考慮。很喜歡那房子。又快，又好，又便宜。」

「他遠遠地繞圈子想說些什麼，」雪夫柯普里亞斯打斷他的話，「別上當，寶格唐，我覺得，他想給你上什麼圈套。」

「也許，我真要圈套，」鄔格劉莫夫開玩笑地說。

「說下去，伊凡·米海洛維奇，」杜賓珂說。

「你知道不，寶格唐·彼得洛維奇。我們要裝配新牌子的飛機，驅逐機。假使我們責成你造一座裝配工場，怎麼樣？」

杜賓珂把眼睛稍稍閉上。鄔格劉莫夫等候回答，注視着他飽經風霜的，粗獷了的臉上的肌肉的活動。

「期限呢？」杜賓珂抬起了眼皮，問道。

「大約也這樣的……」

「但是我的全體人員現在都從事生產了，伊凡·米哈伊洛維奇。人力怎麼樣呢？」

「我們派來。主要是在你的領導之下。我們就在這裏裝配，從

①②指烏克蘭人，因從前烏克蘭人頭上總留着留海。

這裏開到前綫去……夏季要發生大規模空戰，應該對於這戰爭預備好。」

「我同意。」

又是極大的勞動。在一點鐘以前，假使有人對他說，需要造這樣一座工場，他準隨便地揮揮手。到那裏去弄人力啊！……

雪霰打着玻璃窗，在風雪的白皚皚的烟霧中顯着黑黑的一條遠處森林起伏的綫條。

「你同意了嗎？」鄔格劉莫夫發現飛逝的陰影落在杜賓珂的臉上，重問一聲。

「我同意，」杜賓珂堅定地重複一句，「執行你的任務。」

「祖國的任務，」鄔格劉莫夫謹慎地校正說。

「執行祖國的任務……」

第三十八章

雪夫柯普里亞斯從工作棚裏走出來，擦擦鼻子和面頰，狐疑地抬起眼睛來看看像鬍子似的芒刺累然的雪塊所遮蓋着的寒暑表。

「多少？三十九度？要是風，可咒詛的寒氣便要刺肉了，是嗎？」

「可不是嗎，」羅勃同意，把皮領子豎起。

「我們走吧，走吧，」羅曼吉諾克拉住羅勃的手肘說。「噯，你這胖子，吃公家的飯吃胖了？」

「胖子，胖子，」羅勃沙聲地說，「這地方的人的本質是被羊，狗和鹿的皮遮蓋着的。但是一般地說，羅勃少校很齊整，像……薇克朵麗亞一樣。」

「關於薇克朵麗亞，說話可要小心些。」羅曼吉諾克說。

「在一切戰爭中，女人對於軍人的命運，總起着很大的作用，不是這樣嗎，雪夫柯普里亞上校？」

「我現在發生興趣的不是女人，而是軍事接收處的代表。九點三十

分，羅曼吉諾克必須雙腳離開地面，不知爲什麼軍事接收委員却遲遲不來。」

「大概他們已經來得及把整個飛機都嗅遍了，」羅曼吉諾克跟上一歩，「來，我們來加油！」

他們走往裝配工場去，開着玩笑，在一條在深雪上踏成的狹窄小道上互相追逐着，爲了取暖，用肩頭擠軋着，但是只想着一件事情：關於第一架飛機。

也就是杜賓珂賴莫丹，鄔格劉莫夫所想的事情。今天一早，杜賓珂翻身到另一個側面去，張開眼睛，再也睡不着，雖然「在鬼還沒有撐着拳頭起來的時候」平常就起身去做工的父親還在打着鼾。杜賓珂睡不着，想着第一架飛機。

賴莫丹也擔心着它，他整夜興奮，在工場裏走來走去，驅趕着那應該緊接在「第一架」之後迸發出來的裝配之流。在走出工場的時候，他碰到達尼林和土爾迦葉夫。那兩個人爭論着「尾巴問題」。達尼林不滿意木纖維的質，叫醒土爾迦葉夫，他把他拖到工場裏去。

鄔格劉莫夫走進花車，喝了一杯波爾淑姆（боржом）^{●●}，打電話給龔古爾采夫，請他來看他。八分鐘後龔古爾采夫就到。當他們的MK從車站出來沿着街飛逝過去的時候，鄔格劉莫夫對龔古爾采夫說：「是學生在考試之前的激動嗎？」龔古爾采夫抬起他的黑眼睛：「鑛工們請我在兩次換班之間在村子和鑛穴之上起飛第一架飛機。因爲也是他們的產兒。」

……飛機創過了彈性的平面層之後，停着。夜裏從飛機中掃出了在裝配之後平常所留下的鋼屑和垃圾，漆了顏色。飛機的側面和翅翼的橫面，磨光地閃亮着。飛機的巨大身軀掩蓋着鋼甲，看得見裝在上面的大砲和機關槍的暗藍色的點子。武裝的人把飛機預備好去作戰。

昇降口和瞭望窗都是開着的。軍事接收委員在飛機旁邊活動着，醋的氣息流散在空氣中。手拿顏料桶和字型的身穿厚羅紗大衣的那老頭子在綫條上走着。老人給其次的新徵者刻「星」。

羅曼吉諾夫離開雪夫柯普里亞斯和羅勃。他必須澈底地去摸索出軍

●●出產在波爾淑姆的一種鑛泉水。

專接收代表們的意見。因為他得第一個飛行……

雪夫柯普里亞斯和他還是『從那裏』就認識的技師談話。

「要飛了，馬特維·卡爾泊維奇（Матвей Карпович）？」

「一定，伊凡·伊凡諾維奇。」

「似乎還沒有從烏克蘭挪動一步呢？」

「哦，」技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似乎還沒有從烏克蘭挪動一步，伊凡·伊凡諾維奇。」

「我們看着吧。」

「其餘的飛機要像雛鳥似的跟着這一架飛機飛去，伊凡·伊凡諾維奇。」

「大概是這樣。這樣的飛機需要得要命，馬特維·卡爾泊維奇。讀過史大林的命令沒有？爲了使德國人在坦克方面 優勢壓低到零，應該增加坦克飛機的生產，明白嗎？約瑟夫·維薩里翁諾維奇把你的飛機放在第一位，明白嗎？」

「明白，伊凡·伊凡諾維奇。」

「假使摩托及時送來，我們就一羣羣地飛到那裏去。」

你把一切都瞭解得很對，老弟。正就是需要一羣一羣的，我們的工人階級在肩上背着金酒瓶……」

軍事代表把訴告簽了字。裝配工場主任揮揮手。站在格納庫式門口的飛行隊，飛奔到雙扇門跟前，費力地把它們打開。透出一股子冷氣。前面展開壓平的田地。從試飛機的小屋子那裏走來鄔格劉莫夫，杜賓珂，賴莫丹，士爾迦葉夫和龔占爾采夫。等了一會羅勃也走了出來。他雙手插在閃電袋^{●●}裏，站着，一面搖幌和吐沫。他大概來得及『吃餌上鉤』了。

「推吧，」杜賓珂命令道，看了看表。

工人扶住飛機的翼，從工場裏推出來。羅曼吉諾克一面叫喊着，一面幫助『拉直』尾巴。在電綫裝配隊裏工作的薇克朵麗亞叫他。羅曼吉諾克離開飛機，走近薇克朵麗亞，把手伸給她。

「從事一切，並不是我的事情，薇克朵麗亞。」

●●指工裝上做在外面的口袋，手隨時可以像閃電似的插進。

「可是你却從事着。」

「發昏……瞎忙……」

「你第一個人飛，我害怕。」

「沒有關係，」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汽油車送車開到飛機跟前。橡皮管伸展開來。油槽裏充滿了汽油。喧嘩着噴霧器的聲音和散發着煙與氣的水油車送車近來了。飛機移轉到機師，一個眉毛緊蹙的很結實的人的支配之下。機師查驗一下水油機構是否密封好，把蓋皮關好。機師對於飛機造好，是否可以出貨，要負責任，所以他很挑剔。他追上推進機摩托工作隊隊長，叫他做「小兔子」^{①②}，爬進艙房。一會推進機旋轉起來，空中充滿了摩托的吼聲。機師在各方面把它們試了一下，耳朵裏被飛機場上的咕咕之聲叫得直發響。後來機師跳到雪地上，重新揭開摩托蓋，試驗一下，在震動之後，汽油和油是否漏出來。

「噯，怎樣？」羅曼吉諾克已經開始忍不住，問道。

「一切都很好，隊長同志。」

「請再處理下去。」

齒輪拖重車留下明晰的痕跡，開近前來。把鐵索掛在飛機的腳柱上，拖重車，飛機靜靜地拉到「赤色綫條」上去。人們繼續扶着飛機的翅翼，似乎是剛剛教心學路。

「行了嗎，隊長同志？」羅曼吉諾克問杜賓珂。

「行。」

羅曼吉諾克背上降落傘，爬進艙房。過了幾秒鐘，機師揮一下手指連在一起的皮手套，人們跳着離開飛機。羅曼吉諾克讓摩托運轉起來，推進機旋轉着，遠看好像是發亮的透明圓圈。飛機滑動了，滑動着，終於離開了雪地。

「加油！」羅勃沙啞地叫道。

「去了，」杜賓珂安靜地說，目送着飛機的白身軀，

「去了，」機師說，咬着嘴唇。

「你看一切，多麼簡單，可是費多少心啊，」鄔格劉莫夫指出。

● ① 意即胆小的人。

「心可費得很多，」賴莫丹說。

「生命的活動就是從這個產生的，」機師突然說。

羅曼吉諾克轉了幾個身，竭力支持在離飛機場不遠的地方，但是他又陡直地轉了一個身，使飛機轉了一個大角度，便向叢林方面飛去了。摩托的聲音漸漸軟弱了。鄔格劉莫夫跨前一步，他注意地注視着飛行。

「上貝朗那裏去了，」賴莫丹說，「大概，是他請求的。」

又是摩托的咕咕之聲。羅曼吉諾克在他們頭上飛過，把輪子一會收起，一會放下。人們從工場的窗戶裏，從院子裏，從站上都揮着帽子。他們絲毫不在乎這兇猛的烏拉爾的嚴寒，他們爲自己的勝利高興着。

「羅曼吉諾克！」

「去了！」

「來，有力些！」

「飛機成了！」

羅曼吉諾克準確地降落在飛機場的壓平地帶。汽球着地了，飛起被陽光耀出的虹光的雪柱，推進機靜止了，飛機停下了。羅曼吉諾克跳出來，跑到杜賓珂跟前，穿着飛行員的衣服很是笨拙，在雪地上留下皮長靴子的痕跡。在路上他就把皮手套脫下來，舉起一個手指。

「一切都很好，同志們！」

「不管怎樣害病，死總是好好地死的，是嗎？」雪夫柯普里亞斯鬆了一口氣地開玩笑說，「我希望，很快地就給某飛機隊裝上一團？是嗎，寶格唐？」

「請就這樣辦吧，伊凡·伊凡諾維奇。」

「那就很好。否則不論你們的怎樣好，黑海艦隊上的總要更好一些……」

羅曼吉諾克走近，把皮手套和風兜夾在腋下。他的頭髮汗濕了，並且從頭髮上冒出熱氣來。

「現在我得來照顧你了」杜賓珂把風兜套在他的頭上，「你要着涼的。」

「沒有關係，第一架飛機飛起了……」

「謝謝你，羅曼吉諾克。」

羅曼吉諾克握握杜賓珂的手，然後挨次拉士爾迦葉夫的，賴莫丹的，鄔格劉莫夫的，達尼林的，技師的，工人的手。幾十隻胖膩的手都伸給他。他很高興地握他們。這是鬥爭的同伴，他瞭解並且分担他們的感情。薇克朵麗亞也從笨拙的皮手套裏拉出手來，低低地說：

「我恭賀你。」

「謝謝，薇克朵麗亞。」

「別這樣緊，」她叫了一聲，朝手吹了一口氣，「你把我的手要摘下來了。」

「請你原諒，我沒有顧到，薇克朵麗亞。」

她離開他們，工人們包圍她。鄔格劉莫夫走到杜賓珂跟前，親暱地看了他一眼，然後隨便地說：

「我祝賀你。」

「謝謝。」

「我也祝賀你，」龔古爾采夫詢問地看看杜賓珂：「鑛工怎麼樣？你會答應派飛機在鎮上和鑛洞上空飛行。」

「我是答應在兩班工人調班之間做這件事的嗎？」

「是的。」

「要辦到……你得再飛一趟了，羅曼吉諾克。」

「好。好久不在空氣裏走，怪寂寞的。」對機師說：「左腿稍為有些擦傷了。也許，滑油凝結了，也許，應該減去一些。」

「一切都會弄好，隊長同志。」機師向飛機走去，隨身把羅曼吉諾克的降落傘帶去。

飛機旁邊攢動着黑壓壓的人羣，他們襯在飛機的白顏色上特別顯朗。稍微有些看得出的水流似的雲片在飛機上面浮沉着——飛機凝停了。尾部已經撒上霜。

「明天我們出八架，」杜賓珂說，「之後，……我們要逐漸每晝夜出飛機十五架。」

「那時就要開始平常的緊密的生活了，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鄔格劉莫夫。

「平常的，緊密的生活，」杜賓珂重複一句說，「不願意說刻板的

話，但是這些勞動的平日總會送來勝利的節日……」

第三十九章

他面前是季米雪的來信。信是從北頓聶次寄來的。根據所描寫的賈格唐這樣熟悉的地方，就可以猜得出。親愛的季米雪！他在戰鬥着，烏克蘭勇敢之子，他哀傷着失去的，但他已經知道，照亮未來的火把已經點起了。

就讓那在艱難的日子咆哮的火災場顯得黑漆漆，就讓地上滿是絞刑架的影子吧，但是解放的星在前面燃燒着。它終於在莫斯科城下爆發了。親愛的莫斯科！有多少驚惶和它的命運聯繫着啊，但是現在永久沾污了自己兵士良心榮譽的武裝異族正從那裏逃走。是弗里茨！除了弗里茨還有誰！誰都不用「兵士」的榮譽稱呼去稱呼他們。想奴役全世界各國人民之心和肌肉的這些傭兵的無敵與英勇的神話已經完結了。

終於給民衆展開自己名字的我們軍隊和我們將軍去進攻了。他們中間有騎兵將軍特盧諾夫——他的近衛兵團馳去迎接勝利。他獲得公認和光榮，新近衛兵的指揮員尼古拉·特魯諾夫，是一個冷靜的帶兵官，是從內戰銳利偵察騎兵所長成的。季米雪·特盧諾夫是千百萬戰士中的一個。他的信走了很久，在不熟識的路綫上蹣跚着，終於，到達這裏了，到達隱庇着整千整萬勝利之鑄造者的烏拉爾嶺。

杜賓珂這樣開始他的信：「一年前，你是一個和平人，季米雪。你是從事藝術的。你從鄉村裏來到位在陡削之山上的古城基輔，你認識了科學和創作的歡欣。也許，戈果里(Гоголь)的奧斯達普(Остап)●●，薩波羅什亦(Запорожье)上校布里巴(Бульба)的兒子，在這裏認識了戈拉妻(Гораций)和對於這些上面所說過的嶮阻地方和蒼白的德聶泊爾河。

「你記得，你怎樣到我們這裏來，你怎樣追求我們的塔紐莎，像向

●●戈果里小說「達拉斯·布里巴」(“Тарас Бульба”)中的人物。

日葵邊求太陽一樣，每逢黃昏，當烏克蘭話從基輔飛來的時候，你的面孔便發出欣喜的光，你使用清純的聲音給我們的心低唱故鄉烏克蘭的歌曲。你唱起悲哀和煩惱的歌『我就要拿起耶都拉琴』或是暢快和輕鬆的歌『啊，太陽沒有下山』。那時我們想像出無邊無涯的小麥田和蕎麥田，農舍的茅草房蓋，櫻桃園，池畔的楊柳和籬旁的向日葵。

『你總是很動人地稱呼『我的爺爺』。你記得嗎，我們站在符拉其米爾斯卡亞（Владимирская）小山上，我們覺得，有名的歌唱爺爺就坐在河流之上，唱着古代的歌，你的和我的祖先們的獨木舟在廣闊的德聶泊爾河上浮動着。爲那爲祖國所作的光榮偉績而浮動着。於是我們聽到那些待救的上籙拷人們的優美的，雖然是難於瞭解的歌聲。強大的黑海呈現在我們眼前，鎖着薩波羅什亦農奴的囚犯的槽船的卡法（Кафа）^{①②}，孔斯坦柴（Констанца）^{③④}的奴隸市場。我們那時那裏知道，這種苦難和痛楚的月份又會迫近烏克蘭？

『我們想起霍爾基蔡（Хортица）絕望的脫逃的農奴，看見過守衛祖國威武光榮的猛晉和幸運騎者的草原。這些軍人遺言要對於祖國土地負責，要不破壞同伴的友誼。

『他們的腰裏掛着東方最優秀武器師所做的鐵楔，用六條鋼絲所聯結起來的，用特種方法所鑄煉的鋼劍上顯出黑黑的阿刺伯字。我們認識這些劍。它們是一代一代地傳下來的。在多砂的希娃（Хива）弄來的波斯地毯和花色馬衣已經腐朽了，這些鋼劍曾在這種毯子和馬衣上綯爛過，但鋼是永久不會朽爛的。祖先們的刀劍散佈在我們整個廣大無垠的祖國。它們在赤爾尼戈夫斯契那（Черниговщина）^{⑤⑥}住下，點綴陳列館，落下古班河，那把被污辱過的薩波羅什亦的脫逃農奴藏在自己黑泥平原裏的河道。等到要爲祖國而戰的時機來到的時候，把寶貴的鋼劍從牆上摘下來。這是會祖隆重地傳給祖父，祖父傳給父親，父親傳給兒子的武器——是忠於祖國土地的象徵，是任何可惡敵人必滅的象徵。我們是從我們父親那領到這些鋼劍，『戰爭』這字對於我們中間的每一個

①② 菲奧杜茜亞（Фодосия，在克里米亞島）的古稱。

③④ 在君士坦士湖上的城市。

⑤⑥ 阿拉爾海汗國。

人都很接近。

『試煉一年開始的時候，便把祖先們的刀劍從刀鞘裏抽出來，我們默默地向他們祝禱，我們便都成爲義兄弟了。在我們薩波羅什亦光榮的軍隊中就叫做血與精神的兄弟。你是我的親人，正像你的哥哥尼古拉是我內戰的親同志和義兄弟一樣，正像你的父親——那覆鏢的老人馬克西姆·特盧諾夫，他的名字現在在全烏克蘭漫步，那又把自己的光榮重演一次的不朽的馬克西姆·特盧諾夫，熱烈傳奇的騎士也是我的親人一樣。我又第二度地認識了我新的義兄弟——勞動的人們，我的同胞——烏克蘭人和烏拉爾人。他們的偉蹟雖然並不掩映着戰鬥的烽烟，但也是同樣偉大和可感激的。……』

『偉大的列寧號召我們去生活。沒有他那給予我們生命的學說，我們將是怎樣？我和你那時唱着舊的歌，却想着新的事情。我們的同胞有戴淡藍色的空軍領章，也有穿海軍的黑短衣，也有戴坦克車手的頭盔，也有穿普通的民服，都是和平的居民，但是瞭解自由土地所受的威脅，並且準備回擊。列寧這樣教訓過，史大林也這樣教訓着。有人企圖向我保證說，我們並沒有準備好回擊。胡說：不能侮辱我們一向總是用去保衛我們祖國的勞動。拋開對於我們沒有準備的責備——對於黨，對於史大林的誹謗，我知道，季米雪，我們領袖爲了使我們獲得勝利怎樣頑強和自我犧牲地勞動……』

『我們千百萬和平的人走上戰爭之路的時候來到了。我們的朋友們得到了敵人的估價。有些被稱爲「飛行的死神」，有些得到光榮的稱呼「黑色的死神」。文化蹂躪者在屈膝的歐洲作勝利的行進之後，第一次開始害怕。他們是征服者，跑到我們這裏來就放火和消滅我們的心所寶貴的一切。他們在我們的國家裏放起大火的烽烟，踐踏稼禾。是的。大地變黑了，連天空也變黑了。但是「黑色的死神」也出現了。這是報復的開始。』

『城市和村莊的縱火者，外來的強盜，看見了那些從祖先們所傳下的刀鞘裏拔出刀子來的人。不但是刀！他們是拿着新武器工人所鑄造的武器迎敵。偉大列寧的繼承者指揮這武裝的人民。他把亞力山大·聶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彼得（Петер）的重担，庫杜淑夫（

Кутузов)，德米特里·頓斯柯伊（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和波薩爾斯基（Пожарский）的責任放到自己的肩上。他肩負起蘇伏洛夫（Суворов）的關心，米寧（Минин）的公民偉業，巴格拉基翁（Багратион）的英勇和列寧的偉大事業。

敵人起初被勝利所陶醉，後來看到了反抗着的，憤恨的強大人民。殉難者的血號召人民去報復，祖先的血號召去做光榮的事蹟。聯合在列寧太陽之下的各民族都團結起來，奮起反對異族人了。

「『黑色的死神』，被威武的武器所打敗的敵人懾懦地說，我們却感激地稱呼我們的鷹做『光明的生命』。戰鬥的武器在各處各地建造着，親愛的季米雪。『黑色死神』的隊伍從各處各地開到前綫去。它們是依照統帥的吩咐，祖國和心的吩咐而飛行的。它們是烏拉爾，韃靼（Татария），西比利亞和我們烏克蘭工人的胼胝的手所建造的。我們在不怕佔領者空襲的工廠裏造武器。我們到這裏來的道路是艱難和多荊棘的，季米雪。已經造成的要重新恢復是很難的。但是一切放在後面。工業工作着，兵工廠無形的轉移有利於我們地完成了。

「這裏工作着我們可以勇敢地稱爲後方近衛兵的人們。他們在合金爐旁，機器旁和熔鐵爐旁的偉蹟，也和戰場上的偉蹟一樣光榮，這裏也很艱難，但是人們嚴峻地豎起了眉毛，咬緊着顎。一切爲了勝利！我們，在後方兵工廠做工的人們的口號是這樣。武器會有的——你告訴你那些冒着迫擊砲和自動槍的火爬去衝擊敵人的同伴們吧。

「被草原之風所吹凍了的，穿着燻黑了的外套的你已經跨過了悲哀的境界。你靴子的印子最後一次遺留在烏克蘭。看你的幾句話：『我的哀痛沒有止境，整天痛哭，——和烏克蘭告別。被辱的，被扯碎的，被踐踏的它被遺下了。這要很長久嗎？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哀痛沒有窮盡……』

「正就是在這可怕的一天，你，少共團員，加入了黨。這一天你宣誓做偉大的事業。烏克蘭被德國人奪去了，要爲解放它而鬥爭。軍隊團結得愈來愈堅了。在殊死戰中昇起了軍隊戰鬥的士氣，在戰火中誕生了近衛軍。你沒有功夫跑到自己的家鄉去一趟，即使一秒鐘地把自己的孩子抱在發出火藥氣息的懷裏。戰爭拋棄了家庭，熄滅了天倫之火……但

是你沒有被懊喪所屈服。憎恨可咒詛的敵人，信任列寧的遺囑和史大林的天才會在最可怕的時候，支持你們的力量。

「你高興地寫信給我說：『再三重新誦讀史大林同志的報告——這是我們行動的偉大綱領。你讀着它的時候，就會看見勝利的時期，我們是否能活到那勝利呢？我幻想能看到理智和我們力量的偉大勝利』。

「你是會活到勝利的時候的，我們親愛的季米雪！我們大家都能活到理智和正義勝利的日子。

「我們生身之地的烏克蘭就將解放。金色的向日葵將重行在田間和籬旁開花，蕎麥將再像白色的芬芳的毯子似的展開，人們將再回到自己的家鄉。將建造新的房屋，把黃黃的小麥積到遺下村屋和小舍的赤櫟的樑木上。烏克蘭將活下去！這事的保證是勝利的列寧旗幟。是授給你們的，我們祖國軍人的旗幟……

「敵人沒法使歌唱的烏克蘭靈魂變啞。祖國——母親會饒恕自己兒子的未老先白頭，就是你在信中所編心的頭髮變白。

「寫信給我們，親愛的季米雪，敵人在退却着，但是他還有力量和危險，你——軍人愛國者的道路是艱難的，寫呀，季米雪，我們等候着從奧萊爾（Орел），哈科夫（Харьков），卡霍夫卡（Каховка），薩波羅什亦（Запорожье），基輔（Киев）寫來的信……」

並不是最後一章

杜賓珂站在高高的懸崖上。站在他旁邊的，是緊偎着他肩膀的——變安靜了的，變瘦削了的華麗亞。腳下的雪並不散開。他爬下山去，回轉身來，在下面，靠近地面的地方，有一種活的水氣在徬徨着。暗藍色的叢林之圈鑲着多山的地平綫，在叢林之上，在西方，升起羽狀的雲霧之光芒，被太陽所耀着。也許，這是不遠的北極傳來的遠處血戰的反映！

在勤勞的，被世世代代的洪流所浸潤的烏拉爾山嶺的全部，傾斜面

，散佈着黑色的房屋，鑛洞的村鎮。房屋似乎是燻焦的，——經常被煤烟所燻染的痕跡；現在城市上空掛着霧，烟囪吐着烟。但是在這裏，在小山上，却是雪光閃閃的，空氣是清新的，可以用全部胸膛呼吸。

在被鑛工所踏出的小道上，小學生們揮着書包，奔跑着。他們穿得不好，但是紅面頰和高鼻子是快樂的。他們是幸福的，這些烏拉爾的孩子，他們沒有切近地看見過戰爭……但是今天『真理報』上的一張照片在賓格唐的眼前顯現，照片上有一個西瑪·馬爾京娜（Сима Малкина），——被現代拐子所畸形化了的小姑娘用一種無言的責難看着他。你，認識了戰爭的悲劇實質和外來武裝者的強橫殘酷，將要報復！

杜賓珂看看自己的手。他第一次在手上發現一根爆發出來的白毛。他的拳頭開始蒼老了。難道這就是推進前來的老邁的徵象嗎？就讓這無言的女孩子不要責備他和他戰鬥的同伴吧。爲了驅散黑暗他們做着一切。他的每一滴血都是屬於這些土地和山的，這些繡着金色光芒的藍天，爲了給予正義的戰爭以煤炭而鑽進地洞裏去的人們；爲了繼續在這裏拯救自己祖國的事業而離開南方陽光充滿的草原的人們的。烏克蘭的灰燼在他們心中敲擊着！

工廠的磚牆，由於冰雪的照耀和遊戲而顯得橙色的了，在它們前面的，在低地那一面的是用烏拉爾的松樹，樺樹，杉木所搭成的工場，房子，麥稭色的裝配工場。再往前一些，幾乎和叢林混在一起的是長長的，靠着地的木房。一株稀有的松樹，被砍伐掉的森林中的殘餘，從雪層裏又起着。夜裏有兔子在松樹上跑過。牠胆怯地作8字形的跳躍，然後消失在荒地的雪堆裏。

摩托的吼聲和雪的飛塵，杜賓珂脫下帽子，揮動一下，雖然誰都不能從上面看見他。一架翅膀張開的飛機颯颯地從飛機場上向上升起——是一架裝甲的沉重的衝擊機。『黑色的死神』，驚惶的敵人這樣咒罵它。飛機飛走了，遺下使用過的瓦斯的痕跡和被推進機所劃破的空氣的一小團旋風。

「是羅曼吉諾克嗎？」華麗亞問。

「是羅曼吉諾克！他烏拉爾的第五百架飛機！」

羅曼吉諾克曾經擊下第一架『蓉克』式飛機，爲了報復襲擊沒有保

護的白色小別莊。從那時起，還沒有經過很多時間。航空軍官羅曼吉諾克繼續從這裏，從偉大烏拉爾嶺的石脊上向敵人報復着。戰事進行着，在銀色的飛機翼上發亮着的星星，從這裏，從東方閃耀着……

烏克蘭的子民，我的義兄弟，這裏也是蘇維埃俄羅斯，這裏也是我們的祖國，同志們！

一九四二年在烏拉爾。



14966
★本社出版蘇聯衛國戰爭文藝集之一★

葛洛斯基著

人民不死

——林 陵譯——

『人民不死』是偉大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中文學的新階級。『人民不死』是作家實際參加戰爭事變的結果。小說中有交戰的，心理的，一般的市民的場面和插曲。『人民不死』——並不是把看見過的，體驗過的事物作一個平凡的敘述，這裏談到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可以使人民成爲不死的事物，這裏談到怎樣鑄造勝利，勝利的泉源是什麼。這裏提供了勝利的代數學，表明勝利就是全體蘇維埃人工作的限額。

★本社出版蘇聯衛國戰爭文藝集之二★

戈爾巴朵夫著

不屈的人們

——水 夫譯——

在敵人佔領下的生活大家都經歷過的吧。『不屈的人民』就是描寫蘇維埃人在德國法西斯佔領的最艱苦條件下的生活的長篇小說。靈魂的試煉——這就是戈爾巴朵夫的小說的中心問題。敢說，在蘇聯的文學中還沒有別一部作品，它裏面是這樣確信地指出布爾雪維克黨在戰爭條件下，在暫時佔領下的無窮艱難的，英勇的，感應的工作。小說中說到黨，說到主角之一的斯吉邦·雅成柯——區委會書記的那幾頁是懷着極大的激動心寫的，他的不折不扣的活動把千萬不屈的靈魂聯在一起，終於使解放的日子加速到來。

內政部調查局

資料室 (68)
檢



類別 679.55 911

登記號 0219

法務部調查局



000219

